武俠世界

還原密令（科學幻想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巨輪神秘失踪，驚人血案接踵而來，異形異事，詭秘莫測！一盞燈，一隻火柴盒，看來平平無奇，誰知內有乾坤，怪事令人難以想像！

由年青作家龍乘風撰寫之科幻探險傳奇故事，越寫越精采，本故事更曲折，更離奇，必令閣下爲之手不釋卷……



第26年
23

編者話

年青作家龍乘風所撰寫之科幻探險傳奇故事，越寫越精彩，今期刋出之「還原密令」，更加曲折，更加離奇。故事中所發生的怪事，令人難以想像。內容涉及一艘巨輪的神秘失踪，於是引起了一連串驚人血案，異形異事，接踵而來，詭秘莫測。一盞燈，一隻火柴盒，看來平凡無奇，誰知道內有乾坤……過程之精彩，保証是你從所未睹，愛好刺激閱讀之讀者，幸勿錯過。

**　**　**

「雲飛揚外傳」作者因事續稿未到，今期暫停刋出，情非得已，敬希見諒，下期定當如期刋出。

**　**　**

一條龍的故事之七：「閻王帖」下期刋出，是作者歐陽雲飛繼「黑珍珠」後又一巨著，故事題材清新脫俗，氣勢磅礴。講述一條龍石恨天同時發出三張閻王帖給三個人，這三個人在江湖上都是頭角崢嶸，有財有勢，可是他們與一條龍却扯不上一點關係，所因何故？更令人撲朔迷離的是三人接帖後竟與一條龍石恨天同告失踪……欲知眞相如何？敬希留意下期本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3期
（總號 13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科學幻想傳奇

還原密令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一盞燈數條命

六月六日上午九點零五分，蕭朗月以爽快節奏的步伐，進入了修飾華麗，氣派不凡的董事長室。

她是一間規模龐大航運公司的最高負責人，她一登場，其職位就是公司的董事長。

沒有任何人提出反對，因爲除了她之外，誰也不夠資格承繼她父親所遺留下來的龐大事業。

今天，天氣很好，她的情緒更好，因爲律棠已從美國學成歸來。

律棠比她大八歲，個子很高，雖然略爲瘦削一點，但卻膚色健康，而且相當英俊。

蕭朗月認識律棠，最少已經有十五年了，律棠的父親，是一間機器鑄造廠的大老闆，他一直都希望律棠能夠成爲醫學博士，到了如今，總算是如願以償了。

律棠現在的銜頭是心理學博士，他對於精神病的研究，已達到了第一流專家的水平。

從律家那一邊的消息傳出，律棠這次回來，將會在短期之內向蕭朗月求婚，這看來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們早已有了很不錯的感情，而律家又是名門望族，正是門當戶對，一切都是那麼完美。

這也就難怪蕭朗月如沐春風，臉上總是掛着甜絲絲的笑容了。

她喜歡律棠，她愛上了律棠，她願意嫁給律棠。

她願意爲律棠生孩子，甚至願意爲律棠而死。

她這份感情，絕不是局外人所能瞭解的。

她相信，在今天上午，律棠一定會帶着一束紅玫瑰來見自己。

她有這份自信，就像是一艘剛下水的巨輪，前途一片光明遠大，無論任何風浪都阻擋不住它向前推進。

她坐在高背眞皮大班椅上，用綠色墨水的鋼筆簽署了幾分文件，接着視綫就停留在她左首邊一艘模型郵船身上。

這艘模型郵船，是依照着一艘眞正郵船按比例縮小而製成的，船的名字是「功臣」號。

功臣號是一艘六萬噸的大郵船，它下水才只不過兩年左右。




蕭朗月的父親，爲了這艘功臣號花了不少心血，也作出了極重大的投資，後來事實證明，他的心血並沒有白費，他重大的投資也使他得到更重大的收穫。

蕭朗月很喜歡這一艘郵船，她覺得功臣號好像是海洋上的巨人，甚至是海洋上的城市。

到了九點二十三分，終於有人送花來了，但花不是玫瑰，人也不是律棠。

× ×

送花人，也就是賣花人，她是一個臉圓圓，笑起來有兩個小酒渦的女孩子。

蕭朗月認得她，她叫呂敏敏，現在還只不過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她是唸下午班的。

敏敏送來的是一束紫羅蘭，它看來很清新，完全沒有半點庸俗的氣息。

「蕭姐姐，這是一位漂亮男士送給你的。」敏敏說。

蕭朗月接過這一束紫羅蘭，看了片刻，微笑着問：「他爲甚麼不親自送來？」

敏敏說：「他一定是害羞。」

蕭朗月一笑：「妳怎知道？」

敏敏的鼻子皺了皺，道：「這種事，我們在賣花店裏見得多了，曾經有一個男人，他天天送花給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一直送了半年之久，還不敢親自去見她一面，結果……」

蕭朗月「噗哧」一笑：「結果怎樣了？是不是因爲買花買得太多了而要宣告破產？」

敏敏搖搖頭：「不，而是給另外一個只送了一天花的男人，把他心目中的女神搶走了，因爲那人是親自帶着鮮花登門造訪的。」

蕭朗月怔了一怔，不禁嘆道：「那眞是太不公平了。」

敏敏正要告辭，蕭朗月却把她留下，過了一會，蕭朗月從抽屜取出一張照片，然後遞給敏敏：「要妳送花來的，是不是他？」

敏敏拿起照片看了一會，忽然反問：「妳認爲這人很漂亮嗎？」

蕭朗月忽然有點尷尬的感覺，因爲這照片上的男人，就是律棠。

她只好說：「他當然談不上很漂亮，但却也不算難看。」

敏敏把照片交回給她，然後就用肯定的語氣說：「要我送花來的男人不是他，絕對不是。」

蕭朗月楞住了：「眞的，不是他？」

接着，又喃喃地道：「不錯，若眞的是他，他只會送玫瑰花，決不會送紫羅蘭。」

既不是律棠，那麼這個神秘的送花人又是誰？

蕭朗月決定不再想下去，因爲這是不必要的。

但她仍然把這束紫羅蘭插放在精緻的法國水晶花瓶裏。

「只要玫瑰來了，我一定把它換掉。」她心裏這樣說。

但一直到了正午，玫瑰沒有來，律棠也不見他的影子，連外面的天色也彷彿漸漸灰黯下來。

她當然不會繼續再等。

她獨個兒離開航運公司，連車子也懶

得駕駛，準備截停計程車，到外面去吃午飯。

但計程車還沒出現，一輛銀灰色的勞斯萊斯轎車已在她面前停了下來。

車裏只有一個人，當然，這輛華貴轎車是由他駛來的。

但這人並不是那種穿着白色制服，頭上戴着帽子的司機。

那是一個東方黃種人，他身材頎長，肌肉結實，看起來是個年青而英俊的運動家。

「是你？」蕭朗月忽然呆住了，因爲這個英俊的年青運動家，他手裏赫然正捧着一束紫羅蘭。

這人把手裏的花獻上，微笑着說：「希望妳不會覺得太討厭。」

蕭朗月接過了花，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只好說：「這花很好。」

年青人禮貌地向她鞠了一個躬，然後才道：「蕭小姐，還記得我的名字嗎？」

蕭朗月點點頭，說：「我們曾經在一個展覽會見過面，你姓洛，名叫洛雲，對嗎？」

年青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區區賤名，蕭小姐直至如今還能記在心上，這眞是我的榮幸。」

蕭朗月忙道：「洛會長太客氣了。」

洛雲一怔：「妳連我這個胡鬧着玩的銜頭也知道了？」

蕭朗月笑了笑：「閣下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有人甚至諢稱閣下是個『狂人』，而有關於閣下的種種事跡，我已聽別人提起過很多次了。」

洛雲微笑着說：「我本來就是個眞正的狂人，別人這樣叫我，也不能說是『諢稱』。」

蕭朗月盯着他，半晌才道：「想不到狂人也會送花，可以告訴我，那是甚麼緣故嗎？」

洛雲聳了聳肩，道：「狂人也是人，而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就總會有向女孩子展開追求的時候。」

蕭朗月驚異地一笑：「哦，你眞會說笑。」

洛雲掀了掀衣領，忽然用一種很優雅的姿態向她深深鞠躬。

「狂人也會有認眞的時候。」他的聲音十分摯誠：「當然，我承認這是一種很冒昧的做法，但現在還只不過是開始的第一步，希望妳不要在這個階段就把我攆了出去。」

蕭朗月蹙起了眉頭，嘴唇輕輕地嗡動着，過了一會才說道：「你是不會有機會的。」

洛雲淡淡道：「機會是看不見的，世間上許多奇蹟，往往是因爲在事前被人們認爲沒有機會可以發生，但忽然間，機會來了，所以一件又一件的奇蹟也就不斷產生出來。」

蕭朗月瞅着他，微笑着道：「你的說話很有趣，說話的聲綫也很迷人，可是，你對我的吸引力，還不如一束紅玫瑰。」

洛雲呆了一呆，繼而笑道：「妳不喜歡紫羅蘭？」

蕭朗月撇了撇嘴，這表情使她看來更添幾分俏麗：「你是否準備下次改送玫瑰給我？」

洛雲搖搖頭：「玫瑰雖美，但却有刺，我對它有戒心。」

蕭朗月睨視着他：「你不是個喜歡過冒險生活的人嗎？怎麼連這點小刺也害怕起來？」

洛雲淡淡的說道：「就算是在前綫出生入死的將士，他們在用刀切橙皮的時候，也會小心翼翼，不會胡亂地把手指弄傷的。」

蕭朗月深深地注視了他一眼，就在這時，一個交通警察走了過來，沉着臉對洛雲說：「這位先生，這裏是不能停泊車輛的。」

洛雲說：「哦！對不起，我們馬上就走。」

說着，打開車門，做了一個手勢，請蕭朗月登上車子。

× × ×

在車廂裏，呼吸聲和心跳聲彷彿比汽車的馬達聲還更清晰响亮。

洛雲忽然問：「我們應該到甚麼地方去吃午餐？」

蕭朗月漫不在乎地：「由你來選擇好了，反正你以後再也不會有這種機會。」

洛雲笑了笑：「妳不後悔？」

蕭朗月吁一口氣：「閣下總不會帶我到牛房裏吃禾稈草罷？」

洛雲道：「禾稈草是很有營養的食物，只可惜我們的腸胃無法跟牛相比。」

蕭朗月不再說話，沉默下來。

十五分鐘後，洛雲把汽車停放在一條人聲嘈雜的巷子外。

這附近一帶的樓宇，全都十分古舊，即使是最「年輕」的一幢，只怕也已超過三四十年。至於一些「年紀老邁」的，更是和時代遠遠脫節，看來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古老建築物了。

蕭朗月驚詫極了，她盯着洛雲，忍不住說：「我們來到這裏作甚麼？」

洛雲微微一笑：「妳可知道這巷子裏最著名的是甚麼？」

蕭朗月搖了搖頭。

洛雲把車門打開，接了蕭朗月出來，又道：「串燒海鮮，法國大蠔，波斯頓龍蝦以至無烟炭燒烤，對妳來說都是太平凡，太沒新意的食譜，所以，我現在誠意邀請妳來嚐試一下價廉物美的魚蛋粉。」

「魚蛋粉？」蕭朗月大感意外。

她並不是連魚蛋粉也沒有吃過，但那已經是她念中學以前的事情了。

她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爲萬萬想不到一個駕駛着勞斯萊斯轎車的年青紳士，居然會把自己帶到這種嘈雜喧鬧的陋巷來「共進午餐」！

巷內有不少熟食檔，有喝咖啡吃三文治的，有吃叉燒飯和燒鵝瀨粉的；但最熱鬧，完全擠滿着顧客的，却還是賣魚蛋粉的那一檔。

二十分鐘後，蕭朗月在意外中又有了更大的意外。

她做夢也想不到，平時在午間例必小吃即止的自己，這一天中午居然吃了三碗魚蛋粉，還另外加一碟鮮甜爽口的郊外油菜。

等到她忽然發現洛雲目不轉睛盯着自

己的時候，她的臉紅了。

她尷尬地一笑：「對不起，我今天的胃口有點不正常。」

洛雲微笑着道：「要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我是不應該帶妳到這種嘈雜地方來的。」

她立刻搖頭，臉上發着光：「不，這裏很好。」

洛雲道：「魚蛋粉很好？」

蕭朗月道：「魚蛋粉固然可口之極，這裏的人也很不錯，最少，他們不會太虛僞。」

洛雲道：「仗義每多屠狗輩，他們都是社會中最辛勤，最勞苦的一羣人。」

蕭朗月由衷地說：「謝謝你給我這種寶貴的體驗，但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向你說個明白。」

洛雲凝注着她：「請說。」

蕭朗月眨了眨眼睛，道：「我早已有了男朋友；而且可能很快就要結婚。」

「沒關係，」洛雲好像一點也不感到驚奇：「追求並不等於耕耘，但即使是最辛勤的耕耘者，也不一定會得到合理收穫的。」

蕭朗月凝視了他半晌，忽然說：「謝謝你的紫羅蘭。」

洛雲淡然地接道：「還有可口的魚蛋粉。」

蕭朗月笑了。

她這一笑，最少使附近七八個男人同時瞧得痴傻起來。

× × ×

下午三點三十一分，蕭朗月在董事長室裏批閱着一疊紊亂不堪的文件。

說得正確一點，這疊文件雖然厚一些，但却是已給處理得井井有條，而她覺得紊亂，全然是因爲她的情緒在下午之後發生了變化。

她的情緒發生了變化，原因有二。

第一：律棠還沒有在她的眼前出現，甚至連電話也沒打來。

第二：一個雖然陌生，但很快就能令人產生親切感的英俊男士突然出現在她眼前。

現在回想起來，她眞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會答應和他共進午餐。

想起這一頓午餐，對於那些普羅大衆來說，實在是太簡單，太平凡了。

但在蕭朗月來說，這種感受不但新鮮，而且還很寶貴。

洛雲，這個狂人！

他居然有這份胆識，第一次邀請自己，就把名貴的勞斯萊斯轎車駛到那條古老的陋巷去。

若是換上律棠，這種事一定永遠不會發生。

她忽然把這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男人作出了一個比較，但她也很快就作出自我警告：「除了律棠，我不能够去想任何異性朋友，而且，我以後再也不會再見洛雲了。」

主意一決，再無雜念，立刻集中精神批閱堆積在面前的文件。

就在這時候，直綫電話鈴聲响起，她一抓起聽筒，就聽見一個人用急促的聲音說：「是蕭董事長嗎？」

蕭朗月眉頭一皺：「甚麼事？」

那聲音聽來充滿了緊張，一句短短的說話，還得斷斷續續地才能說完：「功……功臣號……它……它……它失踪了！」

蕭朗月臉色陡變：「你是誰？」

那聲音道：「我是薛彼德，是負責和功臣號通訊的電訊室主任。」

蕭朗月道：「功臣號怎麼失踪的？」

薛彼德道：「我們不知道，大約在二十分鐘之前，我們收到最後的一則電訊是『緊急求救：我們已在迅速變……』。」

「變甚麼？」蕭朗月催促道。

「沒有下文了。」薛彼德回答說：「這則電訊，實際上只是半則，接着，我們就再也無法和功臣號聯絡得上。」

蕭朗月吸了口氣，道：「當時功臣號在甚麼地方？」

薛彼德馬上回答：「東經一二九點五一度，北緯十一點一八度左右。」

蕭朗月想了想，接着便說：「那是呂宋東南民答那海溝附近。」

薛彼德立時道：「對了，就是那個地方。」

蕭朗月道：「但那是不可能的，功臣號的航綫，我很清楚，它絕不應該駛到菲律賓羣島以東的海域！」

薛彼德道：「我也是這麼想，而且也拍過電報質詢過了，但那邊的回答，說這是彭船長的命令，若有甚麼後果，他會負起全部的責任。」

蕭朗月說道：「爲甚麼你不早點通知我？」

薛彼德道：「當時，我們雖然認爲有點古怪，但既然這是彭船長所下的命令，所以……」

「不必解釋了，」蕭朗月嘆了口氣，「就算我知道了，只怕後果也是一樣的，但那半則電訊，到底是甚麼意思？」

薛彼德苦笑了一下：「我們也很想知道，但最重要的下文，却偏偏就在那時候中斷了。」

蕭朗月道：「當時的天氣怎樣？附近有沒有颱風？」

薛彼德道：「雖然現在是颱風季節，但今天由菲律賓羣島以至雷伊泰島一帶，都是陽光普照，天氣十分良好。」

蕭朗月道：「蘇祿海及南中國海那邊又怎樣？」

薛彼德道：「情況也是一樣，而且，附近也沒有任何嚴重的地震和海嘯發生過。」

蕭朗月呆住，道：「我的上帝，在功臣號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薛彼德沒有回答她，也不可能有所回答。

他也很想知道答案。

× × ×

功臣號眞的失踪了。

龐大的海空搜索行動雖已展開，但天色很快已黑了下來。

想找回這艘六萬噸的大牌船，似乎非要等到明天不可了，但誰也不敢保證，事情是否可以一定成功。

蕭朗月的情緒又變了，變得很惡劣。

但她沒有向任何人發脾氣，也沒有怨天尤人。

雖然她是千金小姐之軀，自幼便嬌生慣養，但她明白事理，絕不會作出無理取鬧的事情來。

她立刻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應付的對策。

但這個緊急會議，並未能打開郵船失蹤之謎。

根據最新的氣象報告，是日天氣相當良好，絕不應該發生巨輪沉船的事件。

可是，功臣號偏偏就在那樣的情況下失踪了。

最令人感到離奇莫測的，自然還是那半則電訊。

——我們已在迅速變……變甚麼？

沒有人能想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在緊急會議完畢之後，已經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就在這時候，律棠忽然來了。

他眞的帶來了玫瑰，一朶鮮紅如血，同時也代表着熱情如火的紅玫瑰，並不是在律棠的手裏，而是挿在他懷中一個金髮女郎的胸脯上。

這金髮女郎膚色皙白，腰細腿長，而且還穿着一襲令她全身曲綫倍覺玲瓏浮凸的金黃旗袍。

鮮紅的玫瑰配襯在金黃的旗袍上，看來更是刺眼奪目。

律棠緊緊摟着這金郎女郎，兩眼却直望着蕭朗月的臉龐。

蕭朗月也直視着他，忽然視綫好像是點模糊了。

律棠面上掠過了一絲歉疚的神情，兩人互望了很久，他才說：「很對不起，她今晚喝得太多，恐怕眞的是醉了。」

蕭朗月咬了咬嘴唇，道：「但她好像還很清醒。」

律棠點點頭，輕聲說道：「我也喝了酒，但不太多，所以現在還能來到這裏見妳。」

蕭朗月脾氣再好，也按捺不住了，她指着金髮女郎，叫嚷着說：「她是誰？」

「仙蒂。」律棠簡短地回答。

蕭朗月惱怒地揮着手：「不要告訴我；這只是逢場作戲，無傷大雅的玩耍。」

律棠聳聳肩，道：「這的確不是逢場作戲，也不是兒嬉的玩耍，仙蒂是我的私家護士。」

蕭朗月冷冷一笑：「我倒看不出你有甚麼毛病。」

律棠道：「我患的不是毛病，而是間歇性發作的羊癇症，在這兩年來，仙蒂一直對我很關注，當我不舒服的時候，她會不眠不休地來照顧我，直到一個月之前，她……她有了身孕……」

蕭朗月氣得全身發抖，眼圈更加脹紅：「不必再說下去了，我明白，我一切都明白。」

律棠嘆了口氣，說道：「我知道那樣是有點不對的，但是仙蒂眞的很愛我，所以，我決定要和她結婚，希望妳能夠加以諒解。」

蕭朗月咬咬嘴唇：「律博士，很抱歉，我以後再也不想看見你這張臉孔。」

律棠勉强的微笑着：「我知道你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的，但現在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蕭朗月不再理睬他，匆匆地離開了會議廳。

× × ×

六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蕭朗月剛進入董事長室，外面就有人跌跌撞撞的衝了進來。

蕭朗月認得他，他是這間船務公司屬下員工，而且還是功臣號的二副。

這二副叫邱雙，爲人有點神經質，而且酒癮頗大，若不是這樣，他的成就一定會比現在更高。

他才衝進來，整間董事長室就已充滿了酒氣，而在董事長室門外的秘書金小姐急急趕至，叫道：「邱先生，你要見董事長，必須經過通傳才行。」

邱雙揮揮手，嘶聲道：「他們眞的幹了，他們眞的有這種能力！」

金小姐急了起來，正要大聲叫喚警衛人員，蕭朗月却對他說：「金秘書，我也很想見見邱二副，妳可以出去了。」

金小姐怔了怔，但是既然蕭董事長這麼說，她也只好點了點頭，退出董事長室外。

只見邱雙的神態很是古怪，他好像想哭，又好像想笑，但到最後，他却長長吐出口氣，然後整個人有如洩了氣的皮球一樣，頹然地坐在一張皮椅上。

蕭朗月說很想見見邱雙，也只是在邱雙闖進來之後，才有這個念頭的。

因爲邱雙是功臣號的二副，但在上一次功臣號開碇啓航之前，他却向公司辭了職。

蕭朗月向邱雙問及辭職理由，邱雙含糊其辭，後來只是說身體不適，需要長時間休養云云。

最後，蕭朗月沒有批准邱雙的辭職，說可以讓他留職停薪，每月仍然讓他支取一些車馬費，但他一直也沒有到出納部支取。

若在平時，蕭朗月一定不會接見已經喝醉了的下屬，但此際邱雙的出現，却似乎有點不尋常，因爲他如今本來應該還在功臣號之上的。

但他却在功臣號這一次航程之前辭職，而且又在功臣號失踪之後撞了進來，說不定他會知道其中一些細節，亦未可料。

所以，蕭朗月決定接見邱雙，就算他說的全是廢話、醉話，對自己的損失也是沒有甚麼損失的。

只見邱雙坐在皮椅上，不斷地喘息着，彷彿正有一隻無形的手，揑着他的脖子一樣。

蕭朗月凝視着他良久，終於說道：「你是不是有話要跟我說？」

邱雙聽見這句話之後，似乎呆了一呆，但接着却忽然從皮椅上跳了起來，用一種尖銳的語聲說：「我已警告過彭誠峽，但他不相信，還罵我喝酒太多，將來準會變成一個瘋子！」

蕭朗月吸一口氣，因爲彭誠峽就是功臣號的船長。

「你曾經警告過彭船長甚麼事情？」

「船上有一盞燈，一盞可怕的燈……」邱雙說到這裏的時候，面上的神情陡然緊張起來。

他的神情，已不單止是緊張，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失常，只見他雙手緊握着拳，面上肌肉不斷抽搐，顯然，那是由於他曾經喝了太多酒之故。

蕭朗月忙道：「不要緊張，你有甚麼說話，儘管慢慢說好了，我一定會聽你詳細地說下去的。」

邱雙却忽然雙膝一軟，整個人跪倒下去。

蕭朗月眉頭一皺，心想：「他眞的醉得很厲害了。」

過了片刻，邱雙仍然跪在地上動也不動，連眼神也變得呆滯起來。

蕭朗月忽然感到有點不對頭，道：「邱二副，你怎麼啦？」

邱雙還是沒有回答，蕭朗月上前，想把他扶起，但她的手還沒有觸及邱雙的身子，邱雙已硬直直的跌倒在地板之上。

蕭朗月迅速打開了門，對金秘書說：「快叫護衛人員進來。」

金秘書立刻按了一個內綫電話，然後立時問蕭朗月道：「董事長，發生了甚麼事？」

蕭朗月的神情，充滿了疑惑和驚恐交集，她面色灰白地，說：「邱二副，他……他可能已經死了！」

金秘書一聽見這句話，立時便尖聲叫了起來，而這時候，兩個護衛人員已匆匆趕至，其中一個盯着金秘書，道：「妳怎麼了？」

金秘書早已魂不附體，倒是蕭朗月已鎭定下來，道：「金小姐沒事，但邱二副却可能出了很大的岔子。」

兩個護衛人員立刻衝進董事長室，蕭朗月也跟了進去。

結果，他們發現邱雙躺在地上，呼吸已然斷絕！

× × ×

邱雙死了，初步死因報告認爲，他是由於酗酒而引致心臟病發作，終於猝然暴斃。

蕭朗月又把邱雙的說話，幾乎一字不漏地向警方講述出來，警方雖然紀錄在案，但却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

一連串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後，蕭朗月的情緒更低落了。

她甚至不想再見任何人。

但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有很多事情，旁人是絕對不能代替她去解決的。

本來，律棠那一件事，應該算是極其嚴重的了，但功臣號的神秘失踪，再加上邱雙在董事長室裏暴斃，却使這件本來很嚴重的事情也彷彿不値得記掛在心上。

男人！本來就並不可靠！

但無論如何，律棠忽然之間移情別戀，對蕭朗月的打擊一定不輕。

她曾經想大哭一場，但最後不但沒有哭，甚至連眼淚也沒有淌下一滴。

哭，並不是辦法，而且，當一個男人要變心的時候，根本就是無法可想的。

功臣號一直都沒有消息，它有如泡沫一般忽然間在空氣裏消失了。

過了整整一個星期，蕭朗月接到了一封信，信箋上繪着一束花，那是紫羅蘭。

在信封之內，有一張戲票，和一張照片。

戲票是晚間七點半的，而那一張照片，裏面只有一個人，但驟然一看，倒會令人以爲那是一個馴獸師，因爲在這人的身邊，總共有三條獅子，四頭老虎，還有一對美洲黑豹。

事實上，這人雖然並不是個馴獸師，但他的胆色簡直猶在馴獸師之上。

這九隻猛獸，的確是屬於歐洲一個大馬戲團擁有的，但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馴獸師却並不在鐵籠之內，而是在鐵籠之外。

但天下間就有這麼一個人，爲了要拍攝一張「値得留念」的照片，居然不惜孤身犯險進入鐵籠之內，和這九隻猛獸共同拍照。

這九隻猛獸雖然已給馴獸師訓練得相當馴服，但這人却不是馴獸師，倘若其中有某一隻猛獸不肯賣帳，忽然兇性大發的話，那麼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而事實上，當這人拍完照片，正準備離開鐵籠的時候，其中一頭美洲雌性黑豹獸性大發，撲前向他施以致命的襲擊。

但這人不但夠胆色，身手更是極其敏捷，當那雌豹向他撲來的時候，他已抓起一張鐵椅子，及時用椅脚把牠擋住。

這人就是洛雲，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

× × ×

戲票當然總共有兩張，另一張在洛雲的手上。

用這種方法來邀約女孩子，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是很普遍的事。

若是初次邀約，這種手法能否成功，多半是全無把握的。接到另一張戲票的女孩子，可能會昂然赴約，但也可能早就把戲票撕掉，還有更惡作劇的一種，就是把戲票送給一個滿身臭狐的傢伙，把那個男的氣得半死不活。

蕭朗月將會屬於那一種？

在接到戲票的時候，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到了晚上七點三十分，蕭朗月還在董事長室裏，獨個兒沉默地坐着。

戲票和照片，都在她的手裏。

她忽然暗中做了一個決定，這決定也許有點荒謬，但却是當一個人舉棋不定之時，經常會這樣做的事情。

她從手袋裏隨便抓起一枚輔幣，心想：「若是單數，今晚我就獨個兒算了。」

然後，她把輔幣慢慢地數了一遍。

第一遍數的時候，是三十一枚。

她輕輕地吐出口氣，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她已準備把戲票撕掉，但不知怎樣，這張戲票彷彿有着一種奇特的力量，使她總是不忍將它撕掉。

她皺着眉，又再把輔幣再數一遍。

結果，仍然和上次一樣，是三十一枚，是個單數。

她忽然有着一種惆悵的感覺，喃喃自語着說：「爲甚麼遍遍會是單數？」

又過了三分鐘，她終於離開了董事長室，而在她的辦公桌上，還放着一堆輔幣，但現在却已不是三十一枚，而是三十二枚。

因爲臨走前咬了咬嘴唇，負氣地多放一枚輔幣下去。

可是，她剛離開公司，就在門外遇見了律棠。

律棠的神情，看來十分憔悴，只見他頭髮散亂，兩眼無神，和上星期比，簡直就判若兩人。

蕭朗月沒想到這時候遇見他，更想不到他會變成這副樣子。

但律棠已使她感到深切的失望，所以不管他變成怎樣．她已不想再去理會。

可是，律棠却攔住她的去路。

「朗月，妳聽我說！一定要聽我說！」他忽然激動地揮着手，道：「在一個小時之前，我父親吞槍自殺死了！」

蕭朗月的身子陡地一震：「你……你說甚麼？」

律棠立刻大聲說道：「我父親吞槍自殺！」

蕭朗月本來打算再也不理睬律棠，但這消息却太突然，也太令人震驚了，她實在無法可以再對律棠不瞅不睬。

「他爲甚麼要幹出這種事？」她驚詫地問。

律棠痛苦地說：「他知道了那個秘密！他知道了那個秘密！」

「甚麼秘密？」

「朗月，」律棠忽然緊緊地握着她的一雙手：「我們不能在這裏等死，我們快走！」

「走？」蕭朗月訝然道：「走往那裏去？」

律棠說道：「我們要立卽遠走高飛，遠遠離開這裏……再也不要讓他們找到我們……」

「他們是誰？」蕭朗月問。

律棠道：「你最好不要問，就算要問，現在還不是時候。」

蕭朗月立刻斷然拒絕他的要求：「你不說清楚，我也一定不跟你走。」

律棠的臉看來白得就像是一張紙：「我不是故意瞞着妳，但是現在妳知道了事情的眞相，對妳來說是絕對沒有甚麼好處的。」

蕭朗月冷冷一笑：「可是，你的說話，已很難使我完全相信。」

律棠苦笑了一下，道：「妳是不是還在嫉妒那個外國女人？」

蕭朗月冷笑道：「她是一個很好的看護，你們一定會有幸福的將來！」

律棠搖頭不迭：「那個女人不是甚麼看護，她也沒有身孕，當時，我只是故意要氣走妳，要妳和我斷絕來往！」

蕭朗月陡地一呆：「你爲甚麼要這樣做？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

律棠道：「對我完全沒有半點好處，但却可以使妳減少了危險！」

蕭朗月奇道：「我們若繼續來往，又會有甚麼危險了？」

律棠頓了頓足，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們以後再談好不好？」

蕭朗月遲疑着，半晌才道：「你要我現在怎樣做？」

律棠握緊着她的手，聲音很是急促：「馬上跟我走！」

「走？」蕭朗月吸了口氣，凝視着他：「我們要走到甚麼地方？」

律棠道：「我已準備了一艘性能優越，可以作長程航行的豪華遊艇。」

蕭朗月吃了一驚：「你是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城市？」

律棠道：「我們不但要離開這個城市，還要離開整個亞洲！」

蕭朗月勉力定了定神，道：「我想，你現在應該首先找一個寧靜的地方，讓頭腦冷靜下來。」

律棠道：「不錯，我們馬上到那艘遊艇去，那是最寧靜的地方！」

他不再等候蕭朗月的答覆，拖着她的手便向一輛白色跑車飛奔過去。

× × ×

白色的跑車，在二十分鐘之後，來到了一座偏僻的小碼頭旁邊。

碼頭雖然細小，但旁邊却停泊着一艘最少超過一百二十呎的豪華遊艇。

遊艇上有四個水手，另外還有正副艇長。

副艇長是個骨瘦如柴，但却精力極其旺盛的中年人，他叫何柱。

艇長杜珍，做事勤快，極具責任心，身材中等。

律棠一登上遊艇，立刻就下令啓航。

當遊艇行駛了五分鐘後，何柱走了進來，對律棠道：「杜艇長在駕駛艙裏，他想知道我們現在要去甚麼地方。」

律棠道：「一直向南駛。」

何柱呆了一呆，道：「向南駛到甚麼地方？」

律棠道：「最少也要駛過赤道，駛到南半球那邊去。」

何柱驚訝得張大了眼，道：「律先生，這……這不是眞的吧？」

律棠的神情立時變得十分惱怒：「我就算要開玩笑，也不會找你這種沒趣的人作爲對象。」

何柱臉色一陣發白，但這是律棠的命令，他可不能抗拒。

何柱退出去之後，律棠就頹然地坐了起來，把兩條腿伸得筆直。

蕭朗月在他身邊坐了下來，道：「你今天的脾氣很壞。」

律棠盯着蕭朗月，他雙眼之中射出的光采，令人看來感到害怕。

蕭朗月不期然地打了一個寒顫，不再說話。

律棠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吁了一口氣，說道：「妳聽過阿拉丁神燈的故事沒有？」

蕭朗月點點頭，道：「在很久很久以前聽過。」

律棠道：「妳相信不相信？」

蕭寒月道：「相信甚麼？」

律棠道：「那一盞神燈的法力！」

蕭朗月道：「哦！那是天方夜譚的故事，難道你以爲這種神話會是變成眞實的嗎？」

律棠道：「阿拉丁神燈這個神話故事，就算是小學生也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不能發生的，可是……可是……」說到這裏，他面上泛現出一種茫然的神情。

蕭寒月聽到這裏，陡地想起了邱雙，也想起了邱雙臨死前的說話。

邱雙曾經說過：「船上有一盞燈，一盞可怕的燈……」

這是邱雙畢生之中，最後的兩句話。

這兩句說話，也許就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兩句！

但沒有人能夠明白那兩句話是甚麼意思。

現在，律棠的說話，蕭朗月也是完全不明白的，但他却和邱雙一樣，都提及到「一盞燈」這件事情！

蕭朗月儘量使自己保持着鎭定道：「你是不是知道那一盞燈的秘密？」

律棠立卽回答道：「我知道！我知道！但妳是否也應該知道呢？」他的說話，已不單是紊亂，而且還似乎有點幼稚的感覺。

蕭朗月深深地吸了口氣，鼓勵他繼續說下去：「我是航運公司的董事長，功臣號失踪了，我當然應該知道整件事情的眞相。」

律棠喃喃地道：「不錯，你是應該知道的。」

看來，他已準備把事情說出來了，但就在此際，杜珍像旋風似的衝了進來。

蕭朗月一怔，接着就嚇了一大跳。

從杜珍衝進來，以至蕭朗月嚇一大跳，其間絕對不會超過兩秒。

但在這兩秒鐘內發生的事情，却是蕭朗月畢生一切遭遇之中最恐怖最可怕的！

在第一秒的時間裏，她看見杜珍衝了進來，她最先看見的是他的臉。

他的臉色很陰森，眼神更帶着一種可怕的殺氣。

接着，蕭朗月就看見杜珍的手，正握着一柄長達三呎的魚槍。

只聽見「颯」一聲响，魚槍已閃電般發射，而且立刻命中律棠的眉心！

律棠瞪着眼，鮮血迅速從他的臉上擴散，但他的眼睛還是一直瞪得那麼大。

杜珍發射了魚槍之後，忽然跪了下來，身子抖個不停。

蕭朗月張大了嘴，好像想發出尖叫，但最後却完全沒有發出半點聲音。

杜珍是個兇手，但他在殺人之後，爲甚麼要跪下？

——邱雙在死前，豈非也是跪在地上的？

律棠已倒下，他的呼吸很快就已經中絕。

蕭朗月終於還是鼓起了勇氣，厲聲質問杜珍：「你爲甚麼要殺他？」

杜珍面上的肌肉一陣抽搐，道：「我不要去赤道，我不要去南半球！」

蕭朗月呆住了，過了一會，才道：「就是爲了這一點點小事，你就要殺了律先生？」

杜珍沒有回答，突然身子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他倒了下去之後，一張臉龐已變成紫藍之色！

× × ×

遊艇還沒有駛出大海，就已經折回碼頭。

負責把遊艇駛回來的是何柱，當他知道遊艇上連續發生了兩宗命案後，差點沒有當塲昏倒過去。

他還能夠把遊艇駛回來，簡直可算是奇蹟。

這一天晚上，蕭朗月沒有睡眠，她不是不想睡，而是根本沒有機會可以讓她躺在床上。

警方十分重視這件血案，由於她是目擊血案發生的唯一證人，警方自然順理成章地向她展開了詳細的詢問。

蕭朗月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對警方一一細說。

不久，警方宣佈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來調查這一件嚴重的遊艇命案。

等到蕭朗月離開警署的時候，天色已經亮了。

她受到大批記者的包圍，但她甚麼話也沒有說，有幾個年青的記者緊隨不捨，甚至阻攔住她的去路。

而就在這時候，洛雲來了。

他以護花使者的姿態出現，不到兩分鐘，蕭朗月已在他的協助下，擺脫了大批記者的糾纒。

這一次，洛雲駕駛着的是一輛西德小型房車，車廂裏正播放着悠揚的音樂。

蕭朗月用疲倦而又感激的目光看了他片刻，然後才道：「對不起，昨天晚上，我沒有到戲院裏。」

洛雲聳肩一笑道：「不要對我說抱歉，昨晚的事，對妳來說已經是很大的不幸了。」

蕭朗月蹙起了眉，又幽幽的嘆了口氣：「事情越弄越可怕了，但我怎樣也想不到，律棠會這樣死掉！」

洛雲道：「我很想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蕭朗月道：「你是私家偵探？還是一個出色的犯罪份子？又抑或是深藏不露的國際間諜？」

洛雲道：「都不是，我只是一個喜歡搗蛋的狂人。」

蕭朗月心念迅速地轉動着，她很快就作出了決定。

她說：「這件事，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有趣，所以你還是不要管的好。」

洛雲道：「可是，律棠死了，難道妳不想知道眞正的兇手是誰？」

蕭朗月的身子陡地一震，接着面上就現出了極茫然的神情來。

洛雲又說：「請妳相信我，我一定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的。」

蕭朗月沉默着，過了足足一分鐘，她才說：「你聽說過阿拉丁神燈這個故事沒有？」

洛雲一怔，道：「這神話已流傳了很久，難道居然會和這件事有關係嗎？」

蕭朗月搖搖頭：「我不知道，但邱雙提起過一盞燈，而律棠遇害之前，他也曾經提及神燈的故事。」

「一盞燈？」洛雲皺了皺眉，「妳可以說得詳細一點嗎？」

蕭朗月吸了口氣，道：「但連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極模糊的一個概念，甚至連概念也談不上。」

洛雲忽然把車子停下。

「前面有一間餐廳，我們先吃早餐，然後慢慢再談如何？」

蕭朗月遲疑了半响，終於輕輕地點了點頭。

× × ×

早餐並不算豐富，但卻泡製得相當精美。

但蕭朗月的胃口並不好，她只是吃了少許烟肉，和一隻半生熟的鷄蛋。

洛雲卻不客氣，無論侍役捧甚麼上桌，他都吃個精光。

他一面享用早餐，一面側耳傾聽蕭朗月的說話。

從功臣號失踪開始，怪異和不幸的事情就有如波浪般接踵而來。

直到蕭朗月說完之後，洛雲才放下了刀叉，眉頭緊皺地在沉思着。

「洛先生，」她又補充說：「我絕不希望你步他們的後塵！」

「他們？妳說的他們是誰？」

「邱二副、律棠、還有律老闆！」

「嗯，律老闆自殺，這件事也絕不簡單。」

「不錯，他本來是個很堅强的人，但當他知道那個秘密之後，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洛雲道：「律老闆知道的秘密，律棠也一定知道。」

蕭朗月說道：「可是，他們卻沒有留下任何信息，可以讓我們知道眞相是怎樣的。」

洛雲道：「但我們還是有綫索可以追尋的。」

蕭朗月憂形於色，道：「你還是不要再追查下去，那實在是太危險了。」

洛雲淡淡一笑，道：「那艘功臣號，妳不想把它找回來嗎？」

蕭朗月呆了一呆，才嘆道：「功臣號若還可以找回，應該早已給人發現了。」

洛雲道：「我現在感到最奇怪的，就是功臣號最後傳回來的電訊。」

蕭朗月道：「不錯，那邊傳來的最後一句話，是：『緊急求救：我們已在迅速變……』但到底變甚麼？變成怎樣的樣子？卻來不及告訴我們知道了。」

洛雲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當時功臣號一定已經很危急了，而且這危急的事，一定來得十分突然，根本使他們完全沒有防備和及早求救的機會。」

蕭朗月道：「但有甚麼變化，竟然可以使一艘六萬噸的郵船，在天氣良好的情況下忽然消失了踪影？」

洛雲道：「船上一定出了某種不可思議的怪事。」

蕭朗月目光一閃：「你是說，那一盞燈？」

洛雲道：「一盞燈的體積，似乎不會大到甚麼地方去，除非它是一枚原子彈，才會使功臣號在瞬息之間化爲烏有。」

蕭朗月道：「但這種設想，是全然不切實際的？」

洛雲道：「這件事的本身，只怕比我這種設想還要古怪千百倍。」

蕭朗月用手支撑着腮子，道：「我的在腦筋現在很紊亂，眞不知道應該從那一處想起。」

洛雲道：「據我推測，律家父子、彭船長、邱二副以至杜珍，他們都是因爲捲入了這件事的漩渦，所以才會遭遇到不幸的。」

蕭朗月思索着，道：「你的意思，是說整件事情，都是幕後人在策劃的。」

「當然，而且極可能是同一個人，或者是同一個組織，」洛雲講到這裏，停了片刻，又說道：「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這策劃者的手段都是極其冷酷無情的。」

蕭朗月凝視着他：「那麼，我們應該怎辦？」

洛雲道：「律棠是知道自己有危險的，所以他想逃避。」

蕭朗月黯然道：「他要從海路逃往南半球。」

洛雲道：「這種逃亡的方法，一點也不聰明，而且也太狼狽了。」

蕭朗月道：「又有誰能想得到，杜珍竟會突然發難中，用那樣直接的方法殺了他。」

洛雲道：「律棠和妳當然想不到，否則你們也不會登上那艘遊艇，但策劃者卻早已算得很準確，所以連杜珍也成爲了一個可怕的殺人工具。」

蕭朗月道：「杜珍是毒發身亡的。」

洛雲道：「這種毒，也許和邱雙所中的毒相同。」

蕭朗月搖搖頭，道：「邱雙的驗屍報告，說他是死於酗酒及心臟病。」

洛雲冷笑道：「驗屍報告，也不一定可靠，據我所知，世間上有不少可以致人於死命的毒藥，是用最精密的科學儀器也無法檢驗出來的。」

蕭朗月說道：「即使邱雙和杜珍都是中毒身亡的，兩種毒藥的成份一定絕不相同。」

洛雲道：「何以見得？」

蕭朗月道：「邱雙死亡之際，面色並不像杜珍那樣可怖。」

洛雲道：「杜珍死時，面色怎樣？」

蕭朗月道：「一片紫藍，嘴角還沁出了暗紅色的血漿。」

洛雲深深地吸一口氣，道：「那是極劇烈的毒藥。」

蕭朗月道：「他既然要死了，爲甚麼還要先殺律棠？」

洛雲皺了皺眉，道：「這件事，我們不妨來做一個假設。」

蕭朗月道：「甚麼假設？」

洛雲道：「首先，我們要假設，有一件很可怕的陰謀，正在由某一個野心家或者是野心集團發動着，但是這陰謀卻給邱雙、律家父子知道了，所以先後給殺人滅口。」

蕭朗月思索了片刻，道：「這假設極可能就是事實。」

洛雲道：「律棠知道了秘密之後，感到十分恐懼，但更恐懼的卻還是律老闆，他甚至抵受不住這種精神上的巨大壓力，終於自殺。」

蕭朗月道：「律棠和他的父親，是否同時知道這個秘密？」

洛雲道：「這一點雖然有待稽考，但律棠對妳情深義重，卻是無可置疑的。」

蕭朗月長嘆了一聲，道：「他爲了不想我捲入事情的漩渦，不惜想跟我斷絕來往。」

洛雲說道：「可是，他最後還是辦不到。」

蕭朗月道：「他最後的決定，是要和我遠走高飛，逃到南半球去。」

洛雲道：「但陰謀野心家早已算準了他的行蹤，所以就以毒藥强逼杜珍向他進行刺殺。」

蕭朗月道：「怎樣强逼法？」

洛雲道：「很簡單，他們首先逼杜珍吞下毒藥，然後威脅他用魚槍射殺律棠，他們會這樣說：『只有殺了律棠，你才可以活下去！』於是，杜珍在沒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只好聽從他們的囑咐，向律棠施予致命的襲擊。」

蕭朗月道：「還有別的可能性嗎？」

「當然還有許多許多，」洛雲道：「陰謀野心家可能會用其他方法，來逼使杜珍謀殺律棠，但眞正的目的，仍然只有一個，那是滅口！」

蕭朗月怒道：「這是滅絕人性的暴行，絕對不可以饒恕。」

洛雲道：「要追查這一件事，似乎有很多路徑可走，但我們該走那一條？」

蕭朗月道：「功臣號的失踪，是一個很主要的環節，尤其是邱雙已經提到，船上有一盞燈！」

洛雲道：「但還有另一點，也是不應該忽略的。」

蕭朗月目光一閃：「你是不是說彭船長？」

洛雲點點頭，道：「彭船長爲甚麼要改變功臣號的航綫？」

蕭朗月思索了很久，最後還是搖搖頭：「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假設。」

洛雲嘆了口氣，道：「邱雙曾經警告過彭誠峽，但彭誠峽不相信他的說話。」

蕭朗月道：「邱雙警告彭船長，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洛雲道：「當時，彭船長認爲邱雙說的都是醉話、瘋話，可見邱雙所提出的警告，必然極其古怪，所以彭船長才會有這樣反應。」

蕭朗月苦笑了一下，道：「但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只是一盞燈！」

「一盞燈，一盞怎樣的燈？」

「律棠也提及過一盞燈，而且是阿拉丁神燈。」

「但他還沒有說出眞相，杜珍已殺死他！」

蕭朗月嘆息着，又攤開了手：「我們還有別的綫索嗎？」

洛雲道：「綫索往往需要親自去發掘和找尋，只是坐在這裏，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事情全部解決。」

蕭朗月吁了口氣：「你眞的決定要查下去？」

洛雲微微一笑：「如此有何不可！」

蕭朗月怔怔地盯着他：「你認爲值得嗎？不要忘記，已經有幾個人遇害了。」

洛雲道：「正因爲這樣，我更不能不管。」

蕭朗月沉默了良久，才緩緩道：「既然如此，祝你好運！」

洛雲豎起了兩根手指作勝利之狀：「一定好運！」

× × ×

可以調查的路徑，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

律家父子、邱雙、杜珍這些人雖然都已死了，但他們生前的某種遭遇，必然會和這件事情有關。

否則，他們也不會白白的丟掉了自己的性命。

洛雲考慮了很久之後，終於決定首先向邱雙這一方面下手！

用虱子的脚來做筆桿

邱雙是個獨身漢，雖然他酒癮大，但卻人緣不差。

他有一層小型的住宅單位，地點是在極繁盛的一條街道上，洛雲經過一番調查後，知道邱雙雖然未婚，但女朋友卻有不少。

他首先找到了一個已三十出頭的伴舞小姐關冰艷。

關冰艷是個很奇怪的女人，她每年只伴舞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之內，她會拚命賺錢，只要有人客付得出代價，無論是甚麼要求，她都會一口答應。

有一次，她遇上了兩個有虐待狂的客人，他們同時用盡方法來折磨她。

事後，她必須提早一個星期結束「該年度的工作」，因爲她雖然賺取了一筆可觀的收入，但卻得躺在醫院裏休養達兩個月之久。出院的費用，雖然相當昂貴，但她仍然認爲是值得的。

當洛雲找到關冰艷的時候，她正在溜冰場上，用笨拙的姿態向紅色的欄杆滑了過來。

她這一衝之力不輕，臉孔立時向前俯衝，鼻子險些碰在另一個的鼻子上。

這人向她笑了笑。他這一笑，甚是瀟洒迷人，就連關冰艷那樣的風塵女性，也不禁看得爲之一陣發楞。

「對不起，」她訕訕一笑，「我是初學溜冰，今天才是第二次。」

這人道：「第二次就有這樣的成績，已算不錯了，妳是關小姐嗎？」

關冰艷訝異地望着這人：「我們以前曾經見過面嗎？」

這人搖搖頭，笑道：「沒有。」

關冰艷蹙了蹙眉：「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這人道：「是六姑婆告訴我的，她還有妳的照片。」說到這裏，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照片。

照片雖然是彩色的，但由於時間久遠，而且冲印的技術顯然並不怎麼好，所以照片上的顏色，已變得一片暗黃，一點也不悅目。

但照片上的影像，還是相當清晰的。

照片上有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

照片上這對男女，看來十分親暱，似乎是正在熱戀中的情侶。

關冰艷一看見這張照片，臉色立刻就變了，因爲相片上的兩個人，就是邱雙和她自己。

那時候，關冰艷還很年輕，看來只有二十歲左右。

雖然照片上的彩色已褪卻了一大半，但照片上的關冰艷，還是比現在活生生的關冰艷漂亮一些。

她現在雖然還是相當美麗，但臉上的化妝品却似乎略嫌多了一點。

「妳還記得邱雙嗎？」

「我知道，邱雙已經死了！」關冰艷翻了一下白眼，「你是誰？爲甚麼要在我的面前提起他！」

這人聳了聳肩，道：「我姓洛，叫洛雲。」

關冰艷冷冷道：「你是警方人員？」

洛雲搖搖頭，道：「不是。」

關冰艷眼直直的瞪着他，兩邊肩膀聳動着：「我喜歡英俊的男士，但却更喜歡爽快的說話，所以，你最好不要再吞吞吐吐。」

洛雲眉毛一揚：「在這裏談話，似乎不太方便罷？」

關冰艷遲疑了片刻，忽然看見一個穿着紅色襯衣，打扮新潮，跡近乎怪異的小伙子滑了過來，叫道：「冰大姐，他是幹甚麼的？」

關冰艷橫了他一眼：「不干你事，快走。」

這小伙子年紀雖輕，但身材倒是相當高大粗壯，他向洛雲冷冷一笑：「這位兄台怎麼稱呼？」

洛雲默然不語。

小伙子翻了翻眼睛，又說道：「我現在要給你提出警告，冰大姐是跟我們一夥的，誰要是妄想纏過來，不要怪我們不客氣。」

關冰艷彷彿給針刺了一下，立時尖叫道：「占美，你給我住口！」

洛雲這才淡淡地說道：「這位兄弟，似乎是剛從醋罈裏撈上來的一隻拳師狗，不但樣子兇巴巴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有酸氣。」

冰艷張紅了臉，叫道：「他還沒有資格吃醋。」

占美似乎楞了一楞：「冰大姐，妳怎麼會對我這樣說話？」

冰艷叉着腰道：「不這樣說又該怎樣說？」

占美道：「冰大姐，我愛妳，妳是知道的！」

冰艷吐出一口氣，道：「夠了，不要當衆弄得我肉麻起來，洛先生有事情要找我商量，你自己繼續玩好了。」

她立刻就要離開溜冰場，占美想拉住她，但却有兩個和他差不多年紀，也差不多裝束的小伙子把他拖了開去。

其中一個說：「總不信這傢伙可以飛得上月球去！」

× × ×

離開溜冰場後，冰艷又不斷地注視着洛雲。

洛雲身子瀟洒而挺拔，嘴角掛着一種滿不在乎的微笑。

「你好像很輕鬆！」關冰艷終於忍不住說。

「輕鬆一點有甚麼不好？」洛雲笑道：「我最討厭緊綳着的臉孔，那樣太不夠寫意了。」

冰艷也許走得太急了，開始有點喘氣：「我看得出，你是個很不尋常的人，但你可知道，剛才你已惹了很大的麻煩？」

洛雲把脚步放緩下來，「妳是指那個占美？」

冰艷點點頭，道：「他是蜜糖帮的副帮主。」

洛雲又笑了笑：「年紀輕輕，居然已洛了副帮主，眞不簡單。」

冰艷沒好氣地說：「你可知道蜜糖帮是幹甚麼的？」

洛雲道：「他們專用甜言蜜語來打動女人的芳心，然後再從女人的身上得到好處。」

冰艷揮動着雪白的右手：「但我已不再是活在夢幻的少女，所以縱使占美談情說愛的本領再高，對我來說都是沒有作用的。」

洛雲道：「妳和他在一起，覺得愉快嗎？」

冰艷道：「當然愉快，否則又怎會認識了半年還不分手？」

洛雲嘆了口氣，道：「但剛才占美顯然是很不高興了。」

冰艷撇了撇嘴：「每個人都會有不高興的時候，我可遷就不了那許多。」

洛雲忽然眼睛怔怔的瞅着她：「邱雙又怎樣？」

冰艷停住了脚步，也望着洛雲半天才說：「他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

洛雲說道：「但他後來却並不怎麼得志。」

冰艷道：「洛先生，我想知道，你是爲了甚麼事情來找我？」

洛雲道：「我知道，邱雙死前，曾經找過你。」

冰艷皺着眉：「你是聽誰說的？」

洛雲淡淡道：「是六姑婆的一個侄兒，他曾親自目睹你們在一起。」

冰艷哼的一聲：「他是個白痴！」

洛雲道：「六姑婆的侄兒，只是有嚴重的口吃，他的頭腦可清醒得很。」

冰艷道：「不錯，邱雙曾經來找我，那時候，我已知道他完了。」

洛雲道：「爲甚麼妳有這種看法？」

關冰艷道：「他醉得太厲害了，酒已變成了他的第二生命，但我知道，這種第二生命，遲早會連他眞正的生命也奪走的。」

洛雲道：「他對妳說了些甚麼？」

冰艷道：「醉話連篇，簡直是不知所謂。」

洛雲吸了口氣，道：「醉話往往都是很有趣的，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這時候，他們已來到了一座露天停車場附近，而洛雲的車子，就停泊在這停車場裏。

可是，也就在此際，一輛吉普車風馳電掣地駛了過來，接着急速刹車，停在洛雲和冰艷的身旁。

車上有四個年青小伙子，四個人的衣著打扮都是那麼新潮古怪，駕駛着吉普車的，就是那個占美。

占美的動作相當快捷，車子剛停下，他已像飛將軍般從天而降，向洛雲撲了過去。

洛雲眉毛一揚，左拳已揮出。

占美悍然不懼，仍然去勢兇猛之極，但他顯然低估了洛雲的拳力，只聽見「蓬」然一聲，占美已胸口中拳，踰踉地向後

倒退開去。

其餘三個小伙子見狀，立刻有如瘋狗般衝了過來，其中一個大喝道：「把這小白臉身上的每一根骨頭拆下來。」

他喝聲宏亮，看來殺氣十足，可是，不到三招兩式，他的鼻子已經血淋淋地，給洛雲打得眼前金星亂舞。

這時候，占美又已站穩了脚步，再鼓餘勇，要向洛雲展開報復。

但洛雲身經百戰，甚麼陣仗沒見識過？眼前這三幾個「油脂青年」，他根本就沒有當作一回事。

不到片刻工夫，四個人都已給打得鼻腫臉青，占美只好向冰艷吼叫：「妳爲甚麼要跟着這個傢伙？」

冰艷冷冷地望着他，說：「你太自視過高了，在洛先生面前，你們只不過是雄獅脚下的幾條小狗！」

占美氣得咬牙切齒，但他再也不敢纏洛雲。

× × ×

洛雲駕駛着車子，把冰艷載到郊區。

洛雲在郊區有兩座別墅，其中一幢還有泳池。

他現在就帶着冰艷來到這裏。

別墅裏有一個管家，兩個老僕，還有個花王兼泳池的管理人。

冰艷在鋪着波斯地毯的客廳上巡視了片刻，最後視綫落在一個木雕佛像之上。

她忽然說道：「這個是緬甸古廟的佛像！」

洛雲不禁大是訝異道：「妳怎會知道的？」

冰艷道：「這種古物，我曾經擁有過好幾百件，而且都是精品。」

洛雲更是吃驚：「那麼，那批古董的價值，應該是多少？」

冰艷道：「若以每件五千美元計算，那批古董已超過一百五十萬美元以上。」

洛雲不禁更是奇怪：「妳怎會擁有這些古物的？」

冰艷道：「是一個走私商人，他在臨死前送給我的。」

洛雲道：「他患了甚麼病？」

冰艷道：「他沒有病，但他見我的時候，肚子上還插着一把短刀。」

洛雲道：「有人要殺他？」

冰艷道：「不是有人要殺他，而是他要殺人，結果他成功了，可是，被殺者在臨死前鼓着最後一口氣，用飛刀飛入了他的小腹！」

洛雲嘆道：「那是黑社會裏常見的悲劇。」

冰艷道：「雖然我是個風塵女子，但那走私商人對我很好，他說，我很像他的亡妻，初時，我只當他信口雌黃，但他臨死前不但給了我這批古董，還給我一張照片，那是他亡妻的遺像。」

她略停頓了一下，才黯然道：「他沒有說謊，我面貌的輪廓，最少和他亡妻有八九分酷似。」

洛雲道：「後來那些古董怎樣了？」

冰艷苦笑了一下，道：「憑我的本領，又怎保得住這幾百件古董？終於，這些古董給另外一個黑社會頭子搶走了，但不到兩個月，這黑社會頭子也給別人槍殺，原因不明，兇手至今還沒有緝獲。」

洛雲道：「妳不覺得可惜？」

冰艷笑道：「這些古董本來就並不屬於我的，那又有甚麼值得可惜的？」

洛雲微微一笑：「妳很樂觀，我敬妳一杯酒！」

他從酒櫃裏取出一瓶白蘭地，斟了兩杯，把其中一杯遞給了冰艷。

冰艷很快就把這杯酒喝掉，然後才說：「我看得出，你是個很爽快的男人。」

洛雲目光一閃，道：「邱雙呢？」

冰艷嘆了一聲，道：「他本來也很爽快，但自從酒癮越來越深之後，他整個人就漸漸變了。」

洛雲道：「你們是怎樣分手的？」

冰艷道：「我要他戒酒，但他戒不掉，所以就鬧翻了。」

洛雲凝注着她，半晌才道：「這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冰艷道：「我討厭男人經常爛醉如泥，就像他不喜歡我濃妝艷抹一樣。」

洛雲道：「最近，他曾經找妳，當時你們在談論些甚麼？」

冰艷道：「我勸他不要酗酒，但他却說：『酒是老邱的第二生命』。」

洛雲道：「還有呢？」

冰艷道：「他說：『貓可以一口吞掉大象，世界拳王將會被困在手表裏！』」

洛雲陡地呆住：「這是甚麼意思？」

冰艷冷冷道：「這只能證明，他已醉得像個瘋子，他已無可救藥。」

洛雲道：「他還有甚麼話說？」

冰艷哼的一聲：「他的醉話，對你來說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洛雲道：「對我並不重要，但對他來說，却是重要得很。」

冰艷道：「他已死了，對於一個已經沒有生命的軀殼，又還有甚麼事情是重要的？」

洛雲道：「他如今正是寃沉海底，死不瞑目。」

冰艷陡地一震：「你是說，邱雙是給人害死的？」

洛雲沉吟片刻，道：「我相信，他在生前，曾經知道過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是一個秘密！」

冰艷瞪着眼：「是甚麼秘密？」

洛雲道：「我現時正在追查着，因爲邱雙之死，極可能是有人要殺他滅口。」

冰艷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你認爲我會知道這個秘密嗎？」

洛雲道：「妳也許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我相信，妳是邱雙在苦悶時候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

冰艷道：「但我們早已分手。」

洛雲道：「正因爲你們已經分手，而他却仍然再來找妳，所以他對你講的說話，也就更加值得重視。」

冰艷嘆了一聲，道：「但他說的都是一塌糊塗，令人莫名其妙的廢話。」

洛雲道：「是醉話也好，廢話也好，只要是邱雙說出來的，我都想知道！」

冰艷忽然「呸」了一聲：「他有些話說得很粗俗。」

洛雲道：「我也想聽聽。」

冰艷瞪了他一眼，忽然冷笑道：「他

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要在妳的乳房上組織一支攀山隊！』」

洛雲眉頭一皺，喃喃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冰艷冷冷道：「這還會有甚麼意思？他根本就沒有尊重過我。」

洛雲道：「從字句的表面上看來，他的確是對你不敬。」

冰艷點了點頭，但接着却又嘆了口氣：「其實，他這句話也不算甚麼，我又不是個黃花閨女。」

洛雲道：「後來他又說些甚麼？」

冰艷伸了伸身子，停了一下，才道：「他接着說了下面這些說話：『總有一天，人類會用虱子的脚來做筆桿！一顆避孕丸就把一羣人的性命結束！』」

洛雲呆住。

冰艷望着他，嘆了口氣，道：「他不是醉了，就是已經瘋掉，你不必再白費心機了。」

洛雲搖搖頭：「但我却不這樣想。」

冰艷道：「難道你認爲他的說話，會包含着高深的哲理？」

洛雲道：「就算不是哲理，也一定另有深意。」

冰艷嘆了一口氣：「唉！你們這些男人，眞是令人莫測高深，居然連一個醉得一塌胡塗的人，也會認爲他的說話很有價值。」

洛雲道：「那只是因爲妳不明白這些說話的眞正用意。」

冰艷道：「我的確一點也不明白，但是你呢？你是否可以明白他這些醉話的意思？」

洛雲聳了聳肩，笑道：「我現在還不知道，但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冰艷怔怔地瞧着他，半晌才道：「你是個很奇怪的男人。」

洛雲道：「也許是的，希望我這個人不會令妳感到太討厭。」

冰艷忽然寒着臉，冷冷道：「很可惜，我最討厭的，正是你這一種人！」

洛雲一怔：「我眞的令你感到很討厭嗎？」

冰艷冷冷一笑，說道：「那當然是眞的。」

洛雲道：「我想知道眞正的原因。」

冰艷道：「從一開始的時候，你就沒有尊重過我。」

洛雲奇道：「我有甚麼地方開罪了妳嗎？」

冰艷道：「你若尊重我，就不會在我的面前，打傷占美和他的朋友！」

洛雲道：「但是，這是他們逼我動粗的！」

冰艷道：「你早就知道他們會追上來，所以故意慢吞吞地走到停車場，這樣，你才有機會大顯身手！」

洛雲苦笑道：「你誤會了，我何必要惹上這種不必要的痲煩？」

冰艷冷笑道：「你本來就是個很喜歡招惹痲煩的怪物。」

洛雲道：「但妳爲甚麼還說他們是小狗，而我却是雄獅？」

冰艷冷冷道：「我已不是初出道的小妮子，有時候，要一要手段，讓你們這些男人弄得撲朔迷離，那是必需的！」

洛雲嘆了口氣，道：「妳若眞的認爲我討厭，爲甚麼還要跟着我來到這裏？」

冰艷道：「那只因爲占美他們，也同樣令人討厭，甚至令我感到噁心。」

洛雲道：「妳似乎比我還更奇怪。」

冰艷說道：「現在，我已來到了你的別墅，我看得出，你是個很有錢的富家子弟。」

洛雲道：「但錢並不能代表甚麼。」

冰艷冷笑道：「你的想法太超然了；但我不懂得怎樣去欣賞。」

洛雲道：「我們可以冷靜一點再談下去嗎？」

「不必了，」冰艷翻了一下白眼，「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再談下去。」

「那麼，眞對不住，」洛雲清澈的眼睛盯着她，又道：「這一次，算是我騷擾了妳。」

冰艷昂起了頭，冷冷的說：「好了，我們的談話，應該到此爲止，再見罷。」

洛雲道：「送妳一程。」

冰艷搖搖頭，道：「免。」

就是這樣，冰艷走了，她雖然不要洛雲送他，但洛雲還是囑咐一個僕人用車子送她回到市區去。

冰艷離去後，洛雲到書室裏，面對着一部電腦。

這一部電腦，有着極複雜的詢問系統，而其中一項，是「男女溝通法門」。

洛雲在情緒低落，或者是太沉悶的時候，都會把自己關在這書室裏，對着這部電腦消磨消磨時間。

他認爲，人生在世，時間是十分短促的，但無論怎樣忙碌的人，在他一生之中，總會有某些時間屬於「沉悶化」的。

「沉悶化」是一個很別緻的名詞，發明這一個詞彙的人，就是洛雲。

以洛雲的生活來說，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幾乎沒有一天是可以平靜下來的。

因爲他喜歡冒險，喜歡找痲煩。

但縱使這樣，有時候他還是會獨個兒關在書室裏，像個大病初癒的人一般，陷入「非休息不可的階段」。

冰艷離去之後，他忽然就有了這種感覺。

他向電腦問了一連串的問題，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關小姐對洛先生的觀感如何？」

電腦的回答是：「她太喜歡洛先生了，但她知道自己配不起他，人類的自尊心使她速離而去。」

洛雲苦笑。

他並不是個愚蠢的人，電腦的回答，其實就和他心裏所想的不謀而合。

但事情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他也只能嘆一口氣而已。

接着，他又把邱雙的「醉話」告訴電腦。

電腦的回答很妙，它說：「你把我問醉了。」

洛雲有點生氣，罵了電腦一句：「蠢材。」

電腦回答說：「請向電腦公司退貨，聰明的閣下！」

洛雲啼笑皆非，迅速按動了另外一個按鈕。

這一個按鈕，可以使他面對着第一流的圍棋技術，而這一戰，足足花了他三個小時。

他當然敗了。

根據電腦的分析，就算是棋藝已達到九段的高手，充其量也只有三成取勝的機會。

洛雲的棋藝，當然不能跟九段的高手相比。

他最多只能戰勝七段高手而已。

× × ×

從冰艷那裏，洛雲唯一的收穫，就只有邱雙的那幾句醉話。

這可能是綫索，但到目前爲止，洛雲和他的電腦都無法提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

不能解釋的事情，自然也就沒有合理的答案。

第二天，洛雲跟蕭朗月通了一個電話，蕭朗月的語氣聽來有點消極。

兩人談了七八分鐘，但所談的一切，都是無關重要。

擱斷電話後，洛雲忽然冒起了一個念頭。

他想：「律家父子那一邊，肯定有了重要的發現，何不從他們那裏着手？」

主意一決，立刻搖了一個電話給楊澈年。

楊澈年是律家的家庭醫生，年紀已六十多歲，在兩年前，他已宣告退休，但律家的人若有病，他還是會親自趕至悉心診斷的。

洛雲並不認識律老闆，也不認識律棠，但却認識楊澈年十幾年了。

原來楊澈年在英國留學的時候，和洛雲的舅父利敎授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有關利敎授之事蹟，請閱『隔代戰爭』一文。）

利敎授是個既不算嚴肅，也不算太隨和的學者，但他爲人相當固執，那是人所皆知的。

至於楊澈年，他却具有雙重性格。

在醫務所和醫院裏，他通常都扮演着樂觀的角色。

他對病人，永遠都是那麼和藹可親，無論是貧是富，是男是女或者是老是嫩，只要是經他主診，他都會用最樂觀的態度來加以對待。

因爲他在少年的時候，就已經很討厭那些老是板着臉孔的醫生。

但在離開診所和醫院之後，他却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他不苟言笑，態度嚴肅，而且跡近乎暴躁，人緣差勁之極。

他是個大男人主義者，但他的婚姻却很成功，因爲他妻子是一個聾啞的日本女人。

楊醫生有一子一女，全都聰明伶俐，絕無半點聾啞的缺陷被遺傳下來。

楊醫生的兒子，也是醫生，但他只替病人醫脚，因爲他是個足科醫生。

和楊澈年比較，他的兒子倒算正常得多了，他建議任何人每天至少要洗一次脚，然後用軟毛刷子刷掉死皮，洗後要擦乾，鞋襪最好每天更換，如此則可免除脚癬及足趾間的微菌感染。

但楊澈年却對利敎授說：「他的脚比貓糞更臭！」

× × ×

楊澈年雖然已經退休，但要找尋他，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楊澈年在沒有退休之前，一直居住在繁盛的市區中心。

但在退休之後，他搬遷到遠郊一個小鎭裏，過着隱士般的生活。

當洛雲駕駛着車子，來到了楊宅，還沒有按動門鈴，「緊張萬分」已撲了過來，興高采烈地吠個不停。

「緊張萬分」是一頭英國短毛獵狗的名字，是楊澈年在英國福克斯頓西南一個小鄉村裏買回來的。

沒多久，楊太太出來了。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因爲楊太太又聾又啞的。

但對洛雲來說，這絕不是甚麼重大的障碍，他馬上用手語和楊太太「交談」起來。

他首先問楊太太：「楊醫生在不在家呢？」

楊太太笑了一笑，回答：「兩個都不在，醫脚的楊醫生在診所裏。」

洛雲立刻表示：「我要找的是醫胃的楊醫生。」原來楊澈年對胃部最有研究，經常替患上胃病的病人施動手術。

楊太太搖了搖頭：「楊老醫生出外去了。」

「去了甚麼地方？」

「不知道，你爲甚麼不預早打個電話來？」

「電話號碼忘記了，找也找不着。」

「那眞抱歉！」

「現在沒法子可以找得着他？」

「我沒法子，但不妨叫這頭狗動動腦筋。」楊太太向蹲在一旁的獵狗一指，「牠很聰明，名字就叫『緊張萬分』，就像個偉大的偵探。」

洛雲一呆，楊太太已向「緊張萬分」做了一連串古怪的動作。但這幾個動作是甚麼意思，却連洛雲也看不出來。

他不懂，緊張萬分却好像明白了，牠向前又吠又衝，疾跑了幾步之後又停了下來，兩隻烏溜溜的狗眼直瞪着洛雲，彷彿在說：「你還站着幹嗎？快跟我跑呀！」

洛雲望了楊太太一眼，她微笑着點點頭，示意洛雲跟着獵狗向前跑。

洛雲只得遵命。

緊張萬分見洛雲肯跟着自己跑，彷彿很是高興，但牠會跑到甚麼地方去，洛雲却是完全不知道的。

說到跑步，洛雲是絕不輸虧的，在唸大學的時候，人人唸書唸得頭昏眼花，甚至弄得皮黃骨瘦，但洛雲却是個怪物，他花在運動場上的時間，最少比看書的時間多出兩倍。

這還不算，最令同學和敎授們感到驚奇的，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居然還能夠在學業上得到極優異的成績。

這時候，洛雲跟着緊張萬分跑步，可

說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當然，人類奔跑的速度，是永遠比不上獵狗的，但緊張萬分不愧是一頭聰明的獵狗，牠絕對沒有用盡全力，只是配合着洛雲奔跑的速度向前邁進。

楊醫生的住所，本來就已位於極偏僻的地區，而緊張萬分帶着洛雲奔跑着的路徑，更是荒涼之極。

一人一狗，奔跑了幾乎一個小時，緊張萬分才停了下來，不停地喘氣。

以一頭狗來說，連續奔跑了五十多分鐘，自然也是相當吃力的事。

但更吃力的還是洛雲。

他之所以感到吃力，並不是因爲路程遙遠，而是鞋子不適合。

他來的時候，絕未想到會跟着一頭獵狗跑步，否則，他一定會穿上適合跑步的鞋子。

但現在，他穿的却是一雙皮鞋，而且還是剛買下來的。

這雙意大利皮鞋既名貴又好看，但用來跑步却是不敢恭維之極。

等到他跑了半個小時後，他才猛然省悟：「何不把這對混帳的東西除下來。」

他脫掉鞋子，跑起來輕鬆得多了，他甚至想把它丟掉，免得贅手贅脚。

幸好他剛想丟掉鞋子的時候，「緊張萬分」已把他帶到一條石路之上。

這條石路，十分崎嶇不平，洛雲才跑了幾十碼，就已脚板痛得要命，倘若再這樣一直跑下去，他現在最急切要見的人就不是楊澈年，而是楊澈年的兒子。

洛雲可不想去見一個足科醫生，所以，他只好嘆了口氣，重新把皮鞋穿上。

最後，緊張萬分終於停下來了，但牠沒有再吠，似乎這段奔跑已使牠有點筋疲力竭。

但事實却並不是這樣的。

緊張萬分沒有吠叫，是因爲曾經有人敎訓過牠，叫牠不要在這裏亂吵亂叫。

這裏是一個很清靜的地方。

這裏唯一可以聽見的，是木魚敲擊和僧侶唸經時聲音。

兩個醫生三個跛和尚

洛雲就算再聰明八千倍，也一定想不到今天要跟着獵狗跑步，而且終點竟然會是一間和尚寺。

這間和尚寺，也許是本市最偏僻的，不要說是汽車，就算是脚踏車也很難踩到這兒來。（最少，有幾段路必須把脚踏車扛起來才可以到達寺門之外。）

當洛雲看見這和尚寺之際，整個人爲之呆住了，他忍不住問緊張萬分：「好兄弟，你是不是弄錯了？」這句話才出口，又不禁用力敲了自己的腦袋兩下，暗暗罵道：「眞糊塗，怎麼居然跟一隻狗稱兄道弟起來啦？」

幸而附近好像沒有甚麼人，這句話大概只有緊張萬分才聽得見。

就在他準備向寺院走過去的時候，背後忽然有人冷冷喝道：「獵狗的好兄弟，請你不要動，一動我就開槍！」

洛雲怔住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和尚寺外，居然會有一個槍手出現。

他只好乾笑着，道：「要不要我舉起雙手？」

背後那人道：「不必，你只要老實回答我的問題，那就可平安無事回去了。」

洛雲吸了口氣，道：「你儘管發問好了。」

背後那人說：「你叫甚麼名字？」

洛雲道：「我姓陸，叫陸雨。」

背後那人道：「你來到這裏，是幹甚麼的？」

洛雲道：「兜售大麻，迷幻藥。」

背後那人哼了一聲：「這裏又不是新潮夜總會，有誰會購買這些毒品？」

洛雲道：「我有個幹經紀的朋友說，這裏有一間寺院，寺院裏的和尚全是吸毒者，而且他們都有妻妾和女朋友……」

「胡說！」背後那人道：「這些說話，全是他媽的放屁！」

洛雲聳了聳肩，又嘆了口氣才道：「但我的經紀朋友的確這麼說，你不相信，我也是沒法子可以證明的。」

背後那人道：「這頭獵狗，是不是你的？」

洛雲搖搖頭，道：「不是。」

背後那人道：「若不是你養的獵狗，怎會帶着你跑到這裏來？」

洛雲道：「我跑我的，牠跑牠的，正是萍水相逢，各不相識。」

那人嘿嘿一笑：「你好大的胆子，在槍口之下，居然沒有一句是老實話。」

洛雲忽然笑了一笑，道：「你想知道眞正的原因嗎？」

那人冷冷一笑，道：「你說！」

洛雲又笑了，而且笑得更輕鬆，過了片刻，他才淡淡地說道：「因爲你也在說謊。」

那人說：「我說甚麼謊？」

洛雲道：「你的手裏沒有槍，因爲閣下經常握在手裏的並不是槍械，而是別人的脚。」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就慢條斯理地轉過了身子，面不改容地凝視着背後那人。

× × ×

洛雲的判斷力，一向都很準確，但他從不賭馬。

雖然有時候，他興之所至，也會跑到馬場裏玩三幾場，但他投注並不大，所以那並不算是眞正的賭馬。

他不賭馬，是因爲賭馬並不能單靠判斷力就可以贏錢。

他有一個朋友，平時對任何事情的判斷力都十分準確，而且在馬圈裏混了幾十年，幾乎每個練馬師和騎師都認識他。

這人的記憶力，更是十分之强，現役馬匹的來龍去脈，時速紀錄傷病情況以至年歲等等，他可以如數家珍，簡直和一部電腦不相上下。

可是，三十年前他家財千萬，如今却要擠巴士過着朝九晚五的寫字樓生活。

所以，賽馬這玩意，玩玩不妨，賭是萬萬不可以的。

當然，世間上也有某種很特別的人，可以靠賭馬致富或者是賴以維生，但他們靠的並不是判斷能力，而是其他很特別的因素。

除了賭馬不管用之外，洛雲在其他事情的判斷能力的確是「上駟之材」。

現在，他已判斷出下列五點：

第一：背後那人，他的聲音是極力壓着才發出來的。

第二：基於上述原因，此人可能是自己所認識的。而他這樣做，顯然是不想自己認出他是甚麼人。

第三：緊張萬分絕未有半點緊張的表現，牠只是蹲在一旁，兩隻眼直瞪着在喘氣。

第四：他終於聽出，那是楊澈年的兒子——楊以用的聲音。

第五：既是楊以用，他的手裏就一定不會有甚麼槍械。

所以，洛雲從容不迫，慢條斯理地轉過了身子，兩眼筆直地凝視着那人。

在那一霎眼間，那人怔住了。

洛雲也同樣怔住了！

因爲他所判斷的那幾點，並不完全正確。

他判斷錯誤的是第五點，而且也是最要命的一點：楊以用的手裏，居然眞的有一柄銀色的手槍。

這柄手槍，不認識槍械的人，可能會以爲它是玩具，但洛雲對於槍械，有着極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他一看之下，就知道這柄手槍絕對是眞貨，除非槍膛裏沒有裝上子彈，否則只要一扳槍機，自己立刻就得變成一個死人！

× × ×

楊以用是足科醫生，也是一個很出色的業餘話劇演員。

但他平時的裝束，却總是使人有着土頭土腦的感覺。

有一次，他在英國格林威治一個高尚的社交場合，遇上了有「超時代智多星」之稱的雷廸伯爵。

雷廸伯爵是個怎樣的人，在這裏也不必多費筆墨來描叙了，一個人能被譽爲「超時代智多星」，他的智力自然是不必懷疑的。

那一次，雷廸伯爵跟楊以用談了十幾分鐘，覺得這個來自亞洲的足科醫生還不算太笨，便說：「你賭不賭博？」

楊以用想了一想，道：「非賭不可的時候，一定會賭。」

雷廸伯爵道：「何謂之非賭不可的時候？」

楊以用道：「例如在被逼的情況下，那就非賭不可了。」

雷廸伯爵哈哈一笑，道：「很好，我現在就想逼你賭一千鎊，你賭不賭？」

楊以用眉頭一皺：「你憑甚麼來逼我賭？」

雷廸伯爵用手撥了撥唇上的兩綹髯子，微笑着說：「你若不賭，閣下的左脚明天就會給幾個醉漢用鎚子敲碎。」

楊以用想了想，便說道：「我不想自己醫自己的脚，你要怎樣賭，請說出來好了。」

雷廸伯爵滿意地一笑：「很好，我們就用最斯文，也最古老的方法來賭博。」

楊以用道：「怎樣賭法？」

雷廸伯爵道：「我們互相向對方發出問題，誰若答不出，就得輸一千鎊。」

楊以用一聽之下，立刻搖頭道：「我反對，要是這樣賭，我寧願擲骰子來定輸贏。」

雷廸伯爵眉頭大皺，說道：「擲骰子太俗氣了，難道你認爲我的提議有欠公平嗎？」

楊以用道：「當然不公平，伯爵是衆所週知的『超時代智多星』，我怎能跟你相比？除非……唉，還是擲骰子定輸贏的好。」

雷廸伯爵挺一挺衣領，傲然道：「除非怎樣？你儘管提出意見。」

楊以用咳嗽一聲，半晌才道：「除非我輸了只付五百鎊，那才公平，這就等於賽馬，總該有一匹是冷門的。」

雷廸伯爵呵呵一笑，他立刻就答應下來。

楊以用這才無可奈何地點點頭，他首先問道：「有一種機械，可以使一個想戒賭的人戒了吸烟，又可以使一個想戒烟的人戒了喝酒，請問這是那一個國家那一位科學家的最新產品？」

雷廸伯爵想了好一會，最後只好認輸：「我不知道。」

楊以用說：「沒關係，現在輪到你問我了。」

雷廸伯爵很不服氣，於是反問：「有一種機械，可以使一個想戒賭的人戒了吸烟，又可以使一個想戒烟的人戒了喝酒，請問這是那一個國家那一位科學家的最新產品？」

楊以用連想也不想，立刻就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剛才輸了的一千鎊，我現在只能減收五折。」

雷廸伯爵登時爲之瞠目結舌，過了半天還說不出一個字來。

這件趣聞，直至如今仍然在英國上流社會裏流傳着，而雷廸伯爵受過這次敎訓之後，他再也不敢小覷別人了，尤其是黃皮膚的中國人。

毫無疑問，楊以用是個腦筋聰敏的智士，他才是眞正的智多星。

智多星應該是用腦多於一切的。

但這時候，楊以用用的居然是一柄手槍，而且槍管已瞄準了洛雲的心臟部位。

洛雲在這一霎間的感覺，就像個剛吞了三十粒維他命丸的人，忽然發現原來那是安眠藥的人一樣。

這種錯誤，你說有多嚴重，就有多嚴重！

吞錯了安眠藥，還可以馬上跑到醫院去洗胃，但這時候楊以用若一槍射了過來，就算不當塲斃命，等到給送進醫院之後，也勢必流血過多一命嗚呼去也。

所以，他連苦笑也無法笑得出來。

楊以用盯着他，面上的表情也變得十分難看：「你到底姓陸，還是姓洛？」

洛雲見他沒有立刻開槍，這才輕輕吁了口氣，道：「你若是我的敵人，那麼我現在還是姓陸名雨。」

楊以用冷冷道：「你太喜歡多管閒事了，那樣實在很不智。」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我的樣子看來很聰明，但實際上，的確和一條牛不相上下。」

楊以用道：「我知道你並不太聰明，

但却很守信諾。」

洛雲道：「謝謝讚賞。」

楊以用道：「你若要平安無事回市區去，就得首先答應我一件事。」

洛雲道：「甚麼事？」

楊以用說道：「以後再也不要來找我們。」

洛雲「嗯」地一聲，道：「你們包括了誰？」

楊以用道：「我和我的父親。」

洛雲皺了皺眉，道：「你們出了甚麼事？」

楊以用冷冷道：「我們很好，絕對沒有半點不妥之處。」

洛雲嘆了一聲，道：「楊兄，我們的認識，已不止一年半載，你有甚麼困難，大可以向我直說——」

「我沒有任何困難。」楊以用的聲音，似乎有點激動。

洛雲向那寺院望了一眼，才又再對楊以用說：「楊老醫生在裏面嗎？」

楊以用鐵青着臉：「你不要問！」

洛雲道：「那却是何苦由來？你最少也該讓我見一見他老人家。」

楊以用揮了揮左手，道：「他不會見任何人！」

「包括妳媽在內？」洛雲試探着問。

楊以用道：「這是我們的家事，你更加管不着。」

洛雲吸一口氣，道：「我知道，你並不是個壞人，雖然，你現在的手段未免是太偏激了一些。」

楊以用咬了咬牙，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敢開槍？還是認爲槍膛裏根本就沒有子彈？」

洛雲只好說：「兩樣都不是，我只是認爲你今天太不正常了。」

「放心，你可以一千一萬個放心，」楊以用道：「我比任何人還更正常，而且也很明白自己正在做着甚麼事情。」

洛雲道：「但願如此。」

「少廢話。」楊以用冷冷道：「我提出的條件，你答應不答應？」

洛雲道：「就算我答應了，你眞的會相信嗎？」

楊以用道：「我可以不相信任何人的說話，但你却例外。」

洛雲道：「但我現在是陸雨。」

楊以用道：「不管你是雲是雨，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放你一條活路。」

洛雲思索着，而就在這時，一隻箭豬忽然在楊以用背後出現。

這箭豬就像個冒失鬼般，從一堆草叢裏鑽出來，但牠只是「路經此地」，很快就已向另一堆草叢竄了過去。

這一下情景，楊以用是沒有看見的，但那頭英國短毛獵狗却已狂吠起來，而且立刻飛躍而起，向那草叢直撲過去。

牠畢竟還是一頭狗。

緊張萬分這一次可說是名副其實，眞的緊張萬分了，牠衝撲之勢極快，而且是從楊以用的身邊直撲出去的。

楊以用立刻回頭大喝了一聲：「甚麼人？」

顯然，他以爲自己的後面有人，却沒想到只不過是隻箭豬適逢其會，剛好經過而已。

洛雲知道機會來了，就在楊以用回頭疾喝那一刹那間，整個人突然身子一矮，身形也立即跟着緊張萬分直標出去。

獵狗的去勢，固然是疾迅無倫，但洛雲的身形，更是快如閃電，在不到半秒的時間內，他的左手已抓住了楊以用的右手腕。

就在此際，楊以用扳動了槍機，只聽見「砰」然一聲，證明了他的手槍絕不是用來裝腔作勢的。

但這時候，洛雲已智珠在握，所以就算這一下槍聲比戰艦上的大炮更響亮，他也不會感到震驚。

震驚的人，只是楊以用。

他立刻用了一下女人常用的招數——用牙齒去咬洛雲的手。

他這一咬甚是兇狠，似乎一口就想把洛雲的手咬斷下來，但說到近身搏擊的道行，他就算再下二十年苦功，也絕不會是洛雲敵手的。

所以，他這一咬甚麼也沒咬着，只是咬着了空氣，而咬着空氣的結果，當然是把他自己的上下兩排牙齒，震盪得好像快要馬上甩掉下來一樣。

不到一兩秒的工夫，那柄名貴的銀手槍已落在洛雲的手裏。

楊以用的面色，立時變得比紙還更蒼白，他陡地叫了起來：「開槍呀，爲甚麼還不開槍殺了我？」

洛雲輕輕地嘆息着，把手槍收藏好，然後才對楊以用說：「我不是甚麼陸雨陸霧，更不是你的敵人，我是你們的朋友洛雲。」

楊以用的身子一震，忽然頹喪地坐在地上：「洛雲，你不錯就是洛雲，但我們眞的還是朋友嗎？」

「當然還是朋友！」洛雲說。

楊以用說：「你若眞的還當我是朋友，那麼求求你馬上離開這裏，甚麼事情都不要管，也不要問。」

洛雲搖搖頭，道：「很抱歉，這一點實在恕難從命。」

楊以用叫了起來：「爲甚麼還不可以，反正事情跟你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洛雲說道：「你是不是心裏想說那兩句老話：『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楊以用說：「就算是，那也沒有甚麼不對。」

洛雲道：「的確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却喜歡我行我素，偏偏不掃門前雪，反而喜歡爬到別人的屋頂上，把冰霜一塊一塊剷下來。」

楊以用的聲音聽來有點憤怒：「洛雲，你這樣蠻幹，對誰都沒有半點好處。」

洛雲道：「也不見得有甚麼不妙。」

楊以用說道：「這是你自以爲是的想法而已，眞正的危險，並不在於我那柄手槍。」

洛雲道：「那麼，請你老老實實告訴我，楊老醫生出了甚麼事？他現在甚麼地方？」

就在這時候，寺院門外有人回答說：「我就在這裏，我沒有事，完全沒半點不妥。」

這聲音洛雲很熟悉，因爲那人就是楊澈年。

× × ×

楊澈年看來沒有多大的改變，他還是以前那副老樣子。

他在退休之後，並未使蒼老提早加速出現，現在他的精神仍然十分良好。

但無論如何，洛雲已感到他有了某種變化。

縱使楊澈年的外貌和從前一般無異，但他的心境怎樣，却是不一定能從外表看得出來的。

雖然看不出，却大可以調查個水落石出。

洛雲就是一個這樣有自信的人。

楊澈年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又道：「利敎授若仍然活着，他也許會找到這裏來，唉，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你說是不是？」

洛雲點點頭：「舅父經常提起楊醫生，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材。」

楊澈年嘆了口氣，道：「人老了，再了不起的也會逐漸變成不中用。」

洛雲道：「楊醫生，我想知道律家父子的事。」

楊澈年道：「我明白，你是個很好奇的人，倘若不讓你知道眞實的情況，你是永遠不肯罷休的。」

洛雲苦笑了一下：「想不到你這樣瞭解我。」

楊澈年搖搖頭：「世間上最瞭解你的，是利景賢敎授，你的舅父。」

洛雲黯然道：「你不要再提起他。」

楊澈年嘆了口氣，道：「既然你已來了，就請進來看個究竟罷！」說着，做了一個手勢，示意洛雲進入寺院之內。

楊以用却在這時怪叫起來，「不，不能讓他進去，絕不能讓他進去。」

楊澈年盯着兒子，道：「不讓他進去又怎樣？你剛才爲甚麼不開槍殺了他？」

楊以用的面肉抽動了幾下，又深深的吸一口氣才道：「他若不是利敎授的外甥，我說不定早已在他背後放了幾槍！」

楊澈年嘆了口氣，道：「這就不用再說下去了，既不能殺他，就應該讓他進去，我相信，他絕不會妨碍我們的。」

洛雲用感激的眼光望了他半晌，才道：「舅父生前常說，你比起他還更明白事理得多。」

楊澈年嘆了兩聲，道：「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洛雲不再遲疑了，立刻向寺院走了過去。

寺院大門，是虛掩着的，陣陣梵音，從大門之內傳了出來。

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等到洛雲進入佛殿之後，就發現事情一點也不正常了。

因爲寺院之內，根本就沒有和尚。

沒有和尚，又何來唸經和敲擊木魚之聲。

洛雲很快就找出了答案，因爲他看見了兩座揚聲器，這些「和尚之聲」就是從這裏傳出來的。

楊澈年問道：「你是不是覺得有點滑稽？」

洛雲道：「滑稽倒不覺得，我只想知道寺裏的和尚跑到那裏去了？」

楊澈年道：「和尚沒有跑，他們根本就跑不掉。」

洛雲道：「那是甚麼意思？」

楊澈年道：「這裏的和尚，本來就不多，只有三個。」

洛雲道：「怎會只得三個和尚？」

楊澈年道：「一些老和尚死了，一些年輕的和尚還俗去了，又有一些和尚嫌這裏太偏僻，所以搬到了別的和尚寺去唸經，於是，這裏的和尚越來越少，蚊子却越來越多。」

洛雲道：「就算只剩下三個和尚，那也可算是和尚寺，但怎麼現在連一個也不見了？」

楊澈年道：「這三個和尚，都是跛了雙腿的。」

洛雲道：「他們怎會跛了腿？」

楊澈年回答道：「是給人用鐵棒打斷的。」

洛雲一怔，「是甚麼人這樣心狠手辣，連出家人也下此毒手？」

楊澈年道：「不是我。」

楊以用這時接說：「也不是我。」

洛雲道：「我相信你們不會這樣做，因爲兩位都是好醫生。」

楊以用道：「但這三個和尚的脚傷，我却是無能爲力。」

楊澈年嘆息一聲，說道：「你不必內疚，他們被打斷了腿，責任並不在你的身上。」

楊以用大聲叫道：「但我是個足科醫生！」

楊澈年道：「是足科醫生又怎樣？就算是全世界最出色的工匠，也不可能把一個敲碎了的瓷瓶回復原來的樣子。」

洛雲緩緩地道：「兩位不必爭論了，那三位出家人如今何在？」

楊澈年道：「他們都在佛殿後的房舍中。」

洛雲道：「我可以見一見他們嗎？」

楊澈年道：「當然可以，」他一面說，一面帶着洛雲向佛殿後走出去。

殿後有兩列房舍，在兩列房舍的中間，是一口老大的井。

楊澈年把洛雲帶到了其中一間房舍裏面。

洛雲果然看見三個和尚，而這三個和尚，都是坐在輪椅上的。

但最滑稽的，就是他們所坐着的輪椅，根本就完全無法可以移動。

因爲椅下的輪子，居然都是四四方方的！

四方的輪子，自然不能算是眞正的輪子，但他們所坐着的，却又偏偏是眞正的輪椅。

對於這三個跛脚和尚來說，這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惡作劇！

洛雲忍不住咆哮起來：「你們太過份了！」

楊澈年道：「只有這種輪椅，才可以使他們在寺裏安靜下來。」

洛雲瞪視着他：「這是你的主意？」

楊澈年點點頭，道：「嗯！這次你說對了。」

洛雲又怒叫起來：「這樣太不人道了，他們犯了甚麼錯事，要備受着這種可惡的折磨？」

楊澈年道：「若不是這樣，他們早已活不下去。」

洛雲目光一寒，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楊澈年却沉默下來，沒有繼續說話。

就在這時，中間那個和尚忽然合什道：「這位施主，你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洛雲固執地搖了搖頭，說道：「不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非要在這裏辦妥不可。」

那和尚道：「不要自招痲煩，我們若還能走得動，早已遠颺而去。」

洛雲道：「是甚麼人，竟然向三位施主用這等毒手？」

那和尚搖搖頭：「這個不能說。」

洛雲道：「大師是怕他們會使用更毒辣的手段？」

那和尚道：「不，再毒辣的手段，現在也嚇不着我們了。」

洛雲道：「那麼，請三位大師把眞相賜告，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就算赴湯蹈火，在下也要使三位脫離險境。」

那和尚默然半晌，道：「施主眞有此決心？」

洛雲道：「不錯。」

那和尚嘆了口氣，忽然從袈裟之內掏出一件物事來。

洛雲陡地怔住。

因爲和尚掏出的物事，乃是一柄槍！

而且，和尚一掏出了槍，就向洛雲發射！

× × ×

洛雲中了槍，當他倒下去的時候，他聽見那和尚咆哮着叫道：「你們是怎麼攪的？竟然讓這傢伙闖到這裏來？」

洛雲只是聽到這裏，就已眼前完全漆黑，連聽覺也已完全消失。

他以爲，這麼一倒之後，以後就再也不會清醒過來了。

但過了很久很久之後，他却又再看見了陽光。

陽光是從一道窻戶外面射進來，射在洛雲臉龐上的。

接着，他又嗅到了一種奇怪的氣味。

除了這種氣味之外，他又感到有一件濕濡的東西，不斷地接觸着自己的身體。

他的頭很重，就像是腦袋裏塞滿着石頭一樣。

但那件濕濕濡濡的東西，實在使他受不了，他終於用盡氣力，坐了起來。

這時候，他才看見，原來是一隻狗在舐着自己。

但是這一隻狗，却並不是緊張萬分，牠只是一隻餓得連肚子也扁瘦得可以的野狗。

而洛雲所嗅到的奇怪氣味，却是從另一個地方傳來的。

他仍然在那寺院裏，但這裏除了這隻野狗之外，就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忽然苦笑起來。

他問那野狗：「你是不是很餓了？」

野狗沒有回答，只是拖着垂下來的尾巴，自顧自地走了開去。

洛雲拍了拍腦袋，儘量讓自己的腦筋早一點清醒過來。

他獃了足足三分鐘之久，才勉强可以站直身子，這時候，他開始爲自己「檢查傷勢」。

「檢查結果」，他中了一槍，但幸好那只是痲醉槍而已，否則，只怕他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清醒過來。

洛雲長長地吐出口氣，喃喃道：「總算是大和尚手下留情，沒有把洛會長送到佛祖那裏去。」

又過了兩分鐘，他的體能已逐漸完全恢復過來。

他開始在寺院裏展開搜索，而搜索的結果，是發現三個死和尚！

這三個死和尚都是給人用繩索勒死的，而其中兩個，洛雲在昏倒之前曾經見過他們，那時候，他們都坐在不能移動的輪椅上。

但開痲醉槍對付洛雲的和尚，却又不在這裏，只是多出了另外一個和尚。

洛雲一想之下，便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寺裏的確有三個和尚給人打斷了腿，但當洛雲追入寺院的時候，其中一個和尚已給掉換了！

所以，開痲醉槍的那一個和尚，可能是假扮的，但也可能眞的是個和尚，但却做出了令人髮指行徑。

楊澈年和楊以用呢？這對醫生父子又怎樣了？

洛雲雖然弄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性質，但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存在。

策劃這陰謀的，並不一定是楊家父子，也許，他們也是被逼的。

自始至終，洛雲實在無法相信，他們會是作奸犯科的人。

那並不是因爲感情上的偏袒，而是他對楊家父子，實在有着相當長時間的認識和極深切的瞭解。

但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洛雲現在又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一樁血案？

雖然，他不想驚動警方，因爲那樣會使楊家父子陷入極痲煩的境地。

但死了三個出家人，而且很明顯是屬於謀殺，他又怎能詐作不知，就此置身於事外？

所以，他最後還是向警方報案，而報案之後的結果，當然就是一連串痲煩之又痲煩的協助調查。

洛雲很合作，而警方也相信他不會是血案的兇手。

可是，楊澈年父子呢？

他們失踪了。

警方亟欲會晤這兩個人，當然，還有楊澈年的妻子，她也很想再見到丈夫和兒子的。

但一連三天，全世界都沒有這一對父子的消息，有人說他們畏罪潛逃，也有人懷疑他們也遭遇到歹徒的毒手。

但眞正原因，却沒有人能知道。

× × ×

警方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查行動。

洛雲却似乎有點洩氣，居然跑到海濱，捧着一支釣竿在釣魚！

海面的風很大，水流也很湍急，在這種天氣之下垂釣，肯定不是一個好日子。

但洛雲却不在乎，他是「釣翁之意不在魚」。

約了蕭朗月在這裏見面，約會的時間是下午五點。

但他三點十五分就已來了。

他要讓海風吹醒自己的頭腦，把一連串不幸和古怪的事情找出答案。

四點四十五分，蕭朗月修長、婀娜多姿的影子在他身邊出現。

洛雲抬頭望着她：「妳來早了十五分鐘。」

蕭朗月道：「但你更早。」

洛雲道：「我在釣魚。」

蕭朗月道：「有沒有收穫？」

洛雲道：「除了功臣號之外，任何大魚都引不起我的興趣。」

蕭朗月道：「但功臣號是一條船。」

洛雲道：「是魚也好，是船也好，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

蕭朗月道：「有這個可能嗎？」

洛雲道：「天下間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只怕沒有信心去爭取。」

蕭朗月道：「你說的只是哲學，但我想知道的却是眞實情況。」

洛雲把魚竿收回，過了很久才慢慢地說：「沒有人知道眞實的情況，最少，我不知道，所以也就無可奉告。」

蕭朗月道：「我並不要求你一直冒險下去，其實，你已應該收手了。」

「收手？」洛雲陡地瞪大了眼睛，「我們現在連一點收穫也沒有，怎能就此罷休？」

蕭朗月道：「警方已在偵查着。」

洛雲道：「本地的警察力量，還伸展不到異域的汪洋大海。」

蕭朗月道：「但據我所知，國際刑警組織也在密切注視着事態的發展。」

洛雲道：「國際刑警怎樣幹，我不必理會，正是同桌吃飯各自修行，妳不要向我的頭上潑冷水。」

蕭朗月道：「可是，你已惹了很大的痲煩。」

洛雲道：「我惹甚麼痲煩？」

蕭朗月道：「在那寺院裏，你沒有死在歹徒的手裏，已經可算是徼天之倖。」

洛雲道：「我沒有死，其中必有原因，但那絕不是由於歹徒有菩薩心腸。」

蕭朗月道：「你知道就好了，再繼續下去，後果一定會更加惡劣。」

洛雲凝視着她，聲音忽然充滿了感激之意：「謝謝妳的關懷，我會小心的。」

蕭朗月吸了一口氣，道：「你還是不肯改變主意？」

洛雲道：「這件事，對妳極其重要，所以請恕我不能在這時候停止下來。」

蕭朗月蹙着眉，忽然咬牙道：「既然這樣，我們一起查下去。」

洛雲一怔：「妳的意思……」

蕭朗月道：「從這一刻開始，我要在你的身邊。」

洛雲又是儍住：「是眞的？」

蕭朗月盯着他：「是不是不歡迎？是不是要把我遠遠趕走？」

洛雲忙道：「不，我怎會不歡迎，但妳考慮清楚了沒有？」

蕭朗月道：「我已不是個小孩子，難道你可以冒險，而我就不能？」

洛雲看着她，忍不住伸手摟着她的腰：「妳對我太好了。」

蕭朗月低聲說：「我不是對你好，只是感到有點歉意。」

洛雲仍然看着她，眼光清澈而深沉。

她迎視看着她他的目光，忽然感到心跳、頭昏。

洛雲忽然說：「如果我要帶着妳私奔，妳肯跟我走嗎？」

「瘋狂！」她叫一聲，接着深抽了一口氣：「你眞是個瘋狂的人！」

洛雲聳了聳肩，道：「這算是拒絕我嗎？」

蕭朗月搖搖頭，說道：「不，但你的提議太嶄新了，這會使我的血液有如酗酒者一般奔竄、冲激，甚至有神經錯亂的感覺。」

洛雲摸摸她的面頰，低聲說：「我早已決定要向妳說一句話。」

她怔了怔，輕輕問：「是甚麼樣的一句話？」

洛雲道：「我愛妳。」

「你……」她咬咬嘴唇，眼光同時垂了下去。

「我是認眞的，」他把她摟得更緊：「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眞過。」

蕭朗月發出了一下呻吟的叫聲，亮晶晶的眼睛又再盯着他：「可是……」

她還沒有說下去，洛雲已一疊聲的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們認識的時間還很短淺，但我可以給妳時間。」

蕭朗月道：「這段時間有多久？」

洛雲道：「從一秒鐘到八十年，任你選擇。」

蕭朗月抿嘴一笑：「這種口吻，倒像是分期付欵供樓的廣告術語。」

洛雲正色道：「對不起，但我是認眞的，絕對絕對的很認眞。」

蕭朗月在他的懷裏呆了呆，片刻才說：「我相信你的說話，但你最少要給我一年的時間，來讓我忘記律棠。」

洛雲陡地吸了口氣，她的眼睛立刻怔怔地瞅着他，俏麗的臉龐上似乎帶着一份難以描敍的苦惱：「你生氣了？」

洛雲搖着頭，聲音有點沙啞：「我沒有理由因此而生氣，但律棠之死，對妳來說實在是很大的不幸。」

蕭朗月默然不語。

這時候，有兩個少年，正在輪流使用着一支釣竿，在海濱垂釣，他們大概還在求學階段，沒有能力去購買足夠的釣魚工具。

洛雲把魚竿和所有的釣魚工具送給了他們。

兩少年顯得驚愕，洛雲笑了笑，向蕭朗月一指，道：「這是我的女朋友蕭小姐，因爲她不喜歡我釣魚，所以這些東西，我以後再也用不着了。」

兩少年與高采烈地高叫着，向蕭朗月發出了歡呼。

× × ×

晚上，洛雲和蕭朗月在夜總會中。

這是第一流的夜總會，大大的廳子裏

佈置豪華，燈光柔和而環境幽靜。

一看見洛雲來了，容經理立刻親自走過來招待。

容經理大概五十歲左右，雖然身材矮小，但却相當精明能幹。

「洛會長，怎麼整整一年沒見啦？」容經理一面熱烈地跟洛雲握手，一面打量着蕭朗月。

洛雲把蕭朗月介紹給容經理認識，容經理讚嘆地說：「直到現在，我才知道眞正的美人兒是怎樣的。」

蕭朗月笑道：「容經理眞會說笑。」

容經理忙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可不是恭維的說話。」

洛雲拍了拍他的肩膊：「老容，不要讓蕭小姐臉紅了，聽說你聘請了一個很了不起的廚房大師父，可以讓我見識見識他的烹調絕藝嗎？」

容經理道：「這是甚麼說話了，難得洛雲會長駕臨，就算你要吃滿漢全席，老容也會立刻去準備準備。」

洛雲笑道：「你是欺負我們兩個人的肚子裝不下滿漢全席嗎？」

容經理道：「欺負別人，我是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的，但洛會長嘛，又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洛雲道：「不要再耍花樣，今晚這一頓飯菜，你給我們拿主意好了。」

容經理哈哈一笑：「每次你都是這麼說，眞是！哈哈！哈哈！」

洛雲道：「那只因爲你每一次都沒有令我感到失望。」

容經理又說了幾句風趣的說話，然後才退了下去。

他退下去之後，蕭朗月便問洛雲：「你以前是這裏的常客？」

洛雲點了點頭，道：「有一段時期是的。」

蕭朗月「唔」的一聲：「這裏的情調，實在很不錯。」

洛雲微笑道：「但我帶着美麗小姐到這裏，却還是第一次。」

蕭朗月翻了翻眼，道：「你是毋須作出這種自辯的。」

洛雲笑着說：「妳好像有點敏感。」

蕭朗月的臉有點發熱：「是不是我的表現，令你感到我是個思想狹隘的人？」

洛雲道：「這只不過表示，妳是個正常的女孩子。」

蕭朗月沉默了一下才說：「正常的女孩子，通常都不會令人有特別的感覺，所以正常的另外一個同義詞，就是平凡。」

洛雲搖搖頭，道：「妳錯了。」

蕭朗月道：「錯在那裏？」

洛雲道：「妳若眞的平凡，我又怎會向妳展開追求攻勢？」

蕭朗月沉默下來。

就在這時候，夜總會的樂隊領班走了過來，對洛雲說：「還認得我嗎？」

洛雲和他握了握手：「亨利，有人說你到澳洲去了，怎麼還在這裏？」

亨利苦笑了一下，說：「我本來的確想在澳洲結婚的，但我的澳洲女朋友忽然移情別戀，跑到三藩市嫁給一個牧師。」

洛雲道：「不要緊，我知道你是個很堅強的人，這件事不要再放在心上。」

亨利哈哈一笑：「你眞的很瞭解我，對不起，我還要繼續工作，改天有空，我們在哥爾夫球場見面好了。」

洛雲微笑着，目送他回到台上。

這時候，第一道菜已經由侍者端上來了。

容經理又堆滿着笑容來到洛雲身邊：「這是嶺南椰子盅，希望兩位會欣賞。」

洛雲却把他拉了過來，俯耳低聲說了幾句話。

他說了些甚麼話，就連蕭朗月也聽不見。

但這幾句話的威力，却是非同小可，只見容經理聽了之後，臉色登時變得極其可怕。

他忽然用力搖頭，說：「這是不可能的，絕對絕對不可能！」

洛雲淡淡一笑，又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只見容經理的身子顫抖不停，兩眼直勾勾地瞧着洛雲：「這一次，希望是你弄錯了。」

洛雲嘆一口氣：「我也是這麼想。」

容經理面上的神情，似乎在猶豫不決，但洛雲已不再理會他，還帶着蕭朗月離開了夜總會。

蕭朗月用懷疑的目光盯着洛雲，等到兩人已離開了夜總會的時候，她終於忍不住的說：「你可知道，在女士面前跟別人耳語，那是很不禮貌的。」

洛雲點點頭，說：「我知道。」

蕭朗月道：「我不要你道歉，只想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洛雲道：「前面有輛計程車。」說着，揮手把車截停下來。

蕭朗月一呆：「爲甚麼不用自己的車子？」

洛雲道：「上車再說。」

但登上計程車之後，洛雲却緊閉着嘴，只是告訴司機，一間大廈的名字。

×　×　×

十五分鐘後，洛雲帶着蕭朗月來到了一幢樓高二十八層的大廈門外。

蕭朗月盯着他的臉，問道：「你要找誰？」

洛雲道：「容經理。」

蕭朗月道：「但容經理還在夜總會裏呀。」

洛雲道：「我用電話找他。」

大廈管理處的人員，已走了出來，道：「洛會長，今天是甚麼風，居然把你吹回來啦？」

洛雲笑了笑，道：「是椰子風把我吹回來的。」

管理人員正要爲他按動升降機的按鈕，洛雲却說：「我想先借電話一用。」

管理人員忙道：「請進！請進！」急急把洛雲迎入管理處。

洛雲立刻搖了一個電話找容經理。

足足過了五分鐘之久，容經理的聲音才自電話的聽筒裏傳出來。

洛雲叫蕭朗月也靠近過來，這樣，兩人都可以同時聽見了容經理的聲音。

洛雲首先說：「情況怎樣了？」

容經理的聲音聽來相當緊張：「有一隻狗已經死了。」

蕭朗月怔了一怔，心想：「甚麼一隻狗已經死了？夜總會又怎會有甚麼狗？」

只聽容經理接着又說：「都是我不好，我不相信你的說話，所以……所以……所以……」

洛雲嘆了一口氣，道：「你不是把椰子盅拿餵多利罷？」

容經理也嘆了口氣，道：「正是餵給多利，牠一直都在貨倉裏，而且兩年前還得過狗王的榮譽。」

洛雲道：「死了一隻德國狼狗，固然是很可惜的，但你也不要太悲傷了。」

容經理忙道：「這個自然，多利再好，也只不過是一隻畜牲，倘若不是你消息靈通，我現在的麻煩就大得多了。」

蕭朗月聽到這裏，不禁深深抽了一口冷氣。

現在，她竟然明白過來了。

只聽見洛雲又說：「是誰下毒藥，查出了沒有？」

容經理道：「我已在暗中調查着。」

洛雲道：「去問亨利罷，我和他握手的時候，他塞了一張字條過來，若不是他及時告知，嘿嘿……我這個洛會長只怕在陰司裏見閻王了。」

「亨利！」容經理忙道：「我會馬上跟他聯絡。」

洛雲道：「你自己也得小心一點，那個下毒的傢伙，可不是善男信女。」

容經理「哼」了一聲，道：「我也不是甚麼好人，誰在搗蛋，我一定要他知道後悔。」

洛雲笑了笑，說：「祝君好運。」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蕭朗月嘆了一聲，道：「看來，我們正面對着一個很可怕的不法之徒。」

洛雲道：「不是一個，而是一羣！」

蕭朗月道：「你有甚麼打算？」

洛雲道：「我想到菲律賓走一趟。」

蕭朗月一怔：「爲甚麼要到菲律賓去呢？」

洛雲道：「功臣號是在菲律賓島以東一帶失踪的，我若到那裏深入調查，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蕭朗月道：「但最大的可能，却是一無所得。」

洛雲道：「我知道。」

蕭朗月道：「既然知道，爲甚麼還是非去不可？」

洛雲道：「凡事總該試一試，總之應做就去做！」

蕭朗月道：「你眞的這樣決定了？」

洛雲點點頭：「不錯。」

蕭朗月道：「我可以跟着你嗎？」

洛雲笑道：「菲律賓又不是月球，妳當然可以跟着出發的。」

蕭朗月道：「但我們現在的處境，已經是很不安全，我們能夠活着乘坐飛機抵達菲律賓嗎？」

洛雲說道：「不要太悲觀，我會找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決不會讓妳受到半點傷害。」

蕭朗月道：「是甚麼地方？」

洛雲道：「一個國家的領事館。」

蕭朗月道：「是甚麼國家？」

洛雲回答道：「一個地下王國的領事館。」

蕭朗月怔住，良久才道：「地下王國？那是甚麼意思？」

洛雲道：「在二十年前，有一羣很了不起的科學家，他們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想完成一個空前偉大的計劃。」

蕭朗月道：「是一個怎樣的計劃？」

洛雲道：「那計劃是很秘密的，除了直接參與該計劃的九個科學家之外，外界絕對沒有任何人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蕭朗月沉默着，繼續聽洛雲說下去。

洛雲接着又說道：「可是，他們的計劃失敗了，而這九個優秀的科學家，也在進行這個計劃的時候遭遇到意外，全部死亡。」

蕭朗月陡地吸了口氣，道：「眞的這麼嚴重？」

洛雲道：「雖然，這九個科學家都已

洛雲身後有人喝道：「請不要動，一動我就開鎗！」

死了，但他們仍然有大量人材和金錢，留存在組織之中，於是，第十位科學家就開始冒出頭來，掌管着整個神秘的組織。」

蕭朗月道：「這科學家又是甚麼來歷呢？」

洛雲道：「他是那九個科學家之中，年紀最大，也是重心首腦人物的兒子。」

蕭朗月道：「他要繼續進行父親未能完成的計劃？」

洛雲搖了搖頭，說道：「不，他幹不了。」

蕭朗月道：「爲甚麼幹不了？」

洛雲道：「我已說過，除了直接參與整個計劃的九位科學家之外，誰都不知道那計劃到底是怎樣的。」

蕭朗月道：「連這第十位科學家也不知道？」

洛雲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爲那九個科學家，都曾經罰下了毒誓，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都絕不能把計劃的內容，向任何人洩漏出去！」

蕭朗月道：「但他們却死了！」

洛雲道：「不錯，而且事情發生得很突然。」

蕭朗月道：「哦？這意外是怎樣發生的？」

洛雲道：「他們在實驗室裏研製一種藥物的時候，突然全部中了毒氣。」

「毒氣？」

「不錯，而且是極致命的毒氣，可以使人在十五秒之內昏厥，然後在一分鐘之內死亡！」

「那麼厲害！」蕭朗月深深地吸一口氣，「這意外是怎樣發生的？」

洛雲道：「傳說紛紜，莫衷一是，當然也有人認爲，那未必是甚麼意外。」

蕭朗月陡然一呆：「若不是意外，那就是可怕的謀殺了？」

洛雲道：「這可能性的確是不容抹煞的，但由於沒有人能找到甚麼證據，所以也就只好算是意外了。」

蕭朗月道：「你說的地下王國領事館，就是這個組織的名字？」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

蕭朗月道：「你認爲我們在那裏會很安全嗎？」

洛雲道：「那第十位科學家，是我的老師，他對我很好，而我也很瞭解他的爲人。」

蕭朗月道：「瞭解到甚麼程度？」

洛雲道：「我深信他的人格，遠比我這個洛會長清高得多。」

蕭朗月道：「眞的這麼瞭解？」

洛雲道：「我相信自己絕不會看錯孫鐵森！」

蕭朗月「嗯」的一聲：「他叫做孫鐵森？」

洛雲點點頭，道：「兩年前，我在里斯本參觀一場鬥牛表演，那個鬥牛勇士結果死在牛角之下。」

蕭朗月嘆息一聲，道：「這種表演，無論對牛還是對人，都是殘酷的玩意。」

洛雲道：「那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若要爭論，只怕一千年之後還是沒有結果的。」

蕭朗月道：「那場鬥牛表演，又跟孫鐵森有甚麼關係？」

洛雲道：「他是座上客，而且剛好坐在我和一個阿拉伯酋長的中間。」

蕭朗月道：「那一定是貴賓席了？」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我們是被葡萄牙幾個著名的鬥牛勇士聯名邀請，所以才會置身於其間的。」

蕭朗月道：「這倒可以算是難得的殊榮。」

洛雲嘆道：「只可惜最重要的那一場表演，鬥牛勇士却給一條兇猛的蠻牛撞死了。」

蕭朗月道：「後來怎樣？」

洛雲道：「後來孫鐵森很生氣，差點要跟隔隣的阿拉伯酋長動武。」

蕭朗月道：「阿拉伯酋長的身邊，一定有很多保鑣……」

「那可不然，」洛雲道：「人有很多種，酋長也是一樣，這個阿拉伯的酋長，他的裝束完全是西方化，若不知他底蘊的人，做夢也想不到他是個有三座大油田，連私人飛機也有五架的中東鉅富。」

蕭朗月道：「難道他沒有帶着私人保鑣，就進入鬥牛場嗎？」

洛雲說道：「不錯，據說他經常都是這樣的，有一次，他甚至在日本銀座，單人匹馬跟十幾個日本空手道高手展開了惡鬥。」

蕭朗月一怔：「他是個技擊高手？」

洛雲點點頭，道：「妳說對了，那一戰的結果，他傷了兩條肋骨，但那十幾個日本高手，却最少有一大半要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蕭朗月現出了訝異之極的神情，道：「一個阿拉伯的酋長，居然有這份能耐，那眞是怪事。」

洛雲道：「不要以爲只有中國人和日本人才懂得打架，須知世界上能人異士數之不盡，這阿拉伯酋長不但家財億萬，他在搏擊技能方面，簡直已達到第一流武學名家的水準。」

蕭朗月道：「孫鐵森跟那酋長吵架，自然是十分吃虧了？」

洛雲淡淡一笑，道：「那可不怕。」

蕭朗月奇道：「莫非孫鐵森也是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

洛雲道：「他不是，但我是。」

蕭朗月瞪了他一眼，但是接着却也不得不承認：「我知道，你這種說法並不誇張。」

洛雲道：「過份驕傲固然不佳，而過份的謙遜，却也令人有矯情做作之嫌，所以，還是實話實說的好。」

蕭朗月道：「孫鐵森何以會跟那個阿拉伯酋長有所爭執？」

洛雲道：「那酋長說：『鬥牛勇士臨場胆怯了，所以失手！』孫鐵森聽了大不服氣，兩人便因此爭執起來，若不是我出手阻止，這兩個人只怕眞的會糊裏糊塗地大打出手。」

蕭朗月問道：「孫鐵森的脾氣很暴躁嗎？」

洛雲道：「不算暴躁，但那一天的情況有點特別。」

蕭朗月道：「是不是喝了酒？」

洛雲道：「妳很聰明，一猜就中，但

他喝酒與我無關，那天我連一滴也沒有喝過。」

蕭朗月道：「後來又怎樣了？」

洛雲道：「我的調解，暫時來說是成功了，但這兩人雖不動武，却還是糾纏不休，孫鐵森說：『我的葡萄牙朋友，全都是不怕死的勇士。』酋長冷冷一笑：『但你不是！』孫鐵森道：『我雖然不懂鬥牛，但却隨時敢向死神挑戰。』酋長聽了，哈哈一笑，道：『那好極了，我們來打一個賭，你敢不敢？』孫鐵森道：『不敢的是龜兒子！』酋長不明白中國人說『龜兒子』是一種侮辱的說話，孫鐵森便又再說：『我若不敢接受你的打賭，就是懦夫！』酋長這才道：『你有甚麼特別的技能，請說出來罷。』於是，孫鐵森便一口氣說出了十幾件擅長的體育運動，而最後所說的一項，就是踩鋼綫。」

蕭朗月「嗯」的一聲，道：「我記起來了，我以前也曾經聽過孫鐵森的名字，那是另一個職業高空踩鋼綫的專家向我提起的。」

她想了一想，又說道：「那專家是的黎波里人，在兩個月前已經正式宣佈退休了。」

洛雲道：「但孫鐵森並不是一個職業踩鋼綫專家，他只是業餘性質而已，我也曾經和他一起去學這種技能，但很慚愧，我屢試屢敗，沒有成功。」

蕭朗月道：「孫鐵森呢？」

洛雲道：「他別的運動，都比不上我，但對於這門玩意，却居然極具天份。」

蕭朗月道：「他成功了？」

洛雲道：「成功與否，那是很難立下判語的，但他的確很夠勇氣，而我的脚型却似乎完全不適合踩到鋼綫上去。」

蕭朗月道：「當他向酋長提到踩鋼綫的時候，那酋長有甚麼反應？」

洛雲道：「酋長說：『你若敢從摩天大厦頂樓踩鋼綫走到另一座摩天大厦，你就贏了！』孫鐵森立時道：『我若輸了，就會輸掉性命！』酋長道：『所以，你不敢答應這個打賭？』孫鐵森道：『不，我願意接受這個挑戰，但你也必須付出打賭的代價。』」

蕭朗月吸了口氣，道：「酋長怎樣回答他？」

洛雲道：「酋長說：『我不賭命，只賭錢。』孫鐵森道：『你敢賭多少？』酋長說：『你提出數目罷。』孫鐵森便說：『一百萬美元。』酋長道：『一百萬就已令你滿足了？』孫鐵森道：『我是個極貪婪的人，這筆賭注若由我贏取，一百億也嫌太少。』酋長道：『我不明白閣下的意思。』孫鐵森道：『這一百萬，你捐給里斯本的一間孤兒院好了。』酋長道：『好，就算你從幾百呎高空摔下來，這一百萬美金我還是會照捐出來！』我連忙道：『他若成功了又怎樣？』酋長道：『捐夠兩百萬美金！』孫鐵森面上立刻露出了異樣的光芒，大聲道：『一言爲定！』酋長冷冷一笑：『願眞神保祐你！』孫鐵森道：『眞神就算不保祐我，也會保祐可憐的孤兒』就是這樣，孫鐵森用自己的性命作爲賭注，但却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異邦的可憐小孩。」

蕭朗月默然片刻，才道：「這是偉大的賭博，雖然，他在開始的時候，還只不過是意氣之爭。」

洛雲道：「一個星期之後，孫鐵森果然在一幢三十五層高的大厦頂樓出現，他必順從一條鋼綫上面，走到另一層大厦的頂樓。」

蕭朗月忙道：「當日的天氣怎樣？」

洛雲道：「天氣晴朗，但却不時吹起疾風，尤其是在高空之上，風力更是無從估計。」

蕭朗月吸了一口氣，秀眉緊皺地說：「那豈不是很危險了？」

洛雲眨着眼，半晌才道：「高空走鋼綫，本來就是危險之極，再加上風力增强，那自然是險上加險。」

蕭朗月盯着洛雲，道：「你爲甚麼不阻止他？」

洛雲哼了一聲，好像有點氣惱：「要勸阻他這個人，簡直比勸牛不要吃草還更困難，當時妳若在場，說不定一拳就會把他從大厦頂樓打落街道上去。」

蕭朗月怔了一怔，接着叫道：「我才沒有這麼野蠻。」

洛雲道：「幸好我也沒有。」

蕭朗月道：「那個酋長呢？他可有甚麼表示？」

洛雲道：「那酋長的心腸倒不壞，他對孫鐵森說：『這次打賭，取消如何？』但孫鐵森却說：『爲甚麼要取消？』酋長說：『因爲風太大，對你是不公平的。』孫鐵森道：『若取消了，對孤兒們更不公平。』酋長說：『你若肯答允取消，我願捐五十萬美元。』孫鐵森搖頭：『不行。』酋長說：『我付足一百萬又怎樣？』孫鐵森道：『還是不行。』酋長皺眉道：『但你若踩到鋼綫上去，準會跌死。』孫鐵森道：『縱使跌死了，你也要付出一百萬，但我若平安無事，孤兒院就可以得到兩百萬美元的捐助。』酋長瞪着他，道：『你眞是一條頑固的驢子。』結果，孫鐵森沒有臨陣退縮，仍然冒險進行這一次性命的打賭。」

蕭朗月面上出現一種敬仰的神情：「這是人類最勇敢的表現。」

洛雲道：「不錯，我也是這麼想。」

蕭朗月道：「最後，他終於還是成功了？」

洛雲點點頭，道：「當然是成功了，否則現在地下王國的首領，已不是孫鐵森這個人，但只有適逢其會，目睹他怎樣走過長達一百二十五呎鋼綫的人，才能體會得到當時驚險的情況。」

蕭朗月道：「所以，你信任他？」

洛雲道：「我信任他的爲人，也並不單憑這一件事，總之，妳首先相信我的眼光，才可以進而信任孫鐵森。」

蕭朗月嘆了一口氣，忽然又咧嘴笑道：「到了現在，我還能不信任嗎？」

洛雲高興地說道：「那好極了，我們現在就去地下王國的領事館。」

蕭朗月立刻跟着他走。

她眞的很信任洛雲，她相信洛雲的眼光，而且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洛雲忽然在她的臉上輕輕頰地吻了一下……

火柴盒裏的六頭大象

地下王國領事館是一個很特別的稱號，而孫鐵森更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奇人。

雖然他身材並不高大，但却紮實壯健得出奇。他精力充沛，牙齒整齊而雪白，他若在滿面笑容的時候，樣子一定會相當討人喜歡。

但當洛雲帶着蕭朗月來到「領事館」的時候，孫鐵森的臉，看來就像是鐵板燒的那塊鐵板。

地下王國領事館其實是一幢充滿歐陸情調的花園房子，在大門兩旁，都有護衛人員在看守着。

而孫鐵森接見洛雲和蕭朗月的地方，並不在寬敞的大廳，而是在一間凌亂不堪的書房裏。

書房裏不但有數之不盡的書籍，也有網球拍、中國的山水畫、用黃金鑄成的夜壺、罕見品種的飛蛾標本、奶樽，用象牙精雕的天九牌，甚至還有一具古埃及時代遺留下來的木乃伊。

洛雲拍了拍額角，叫了一聲：「我的上帝！」

孫鐵森盯着他，道：「你是不是想說：上帝爲甚麼不把老孫寵召上天堂去？」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我從來都不是一個這樣刻薄的人。」

孫鐵森道：「人是會變的，也許你以前從來都不刻薄，但忽然間就在這一刻開始改變了，那也不是甚麼出奇的事。」

洛雲呆了一呆：「你不歡迎我了？」

孫鐵森揮着手，道：「我今天根本不準備接見任何人客，包括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在內。」

洛雲道：「但你却還是接見了我，還有這位蕭朗月小姐。」

孫鐵森陡地一怔，目光轉移到蕭朗月的臉龐上：「妳就是那航運公司的女董事長？」

蕭朗月點點頭：「是。」

孫鐵森道：「功臣號失踪了，妳有甚麼新的發現？」

蕭朗月搖搖頭，道：「沒有，但我相信，事情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孫鐵森好像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過了一會，他的視綫又落在洛雲的臉上：「你把她帶到我這裏來，有甚麼目的？」

洛雲道：「因我認爲這裏夠安全。」

「安全？」孫鐵森嘿嘿一笑，道：「你把這裏當作甚麼地方？」

洛雲道：「說得動聽一點，這裏是避難所。」

孫鐵森皺眉，說道：「夠了夠了，我只想聽動聽的這一句，你肚子裏若還有甚麼難聽的形容詞，大可留回自己享用。」

洛雲道：「有人要殺害蕭小姐。」

孫鐵森道：「你呢？」

洛雲道：「也是一樣，所以才會想到這一個安全的地方。」

孫鐵森道：「你們爲甚麼不去找警察來保護？」

洛雲道：「警察不一定能帮得了我們，但你却不同。」

孫鐵森嘆了一口氣，道：「不要把我捧上半天，我吃不消。」

洛雲環視了畫室一眼，良久才道：「你近來是不是很忙碌？」

孫鐵森道：「不是很忙碌，而是情緒亂七八糟，無論想做甚麼事情都不怎麼如意。」

洛雲道：「你並不是庸碌之材，又有甚麼事會令你想不通透？」

孫鐵森道：「很多事情都想不通猜不透，就像先父和那八位科學家的計劃，和他們發生意外的眞相，我直到現在還是如墮五里夢中。」

洛雲道：「這世間上有許多事情，都是沒有眞正答案的。」

孫鐵森道：「但他們的計劃，却是在二十年前就已訂下來的，所以這件事一定有答案，只不過我們無法可以找得出來而已。」

洛雲道：「過份勉强自己，那是自我摧殘。」

孫鐵森悶哼了一聲，道：「你是不是想勸我放棄追查下去？」

洛雲道：「勸是勸不來的，你年紀比我大，心思比我愼密，應該會有明智的決定。」

孫鐵森道：「說得好，你們暫時就在這裏歇下來罷。」說完，從書櫃裏抓起一瓶酒，向洛雲拋了過去。

洛雲伸手一抄，把酒瓶攫在手裏。

「這是好酒。」洛雲立刻讚道。

孫鐵森道：「你既然已經來了，就該陪老孫痛痛快快的大醉一塲。」

洛雲立刻搖頭不迭：「我不想喝酒，更不想大醉。」

孫鐵森道：「你有甚麼困難，何不對我直說？」

洛雲道：「但看你現在的樣子，似乎比我還更困擾得多。」

孫鐵森道：「我的事，我自己可以解決。」

洛雲道：「我也是一樣。」

孫鐵森道：「你若眞的解決得了，何以要躲到這裏來？」

洛雲道：「說句眞話，你這裏並不比我的別墅更安全。」

孫鐵森道：「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對你這次到訪，甚感意外。」

洛雲道：「我把蕭小姐帶到這裏來，其實是要向孫兄查問一件事。」

孫鐵森道：「請說。」

洛雲道：「你有了甚麼綫索？」

孫鐵森道：「這就是你要問的？」

洛雲道：「你可以不答，我絕不會生氣。」

孫鐵森道：「既然你絕不會生氣，我又何必作答？」

蕭朗月陡地冷笑道：「但我却要生氣了。」

孫鐵森怔怔地盯着她：「妳爲甚麼要生氣？」

蕭朗月道：「你們都在隱瞞着一些我應該知道的事情。」

洛雲皺眉道：「我隱瞞了甚麼？」

蕭朗月道：「你把我帶到這裏，原來並不是爲了躲避兇徒的追殺。」

洛雲道：「妳錯了，這的確是原因之

一。」

蕭朗月說道：「但最少也不是全部，你爲甚麼不預早把所有的原因都告訴我知道？」

洛雲嘆了一口氣，道：「老實說，我來的時候，腦海裏只是有着一種模糊的概念。」

孫鐵森盯着他，道：「你認爲我會知道功臣號失踪的眞相？」

洛雲道：「就算不完全知道，最少也會知道一點點。」

孫鐵森說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的？」

洛雲道：「因爲我曾經花了一筆錢在朱定禮的身上。」

「朱定禮？」孫鐵森呵呵一笑：「你倒有辦法，居然去找個私家偵探來查我的事！」

洛雲道：「我要查的並不是你。」

孫鐵森道：「不查我，却又去查甚麼人？」

洛雲道：「律家父子。」

「律家父子？」孫鐵森的聲音忽然變得有點像是悲鳴，「你是不是說早些時雙雙橫死的那個？」

洛雲點點頭：「就是他們。」

孫鐵森道：「你叫朱定禮去查兩個死人的事？」

洛雲道：「說得正確一點，應該是追查他們生前所遭遇到的事。」

孫鐵森的神情變得悲哀：「老朱查到了甚麼？」

洛雲道：「他查出，律老闆曾經和你見面，地點就在這裏！」

「這裏？」蕭朗月疑惑地說。

「不錯，就在這書室之內！」洛雲的語氣很肯定，兩眼同時直瞪着孫鐵森，「朱定禮最大的優點，就是從來不說不負責的說話，這一點，你是應該知道的。」

孫鐵森沉思着，過了片刻才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但你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洛雲道：「律老闆來找你，有甚麼目的？」

孫鐵森道：「你一定要知道？」

洛雲道：「我本來是局外人，但現在却已捲入漩渦裏。」

孫鐵森道：「煩惱皆因强出頭。」

洛雲道：「這句話你自己也應該牢牢記住。」

孫鐵森嘆道：「你和我都是這種人，誰也不必說誰了。」

洛雲道：「我知道你現在的情緒很惡劣，但我們是老朋友了，可以讓我爲你分憂嗎？」

孫鐵森道：「看來，我們已同在一條船上了。」

洛雲道：「所以，我們應該同舟共濟，不分彼此。」

孫鐵森默然半晌，才道：「律老闆的事，跟先父頗有關係。」

洛雲說道：「你可以說得更詳細一點嗎？」

孫鐵森望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良久才緩緩地說道：「其實，就算你不找我，我也會去找你的。」

洛雲道：「我們也許會是一對很好的搭檔。」

孫鐵森又沉默了很久，才道：「律老闆是認識先父的，而且兩人的交情十分之好。」

洛雲感到意外，因爲這一點，他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孫鐵森接着說道：「當年，先父與八位傑出的科學家，秘密地進行着一個計劃，在那時候，除了他們九個人之外，世間上是沒有其他的人知道那計劃到底是怎樣的。」

蕭朗月插口道：「連你也不知道？」

孫鐵森道：「我也不例外。」

蕭朗月道：「後來怎樣？」

孫鐵森屏住了氣息，把聲音壓得十分低，道：「他們在進行這計劃的時候，遭遇到意外。」

蕭朗月道：「眞的是意外嗎？」

孫鐵森道：「本來，我也一直懷疑那不是意外，而是人爲的，但經過再三調查，再三研究，我敢肯定，其間絕對沒有甚麼陰謀的存在。」

蕭朗月道：「我還是不懂。」

孫鐵森道：「他們是在實驗室裏中毒身亡的，那種毒氣的化學成份極其複雜，直至如今，地球上還沒有人能將它的成份正確地分析出來。」

蕭朗月一呆：「怎會這樣的？」

孫鐵森道：「世間上有無數物事和現象，都是人類無法可以分析和瞭解的。」

蕭朗月說道：「既然這樣，你又怎可以肯定當年的慘劇，一定是意外所造成的呢？」

孫鐵森嘆了口氣，道：「從各方面的綫索推斷下來，我得到了一個結論。」

蕭朗月立時道：「甚麼結論？」

孫鐵森道：「先父和那八位科學家，要挽救地球的命運！」

蕭朗月楞住，向洛雲望了一眼。

洛雲聳了聳肩，道：「不要問我，因爲這答案可能會有好幾千個。」

孫鐵森道：「但即使你可以想出一萬個答案，只怕還是沒有一個會和事實相符的。」

洛雲道：「這一點，洛某絕對同意，所以，還是非要你說出來不可。」

孫鐵森仰着頭，兩手做着一種沒有任何意識的手勢，過了片刻，才道：「你們可知道，我父親是個怎樣的人？」

洛雲道：「我只知道，他是個很有錢的科學家。」

孫鐵森道：「有錢到怎樣的地步？」

洛雲道：「這個可不清楚了，對於這種事，我的興趣並不大。」

孫鐵森道：「還記得在里斯本遇見的那個酋長嗎？」

洛雲道：「一輩子也忘不了，這酋長雖然驕傲一點，但心腸並不壞，我若信奉回教，說不定會和他成爲朋友。」

蕭朗月立時道：「宗教信仰，和交朋結友完全是兩件事，你的思想似乎太狹隘了。」

洛雲淡淡一笑：「那麼，算是我說錯了。」

孫鐵森道：「在科學家的眼裏，宗教

是另一個範疇的學問，它是獨立的，超然的，也是在現實世界裏不可捉摸的。」

洛雲道：「不要再說宗教，你認爲那酋長怎樣？」

孫鐵森道：「他很有錢，但還比不上我的父親。」

洛雲吸了口氣，道：「孫教授眞的這樣富有？」

孫鐵森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的家族就已很有錢，到了先父那一代，無論在產業或者是黃金存量方面，都已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洛雲皺了皺眉：「你爲甚麼要提起這件事？」

孫鐵森道：「你認爲我在存心炫耀家族的財富？」

洛雲搖頭道：「你不是這種人。」

孫鐵森嘆了口氣，道：「我提起這一點，是要你們知道，先父當年糾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到底是進行着一個怎樣的計劃。」

洛雲雙眉一軒：「原來你已查出了眞相？」

孫鐵森臉上露出了沮喪的神情，他搖搖頭，道：「我若查出了事情的全部眞相，也不會是這副樣子了。」

洛雲道：「縱使查不出全部眞相，最少也該知道其中一部份罷？」

孫鐵森深深地抽了口冷氣，良久才道：「先父曾經和律老闆談論過一件怪事，那時候，兩人都喝得有點醉醺醺的。」

洛雲道：「孫教授怎麼說？」

孫鐵森道：「先父對律老闆說：『阿律，你相信鬼神之說嗎？』律老闆哈哈一笑，答道：『那要看情況而定，例如在勇敢的時候，就算有吸血殭屍撲過來，我也會用脚把他踢開，但若在懦弱的時候，就會處處疑神疑鬼，連夜路也不敢逛了。』先父道：『不錯，人是會隨着環境而改變的，我也是一樣，有時候很勇敢，有時候卻連一隻飛蛾也可以把我嚇一大跳。』律老闆道：『老孫，今天你的說話很古怪，是不是遇上了疑難的問題？』老父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地球末日快到啦。』律老闆笑問道：『這是不是上帝說的？』先父道：『我若有宗教信仰，也只會信奉佛教。』律老闆道：『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先父道：『一隻火柴盒有多大？』律老闆說：『大概只可以裝幾十根火柴。』先父道：『若是大象呢？』律老闆一怔，道：『甚麼大象？』先父道：『當然是有象鼻，有象牙，行動遲緩的大象。』律老闆茫然不解，道：『你是說玩具大象嗎？』先父搖搖頭，道：『不是玩具大象，而是有血有肉的非洲大象。』律老闆哈哈一笑，道：『你在開甚麼玩笑？世間上怎會有這麼大的火柴盒？』先父長長地嘆息一聲，道：『你是會錯意了，不是世間上有那麼大的火柴盒，而是世間上有那麼細小的大笨象。』律老闆怪聲笑了起來，道：『你醉啦。』先父道：『我沒有醉，因爲我有一隻飼養着六頭大象的火柴盒。』律老闆大笑，道：『有沒有馴象師在內？』先父道：『現在沒有，但將來就說不定了。』律老闆道：『孫教授，今天你很風趣。』說完之後，他就離去了。」

洛雲道：「後來又怎樣？」

孫鐵森道：「律老闆當時顯然認爲先父說的都是醉話，都是無稽之談，但在毒氣事件發生之後的第二年，律老闆却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洛雲道：「這電話是誰打來的？」

孫鐵森道：「那一天，律老闆從傭僕的手裏接過電話聽筒，立刻就聽見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你是律伯伯嗎？』律老闆一怔：『妳是誰？』女孩子的聲音回答說：『我叫孫若婷，是孫教授的乾女兒。』律老闆哦了一聲：『原來是若婷，孫教授以前經常提起妳的名字。』孫若婷道：『乾爹死了，但他有一件很奇怪的東西遺留下來。』律老闆皺了皺眉，道：『是甚麼東西？』孫若婷道：『是一隻火柴盒。』律老闆奇道：『一隻平平無奇的火柴盒，又怎值得大驚小怪？』孫若婷道：『火柴盒當然並不是甚麼古怪的東西，但在火柴盒內，却有六頭大象。』律老闆陡地一呆，腦海裏竭力思索着，過了半晌，孫若婷接着又說：『也許我說錯了，藏在火柴盒裏的，無論如何決不會是甚麼大象，充其量只能算是很細小很細小的小象而已。』律老闆面上忽然露出了怪異的神情，他說：『牠們是否仍然活着？』孫若婷道：『我看見這六頭小象的時候，牠們都已奄奄一息，但我保證，那時候牠們仍然是生存着的。』律老闆道：『現在呢？』孫若婷道：『現在不活了。』律老闆道：『爲甚麼？』孫若婷道：『多半是給餓死啦。』律老闆道：『妳在甚麼地方發現火柴盒？』孫若婷道：『在老星的家裏。』律老闆一怔，道：『老星是誰？』孫若婷道：『老星是乾爹的教練。』律老闆更奇道：『甚麼教練？』孫若婷道：『乾爹曾經有一段時期苦練網球，而老星就是他的網球教練。』律老闆立刻道：『我記起了，孫教授以前也提過這麼一個人，他叫雷星，妳乾爹是很尊敬他。』孫若婷忙道：『對了，就是這位雷教練。』律老闆道：『現在雷教練怎樣了？』孫若婷道：『很不幸，他患上心臟病，已經死了。』律老闆道：『那火柴盒又怎會在他家裏被發現的？』孫若婷道：『老星有一封遺書，留在火柴盒的旁邊，遺囑上說，這火柴盒具有玄妙的生命，又說第一個發現這些生命的人，就是我的乾爹。』律老闆深感奇怪，便道：『我想看一看那火柴盒，可以嗎？』孫若婷道：『當然可以。』於是兩人就約好了地方會面。」

蕭朗月長長地吁出一口氣：「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洛雲道：「邱雙曾經對關冰艷說過幾句話，他說：『總有一天，人類會用虱子的脚來做筆桿。』當時聽來，眞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廢話。」

蕭朗月皺了皺眉：「虱子的脚，也許還只有在放大甚至是顯微鏡之下才看得見，又怎能用來做筆桿？」

洛雲道：「但一隻火柴盒可以容納幾頭大象，那又怎樣解釋？」

蕭朗月屏住了呼吸，過了好一會她才說道：「若要解釋，只能說那些大象縮小了。」

洛雲道：「縮小到連火柴盒也比不上

嗎？」

蕭朗月點點頭，臉上却有着一種啼笑皆非的表情：「不錯，就是這樣。」

洛雲也點了點頭，接着道：「既然一隻大象可以縮小，那麼我們也同樣可以縮小了，對不？」

蕭朗月呆了一呆，才道：「在邏輯學上來說，的確是這樣的，但在實際上，這種事有可能發生嗎？」

洛雲攤了攤手，道：「我向來都很相信兩句話：『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蕭朗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甚麼力量可以使人類或者動物會作出這種可怕的改變？」

洛雲道：「我不知道。」

蕭朗月目光一閃，道：「是不是那一盞燈？」

洛雲道：「現在無從估計，但邱雙一定知道其中內情。」

蕭朗月嘆道：「可惜他死了，而且還是在我面前氣絕身亡的。」

孫鐵森道：「律老闆也就是因爲知道許多不應該知道的事，所以才會招致殺身之禍。」

洛雲盯着他，道：「律老闆見到了孫若婷之後，情形又是怎樣的？」

孫鐵森道：「他終於看見了火柴盒內那六頭大象。」

蕭朗月深深吸一口氣，道：「他肯定，那六頭大象是眞的？」

孫鐵森道：「律老闆不敢肯定那六頭細小的大象是不是眞的，因爲那時候，六隻細小的大象都不會動了，於是，他帶着這火柴盒去見二位生物學家，結果由那生物學家斷定，這六頭細小的大象，的確曾經是活生生的動物。」

洛雲道：「這發現太驚人了，那生物學家爲甚麼沒有將這件怪事公諸於世？」

孫鐵森道：「那是律老闆的請求，他不想這件怪事披露出來，而且，也想憑着這一條綫索，追查當年實驗室內的毒氣事件。」

洛雲道：「那火柴盒和大象呢？」

孫鐵森道：「律老闆帶走了，而且一直保存得很好。」

洛雲目注着他：「你也見過了？」

孫鐵森點了點頭：「是的。」

洛雲道：「律老闆還有甚麼話對你說麼？」

孫鐵森說道：「爲了要偵查這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他先後聘請了五個極能幹的老江湖，想知道個中眞實情況，但結果都失敗了，直至最近，事情才有了一點眉目。」

洛雲目光一閃：「他有甚麼新的發現嗎？」

孫鐵森道：「有新發現的人，並不是他，而是律棠！」

蕭朗月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震動了一下：「律棠怎會插上了手？」

孫鐵森道：「他從父親的日記裏，知道了這件怪異的事，初時，他一點也不相信那是眞實的，可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還是展開了深入的調查。」

洛雲皺了皺眉：「他不是一直在外國留學嗎？」

孫鐵森道：「在去年，律老闆害了一場大病，足足躺在醫院裏一個月之久，就在那一次，他曾經回來，結果就發現了這樁不可思議的怪事。」

洛雲道：「他有甚麼新的發現？」

孫鐵森道：「他認識了邱雙！」

「邱雙！」蕭朗月失聲叫了起來。

「不錯，就是邱雙，」孫鐵森凝注着她：「這人是妳的下屬，妳對他的底細，究竟知道多少？」

蕭朗月嘆了一聲，道：「我對他，幾乎是一點也不瞭解的，也許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經常酗酒。」

孫鐵森嘆道：「正因爲這樣，所以他的說話沒有人會相信。」

洛雲道：「不錯，例如彭誠峽，他就不相信邱雙的說話。」

孫鐵森深深吸一口氣，道：「你說的彭誠峽，是不是功臣號的彭船長？」

洛雲道：「正是彭船長。」

蕭朗月陡地發出了一下呻吟般的聲音：「你們懷疑功臣號的失踪，眞的和『縮小事件』有關？」

洛雲說道：「倘若大象可以變小，人類可以變小，一艘巨輪也是同樣可以變小的。」

蕭朗月的臉色忽然變了，她瞪大了一雙眼睛，半晌才說道：「功臣號最後拍回來的電訊說，『緊急求救，我們已在迅速變……』……」

「是迅速變小！」洛雲的聲音聽來有點怪異，但更怪異的却還是臉上的表情。

孫鐵森的眼睛半瞇着，又用力在鼻子上搓了幾下：「你說對了，功臣號並不是沉沒，也沒有被毀滅，而是給縮小了。」

蕭朗月說道：「但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孫鐵森道：「若在一百年前，妳對別人說：『人類可以在月球漫步，一枚原子彈就可以毀滅數十萬以至數百萬人的性命』他們也會把妳當作是瘋子。」

蕭朗月吁了一口氣，道：「人和動物可以縮小的故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聽過不少，尤其是在卡通片集裏。」

她嘆了一聲，接着又道：「但這不是卡通片，而功臣號更是一艘六萬噸級的巨輪！」

孫鐵森冷笑了一下，道：「在浩瀚的大海裏，縱然是二十萬噸的運油船，也只不過有如一片小葉。」

蕭朗月攤開了手，苦笑道：「就算只是要把一張書桌變小，在現今人類科技階段看來，仍然是不可能的。」

孫鐵森道：「在原始部族裏，一架收音機已可以令全族人爲之目瞪口呆。」

蕭朗月道：「你是說，我就像那些原始民族的人？」

孫鐵森道：「我不敢用這種目光來看你，因爲我們都只是半斤八兩，誰也佔先不到甚麼階段去。」

蕭朗月說道：「我不懂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孫鐵森道：「我是說，人類一向自以爲是，甚至目空一切，把自己當作是萬物之靈，但在無垠宇宙裏，人類究竟精靈到甚麼程度，又有誰可以正確地說出來？」

蕭朗月搖搖頭：「我還是不懂。」

孫鐵森道：「把人類，動物以至任何物質變小的科技在人類目前的能力來說，那是不可思議的，但若是外星球的高級生物，那就不可一概而論。」

蕭朗月陡地呆住。

過了很久，她才目注着孫鐵森說：「你已掌握了證據？」

孫鐵森道：「沒有。」

蕭朗月道：「既然沒有證據，又怎能支持這種說法？」

孫鐵森道：「但我有預感。」

「預感是不可靠的。」

「你錯了，」孫鐵森道：「我的預感，往往比先知還更準確！」

洛雲立刻揮了揮手，大聲道：「我認為，這種爭執是多餘的，不必要的。」

孫鐵森立時望住他，道：「沒有甚麼更佳的提議？」

洛雲道：「追查下去。」

蕭朗月立時道：「這一點當然是肯定的。」

洛雲道：「但事情却已比原來想像之中，更要複雜得多。」

孫鐵森說道：「太簡單的智力遊戲，對你來說，是索然無味的，而對我也是一樣。」

洛雲道：「律棠和邱雙之間，有甚麼關係？」

孫鐵森道：「邱雙是個失意者，他在情場上失意，在事業上也並不成功。」

洛雲道：「這種人，在大都市裏多如牛毛。」

孫鐵森道：「但他却曾經看見了一件事。」

「甚麼事？」

「那是一件他不應該看見的事，」孫鐵森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們只知道邱雙是個輪船上的二副，但他最大的嗜好是甚麼，你們知道嗎？」

「他喜歡喝酒。」蕭朗月道。

孫鐵森道：「除了喝酒呢？」

蕭朗月道：「我不知道。」

孫鐵森道：「他除了喝酒之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古董。」

蕭朗月一怔：「難道他是個古董收藏家？」

孫鐵森道：「當然不是，要成為一個古董收藏家，非要有相當富裕的經濟能力不可。」

蕭朗月道：「邱雙並不有錢。」

孫鐵森道：「一個人既沒有錢而又喜歡玩古董，那是一件很沒趣的事，所以，他有時也會去偷竊一些古董的。」

蕭朗月冷然道：「那豈不是變成偷竊古董的賊了？」

孫鐵森道：「可以這麼說。」

洛雲眉頭一皺，道：「這種作風，可能會釀出禍事來。」

孫鐵森道：「他的確惹上了禍，但主要原因，却不在於古董，而是在他偷竊古董的時候，在無意中看見了一件可怕的怪事。」

洛雲道：「那怪事是怎樣的？」

孫鐵森道：「那一晚，邱雙潛入一座洋房的廳子裏，初時，他以為屋子裏的人都赴宴去了，但就在他準備下手偷盜的時候，廳子裏的燈光忽然亮了起來。」

洛雲道：「這可不妙。」

孫鐵森道：「邱雙立刻躲藏起來，接着，他聽見了兩個中年人的對話。」

蕭朗月忙道：「這兩個中年人在說些甚麼？」

孫鐵森道：「這段對話，是邱雙告訴給律棠知道的，而律棠後來又把這段對話向父親說了，所以，我是經過數次轉述，才能知道當時情況的。」

洛雲道：「雖然經過數次轉述，但我相信你說的這段話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孫鐵森道：「也許是的，當時，邱雙聽見兩個中年人的談話，其中甲君首先說：『今天好冷。』乙君道：『冷縮熱脹，正與我們的行動不謀而合。』甲君道：『這裏就只有我們兩人，你想說甚麼，不必有所顧忌。』乙君道：『我們的元首，已掌握了控制生命的奧秘。』甲君道：「你不是想說，你們的元首是希特勒罷？』乙君笑了一下，道：『希特勒早巳死了，就算他仍然活着，只怕也是沒有甚麼作為。』甲君道：『但我知道，你們的元首，最少控制着七八個恐怖組織。』乙君道：『這一點你不必管，你只要能够按着方程式完成任務就行了。』甲君道：『連地下王國的科學家都失敗了，難道我還可以有所突破嗎？』乙君道：『你不必過份謙遜了，你一定可以成功的。』甲君道：『但我若拒絕，那又怎樣？』乙君嘿嘿冷笑了幾下，才道：『我們相信，尊夫人一定會對渉渉這個女孩子很感興趣的。』甲君怒道：『這算是要脅嗎？』乙君道：『其實，你在外面還有一個女兒，那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尊夫人看來也不像是個橫蠻不講道理的人。』甲君大聲道：『够了够了，不要再說下去。』乙君道：『其實，跟我們合作，對你是有極大好處的，最少，錢這一方面，絕對不是問題。』甲君道：『我要兩百萬美金。』乙君道：『可以，而且可以先付一半。』甲君道：『但你在酒吧裏說的一切，我還是很難可以相信。』乙君道：『那一盞燈我巳帶來了，它有無窮的力量，可以使任何生命甚至是物質變得細小。』甲君道：『可以做個試驗嗎？』乙君道：『當然可以。』甲君道：『我這裏沒有養狗，却有一隻波斯貓。』乙君道：『請把牠帶到桌子上。』於是，甲君就把一隻雪白的波斯貓，捧到一張餐桌之上。」

蕭朗月呆了一呆，道：「那個乙君，眞的把波斯貓縮小了。」

孫鐵森點點頭，道：「根據邱雙的敍述，當甲君把波斯貓放在桌面上之後，乙君就從一個皮袋裏取出了一盞看來很古老的銀燈，只見他在燈耳上輕輕撫摸了幾下，燈口裏就射出一道銀色的光芒來。」

「銀色的光芒！」洛雲和蕭朗月不禁異口同聲地叫道。

孫鐵森緩緩繼續說下去：「邱雙說，那道銀色的光芒，雖然看來是那麼明亮而燦爛，但却一點也不令人感到刺眼，而這種光芒，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

蕭朗月吸了口氣，道：「這銀光持續了多久？」

孫鐵森道：「大概五秒鐘左右。」

「五秒之後又怎樣？」

「五秒之後，波斯貓不見了，桌子也不見了。」

「不見了？」蕭朗月楞住。

「其實不是不見了，只是貓和桌子都縮小了。」

「縮小到怎樣的程度？」

「桌子變成普通杯子一般大小，而波斯貓則變得更細小，大概和一枚戒指不相上下。」

「我的天。」蕭朗月不期然捧住了額角。

洛雲皺了皺眉，問孫鐵森：「乙君是何方神聖？」

孫鐵森道：「邱雙不知道。」

洛雲道：「你呢？」

孫鐵森道：「初時也不知道，但現在總算查出了。」

洛雲道：「請說。」

孫鐵森說道：「那個乙君，是個中比混血兒，他的母親是比利時的藝術舞蹈教師。」

洛雲問道：「這個比利時女人有問題嗎？」

孫鐵森道：「他的母親沒有問題，但他的舅父，却是『國際和平宣言大同盟』的高層份子。」

「甚麼？」洛雲突然跳了起來，「原來是國際和平宣言大同盟？」

孫鐵森一楞：「哦？你也知道這個組織？」

洛雲「哼」的一聲，冷笑道：「怎會不知道！大同盟的元首，是個心理不正常的日、德、意、葡、美、加混血兒！」

蕭朗月聽得眉頭大皺：「怎麼這樣複雜？」

洛雲道：「這傢伙的名字很長，我也記不全了，但是他有個代號叫做『和平元首』。」

「和平元首，」蕭朗月「嗯」地一聲，「這稱呼不錯。」

洛雲冷笑道：「但他却是個混世魔王，專門喜歡採取恐怖血腥手段，來達到目的。」

蕭朗月嘆道：「在本世紀，除了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之外，最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也許就是恐怖主義越來越猖獗。」

洛雲道：「我有兩個美國朋友，他們都是第一流的警務人員，但都給和平元首派人殺了。」

蕭朗月陡地身子一震：「美國警方為甚麼不採取行動加以對付？」

洛雲嘆了口氣：「美國聯邦調查局並不是沒有追查，而且連行兇的傢伙也巳執行死刑了，但眞正的元凶，却還是逍遙法外。」

蕭朗月道：「你的美國朋友，何以成為和平元首殺害的對象？」

洛雲道：「他們掌握着某種綫索，想瓦解國際和平宣言大同盟在紐約市的勢力，但結果却賠掉了兩條性命。」

孫鐵森道：「紐約的事，我們大可不管，但和平元首的陰謀弄到這裏，那可是切膚之痛。」

洛雲望住他，道：「你認為孫教授和八位科學家的死，和大同盟有關？」

孫鐵森面色森然，道：「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實驗室裏，毒氣洩漏，却是意外。」

洛雲想了一想，道：「那就像是老鄒，他也是在實驗室裏中毒致死的。」

蕭朗月一怔：「老鄒是甚麼人？」

洛雲默然片刻，才道：「他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科學家，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性，而且還懂得刺繡。」

蕭朗月越聽越是莫名其妙，洛雲又巳嘆了口氣，道：「現在，並不適宜談論老鄒的事，但將來我會詳細告訴妳。」

蕭朗月只好點點頭，說道：「一言為定。」

（有關老鄒在實驗室發生意外的詳情，請閱『隔代戰爭』。）

只聽見孫鐵森道：「和平元首的行踪，相當神秘，有時候他在美國紐約，有時候又在東南亞一帶出沒，他很有錢，而且爪牙遍及美、歐、亞三大洲，據說，他曾經一度是泰國金三角地帶的風雲人物。」

洛雲道：「他的手段毒辣而高明，這兩年，他的勢力甚至巳滲入了荷里活。」

孫鐵森道：「荷里活毒潮泛濫，不少名氣响噹噹的大明星和導演，都染上了毒癮。」

洛雲道：「可以說，和平元首的勢力是無孔不入的。」

蕭朗月的臉色一陣發白：「我們鬥得過他嗎？」

洛雲道：「不管對手有多强，只要覷準他的弱點，不難一擊即破。」

蕭朗月道：「這是幻想。」

洛雲道：「世間上有許多偉大成就，都是由幻想變成事實的。」

孫鐵森道：「國際和平宣言大同盟和這件事情有關，那是不容置疑的，但全部眞相怎樣，却還得要繼續追查下去。」

洛雲道：「那個乙君叫甚麼名字？」

孫鐵森道：「唐阿里。」

洛雲道：「甲君又是誰？」

孫鐵森回答道：「甲君姓楊，叫楊羽年。」

洛雲陡地呆住。

蕭朗月望着他，忍不住道：「雲，你怎麼啦？」

洛雲長長地吐出一口氣，疊聲道：「我沒事，我沒事。」

蕭朗月仍然牢牢地凝視着他：「你知道楊羽年是甚麼人？」

洛雲皺着眉，說道：「楊羽年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他有一個弟弟，名叫楊澈年。」

蕭朗月「呀」的一聲叫了起來：「是楊澈年醫生？」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楊醫生和律家之間淵源極深，想不到楊羽年也被牽涉在內。」

孫鐵森陡地目光大亮：「楊澈年是不是出了事？」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他失踪了，還有他的兒子楊以用，也失了踪！」

孫鐵森深深吸一口氣：「我要知道得更詳細！」

洛雲道：「但我還沒有弄清楚，唐阿

里與楊羽年之間的糾葛是怎樣的。」

孫鐵森道：「唐阿里要楊羽年爲大同盟做一件事。」

洛雲道：「甚麼事？」

孫鐵森却搖搖頭，道：「邱雙不知道，因爲他們已進入臥室裏才再談。」

洛雲皺了皺眉，道：「後來呢？」

孫鐵森道：「後來邱雙走了，自此之後，他開始暗中留意楊羽年。」

洛雲說道：「有沒有再進一步的發現呢？」

孫鐵森道：「他發現楊羽年的情緒很不穩定，有時候看來簡直像個傻子，甚至像個白痴。」

洛雲嘆道：「即使是邱雙的情緒，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

孫鐵森道：「直至有一天，他用竊聽器聽見了楊羽年和唐阿里的談話。」

蕭朗月忙道：「這兩個人又有什麼陰謀？」

孫鐵森說道：「楊羽年對唐阿里說：『你給我的方程式，只有四分之三！』唐阿里道：『若是全部，孫教授他們早巳成功了。』楊羽年道：『若只是憑空想像，可以繼續完成的機會實在是太渺茫了。』唐阿里立時怒吼起來：『我們不是要你憑空想像，而是要你確確切切，實實在在地完成任務。』楊羽年道：『我巳盡力！』唐阿里道：『繼續盡力而爲，決不能稍有半點鬆懈。』楊羽年似乎也很生氣，大聲道：『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只懂得向我大動肝火，那才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唐阿里冷冷一笑：『不必裝模作樣，我們的元首巳分析過，你一定具有這種能力，可以完成這一項任務！』楊羽年這次沉默了很久，才道：『你們都是瘋子！都是瘋子！』唐阿里突然道：『你想不想看看另一個的出色的實驗？』楊羽年道：『你們又要幹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唐阿里嘿嘿一笑，道：『我們巳在菲律賓羣島一帶做好了準備！』楊羽年道：『你們在準備些甚麼？』唐阿里道：『我們準備拍攝一輯精采的紀錄片。』楊羽年道：『難道你們下次準備把一條鯊魚變得如鯉魚般大小？』唐阿里笑着說道：『不是鯊魚，而是一艘六萬噸的巨輪，它的名字很不錯，叫做功臣號！』……」

蕭朗月陡然瞪大了眼。

「功臣號！」她的聲音有如夢囈。

洛雲却還是極其清醒，而且，他知道功臣號失踪之謎，巳開始漸漸露端倪了……

要救出兩個關鍵人物

功臣號失踪，是件相當哄動的新聞。但乂有誰會相信，它的失踪，其實只是變得細小了？

一盞燈，爲甚麼有這種驚人的力量？到底這是神蹟？還是超時代的最新武器？

在目前來說，孫鐵森和洛雲都沒有答案。即使是邱雙，他活着的時候，也是略知大概而巳。

他曾經警告彭誠峽，但彭誠峽一點也不理會，認爲這是無稽之談。

可是，功臣號終於失踪了。

但彭船長曾經改變了功臣號的航綫，那乂是甚麼緣故？

若找不回彭船長，這件事可能變成一個永遠打不破的啞謎。

功臣號，彭船長，還有無數人的性命，似乎都被這個不可思議的啞謎包圍着。

× × ×

孫鐵森很有錢，也有很强大的勢力。

在本市，好幾個黑社會的大頭目，都在暗中攏絡孫鐵森。

孫鐵森雖然不能算是一個犯罪份子，但他却有一種超然的地位，使最兇悍的黑社會鉅子也要退讓三分。

當然，國際和平宣言大同盟這種國際犯罪集團，却是絕對絕對例外的。

孫鐵森無疑是個很聰明，也很勇敢的人，但太强的對手，還是使他有着疲於奔命的感覺。可是，他絕不屈服，無論風險有多大，他都樂於應戰到底，永不投降。

他若不是這種人，也不能在里斯本贏了那個酋長。

× × ×

楊澈年、楊以用失踪了。

但楊羽年呢？

本來，洛雲是完全沒有想到這個老科學家身上的，但如今却不同了。

楊羽年同樣是個極重要的關鍵人物！

於是，洛雲決定要去找他，但孫鐵森却搖搖頭，道：「不必了。」

「爲甚麼不必？」洛雲一凜，「莫不是他早巳有甚麼不測？」

孫鐵森嘆了口氣，道：「楊羽年患上了嚴重的神經分裂症。」

洛雲臉色一變：「一定是和平元首把他害瘋了的！」

孫鐵森說道：「他工作得太拚命了，終於支持不住，整個人的精神爲之全部崩潰。」

洛雲道：「他如今在甚麼地方？是不是在神經病院裏？」

孫鐵森點點頭：「是的。」

洛雲道：「我想去探訪他。」

孫鐵森道：「這是沒有用處的，因爲他根本就不肯再跟任何人談話。」

洛雲道：「但他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孫鐵森道：「我認爲，在現今階段裏，最重要的人並不是楊羽年，而是楊澈年父子。」

洛雲嘆道：「但他們都失踪了。」

孫鐵森說道：「那麼，先把他們找回來！」

洛雲盯着他，苦笑道：「你倒說得輕鬆，現在，連警方都找不着他們。」

孫鐵森道：「警察找不着，說不定我們反而會有辦法。」

洛雲道：「我是沒有辦法的了，要找！就得看看你的功夫。」

孫鐵森道：「你先把楊家父子失踪前的情況詳細道來，然後大家再想辦法。」

洛雲點點頭，接着就把寺院裏的遭遇一一說出。

× × ×

孫鐵森不但有幹勁，而且神通廣大。

他足不出戶，只是在電話裏發出了一道命令，立刻就有一羣幹練的手下，四出追查楊澈年父子的下落。

兩小時後，巳有電話回報：「楊澈年父子在山頭一間豪華別墅裏。」

孫鐵森「唔」一聲，道：「不要輕舉妄動，也不要在附近監視，在二十分鐘之內，你馬上回來見我！」

他才放下了聽筒，洛雲就巳經讚嘆着說：「久聞地下王國領事館工作人員辦事效率又快又準，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孫鐵森道：「那算不了甚麼，倘若楊澈年父子的失踪，和大同盟完全沒有關係的話，那麼我們就算神通廣大，也不一定可以查出他們的下落。」

洛雲道：「這幾天以來，你在幹些甚麼？」

孫鐵森道：「我甚麼也沒有幹，只是獃在這書室裏，而且最少有七十二小時跟外界完全隔絕。」

洛雲嘆了一口氣，道：「這就難怪你全不知道楊澈年父子失踪的事了。」

孫鐵森道：「若不是你提起，我實在想不到，大同盟巳把目標轉移到他們父子的身上。」

洛雲吸了口氣，道：「楊羽年在沒有瘋掉之前，可能巳經有了某種很重大的發現。」

孫鐵森道：「你這種推斷，不無道理，但眞相如何，尙待查考。」

洛雲道：「我對你有信心。」

孫鐵森道：「這句話也是我要向你回敬的。」

「大同盟！和平元首！」蕭朗月冷冷一笑，「這算不算是再世的希特拉？」

洛雲道：「就算是希魔再世，這種狂徒始終還是要失敗得焦頭爛額的。」

× × ×

連串奇案，總算有了眉目。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從楊澈年父子那一方面下手。

孫鐵森的分析很有道理，倘若楊澈年父子的失踪，是另有原因的話，那麼想把他們找回來，可能是一件極困難，甚至是無法可以成功的事。

但事情既和大同盟這個恐怖集團有關，那就反而有了依據。

原來地下王國領事館這個組織，一直都在暗中監視着大同盟在本市的活動。

雖然，在楊澈年父子失踪這件事情上，孫鐵森可說是後知後覺，但一旦追查起來，却比警方還要順利得多。

有了楊氏父子的下落，再進一步就是採取行動了。

但應該怎樣採取行動？是否應該通知警方？還是採取突擊救人的方法？

這一點，是大有商量餘地的。

就在孫鐵森和洛雲舉棋未定之際，烏爪回來了。

烏爪就是查出楊氏父子下落的人，他比孫鐵森年輕三歲，但却頭髮灰白，身材極瘦，看來似乎比孫鐵森還蒼白得多。

而他的一雙手，更是又枯又瘦，的確和烏兒的爪沒有多大分別。

烏爪回來後，就對孫鐵森說：「楊澈年父子是被軟禁着的，但他們的健康情況相當良好。」

孫鐵森道：「大同盟的目的是甚麼，可查出了沒有？」

烏爪道：「我們在大同盟的臥底，只能查出上述兩點，其餘的無法知曉。」

孫鐵森點點頭，道：「雖然這樣，你們巳算幹得很出色。」

烏爪道：「謝謝首領讚賞。」

孫鐵森嘆了口氣，道：「我這個首領，有時候眞是一塌糊塗，但願大家不要見怪才好。」

烏爪忙道：「首領精明果斷，我們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孫鐵森面上似乎是笑非笑的神情，過了半晌才道：「我們若想救人，你有甚麼建議？」

烏爪想了一想，道：「虎穴救人，險地鬥智，這是灰羊最擅長的。」

「灰羊！」孫鐵森頷首微笑：「你這個建議也算是好極了。」

烏爪又是一聲「多謝」，然後退了出去。

五分鐘後，一個跟「羊」完全沒有半點相似的大胖子走了進來。

蕭朗月不禁一楞，而孫鐵森巳在介紹：「這位先生就是灰羊。」

洛雲笑了笑，道：「我在很久以前，就巳聽過他的大名，許多老千都曾經把他當做一隻肥大羊牯，但當老千們想大口咬下去的時候，才發覺這一隻原來是披着盔甲的。」

孫鐵森也笑了笑：「所以，滿口鮮血的永遠都是那些老千，由於這條披着盔甲的『羊牯』喜歡穿灰色衣服，所以我們就索性叫他做灰羊。」

灰羊道：「做羊其實沒有甚麼不好，因爲別人總會認爲羊是善良的。」

孫鐵森道：「你本來就不兇惡，但却有精細的頭腦。」

灰羊哈哈一笑，忽然眨着眼道：「首領，你巳很久沒有大拍『羊屁』了，今天又有甚麼好主意？」

孫鐵森也哈哈一笑，道：「好傢伙，果然聰明。」

灰羊却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越聰明的人，往往也死得越快。」

孫鐵森搖搖頭，道：「你錯了，一個人若笨頭笨腦，往往還沒有出世就巳胎死腹中。」

灰羊道：「首領，你有甚麼計劃？」

孫鐵森道：「我想救兩個人出來。」

灰羊道：「首領要救甚麼人？他們又在甚麼地方？」

孫鐵森乾咳兩聲，足足過了一分鐘之久，然後才說道：「這兩個人你也認識，那是楊澈年父子。」

灰羊眉毛一軒，立時大聲地說出了一個字：「行！」

× × ×

灰羊貌不驚人，但他却是一個大將之材。

孫鐵森沒有用錯人，灰羊果然沒有令他失望。

在十二個小時之後，灰羊巳帶着楊澈年父子回來。

（灰羊在虎穴中把楊氏父子搶救出來，其間的經歷，可說是既精采又緊張，若全部紀錄下來，最少可以寫成一個短篇小

說。）

當灰羊在完成任務之後，洛雲和蕭朗月差點認不出他來。

原來灰羊臉上曾經化裝，連頭髮也染成銀白色，看來簡直就是另一個人。

孫鐵森拍了拍他的肚子，笑道：「就只有這個大肚子，怎麼說也化之不去，改之不掉。」

灰羊裝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嘆道：「這是上帝的安排，我從三歲開始已挺着大肚子走路，要減肥，那眞是沒辦法之又沒辦法的事。」

楊澈年望了他一眼，嘆道：「但他打架時的身手，却快得出神入化，楊某實在甘拜下風，佩服得五體投地。」

洛雲盯着楊澈年的臉，說道：「楊伯伯，我知道你有隱衷，但是逃避並不是辦法！」

楊以用陡地怒叫起來：「誰說我們在逃避？我們只是被人要脅！我們是被人逼害！」

洛雲道：「被要脅不反抗，被逼害而不抵擋，那更非智者所爲。」

楊以用哼一聲，道：「你是局外人，自然是說得輕鬆，談得自在。」

蕭朗月臉上立刻現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不！他也是個被逼害者，在不久之前，他險些被大同盟的人毒死……」

楊以用一怔，楊澈年已揮了揮手，道：「我們不想再談過去的事。」

孫鐵森也揚了一下手，說道：「過去的事若和現在以至未來的事情大有關連，那麼就不應該忽略，正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楊澈年嘆了一聲，道：「你想知道些甚麼？」

孫鐵森毫不遲疑，立刻道：「我想知道，大同盟把兩位擄走的目的。」

楊澈年道：「我不能說。」

孫鐵森問道：「你是不能說還是不想說？」

楊澈年瞳孔收縮，道：「既不能說，亦不想說。」

孫鐵森道：「眞正的理由何在？」

楊澈年道：「我認爲，這是毋須解釋的。」

孫鐵森道：「是爲尊夫人的安全？」

楊澈年冷冷道：「你的幻想力太豐富了，我建議你去開拍一部幻想式的寫實電影。」

孫鐵森道：「幻想和寫實，本來就是互相矛盾的。」

楊澈年道：「是矛盾也好，是合理也好，我認爲我們已經到了應該告辭的時候了。」

孫鐵森抿着嘴，一聲不響。

就在這時候，鳥爪走了進來，對孫鐵森說：「外面有一位女士，她雖然不會講話，但却用英文寫了一張字條。」

孫鐵森向楊澈年伸手一指，半晌才道：「請把字條交給這位楊醫生。」

楊澈年立刻從鳥爪手裏接過一張字條，當他看完之後，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怒瞪着孫鐵森，道：「你怎麼把我妻子帶到這裏來？」

孫鐵森道：「在非常時期，我們只好使用非常手段。」

楊以用看來也在發怒，而且臉上的怒意比父親還更甚：「孫鐵森，你這是甚麼意思？」

孫鐵森坦然道：「我要知道大同盟元首的陰謀！」

楊澈年哼一聲，道：「他們的事，我怎會清楚？」

孫鐵森道：「但兩位爲大同盟做事，這一點已是無可置疑的。」

楊澈年瞪了他一眼，道：「你們這些人，爲甚麼總要理會旁人的事情？」

孫鐵森搖搖頭，道：「你錯了，這些事，並非只對你們楊家有關，而是每一個人都已陷入漩渦裏。」

楊澈年嘆了口氣，似乎有氣無力的樣子：「不要再泥足深陷了，你們是鬥不過大同盟的。」

洛雲冷冷一笑，說道：「我們的思想若和你一般消極，那樣自然鬥不過大同盟了。」

楊澈年皺着眉：「小洛，你的性格，比起你舅父還要混帳！」

「不是混帳，是堅强勇敢！」孫鐵森大聲更正，道：「最混帳的是縮頭烏龜，怕事的王八蛋！」

楊以用大怒，一拳就向孫鐵森的鼻子打過去。

孫鐵森笑了笑，眼睜睜地看着拳頭迎面飛了過來。

每個人都以爲他會避開，誰知他全身紋風不動，就此結結實實地捱了一拳。

在還沒有中拳之前，他在笑。

在中拳之後，他居然還是笑臉依然，所不同的，就是他的鼻子已給打得鮮血長流。

楊以用怔住，鳥爪却已經同時飛撲過來。

不必出手，洛雲早已看出這個叫鳥爪的人絕非善男信女，果然，他一展露了身手，就證明洛雲的判斷是正確的。

鳥爪是個深藏不露的技擊高手。

鳥爪既已出手，楊以用當然無法抵擋得住。

但鳥爪這厲害的一擊還沒有出手，孫鐵森已把他喝退開去。

楊以用的臉陣青陣紅，瞪着孫鐵森道：「你不必對我客氣！」

孫鐵森搖搖頭，用手帕把臉上的鮮血抹掉：「你這一拳打得對，若換上是我，也一定會這樣做的。」

洛雲說道：「但這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楊以用吸一口氣，道：「能不能解決問題，都是我們的事。」

洛雲道：「也是我和蕭小姐的事！」

楊以用皺着眉，楊澈年忽然道：「以用，也許是我們錯了。」

楊以用道：「我們甚麼地方錯了？」

楊澈年道：「大同盟那些人，絕不是甚麼好東西，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楊以用道：「是又怎樣？」

楊澈年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絞盡腦汁爲他們工作，全然是爲了你母親的安全着想。」

楊以用點點頭，神情激憤地說：「不

錯，無論是誰，都絕不能傷害她。」

孫鐵森立時說道：「我們沒有傷害過她。」

楊以用道：「但大同盟的人也沒有傷害我母親。」

孫鐵森道：「可是，假如你們爲大同盟所做的事，會危及到許多許多人類性命的話，那種後果又將會是怎樣的？」

楊以用身子一震，接着大聲道：「你這種假設簡直是杞人憂天，我們又不是爲大同盟製造核子彈。」

孫鐵森道：「可以傷害人類性命的東西，又豈僅是核子彈而已？」

楊以用道：「你的意思，請恕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孫鐵森道：「只要你細心想一想，很快就會明白過來的。」

楊以用皺着眉，洛雲已疾揮着手，道：「不要再姐聲姐氣了，相信你們也知道功臣號失踪的事罷？」

楊澈年道：「我們早就從新聞媒介知道這件事，但這和我們又有甚麼關係？」

洛雲冷冷一笑，說道：「在風和日麗的海洋上，一艘六萬噸的巨輪就像是泡沫一般消失，這種事你們可知道是怎樣發生的？」

楊澈年搖搖頭，楊以用接着說了一聲：「不知道。」

洛雲冷冷一笑，道：「好，我就當你們甚麼都不知道。」

楊以用立時問：「那麼你知道嗎？」

洛雲道：「我若不知道，也不會用這種語氣來對你們講話，你們聽着了：功臣號是給一種神秘的力量，使之變成了一艘模型船！」

「模型船？」楊以用的臉立刻蒼白得可怕，「是你親眼看見的？」

洛雲冷冷道：「是不是親眼看見，那並不重要，而最重要的只有一點。」

「是那一點？」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楊以用楞住，楊澈年也楞住了。

還有蕭朗月，她也不禁爲之楞住。

只有洛雲在心中暗暗好笑，忖道：「這件事完全未經證實，但是形勢所逼，只好將之說得千眞萬確一般，以求加强效果了。」

而在這時，孫鐵森面上的表情也是一本正經的，但實際上，他眞想立時捧腹大笑一場。

只不過他在再想深一層之後，就覺得事情實在並不好笑。

這是一件嚴肅之極的大事！

這件大事，甚至可能會關乎到整個地球人類將來的命運！

× × ×

要勸服楊以用，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爲他太愛自己的母親，他不願意看見母親受到任何傷害。

但洛雲終於還是勸服了他。

至於楊澈年，他沒有表示反對，甚至還站在洛雲這一邊。

於是，一件怪異的事情，就從這時候開始逐漸被揭露出來了。

這一次的談話，歷時超逾兩小時，他們有時候提出疑點，有時候把過去的經歷詳細敍述，接着就是客觀性的討論。

過程並不沉悶，因爲這個人人都想尋求眞相的啞謎，終於得到了確切的答案。

當這一次談話結束後，孫鐵森向楊澈年保證：「我發誓，我會用盡全力，來保護你們的安全。」

楊澈年却搖搖頭，淡淡地說：「和全球人類的安全相比，我們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洛雲也點點頭，道：「楊醫生的說話一點也不錯，他並不是個自私的人。」

蕭朗月道：「但我們怎樣去對付和平元首？」

洛雲道：「我想首先會見一個人。」

蕭朗月一怔：「你要見誰？」

「胡登。」

「胡登？他又是甚麼人？」

「國際刑警中的一位高層人物。」

× × ×

從外貌看來，胡登是個典型的英國中年紳士。但實際上，他並不是個很有紳士風度的男人。

紳士尊重女權，開口閉嘴不離「女士第一」這句話。

但胡登從來不理會這一套，他有自己的原則，有自己的做事方法。

然而，他也不算是個大男人主義的人，總括來說，他做事從不理會同伴或者對手是男是女，只要他認爲是對的，就會直幹到底。

洛雲很欣賞這個英國人。

胡登也同樣很欣賞這位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

要找胡登，就像找洛雲一樣，有時候容易之極，但有時候却會難比登天。

幸好這一次，洛雲很順利就找到了胡登，他們在兩個相距幾千哩的地方上通了電話。

那時候，胡登正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間食品製造廠裏，調查着一樁殘酷的謀殺案。

這一樁謀殺案要勞動到胡登那樣的人物出馬，是因爲被殺的人也是國際刑警的高層人員。

案情很複雜，若全部描敍出來，肯定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長篇偵探小說。

洛雲對偵探故事向來很有興趣，但在長途電話裏，却談不了這許多。

胡登最後告訴洛雲：「你等我，我很快就會趕來見你。」

洛雲道：「你抽得了身嗎？」

但胡登已擱斷了電話，顯見他在斯德哥爾摩那邊實在是忙碌得不可開交。

既然這樣，他爲何還要趕來見洛雲？

不可思議的「縮小奇術」

斯德哥爾摩是瑞典首都，是一個典型的北歐城市。

洛雲已不只一次在這都市中流連忘返，但自從仙蒂娃在瑞典遇害之後（詳情請閱『智慧典』），他就發誓永遠不再到瑞典這個國家。

他並不是討厭這個國家，而是不想再回憶起這件可怕的爆炸兇殺案。

當洛雲與胡登互通長途電話之際，他怎樣也想不到，胡登在斯德哥爾摩所調查的兇殺案，居然和功臣號失踪的事也有關連。

他本來只是想試探一下胡登的反應，看看他有甚麼意見。

誰知胡登聽了他幾句說話之後，幾乎馬上就離開了瑞典，要和他會面詳細地再談下去。

胡登很快就找到了洛雲，但那却是孫鐵森的功勞。

胡登很奇怪，曾經這樣問孫鐵森：「你們怎會知道我的行踪？」

孫鐵森道：「因爲閣下其中一位上司，是孫某的下屬。」

胡登聽見這句話，居然沒有生氣。

他只是笑了笑，說：「我早就知道你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但有不少事情，你還是解決不了的。」

孫鐵森聳了聳肩，微微笑道：「我完全同意你這種見解，所以，我們必須緊密合作，才可以使不法之徒繩之於法。」

胡登乾笑着，沒有再說些甚麼。

接着，孫鐵森就帶着他去見洛雲。

× × ×

胡登一看見洛雲，就說：「看你現在這副樣子，眞是寫意極了。」

這時候，洛雲正坐在一張柔軟的眞皮沙發上，手裏還捧着一杯加了冰塊的威士忌。

他望着胡登，長長嘆了口氣，道：「你錯了，我現在甚麼都不像，只像一隻無家可歸的流浪野狗。」

胡登目光一閃，立刻壓低着嗓子道：「你在長途電話裏說的一切，請再重複一遍，而且還要儘量說得詳細一點。」

洛雲於是又再說了一遍，而且還作出了詳細的補充。

胡登一面聽，一面撚着唇上的兩綹鬍子。

等到洛雲說完之後，他才長長的吐出口氣，道：「你說得很精采！」

洛雲眉頭一皺：「你認爲這只不過是現代天方夜譚式的故事？」

「不！不！」胡登連忙道：「我說精采，那是由衷之言，可不是不相信你所說的一切。」

洛雲道：「胡登，我知道你並不是個虛僞的英國人。」

胡登道：「我也有虛僞的時候，但却從不在朋友面前虛僞。」

洛雲說道：「那麼，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胡登道：「在三天之前，斯德哥爾摩其中一個島嶼上，出現了一件不明飛行物體。」

洛雲一怔：「那是怎麼一回事？」

胡登道：「不明飛行物體就是不明飛行物體，尤其是對於那些不明白眞相的人來說，這種物體永遠都只是一個打不開的謎。」

洛雲道：「但我知道，你一定會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更詳細。」

胡登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太看得起我了。」

洛雲道：「我若看不起你，也不屑給你一個長途電話。」

胡登一怔，接着嘆了口氣：「你還是和以前一樣驕傲。」

洛雲道：「我也有謙虛的時候，但却從不在朋友面前謙虛。」

胡登又是怔了怔，半晌才道：「但就算你再聰明、再驕傲，也一定猜不出那件不明飛行物體原本是甚麼東西？」

洛雲淡淡道：「它總不成會是一個沐浴缸罷？」

他這句話，當然只是說說笑的。

誰知胡登聽見這句話之後，整個人立刻就跳了起來。

他這一跳，跳得十分之高，就像在他的脚下，正有着一張彈床一樣。

他這麼一跳，倒把洛雲也嚇了一跳。

洛雲直勾勾地望住他，道：「你怎麼了？難道……難道……」

他還沒有說完，胡登巳叫了起來，他的嗓子聽來極之怪異，就像個剛發現妻子在衣櫃裏藏着另一個男人的丈夫：「難道你巳比我更早知道這件事？但這是不可能的……」

洛雲呆了一呆，說道：「你的意思是說，那不明飛行物體，原本只是一個沐浴缸？」

胡登立刻不斷用力地點頭：「正是這樣！你怎會知道的？」

洛雲臉上現出訝異之極的神情：「我發誓，剛才我只是隨便說說的。」

胡登伸手指着他：「眞的？」

洛雲說道：「如有半字虛言，天誅地滅！」

胡登吁了一口氣，苦笑道：「這眞是湊巧之極的怪事，你這麼隨便說說，却眞的說對了。」

洛雲道：「倘若用沐浴缸橫渡英倫海峽，那麼也許會有成功的機會，但一隻沐浴缸，又怎能飛起來？」

胡登長長地嘆了一聲，道：「這就是化腐朽爲神奇的好例子。」

洛雲皺着眉，說道：「是外星人的傑作？」

胡登望着他，道：「我知道，你曾經不只一次和外星人打個交道。」

洛雲道：「但絕大多數的人，都只當我在吹牛，在胡說八道。」

胡登道：「地球人往往就是這麼古怪，他們寧可相信世間上有各式各樣的鬼魂，也不肯相信外星人曾經到過地球，甚至不相信外太空有高級生物的存在。」

洛雲道：「你也見過外星人？」

胡登搖搖頭，道：「沒有。」

洛雲道：「這個會飛的沐浴缸又是甚麼人製造的？」

胡登道：「是地球人。」

「地球人？」洛雲大感詫異，「憑地球人的科技，可以做到這一點嗎？」

胡登道：「一般的地球人當然不行，即使是目前被視爲最優秀的科學家，若是他們將一隻沐浴缸當作太空火箭般飛上太空，那也是萬萬辦不到的。」

洛雲奇道：「既然這樣，又有誰能化腐朽爲神奇，把一隻本來平平無奇的沐浴缸變成神秘的不明飛行物體？」

胡登道：「那是一對老夫婦。」

洛雲問道：「這對老夫婦又是甚麼來歷？」

胡登道：「這對老夫婦，男的是普爾殊曼，女的是格但絲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們在一個神秘的島嶼上，創立了一座沒有人知道的太空科學研究中心。」

洛雲笑了笑：「這倒有點占士邦電影的作風。」

胡登道：「占士邦在沐浴缸的時候，身邊必然有美女陪伴着，但這老夫婦的生活，却平淡得有如囚犯。」

洛雲道：「這是自我囚禁，怪不得任何人。」

胡登道：「他們沒有怪任何人，要怪就只好怪自己有太多金錢，也有太多的夢想。」

洛雲說道：「那神秘島嶼到底是怎樣的？」

胡登道：「它在南太平洋，面積只有兩平方公里。」

洛雲道：「在那樣孤僻的地方生活，一切都會極不方便。」

胡登道：「但在這島嶼之下，却有一個地下城。」

「地下城！」洛雲深深吸一口氣，道：「這工程可不簡單。」

胡登道：「當然不簡單。」

洛雲道：「普爾殊曼夫婦有這個能力建造這個地下城嗎？」

胡登道：「當然沒有，他們再有本領，也無法動用龐大的人力來建造這座地下城。」

洛雲道：「那麼，他們是怎樣擁有這座地下城的？」

胡登道：「在三十年前，這對夫婦還很年輕，而且滿懷壯志，想推翻一個殘暴苛刻的政權。」

「他們是革命份子？」

「可以這麼說。」

「他們成功了沒有？」

「失敗！徹底的失敗！」胡登道：「所以他倆只好到處躲避，在世界各地過着流亡式的生活。」

洛雲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這是自古皆然之事。」

胡登道：「雖然這樣，但他倆愛好冒險的性格還是沒有改變，在兩年後，這對夫婦在無意中捲入了美國黑社會的鬥爭漩渦，而這個黑帮組織，就是神秘莫測，黨徒衆多的三K黨。」

洛雲吸了口氣，道：「哦！這可不簡單！」

胡登道：「當時，在三K黨之中，有一個巨頭人物，他的綽號叫『海豹先生』，他要背叛三K黨，成立新的黨派。三K黨其餘巨頭人物自然不允，終於引起了一場可怕的大火併。」

洛雲說道：「當時海豹先生的形勢怎樣？」

胡登道：「海豹先生財雄勢大，聲威絕對不弱，但他太驕傲了，以爲這一仗必可穩操勝券，誰知到頭來還是功虧一簣，只好逃出美國，另創一番基業。

「那時候，普爾殊曼夫婦也跟隨着海豹先生，原來海豹先生險些無法活着離開美國，他是全仗這對夫婦舖排一切，才能逃得出去的。」

洛雲笑道：「泥菩薩也會救人出險境，倒也新鮮有趣。」

胡登道：「其間過程，既複雜又緊張，但總而言之，海豹先生是很感激普爾殊曼夫婦的。」

洛雲「唔」一聲，道：「後來呢？」

胡登道：「海豹先生雖然在美國失勢，但他在瑞士的銀行裏還有鉅額的存欵，爲了要重振雄風，他決定要建立一座地下城，並且訓練一批勇悍不怕死的殺手，來對付把自己趕出美國的仇家。」

洛雲說道：「這種想法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建立地下城，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胡登道：「但他有錢！只要有錢，就會有人肯爲他工作，肯爲他賣命。」

洛雲點點頭，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胡登道：「但海豹先生的手段，却太毒辣了，當地下城建好之後，他居然大放毒氣，把所有的工作人員全部殺死。」

洛雲駭然道：「是爲了保密？」

胡登道：「不錯，他要滅口，除了他的親信份子之外，他不容許任何人知道這座地下城的位置，甚至不容許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

洛雲吸了口氣，道：「那麼，他對普爾殊曼夫婦又怎樣？」

胡登道：「同樣要殺掉滅口！」

洛雲道：「他不是很感激這一對夫婦嗎？」

胡登說道：「本來是的，但到了這個關節上，他却還是不能容許這對夫婦活下去。」

「哼！這太豈有此理了。」洛雲悻悻然道：「這是恩將仇報，全然不講江湖義氣。」

胡登道：「這人的確該死，所以，連上帝也不再帮助他，他害人不成，反而死在普爾殊曼夫婦的手下。」

洛雲瞳孔收縮，道：「但在這島嶼之上，還是死了不少人。」

胡登道：「當時，就只剩下這對夫婦仍然活着，那情形眞是恐怖之極。」

洛雲皺着眉，道：「後來又怎樣？」

胡登道：「普爾殊曼夫婦接管了海豹先生的一切，包管這座地下城在內！」

洛雲道：「整個神秘島嶼，就一直都只有他們兩人？」

「初時的確如此。」胡登說道：「但後來，普爾殊曼逐漸增加了人手，而且那些人，全都是熱衷於科學研究的偉大科學家。」

洛雲道：「於是，地下城就變成科學城了？」

胡登道：「不錯，正是這樣。」

洛雲道：「這羣科學家，有甚麼新的發明？」

胡登道：「他們發明了一種最新的科技，可以把任何物質、以至生命的體積縮小！」

洛雲深深地吸了口氣，道：「這種發明太可怕了。」

胡登道：「火也很可怕，它可以焚燬

一切，但它也可以創造無數物事，甚至可以讓生命得到溫暖。」

洛雲道：「我承認，這種科技可能會爲人類歷史帶來嶄新的一頁，但更大的可能，却是有不法之徒會利用這種科技來爲非作歹，直接威脅到全球人類的安全。」

胡登道：「你這種担心，並不多餘，而且這種可怕的事已發生了。」

洛雲吸了口氣，道：「你是指功臣號的失踪？」

胡登道：「不單是功臣號，還有杜祖兒。」

「杜祖兒？這又是甚麼人？」

「他是一個年青人，現在大概身高三吋五分！」

「杜祖兒！阿廸！」洛雲陡地跳了起來，「楊澈年醫生曾對我說過，大同盟要他把阿廸還原！而阿廸現在的高度，就是三吋五分！」

「對了！杜祖兒的另外一個名字，就是阿廸！」

「阿廸原本是甚麼人？」

「他就是普爾殊曼夫婦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阿廸變小了！」

「他在兩歲的時候，就已被縮小，那時候，他身高僅僅超過一吋！」

「那豈不是比痲雀還要細小？」

「細小得多！」胡登道：「但他却一直活着，一直生存下去！」

洛雲道：「是誰把他變成這樣的？」

胡登道：「是他的母親。」

洛雲吃了一驚：「莫不是格但絲汀瘋了？」

胡登道：「格但絲汀不是瘋了，而是對科學的研究過份投入。」

洛雲皺眉道：「但她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簡直就是瘋狂的。」

胡登道：「她這樣做，是因爲她以爲自己已掌握了可以令兒子還原的方法。」

洛雲道：「但結果怎樣？」

胡登嘆了一口氣，道：「她失敗了，她把兒子變小，但却無法將他還原。」

「普爾殊曼豈不是很生氣了？」

「普爾殊曼並不是一個尋常的人，他是個科學家中的科學家，雖然他唯一的兒子縮小了，但他沒有埋怨妻子，只是希望可以把兒子還原過來。」胡登緩緩地說：「可是，他們一直無法成功，於是，地下城裏的其中一個科學家，就想到了孫鐵森的父親孫教授！」

洛雲深深地吸一口氣，道：「他們認爲孫教授能夠令阿廸還原？」

胡登道：「不錯，最少，孫教授可以給他們很大的幫助。」

洛雲道：「但事情怎麼又會牽涉及大同盟那一邊？」

胡登道：「那是因爲大同盟發現了這件重大的秘密，和平元首亟欲得到可以讓物質和生命體積縮小的方法。」

洛雲道：「這種科技若落在和平元首的手裏，那眞是可怕極了。」

胡登道：「但無論怎樣，大同盟很快就已控制住孫教授，要他和另外八位科學家首先讓阿廸還原，然後再向普爾殊曼夫婦討取『縮小科技』的方程式。」

洛雲「唔」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但孫教授和另外八位科學家，却在實驗室裏遭遇到可怕的意外！」

胡登點點頭，道：「那是很不幸的悲劇。」

洛雲道：「在這次意外發生之後，大同盟還是沒有死心？」

胡登道：「當然不死心，他們更擄走了阿廸，誓言一定要將之還原，變成一個正常的人。」

洛雲道：「他們何以不藉此直接恐嚇普爾殊曼夫婦，要他倆把『縮小科技』的方程式交出來？」

胡登道：「這對夫婦一直沒有露面，他們只是通過另一位科學家向大同盟表示：『阿廸不還原，一切免談！』」

洛雲道：「但大同盟後來還是使功臣號縮小了。」

胡登道：「大同盟沒有眞正掌握了『縮小科技』，他們只是得到了一些可以使物質和生命縮小的儀器。」

「例如一盞燈？」

「可以使物質和生命縮小的儀器，它可能只是一盞燈，甚至只是一隻看來很普通的打火機，」胡登說：「但擁有這一盞燈或者是打火機的人，還是無法知道『縮小科技』到底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洛雲道：「但大同盟還是使功臣號失踪了。」

胡登道：「不，眞正使功臣號失踪的並不是大同盟，而是普爾殊曼夫婦。」

洛雲一怔：「他們爲何要這樣做！」

胡登道：「因爲他們要離開地球，而且想帶一艘郵船到另外一個星球去。」

洛雲陡起呆住：「哦？這算是甚麼玩意？」

胡登道：「根據我們調查所知道的結果，證明了普爾殊曼夫婦曾經和另外一個星球的高級生物互有通訊，而那一個星球，它也和地球一樣，是有水和空氣的。」

洛雲道：「既有水，就會有海洋、湖泊。」

胡登道：「還可以適合人類在那裏生存。」

洛雲想了片刻，道：「所以普爾殊曼夫婦就索性把功臣號連人帶船一起帶到那個星球去？」

胡登點點頭，道：「不錯，他們說：『輪船是地球人送給外星人的禮物，而船上的人，就是『星際移民』。」

「我的天！」洛雲拍了拍額角，「這種計劃，只有瘋子才會想得出來！」

胡登嘆了一聲，道：「瘋子與天才，往往只是一綫之隔，在法律和人情的觀點來說，普爾殊曼夫婦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權力可以把功臣號縮小，而且連船上所有的人也一併帶走。」

洛雲憤怒地說：「這簡直是可鄙的罪行！」

胡登道：「但根據我們的情報顯示，功臣號的彭船長，曾經在南非一個港口裏，與普爾殊曼夫婦有所接觸。」

洛雲陡地一呆，過了很久才道：「你的意思是說，彭船長可能早已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

胡登點點頭，道：「不錯。」

洛雲道：「但彭船長一定不會相信這種事。」

胡登道：「但普爾殊曼夫婦若在他面前做一兩個實驗，他就會深信不疑了。」

洛雲道：「彭船長怎不報警求助！」

胡登道：「也許，當他知道普爾殊曼夫婦的計劃之後，根本就沒有反對！」

洛雲一怔：「難道彭船長也和這對夫婦一樣，都是個瘋子？」

胡登說道：「我相信彭船長是個絕對正常的人，可是，普爾殊曼夫婦却可能用藥物或者是其他手段，來改變彭船長的意志。」

洛雲恍然大悟：「這就難怪功臣號會在非律賓羣島一帶航行的時候，無緣無故地改變航綫了。」

胡登點了點頭，道：「功臣號失踪的地點，是天連海海連天的大海洋，附近根本完全沒有任何船隻，它忽然變成一艘模型船，大概就只有附近的鯊魚或者是海豚才會目擊得到。」

洛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抿緊着嘴。

胡登忽然悶哼一聲，道：「你是不是認爲我的說話很無稽？」

洛雲立刻搖頭不迭，道：「一點也不無稽，而且，這正是我想知道的一切。」

他說到這裏，略爲停了一停，然後又接着說道：「但大同盟那邊，還有阿廸又怎樣了？」

胡登道：「阿廸可以還原的希望，已越來越是渺茫，就在不久之前，普爾殊曼已把他從大同盟那裏『偸』走。」

洛雲立刻用力地點點頭道：「不錯，楊澈年父子也曾經對我們說過：『阿廸忽然不見了，大同盟的人很是緊張！』」

胡登道：「沒有阿廸，大同盟就不可能掌握到『縮小科技』，和平元首自然大發雷霆。」

洛雲道：「縮小固然非同小可，要還原更是難上加難，看來，這一次大家都是失敗了。」

胡登搖搖頭道：「對於科學家來說，沒有任何一種失敗是永恒的，就算今天失敗，又有誰敢說明天不可以得到成功？」

洛雲道：「普爾殊曼夫婦眞的已離開了地球？」

胡登點點頭，道：「他們用一種全球科學家都不懂得運用的超時代科技，把一個在一九五五年出廠的古老沐浴缸加以改裝，終於成爲一隻可以衝出大氣層，直向外太空飛馳而去的古怪飛行物體。」

洛雲皺了皺眉：「一隻小小的沐浴缸，能載得下他倆夫婦嗎？」

胡登道：「在正常的情況下，當然不行。」

洛雲目光一閃，道：「莫不是他們連自己也縮小了？」

胡登點點頭，說道：「不錯，他們利用『縮小科技』，把自己的體積縮小了十倍。」

洛雲面上的神情，變得古怪而又難以形容之極。

「這眞是一對不可思議的奇怪夫婦。」他喃喃地說。

胡登嘆了一聲，道：「雖然他們把自己的身子縮小了十倍，但比起功臣號來說，還是要巨大的，因爲『縮小科技』可以操縱自如，而功臣號上的人員，只怕已給縮小得有如螞蟻般大小。」

洛雲道：「他們在那樣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繼續生存嗎？」

胡登道：「既然阿廸可以生存，那就證明被縮小了的生命，是可以繼續再活下去的。」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但他們一定會極度的不滿意。」

胡登道：「不滿意又怎樣，當一個人變得和螞蟻一般大小的時候，他們的反抗能力也必然會隨之而大大減少。」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普爾殊曼夫婦雖然已經很老了，但他倆還是可以很輕易就操縱着輪船上每一個人的命運。」

胡登道：「也許，他們會用一個養金魚用的魚缸，讓功臣號繼續在水面之上航行。」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但食物方面又怎樣解決？」

胡登道：「這種事，不必你我來費心了，普爾殊曼夫婦是科學家中的天才，他倆一定有辦法去解決。」

洛雲道：「但大同盟那邊又怎樣？」

胡登道：「和平元首想得到『縮小科技』，來作爲擴展勢力和蔽詐世界各國的本錢，但普爾殊曼夫婦不辭而去，這個夢想自然也給戳碎了。」

洛雲揚了揚眉，雖然明知自己頭腦極度清醒，但却還是有着如在夢中的感覺。

（全文完）

血濺古塔劍影寒（上）

二期完 俠義恩仇錄

凌雲玉·文
可飛·圖

峯頂生死約

這是一個明朗的月圓之夜。

衡山祝融峯頭的一棵古松樹下，忽然閃動着一個纖細人影，直向祝融峯奔來。

這條人影行動之快，簡直就像風馳電掣一般，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竟已奔上了祝融峯頭了！

那本是喃喃自語的人影，這時忽長身而起，竄上了那古松之上，隱去了身形。

此刻，由對峯奔來之人，已然上了峯頂，趁着淡淡的月光望去，只見此人乃是一名年華雙十的少女。

她上得峯來，一雙大眼便滴溜溜的轉動着，彷彿在尋找什麼。

容得她看清楚了峯上無人之後，這才輕輕的喘了一口氣，走到那古松之下，倚着樹幹，在一塊青石上坐定。

俠女來相助

右手一擧，掠了掠那鬢邊細髮，似是又想起了什麼似的，一跳而起，直向右側懸岩疾行過去。

纖腰欵擺，竟是向那岩石的下面攀了下去。

不一瞬，只見她又探出了半截身子，向峯上張望，直到看清楚仍然無人之時，這才雙手一按，躍上峯頭。

她這番行動，落在古松上隱身人目中，不由得在心中發出暗笑。

敢情，那隱身之人只道這位少女躍下懸岩，不過是故作疑兵之計而已。

但是，事實上這黃衫少女却並非故佈疑陣，原來她忽地翻下懸岩，乃是別有安排，如果那樹上之人也攀下懸岩瞧上一瞧，準也笑不出來了！

黃衫少女重新攀上懸岩之後，竟然不再向四週打量，好整以暇的盤膝坐在那樹下青石之上，瞑目入定。

樹上之人，却是靜寂無聲，這一刹那之間，祝融峯上，彷彿從來沒有人來過一般！

顯然，這隱身樹上之人，如果不有所動靜，則樹下之人，决不會想到，自己頭頂之上，正有人窺伺。

約莫又過了半個更次，那在樹下打坐的黃衫少女，忽然一躍而起，冷哼了一聲，似是自語般說道：「三更過了一半，這賤人不來，必是——」

孰料她語音未巳，她右側懸岩之上，突然爆出一聲清脆的笑聲。

接着，一條人影如飛而至。

黃衫少女吃了一驚，失聲道：「什麼人？」

那人影此刻巳到了黃衫少女身前，赫然竟也是一位妙齡女郎。

不過，她穿的却是一身翠綠羅衫。

這少女身形一停，立即掣出身後寶劍，冷冷向黃衫少女喝道：「淳于萍，你枉費心機，想躲脫姑娘，今天你別想再逃出姑娘掌心！」

原來這黃衫少女名叫淳于萍，在武林之中，被人稱作「散花仙姑」，乃是哀牢山百魔敎主袁剛手下的「飛星堂」堂主。

淳于萍一見來的正是自己約定之人，頓時失驚之色一歛，哼了一聲道：「陳小鳳，我只道你不敢來了呢！誰死誰活，還得你我動手以後才曉得，別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不懂得害臊……」

她答話之間，她巳撤出一支寶劍。

陳小鳳冷冷接道：「淳于萍，在你臨死之前，有一句話，你得先回答我。」

淳于萍格格一笑道：「什麼話？可是問你那個野老公的下落何在嗎？」

陳小鳳臉色一沉，怒道：「淳于萍，你反正是活不成了，多說幾句風凉話也沒有關係，不過，你要是敢再講這種辱及姑娘我的言語，當心我一劍不把你刺死，可就夠你活受罪了！」

淳于萍笑道：「憑你也配麼？陳小鳳，你可知道，以你的武功，想贏我，恐怕還差得很遠呢！」

陳小鳳冷笑道：「淳于萍，反正今天你我之間，巳是生死比劃的局面，我要問的話，你說出來也不會有人怪你了，只不知你敢不敢說……」

她話音頓了一頓，接道：「不過，想不到崔夢影以姊妹之情對你，你却這等狼心狗肺，反而害她代你受過，眞是死有餘辜！」

淳于萍依然微微含笑，根本不當一回事般，笑道：「崔姊姊對我不錯，按理我本來不該留下禍害給她受罪，可是，我爲了要救那龍玉祥，除了利用她而外，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可想呢？」

陳小鳳狠狠的道：「淳于萍，你把龍玉祥藏在那裏去了？我一路追你未停，不信你能將他送回崇明島。」

淳于萍笑道：「本來就不曾送他去崇明島嘛！陳小鳳，有一樁事，只怕你並不

明白，那龍玉祥雖然是東海釣叟簡紹康的弟子，但他也是百魔敎主的內侄，誠然，你們如果眞的傷了龍玉祥，後果如何，你不會不明白吧！」

陳小鳳聞言，呆了一呆道：「原來……你是奉了袁敎主之命，前去洞庭救他的麼？」

淳于萍格格笑道：「不錯！諒你五湖帮的勢力，還不夠跟百魔敎主作對啊！」

陳小鳳臉色連變，半晌方道：「敢情你是算準了，我爹不在洞庭，才趕去君山了？」

淳于萍道：「可不是嗎？否則，我一個人又怎敢冒那麼大的風險？」

陳小鳳看了看手中的長劍，突然銀牙暗咬，恨聲道：「淳于萍，你只要把叛徒龍玉祥交還本帮，我們之間，就此一筆勾銷，崔姊姊的過失，我也不向家父禀報，你看如何？」

淳于萍抖了抖手中寶劍，斬釘截鐵道：「不可能！」

陳小鳳怔了怔，道：「龍玉祥乃是本帮叛徒，本帮定要將他緝捕治罪，你可明白？」

淳于萍道：「那是你們之事，我可不管，敎主對龍玉祥愛護備至，妾身救他脫險，那也是理所當然啊……」

陳小鳳沉吟了一下，幾次想揮劍出手，但都忍了下來，終於長嘆一聲道：「淳于萍，你一路之上，都是躲躲藏藏，昨日突然留言要我來到衡山絕頂作一死戰，你的用心何在，能不能對我說明白？」

淳于萍笑道：「這又有何不可？只因昨日清晨，龍玉祥巳被敎主派來之人接走了！」

陳小鳳顯然担心的便是這點，聞言之後，立即再也忍耐不住心中怒火，長劍一揮，大喝一聲，疾刺了過去。

淳于萍嬌軀一擰，避開劍勢，笑道：「怎麼？你死了心了麼？」

回手一劍，攻向陳小鳳前胸。

陳小鳳粉面一紅，刷刷兩劍，將淳于萍劍勢掃開，口中怒道：「你死在眼前，還敢口中不乾不淨，百魔敎的人眞是個個都下流得很……」

淳于萍脆笑了一聲道：「陳小鳳，你別臭美啦，這些日子，龍玉祥把你的事可眞說了不少，連你身上有幾顆痣，雙脚上面長了多少毛都數清楚了，你陳小鳳又夠得上貞潔聖女麼？不怪龍玉祥不打算娶你，像你這種外表故意做作的女人，說不定將來要養上一千個野老公呢……」

兩人劍勢都是犀利兇狠無比，稍不當心，便要橫屍當地，但淳于萍依舊能夠侃侃而談，把那十分齷齪之言，投入陳小鳳耳中，不由得不令隱身樹上之人，大爲佩服！

須知，若非淳于萍功力强過陳小鳳，她又怎敢如此大胆說話。

陳小鳳被她這一頓話只說的全身如遇火燒，每根毫毛，都滲出了汗漿，她和龍玉祥之間，果然有些感情上的糾纏，但决不如淳于萍說的那等難聽，最低限度，她尚未失身於龍玉祥，此刻聽她這等亂說，怎能不氣不急？

高手對搏，最忌的便是心急氣浮，淳

于萍話音一落，她已然連連遇險，照此情形下去，不出十招，陳小鳳定將傷在淳于萍手中。

這時，着急的不是陳小鳳自己，而是躲在樹上的那人，他瞪着大眼，心中千迴百轉，正在尋思，自己應不應該現身，出手相助陳小鳳。

就在她尙未決定之際，耳中忽然聽得陳小鳳驚叫一聲，長劍被淳于萍一招「風捲殘雲」掃落丈許之外！

寒光一閃，淳于萍劍尖離那陳小鳳小腹不足一尺！

陳小鳳只驚得飛身倒退八尺！

淳于萍却大眼一瞪，冷笑一聲，冷哼道：「陳小鳳，我這一劍下去，只怕你一輩子也別想再跟男人上床了……」

蓮步有似浮雲輕飄，劍尖依然指在陳小鳳小腹之下，如影隨形般定在陳小鳳身前。

陳小鳳赤手空拳，休說她眼下胆氣已爲對方所奪，就算她尙有再戰之能，只怕她也支持不了十招了！

刹那間，她那俏目之中，充滿了淚光，尖聲嘶叫道：「淳于萍，你最好是殺了我吧……」

淳于萍格格一陣嬌笑，道：「陳小鳳，我不會要你馬上就死，說不定龍玉祥還想要你派上一次用塲呢……」

突然長劍一挑，向陳小鳳期門穴上點去。

陳小鳳臉色一變，兩眼一閉，豆大的淚珠，順着香腮滴落下來。

淳于萍詭祟的一笑，劍尖直向陳小鳳點去……

眼看劍尖離那陳小鳳胸下五吋才不到，陡地一縷晶光由上而下，噹的一聲，淳于萍只感虎口一麻，長劍斜飛七丈，向紫蓋峯下的深谷之中跌落下去！

淳于萍宛如遇到了鬼般的驚得跳了起來。

陳小鳳也大爲意外的一呆，但她目光看到眼前的人影是誰以後，不禁失聲歡呼道：「葉妹妹，是妳麼？」

原來這時兩人身前竟然多了一名紅衣少女。

她正是那位隱身樹上之人，出手一劍，救了陳小鳳的一命，也救了她一生的清白。

紅衣少女右手長劍一揮，削去了淳于萍左手的一片長袖，冷冷一笑道：「百魔教中不管是男是女，沒一個不是淫邪無恥，今天可是饒你不得……」

短劍一揚，便待刺向咽喉。

陳小鳳突叫道：「葉妹妹，莫要傷她性命！」

紅衣少女怔了一怔，短劍一掄，劍尖偏開三寸，啪的一聲，打在那淳于萍的肩井穴的穴道上。

這不過眨眼之間的事，容得淳于萍從驚震中覺悟，自己的穴道，已然被人制住了。

陳小鳳却不覺打鬼門關轉了陽地，她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這才舉步走到紅衣少女身後，把跌在地上的長劍拾起，嘆了一口氣道：「葉妹妹，妳怎麼也來了衡山呢？大恩不敢言報，此後只要妳有用得着妳妳之處，赴湯蹈火，姊姊也不會皺眉！」

說話之間，向紅衣少女深深一福。

紅衣少女名叫葉寒雲，武林中稱爲朱衣女，乃是丐帮帮主「五行神乞」的外甥女，也是丐帮中唯一的一位女帮徒，一身武功，盡得乃師「五行神乞」南宮明的眞傳，在丐帮之中，已可算得數一數二的高手！

她聽得陳小鳳這麼一說，不禁嫣然一笑道：「小妹昨日在衡山懸中有事，無意中發現姊姊妳的行踪，本待上前相見，不料正好碰上這淳于萍差人送來柬帖，小妹繼而一想，反正姊姊定會前來赴約，便先行來到祝融峯上等候，只不知姊姊五湖帮怎會和百魔教發生了爭執呢？而且，姊姊也不該單身涉險的啊！」

陳小鳳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無非都因龍玉祥叛帮而起！」

葉寒雲笑道：「龍玉祥不就是姊姊洞庭分壇中的那位龍護法麼？他……怎麼突然叛帮呢？」

陳子鳳牙齒咬得咯咯直响，沉聲道：「這事怪在我們事先不知龍玉祥本是東海釣叟箇紹康的弟子，更不知道他百魔教主的內侄，否則，本帮也不會留他充任護法的了！」

葉寒雲道：「鳳姊姊，這麼說，龍玉祥投入五湖帮乃是別有用心的了！」

陳小鳳道：「可不是？幸而發現的早，否則，五湖帮全帮子弟，都要淪入百魔教掌握之中啦！」

葉寒雲明白陳小鳳這話只不是過甚其詞！

因爲她和陳小鳳的交情不淺，陳小鳳往日和龍玉祥之間的一切，她也瞧的出來，龍玉祥如果再有三年不露形迹，那時陳小鳳準會成了龍玉祥的夫人，加以五湖帮主並無子嗣，龍玉祥以乘龍快婿的身份，豈不儼然成了五湖帮的少帮主了麼？

故而陳小鳳這麼一說，葉寒雲立即笑道：「是啊，這倒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她語音一頓，接道：「陳姊姊，這淳于萍又怎會將龍玉祥救走了呢？五湖帮那麼多人，難道都攔她不住麼？」

陳小鳳嘆了口氣，道：「葉姊姊，如是我們知道她的來意，自然她就得不了手啦！可恨的是，直到她已將龍玉祥打地牢中救走，我們才發現是她們所爲呀！」

葉寒雲皺起柳眉，笑道：「姊姊，陳伯伯不在帮中麼？那麼多人，怎會……」

陳小鳳搖頭道：「爹爹和帮中高手，都去了金陵啦！否則，淳于萍又怎敢前來呢？」

葉寒雲恍然大悟的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她回頭看了淳于萍一眼，接道：「鳳姊姊，咱們把她怎麼處置？」

陳小鳳道：「帶回洞庭，等爹爹回來，再去那百魔教，交換叛徒龍玉祥！」

葉寒雲道：「只怕袁教主不換呢！」

陳小鳳道：「五湖幫縱然土崩瓦解，叛徒却不能不追回治罪，必要時，只有和百魔教決一死戰的了！」

葉寒雲沉吟了一下，道：「姊姊旣然作了這等決定，想必是不會錯的了！」

她轉身走到淳于萍身邊，指點掌拍，

迅快的又封住了她三處經脈，口中喝道：「這是我師傅獨門閉脈手法，就算袁教主親自出手，也解救不了你，你還是乖乖的聽話，回到洞庭君山吧！」

左手一揮，拍開了先前所點穴道。

頓時，淳于萍恢復了行動和說話的能力。

她柳眉連連閃動，似是正在暗中調聚眞力，但容得她發覺葉寒雲所言不虛之後，不由得長長的嘆了一口大氣，向葉寒雲說道：「你們丐帮子弟，滔滔天下，到處都有，葉寒雲，你不怕百魔教毀了你們的麼？」

葉寒雲格格嬌笑道：「淳于萍，姑娘如果怕了你們百魔教，那我也不會出手點她的穴道了，袁剛雖然是魔教之尊，但在姑娘眼中，那可不屑一顧得很呢！」

她口氣比陳小鳳更狠，淳于萍可就儍了！顯然，她自己也明白，要想嚇唬這兩位姑娘，那是辦不到的了！

是以，她索性一言不發，雙目一閉，就在那祝融峯撒起賴來。

敢情，她還有一點指望！

陳小鳳蛾眉倒豎，長劍突然向那坐在地上的淳于萍頸子上一架，喝道：「妳起不起來？」

淳于萍彷彿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任令那涼冰冰的劍鋒壓在她粉頸之上，却是哼都不哼一聲！

陳小鳳似是未曾料到淳于萍連劍鋒刄頸，都不放在心上，一時之間，倒眞沒有了主意，寶劍決不能砍淳于萍的螓首，又不能就此收回，雙方竟是僵持在當地，弄得陳小鳳大大的下不了台！

葉寒雲睹狀，靈機一動，計上心來，低聲向淳于萍說了幾句話，陳小鳳頓時雙眉一展，長劍立即收回，劍鋒一掠，竟然指向淳于萍的桃腮，冷冷一笑道：「淳于萍，我不要妳的命，但是，我可以毀妳的美貌，叫妳變成天下最醜的女人，到那時妳就知道那滋味好受了……」

冰涼的劍尖，落在臉上，淳于萍頓感全身起了一陣痲癢和顫慄，敢情，她不怕死，這毀容兩字，可比死還叫她恐懼！

沒等陳小鳳劍上眞力貫注，她已然大聲叫道：「陳小鳳，妳敢刺我臉上一劍，我一輩子都會恨妳到死……」

陳小鳳冷冷的笑了一笑道：「妳愛惜妳的面貌，倒勝過妳的性命呢！」

淳于萍道：「陳小鳳，妳不信就試試看！」

陳小鳳微微一笑，道：「妳以爲我是不敢下手的麼？」

劍尖向下一壓，淳于萍只覺得臉上冰涼刺痛，整個人都在冒汗！

陳小鳳格格一笑，接道：「妳起來不起來？如果妳再敢賴在地上，看我刺不刺妳十劃！」

淳于萍叫道：「妳先移開這劍……」

陳小鳳倒是信得過她，長劍向後一撤，淳于萍立即站了起來。

葉寒雲這時忽然沉聲道：「淳于萍，妳在懸崖之下，弄的是什麼手脚？」

陳小鳳怔了怔道：「她在崖下做了手脚麼？」

葉寒雲道：「她上了祝融峯之後，又曾到那邊懸崖之下去了一會兒，八成她是在那兒作了什麼手脚呢！」

淳于萍恨葉寒雲，直恨得牙齦生痛！

敢情這淳于萍果然在那崖下做了手脚，只要她們三人下峯之時，走的是那一條路，她便可以有了脫身機會！

但是，此刻竟被葉寒雲揭穿，顯然此計又告失敗了！

陳小鳳大眼一轉，叫道：「淳于萍，妳最好是少打什麼主意，否則，姑娘決不會饒妳！」

淳于萍吁了口氣道：「算我倒霉，遇到了妳們這一對小魔鬼……」

陳小鳳冷哼道：「妳知道就好！」

葉寒雲冷冷一笑道：「你到底在下面攪什麼鬼了？」

淳于萍冷冷的看了兩人一眼，道：「不過是一點兒無色無臭的藥粉而已！」

陳小鳳呆了一呆，道：「毒物麼？怎的我從那兒上來，也未發現呢？」

淳于萍笑了一笑道：「那是你運氣好，不曾挨到崖下三尺之處的一草一木，否則，你此時早巳全身化膿，陳屍祝融峯上了！」

陳小鳳心中暗暗吃了一驚，當眞僥倖得很！

葉寒雲却是嬌笑了一聲道：「淳于萍，你其實根本不用得意，不管你們百魔教用的什麼毒物，却難不倒丐帮中人，妳要不要試一試？等我下去把那毒粉弄上一點兒來給你搔一搔！」

淳于萍臉色一變，失聲道：「不要！不要！」

敢情連淳于萍都害怕那種毒物！

葉寒雲格格一笑，說道：「淳于萍，看樣子，你好像連自己也沒有帶解藥來，是麼？」

淳于萍搖了搖頭，說道：「不是！不過……」

陳小鳳彷彿聽出了淳于萍的口中，別有念意，當下喝道：「葉妹妹，這崖下的毒物，恐怕不如淳于萍所說的那等沾人化膿呢！」

葉寒雲道：「姊姊知道他們百魔教常用的毒物麼？」

陳小鳳道：「不知道！只是，從淳于萍不敢要你下去的神色來看，那些毒粉一定非常特殊，不然，她不會害怕得這等厲害！」

葉寒雲沉吟道：「有道理！」

她陡然一閃身，便向那崖下奔去。

陳小鳳櫻唇微啓，剛想出聲喚那葉寒雲莫要下去涉險！

但是，葉寒雲巳然翻下崖頭去了！

淳于萍臉上却抹過一絲陰險的笑意，冷冷接道：「陳小鳳，她永遠上不了懸崖啦……」

陳小鳳哼了一聲道：「她如果上不了懸崖，最慘的只怕是妳了！」

淳于萍一怔道：「我？笑話！」

陳小鳳冷冷道：「不知道誰可笑了！淳于萍，妳這一身穴道經脈被封，那豈不是一輩子解不開了！」

淳于萍呆了一呆，道：「這個……」

她笑不出來了！

× × ×

淳于萍說那葉寒雲再也上了峯頂，但是，葉寒雲即宛如幽靈一般的由崖下翻了上來。

在她肩頭之上，居然還扛了一個人！

這一下可大出陳小鳳的意料之外，怎會葉寒雲多帶了一個人上來。

葉寒雲上了峯頂，輕輕的將肩上那人放下，向陳小鳳道：「鳳姊姊，這位姑娘，好像是五湖帮的人，姊姊原來不是一個人來衡山麼？」

就在葉寒雲放下肩上的人時，陳小鳳已經瞧出了此人正是五湖帮中的巢湖湖主「鐵簫玉女」舒夢蝶。

陳小鳳沒有聽清楚葉寒雲在說什麼，她早已奔到舒夢蝶身前，察看她如何被葉寒雲扛上峯來的！

這一看，她立即叫道：「葉妹妹，舒湖主莫非是中了淳于萍的暗算了麼？」

葉寒雲笑道：「不錯！」

陳小鳳道：「有救麼？」

葉寒雲道：「如果眞的無救，我又何必扛她上來？」

她語音一頓，又說道：「鳳姊姊，給她休歇一會兒，小妹已然餵過她三顆解藥了！」

陳小鳳大大的喘了一口氣，站了起來，道：「這淳于萍在崖下弄的是什麼毒物？妹子，妳查明了沒有？」

葉寒雲冷冷的看了淳于萍一眼，道：「迷心亂性之物，怪不得她連自己也不敢一試了！」

陳小鳳怔了一怔，道：「迷心亂性之毒？她……爲何要用上這等藥物呢？」

葉寒雲冷笑道：「八成是那龍玉祥的主意吧！鳳姊姊，這妖女可惡得很，我已經把崖下的毒粉，取來不少，要不要給她嚐上少許？」

陳小鳳沉吟道：「這個……」

但那淳于萍立即舉步想逃走，葉寒雲格格一笑，喝道：「想逃麼？辦不到！」

大手一揮，掌力如山湧去！

淳于萍全身筋肌受制，怎能避得開葉寒雲的掌力？脚下略一蹌踉，立即倒地不起！

陳小鳳揚眉道：「妹妹，暫且不要叫她嚐試那毒粉了！見到家父之後，再作計較吧！」

葉寒雲哼了一聲，走到淳于萍身前，一把將她提了起來，沉聲道：「你不必害怕，我和鳳姊姊不是那種惡毒之人，如果妳再想溜走，鳳姊姊不下手，我葉寒雲可就不會留情了！」

淳于萍對這個乞丐帮唯一的女弟子可一點辦法也沒有，除了點頭之外，連話都不敢講，唯恐錯了一句半句，惹惱了這位女煞星，自己就有點苦頭可吃了！

陳小鳳此刻却沉聲不語，彷彿在用心想着一種十分重大之事。

葉寒雲拉過淳于萍，悄悄的站在她身邊。

祝融拳頭，刹那間眞的靜寂無聲。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舒夢蝶突然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雙手一按地面，便坐了起來。

陳小鳳立即收回茫然的目光，彎下腰低聲問道：「舒湖主，妳怎麼也來了？毒性可已完全不碍事了？」

舒夢蝶掠了掠雙鬢嫣然一笑：「不妨事了！想不到百魔教的毒藥，居然這等厲害！」

她緩緩的立起，略一運氣，接道：「鳳妹，妳獨自前來赴約，當眞是冒險得很啊！」

陳小鳳笑道：「湖主大姊，妳到底是怎樣來的嘛？莫非……妳一直跟在我身邊麼？」

舒夢蝶笑道：「那也不是！不過，愚姊比妳只差半日行程，否則，也不會誤打誤撞，中了百魔教的暗算了！」

陳小鳳一怔道：「可是崔護法對妳說的？」

舒夢蝶道：「可不。」

她搖頭一嘆，又道：「愚姊追到此間，明明發現這崖下的木石之間，撒了一層淡淡白粉，却並未想到毒性如此之烈，雖然吞下本帮解毒丹砂，仍然是吸入一口之後，便倒臥在當地……」

陳小鳳笑道：「姊姊怎麼知道這是百魔教的毒粉呢？」

舒夢蝶笑道：「本門解毒丹砂雖然不能避此巨毒，但却護了愚姊心靈不昧，所以你們在崖上的言談，我全都聽得明明白白，只是不能行動和張口說話而已！」

她目光射向葉寒雲笑着說道：「葉姑娘，多謝妳施救之恩，姊姊終身都會記住的……」

葉寒雲淡淡一笑道：「舒大姊何必客氣呢，小妹不過是盡了武林同道應盡的本分而已！」

她忽然一推淳于萍，向陳小鳳道：「鳳姊姊，天色已屆五更，咱們也該下山去啦！」

陳小鳳看了看東邊漸漸發亮的天色，笑道：「不錯，咱們應該下山尋找家父去了！」

舒夢蝶聞言一怔道：「鳳妹之意，是要去金陵麼？」

陳小鳳嫣然一笑道：「本帮高手，盡在金陵，咱們自然是去那裏的了……」

× × ×

七天之後的黃昏，陳小鳳等一行，抵達了九江的碼頭。

聽舒夢蝶的主張，就待夜乘舟，直放金陵，但是那位「朱衣女」葉寒雲，却堅持要在九江歇上一晚！

舒、陳二女，都曾受過她的救命之恩，對於她的這等主張，自是不便硬行反對，當下便由葉寒雲引路，帶她們行到離開碼頭約有五里的一處江邊巨厦之前。

葉寒雲一面伸手輕輕搭上那門上銅環，一面笑向陳小鳳道：「鳳姊，妳一定不會想到，此間便是寒舍吧？」

敢情，她是想回家看看！

但陳小鳳和舒夢蝶却全都呆了！

她們之間，相識不算久，但也有三五年的時光，若非葉寒雲今日領着她們前來，可從來也不曾想到，九江巨富葉大官人，竟是葉寒雲的老太爺。

陳小鳳怔得一怔，立即失聲道：「糟了！」

葉寒雲聞言一楞，道：「鳳姊爲何叫糟？」

陳小鳳道：「葉妹妹，妳今兒可叫姊姊丟人丟大了！旣然登門叩見伯父母，我和舒姊姊怎好空着雙手？」

舒夢蝶也說道：「可不是？妳爲何不早說一聲呢？」

葉寒雲格格一笑道：「兩位姊姊是見外得很啊！其實，不瞞兩位說，家父也是武林中人呢！妳們又何必斤斤計較是不是空着雙手呢？」

陳小鳳嫣然一笑道：「眞的麼？姊姊怎沒有聽說過？」

葉寒雲拉住門環，却未叩下，笑道：「家父在三十年前，便退隱此處，兩位姊姊自然不會聽說的了！」

她語音一頓，接說道：「武林中有位『雷音矮叟』，不知兩位姊姊可曾聽人說過？」

陳小鳳大吃一驚道：「原來三十年前的丐帮第一高手，原是賢妹的爸爸麼？」

舒夢蝶也道：「葉伯父可是諱天華，乃現任丐帮言帮主的大師兄……」

葉寒雲說道：「兩位姊姊，倒眞會捧人啊！其實，家父根本當不得丐帮第一高手之稱……」

這時淳于萍冷冷一笑道：「葉姑娘，妾身記得，此厦主人名叫葉向君，傳說是新科進士葉向高的長兄，由福建移居九江，怎的又成了丐帮長老『雷音矮叟』葉天華呢？」

葉寒雲冷冷一笑道：「百魔教的耳目，倒是十分靈敏，只可惜遇到節骨眼兒上的事，却又查不明白！」

玉指一壓，銅環發出了幾聲脆响！

眨眼間，那黑漆大門依呀一聲拉開！

一名七旬老人，當門而立！

葉寒雲嘻的一笑道：「大叔，我回來啦！」

老人先是一怔，隨即滿臉堆下了笑容，大聲說道：「大小姐，妳總算是回來了啊……」

老人目光一掃，接道：「大小姐，這三位姑娘，可是妳的好朋友麼？」

葉寒雲笑道：「是啊！大叔，爹爹和娘都在府中麼？」

老人聞言笑道：「在！在！大小姐，你們快快進來……」

葉寒雲轉身邀請了陳小鳳等人一同入內。

穿過天井，進了一間寬敞的大廳，老家人正待招呼陳小鳳等入座，葉寒雲搖了搖手，說道：「大叔，我領她們到後堂去啦！」

老人笑道：「也好，老奴這就去交代厨下，要他們做幾樣小菜，送到上房！」

葉寒雲笑道：「有勞大叔了！」

葉寒雲領着三女，又穿過了兩所廳房，方始入了後廳。

葉寒雲招呼了三人坐着，這才一笑道：「兩位姊姊稍坐，待小妹見過爹娘，再來招呼……」

舒夢蝶道：「葉妹妹，妳只管入內，咱們在這兒小坐片刻，不勞操心了！」

蕭寒雲笑了一笑，這才向內行去。

陳小鳳目睹葉寒雲去後，笑向舒夢蝶道：「舒妹妹，稍時見到葉老夫婦之時，小妹眞是覺得不好意思得很！」

舒夢蝶笑道：「不速而來，那也沒有法子的事，妹妹，這叩見之禮，只好容圖後補了！」

陳小鳳揚眉一嘆，接道：「小妹彷彿覺得，今天冒昧登門，總是有些不妥，試想，葉老隱居此間，已有三十年之久，却是未曾暴露過身份，我想其間必有很大的原因！」

舒夢蝶道：「不錯！」

陳小鳳又道：「這次因爲我們突然而來，以至洩漏了葉老的身份，那豈不是罪大了麼？」

淳于萍冷笑道：「陳小鳳，這個黑鍋，妳和舒夢蝶是揹定了！」

舒夢蝶也冷笑道：「淳于萍，這事可不勞你掛齒！」

陳小鳳却喝道：「妳可是幸災樂禍麼？但我認爲妳也大可不必了！」

淳于萍哼了一聲，垂頭不語！

舒夢蝶揚了揚柳眉，沉吟說道：「妹妹，此事咱們可得先跟葉姑娘談個明白才好。」

陳小鳳道：「姊姊說的不錯，等那寒雲妹妹出來，咱們大可以將這事講明白，否則，難道眞要我們揹上黑鍋，豈不是大大不合算麼？」

舒夢蝶道：「對！話是可以說明，只是……」

她語音未已，只見葉寒雲已是匆匆的在後堂趕了出來。

陳小鳳櫻唇微啓，正待叫她，葉寒雲已低聲說道：「家父有請兩位姊姊入內相見！」

她臉上沒有笑容，顯得好像事情有些古怪！

舒夢蝶看了陳小鳳一眼，兩人同時站了起來，陳小鳳遲疑了一下，道：「淳于萍呢？留在這兒等我們麼？」

葉寒雲道：「姊姊放心，她不敢離開一步的！除非她不要命了！」

領着陳小鳳和舒夢蝶，向內堂走去！

轉過一重庭院，來到一進一明兩間的瓦房，葉寒雲低聲道：「家父母是住在這裏，兩位姊姊跟我來！」

當先踏上石階，跨入屋內。

陳小鳳、舒夢蝶跟她進入了屋內，只見在這小小堂屋之中，只有一個巨大的丹鼎，和兩張蒲團。打正面屋樑之上，懸下一盞古色古香的吊燈，照得堂屋之內十分的明亮！

除此之外，四下裏再無他物。

葉寒雲指着左手的一個門戶，道：「家父母便在這間屋內相候！」

三人掀簾而入，只見那屋內點着一根兒臂粗細紅燭。

正面一張書案之後，坐了一位白髮垂肩的老叟，書案的橫頭，則坐了一位看上去年約五十歲上下的婦人。

陳小鳳知道這二老，便是葉寒雲的父母，連忙急步上前，盈盈下拜道：「晚輩陳小鳳，叩見葉老伯和伯母！」

舒夢蝶也跟着下拜，報上了姓名！

白髮老人呵呵一笑，道：「兩位賢侄女，快快請起！」

那中年婦人笑道：「雲兒，厨下準備的菜怎樣了？快去看看呢！」

葉寒雲應了聲是，立即轉身而去。

白髮老人等那葉寒雲出了房門，笑向陳小鳳道：「令尊呢？不在君山麼？」

陳小鳳道：「家父去了金陵！」

白髮老人皺眉道：「去了金陵？可是那天地府中出了什麼事麼？」

陳小鳳肅聲道：「不敢相瞞，正是那天地府出了事！」

白髮老人忽然看了看身邊的婦人一眼說道：「三娘，看來咱們不能指望陳帮主了！」

陳小鳳聞言，呆了一呆，道：「老伯，你老有什麼事要找家父麼？」

這位白髮老人，正是改名葉向君，隱居江邊的丐帮第一高手「雷音矮叟」葉天華。

那中年婦人，則是葉天華的老伴「黑衣羅刹」冼三娘！

葉天華聽得陳小鳳如此相詢，苦笑了一聲，說道：「不錯，老朽被一樁怪事所困擾，必得找到令尊，方可查出其中的原故！」

冼三娘柔聲說道：「姑娘，這樁事說起來十分奇怪，老身夫婦隱居此間，從來不曾招惹過任何是非，但是，這幾天却有不少水道上的朋友，前來滋事，外子担心他們會不會是五湖帮中子弟，是以一再忍讓……」

舒夢蝶聽到這裏，突然插口道：「老前輩可曾問過他們是何身份麼？」

冼三娘笑道：「老身夫婦既然不肯透露自己身份，又怎麼能出面去向他們查問呢？」

陳小鳳沉吟道：「怕父母可曾要府中之人詢問過？」

葉天華嘆了口氣道：「問過了！」

陳小鳳道：「他們報出來歷沒有？」

葉天華遲疑了一下，才道：「說了！不過……老朽却是不信！」

舒夢蝶道：「爲什麼？但不知他們是那一條綫上的人物？」

冼三娘忽然長嘆道：「姑娘，說出來妳們可莫要見怪，據他們說，乃是貴帮中的子弟！」

葉天華接着說道：「老朽根本不信他們是五湖帮的子弟，兩位侄女不用放在心上！」

陳小鳳和舒夢蝶，同時都爲之大大一呆！

他們决未料到，自己帮中之人，會惹事生非，找上了丐帮帮主的大師兄夫婦！

一時之間，兩人竟是不知如何措辭才好！

冼三娘目睹二女發呆的神色，不禁低聲道：「姑娘，老身以爲這批人可能有心要嫁禍貴帮，如是令尊出面一查，定可水落石出的了！」

陳小鳳臉色十分難看，與舒夢蝶互望了一眼，皺眉道：「老伯，那些人現在何處？可否讓侄女去看看他們？」

葉天華微微一笑道：「他們現在何處，老朽則未問過，少時雲兒回來，賢侄女問她看看，或許會有眉目！」

冼三娘接道：「姑娘，老身也曾想過，這水道上的朋友，如果不是貴帮屬下，令尊也必然相識，否則，老身也就不會想請令尊帮忙了！」

陳小鳳和舒夢蝶自然聽得出，二老話中尙有許多不曾講明的暗示，當下却又不便再問，陳小鳳只好嘆了口氣道：「侄女如能查明，自當盡力，如是對方不是本帮屬下，此次侄女去到金陵，定向家父稟明，要家父來此一行！」

葉天華笑道：「如此，老朽就先行謝過賢侄女了……」

說話之間，葉寒雲已領着兩名使女，弄來一桌酒菜，陳小鳳和舒夢蝶那裏還能吃得下去？但碍於二老的面子，只好胡亂的吃了一些。

葉天華在陳小鳳和舒夢蝶用過晚餐告退之時，方始向葉寒雲道：「雲兒，那夥人今夜如是再來，妳不妨陪同兩位姊姊隨後而去，瞧瞧他們落脚之處，想是不難查明他們來歷！」

冼三娘却笑道：「孩子，妳最好莫與他們動手，爲娘我和你爹爹……並不想再行出山，捲入江湖是非之中……」

葉寒雲笑道：「女兒記下了！」

當下領着陳小鳳和舒夢蝶退回內堂，那淳于萍此時已然用過了飯，等在屋內，舒夢蝶附耳向陳小鳳道：「妹妹，咱們少時如果去查看那夥來此騷擾之人時，這淳于萍莫非也要同去麼？」

她聲音雖小，但葉寒雲已然聽得明明白白，不等陳小鳳話盡，立即接道：「舒大姊放心，淳于萍的住處，小妹已然有了安排，倘是咱們要離去，小妹家中自然有人照應於她！」

淳于萍不知她們入內談了些什麼，對於葉寒雲的這番話，當然不知何云，但她也不曾追問，只冷冷的笑了一笑，道：「葉寒雲，只要妳與本教作對，總有一天會後悔不及的了！」

葉寒雲冷笑道：「淳于萍，那是我的事，妳倒不用操心了！」

語音一頓，喚來了兩名丫鬟，將淳于萍押到左手一間廂房之內安頓。

葉寒雲正待招呼陳小鳳和舒夢蝶到她的閨房，只見那名老蒼頭匆匆由前廳奔來，大聲叫道：「大小姐，有人上門生事來啦！」

葉寒雲玉手一揮，輕聲笑道：「大叔，可還是那些人嗎？你老也莫要驚動別人，我自去門外會會他們……」

老蒼頭搖手道：「大小姐，這夥人可不是以往的那些啊！」

葉寒雲一怔道：「不是他們？那……那又會是誰？」

說話間，只見又有兩名壯漢匆匆奔來，一眼看到葉寒雲，便高聲稟告道：「大小姐，那批人已然撞破府門，衝進大廳來了……」

葉寒雲聞言，柳眉一揚，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前面疾奔而去。

陳小鳳、舒夢蝶不敢怠慢，急急的隨在葉寒雲身後，趕到前面大廳。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人影閃動，葉寒雲當門而立，正在喝問他們的來歷。

陳小鳳和舒夢蝶站在大廳的後面屏風旁邊。目光掠過大廳，數了一數，那帮人爲數竟然有十名之多！

不過，他們在看清了這些人的衣飾之

後，却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只因爲這些人並非是在水上討生活的人！

這時，這四人中的一名中年大漢，聽得葉寒雲喝問他們爲何破門而入，莫非想來打刦之言，不禁仰天大笑道：「姑娘，你瞧咱們像是强盜麼？」

葉寒雲冷哼道：「强盜臉上也不會刻字，你們胆敢破門闖入民家住宅，這行徑和那强盜又有什麼分別？」

那人的雙目一瞪，大聲道：「姑娘，你可是府中的主人麼？」

葉寒雲道：「是又如何？你們連府中主人是誰都不知道，爲何竟然破門闖了進來？」

那人宏聲一笑道：「區區聽得朋友相告，這間巨厦的主人，乃是當年江洋大盜，專門刦殺行旅客商，血腥滿手歛財千萬，退隱以後，又復爲富不仁，欺凌鄉里，區區等人雖非白道豪俠，但遇到這等爲禍鄉里的盜賊之輩，却是不能袖手坐視，是以特地前來求見……」

葉寒雲冷笑說道：「原來幾位竟是打抱不平的俠客麼？但你們也不用破門而入啊！」

那人道：「哼！區區等叫了半個時辰，却是無人開門，足見你們正是做了什麼虧心之事，否則區區等也就不會破門而入了！」

葉寒雲聽得眞是有些兒哭笑不得，不知是氣好，還是不氣好！

舒夢蝶這時却忍不住喝道：「閣下怎麼稱呼？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那人皺了皺眉，回答道：「區區姓周，單名一個玄字，乃是盛京振武鏢局的鏢師！」

舒夢蝶怔得一怔，道：「你們是振武鏢局的朋友麼？」

周玄道：「不錯！」

舒夢蝶微微一笑道：「振武鏢局一向在北五省行走，周鏢師怎的跑到江南地帶來了？」

周玄哈哈一笑道：「振武鏢局與金陵鏢局組成了聯鏢，周某自然可以來得江南的了！」

葉寒雲這時却沉聲道：「周玄，你們無非是保鏢路過此處，頂多也不會躭擱三天兩日，爲何聽信流言，認定本宅主人乃是江洋大盜？但不知尊駕是打什麼人口中，聽來這等鬼話？」

那周玄似是生來便是個耿直的漢子，聞言呆了一呆，道：「姑娘這話……是說周某上了別人的當麼？」

葉寒雲道：「本來就是！」

周玄皺眉道：「這怎麼會呢？周某也曾問過九江地帶的武林人物，他們似乎對府上都表示……表示大有疑問啊！」

葉寒雲臉色一沉，道：「都是什麼人？他們又怎夠資格批評我家之事？」

周玄道：「他們麼？江西大豪駱長風和五湖帮的九江分舵舵主李先豪，還不夠麼？」

他此言一出，陳小鳳和舒夢蝶不由得全呆了！

五湖帮的人，怎會說出這等話來？

陳小鳳不禁大聲說道：「閣下此言眞麼？」

周玄道：「周某在一個時辰之前，曾與他們同在一桌聚宴，親耳聽到，那裏會錯。」

葉寒雲接道：「周大鏢師是相信了他們了！」

周玄道：「區區如是不信，豈會冒昧闖來？」

他語音一頓接道：「姑娘，這兒的主人，莫非就是姑娘麼？」

此人不但直，而且有點兒傻！試想，如果此間之主人，眞是昔年江洋大盜，那豈不是葉寒雲剛會走路，便要出外去打家刦舍了麼？

葉寒雲忍不住失笑道：「姑娘當然是主人！不過，却不是爲富不仁的昔年江洋大盜！」

周玄吶吶道：「這個……這個，在下也瞧出點不對……」

這時，周玄身旁的一位二十出頭的少年，忽然冷笑道：「周大哥，你怎的不問問這位姑娘的父母呢？也許那駱大爺說的便是她父母也不一定啊！」

周玄恍似大夢初醒，大聲道：「是啊！區區倒幾乎被她矇住了！」

濃眉一揚，大聲喝道：「你那父母何在？」

葉寒雲柳眉一豎，也喝道：「你想見姑娘的父母麼？姓周的，告訴你，你還不配！」

周玄聞言，頓時氣往上湧，喝道：「什麼人才配？」

葉寒雲冷冷接口道：「振武鏢局的主人還差不多！」

周玄一怔道：「老局主麼？」

葉寒雲道：「七絕魔刀史光漢，那不是你們振武鏢局的主人麼？」

周玄和同來之人，無不爲之一呆，他們料不到這等小小年紀的少女，又怎會知道自己的老局主是誰！

周玄身旁的青年少年，這時陡地大喝一聲道：「丫頭，妳好大胆子！老局主的名諱，豈是你們所可亂叫？」

葉寒雲哼了一聲道：「你是振武鏢局的什麼人？趟子手？還是卑夫？」

那青衣少年原是振武鏢局的鏢師，葉寒雲這等小看於他，自然是大大感到臉上無光，刹那間臉色一變，跨前一步，大喝一聲道：「丫頭，我先斃了你……」

葉寒雲粉臉一沉，脆喝一聲道：「你也配和姑娘動手麼？」玉手一揮，指力一彈，那青衣少年悶哼一聲，突然向後倒退了五步！

一隻右手，虛虛的下垂，豆大的汗珠，滾滾而落！

周玄大驚失色，走了過去，指點掌拍，忙了半晌，那青衣少年反倒疼得混身發抖！

陳小鳳冷冷一笑道：「周大鏢師，你省點力氣吧！這是丐帮的獨門的凌空點穴封脈手法，大概要得請來你們老局主和總鏢頭才有希望呢！」

周玄楞了一楞，道：「丐帮手法？這位姑娘……莫非是丐帮的門下？」

陳小鳳格格一笑道：「朱衣女的大名

，閣下可曾聽說過？」

周玄目光在葉寒雲身一轉，抱拳道：「原來你是葉女俠……」

葉寒雲道：「不敢！撞破寒舍大門，尊駕打算怎樣交代？」

周玄連聲應道：「這個在下自當負責賠償！」

他頓了一頓，接口道：「姑娘，在下這位同來的薛鏢師的穴道，可否勞動姑娘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葉寒雲冷冷的看了那姓薛的少年鏢師一眼，緩緩走了過去，舉手在那姓薛的鏢師後心重重的拍了一掌！

那薛姓鏢師艱困的咳嗽了一聲，右臂立即可以揮動自如了！

周玄抱拳一禮，說道：「多謝姑娘開恩……」

葉寒雲冷冷一笑道：「那駱長風和李先豪，眼下可也來了？」

周玄沉吟了一下，才道：「他們麼？此刻正守候在江邊的一條大船之上！」

葉寒雲不由得連連冷哼道：「他們為何不敢親自前來？尊駕一身武功，只怕不比他們高明多少吧？」

周玄聞言，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

葉寒雲不等他再說，接道：「周大鏢師，姑娘想要你辦一椿事，作為撞破大門的補償，不知尊駕的意思怎麼樣？」

周玄道：「葉女俠有什麼吩咐，周某自當遵命照辦！」

葉寒雲道：「說來也很簡單，只要你去把那駱長風和李先豪請來！」

周玄道：「這個容易……」轉身便待離去。

陳小鳳突然冷冷一笑，說道：「周玄，你怎麼去向那駱長風等人講述此間之事呢？」

周玄道：「區區自當告訴他們，葉女俠府上，不是那為非作歹之人了！」

陳小鳳失笑道：「周大鏢師，你如果眞要這麼一說，當心閣下連性命都要保不住啦！」

周玄聞言一怔，道：「為什麼？」

陳小鳳道：「為什麼！閣下想是蠢得可笑！」

周玄臉色大變，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妳是葉女俠的什麼人？」

敢情他還不知道陳小鳳和舒夢蝶的身份。

葉寒雲忽然微微一笑，道：「周玄，這位姑娘乃是我的好友，五湖陳帮主的愛女，洞庭湖主冷面仙子陳小鳳女俠……」

周玄只聽得大吃一驚，失聲道：「陳湖主？區區當眞是瞎了眼了！」

此人倒也是憨直的可愛，一旦知曉了陳小鳳是誰，立即抱拳行禮，變得十分客氣！

陳小鳳柳眉一揚，淡淡說道：「閣下可知那李先豪根本沒有說過半句眞話麼？如是此間主人乃是江洋大盜，姑娘又怎會與他的女兒結成了知交？」

周玄額上汗光立現，大聲道：「女俠不說，在下也已發覺上了他們的當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不過……在下倘是不能對他們說破此間主人不是壞人，但不知又該怎樣的說法，才能將他們請來此處？」

陳小鳳皺眉問道：「周玄，他們可曾跟你作出什麼約定？比如說，要在何等的情況之下，他們便前來與你會合之類的交代？」

周玄想了一想，道：「這個……那駱長風大俠曾說，如是區區已然得手，就不妨在這兒……」

他忽然搖搖頭，但不往下說！

葉寒雲道：「你為何不說了？」

周玄嘆了一口氣，道：「在下說出來之後，尚望姑娘莫要見怪！」

葉寒雲說道：「你說吧，我不怪你便是！」

周玄說道：「他們要在下前來，找到此間主人，便行下手誅殺，一旦成功，便舉火燒屋，他們見到了火光，當即趕來會合！」

舒夢蝶冷冷笑道：「好啊！他們竟是做那殺人放火的勾當，還說別人是江洋大盜麼？」

周玄訕訕一笑，道：「姑娘罵得對，在下此刻想來，果然覺出他們居心叵測得很……」

舒夢蝶道：「你倒很聰明——人家一說，你就明白了！只是，今兒若非我們在此，八成你連小命都要丟在這九江府地帶了。」

周玄一怔道：「姑娘是說……他們是誠心要在下前來送死的麼？」

舒夢蝶道：「你縱然不曾喪身此間主人之手，那也要喪身在駱長風之手，反正嘛，只要你上了他們圈套，那就別想再活下去了。」

周玄道：「姑娘教訓的是！」

他略一沉吟，接道：「為今之計，不知在下應該如何做法？莫非……眞要在下放一把火，將他們招來麼？」

那姓薛的鏢師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周兄，咱們豈可作出這等事來？既然此間便是葉女俠的府第，你我誤闖而入，已是不大應該，設若再來舉火，縱然葉女俠不見怪，一旦傳入武林人物耳中，你我兄弟和振武鏢局的金字招牌，那豈不全都砸了麼？」

周玄呆了一呆，道：「依兄弟你的看法？」

姓薛的鏢師說道：「依小弟之見，咱們似是應該派人稟報總鏢頭，說明此間誤會，一方面請總鏢頭前來致歉，另一方面，也請總鏢頭下手將駱長風等一班小人拿下。」

他倒也深明大義，知錯勇改，而且，所提見解，也甚為允當，周玄不由得連聲道：「不錯，不錯，愚兄這就差人回轉京城……」

但陳小鳳竟然冷哼道：「來不及了，容得你們花上半個月時光往返京城，那駱、李二人，只怕將你們的小命送上西天去啦。」

周玄頓時聽得沒了主張！

他怔怔的望着陳小鳳，遲疑的說道：「陳女俠之意，薛兄弟之計，是行不通的了？」

陳小鳳道：「不錯！」

薛姓鏢師皺眉道：「依陳女俠之見呢，難道眞要放一把火，把他們招來麼？」

陳小鳳道：「有何不可？」

葉寒雲也道：「只要能將他們引來，放上一把火，毀去幾間房舍，那也沒有關係……」

周玄目光在三女身上一轉，終於明白了她們用心，似乎只要能將駱長風等人弄來，燒掉幾間房舍，倒也無關緊要。

當下他濃眉一軒，大聲道：「姑娘之意，在下知道了，但不知府上什麼地方，可以允許在下派人縱火！」

葉寒雲道：「放火之事，不勞你們動手了！不過，稍時火勢一起，還得要尊駕和你屬下之人大聲吆喝一番，裝裝腔調，免得他們不肯上當！」

周玄自然是想不到那麼多，聞言笑道：「不錯，他們要周某殺人放火，一旦火起，那自然要喊殺之聲相配才像了。」

葉寒雲點頭道：「對！姑娘正是這等用心。」

他回頭向陳小鳳道：「陳姐姐，這放火之事，就由小妹差人去辦，如是駱長風等人很快的趕來，還得先請陳姊姊和舒姐姐監視他們，不許他們離去！」

陳小鳳笑道：「那是自然的了。」

周玄却是看了舒夢蝶一眼道：「這位姑娘姓舒，不知道是不是五湖帮的巢湖湖主鐵簫玉女舒女俠麼？」

舒夢蝶笑道：「不錯，周大鏢師並不孤陋寡聞啊！」

周玄的臉上浮現赧色，但是他心中却位年約六旬的白髮老人，跟在這老人身後道：「舒女俠這話，可叫區區羞慚難當得很……」

舒夢蝶也不禁嫣然笑了。

只因為周玄這人雖然憨直，但是却坦白得令人可愛。

舒夢蝶這一笑，只笑得周玄連頸子都紅了。

他連忙的轉過身去，向身後的另外幾位鏢師吩咐道：「咱們暫且散開，只等火光一起，各位便大聲呼喝，以壯聲威，好使那駱大俠和李堂主聞聲趕來！」

話音一頓，便和那薛姓鏢師，領着屬下之人，大步向廳外行去。

陳小鳳這時和舒夢蝶畧一交談，竟是雙雙舉步，向大門之外的江邊奔去。

敢情，她們乃是想先行隱到暗處，守候他們前來！

這時，府中靠近左面的房舍，突然升起一片火光。

周玄等人，即刻在四面出聲喝叫。

葉府中的下人，也似乎都已得到了葉寒雲的交代，紛紛作出奪門而逃的驚叫之聲。

陳小鳳和舒夢蝶兩人在十丈之外的一片林木之中，遠遠看了過來，倒也眞像那周玄已然得手，正在放火屠殺府中下人一般！約莫過了頓飯時光，只見由那大江之中，迅快的駛來了一隻雙桅大船。

船頭之上，站了約有十多人之多，大船船頭一攏岸，船上之人，便立即跳了下來。

陳小鳳凝目望去，當先的那人乃是一位年約六旬的白髮老人，跟在這老人身後的，正是那位九江分堂的堂主「鬧海蛟」李先豪！

陳小鳳輕輕拉了舒夢蝶一把，低聲道：「那李先豪果然來了，當先之人，八成便是駱長風啦！」

舒夢蝶冷哼道：「今夜咱們可不能容他們遁走了。」

×　　×　　×

葉寒雲一手提劍，一手提了一隻木桶，匆匆的由江邊奔向那火光閃冒之處，她臉上的神情裝作的倒也十分逼眞，彷彿這一把火眞是周玄所放一般。

就在她們剛剛到了那失火之處，只見周玄向她打了個手勢，葉寒雲立即放下木桶，揚劍便和周玄鬥在一起。

兩人邊打邊退，直向大廳奔來。

正好此時，那駱長風已然領着李先豪等人闖入莊內。

駱長風一見葉寒雲和那周玄打在一起，不由得臉色大變，驀地扭頭失聲叫道：「李老弟，這朱衣女未死，咱們怎可現身呢？」

李先豪也是一呆道：「不錯啊，駱兄，你我還是回到大船之上，暫時避開，莫敎那朱衣女發現了我們才是……」

駱長風陡然一揮手，轉身便待向外退去。

但是，在那碎裂的大門門口，却有兩名少女按劍而立，阻住了他們退路。

駱長風倒還無所謂，只因他並不認得這兩位少女究竟是誰！

但那李先豪却儍了。

當他一眼瞥見那二女不是別人，正是五湖帮中的兩名湖主之際，頓時一縮身軀，就想向大廳之中折回。

原來他想從後面開溜。

可是那舒夢蝶比閃電還快，只不過一搖雙肩，便已到了李先豪身後！

她冷笑了一聲，道：「李先豪，你給我站住吧！」李先豪不料舒夢蝶的身法如此之快，當下乖乖的叫了一聲：「屬下參見湖主……」便自呆立在當地。

陳小鳳這時却目光射向那駱長風，冷笑道：「閣下可是江西大豪，人稱千手劍士的駱長風駱大俠麼？」

駱長風怔得一怔，道：「不錯，老朽正是駱某，姑娘何故動問？」

陳小鳳哼了一聲道：「駱大俠，你率領了這麼多江湖人物，來此作甚？」

駱長風不愧老奸巨滑，聞言笑道：「這個麼？老朽正在江上飲宴，望見此處火起，特地趕來救火來了。」

陳小鳳笑道：「可是……尊駕等怎地未向那失火之處奔去呢？」

駱長風笑道：「老朽等正想察看，此處正屋有無危險，不想姑娘便現身喝問了……」他語音一頓，向身後之人喝道：「你們還不快去那廂救火麼？」那批隨同駱長風同來之人，齊齊應得一聲遵命，立即邁步，要向那有火之處行去。

陳小鳳忽然嬌叱一聲，道：「站住，誰也不許走開半步，否則莫怪姑娘手下無情……」

嬌叱的同時，右手長劍一圈，竟將那走在前面的一名壯漢頭巾削落。

（下期續完）

兩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海浪·文　可飛·圖

女俠（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一個箍桶的老頭子突然間被人殺死，接着一個補碗的漢子也被人殺死，還揭去臉皮，面目全非，使沙河鎮變成了鬼城兇鎮……雁蕩四義老大樂長效，老二卜無非，老三陳仲義，老四金大域被鬼宮的徒衆包圍，情況危急，忽有一縷尖細語聲傳來，命他們立刻退下，這批鬼宮的怪人被語聲鎮住，立即向四週逃散，雁蕩四義繼續前往廬山縣境的冲霄觀，欲見那個借寶人，但到達觀中，已有一批人在那觀中，原來四義一路上已爲人所盯梢，敵人窺伺着那兩件寶物，四義見狀，立即奪門而去，來至一座破祠堂，又遇上玄陰宮主，並逼四義交出兩寶……

扶持正義　堪稱女俠

這是后土宮中的黃雲鋤，說是鋤，不是鋤田用的粗笨大物，祇是體具鋤形的精緻靈巧的兵刃。黃雲鋤按中央土宮，其音爲五的先天數而變化……說變化，外行人，可能根本看不出來，因爲土性厚重，不輕易變，一變就得地覆天翻。但是，萬物土中生，生化之道，土生土埋，土長土藏，這是極玄妙的變。而你又不得不承認它在變。黃雲鋤的鋤法就有聲變，不變，其實在具變的玄理在！

少年——其實是少女，被困在戊土眞訣中，但是，師主是妙目有神，她一看少年的步法？心中大吃一驚。這是先天六陽功，不錯，戊土眞訣可以將少年困住一時，她相信，決不能將此人困死。而且，看其面目含笑的來說；他是會突破戊土中五陣法。四女說不定有些個傷亡！

她想阻止，但是，她又明白自己，四個忠實的手下！她又想由自己來催動陣法……唉，與這個少女何仇何怨……自己的原意是找到那個設計者，此人是心腹大患；決不可就此放手！由於此人深悉自己戊土宮中的一切，隱藏身側，分分鐘可以爲其一手顚覆了后土門，因此，她不止住自己出手……

四女可已在出手了，中五訣變爲神藏訣。四鋤宛如四座黃山般，功悉已向少年中央壓去……師主是暗道不好，她還想沒法解脫，少女（少年）卻是雙手合拱，背微駝，再看一看！師主越發吃驚，少女（少年）的雙手中指翹然，正是乾陽朝天，歛緊一陽玄勁的手法！

少女（少年）與自己年齡相差無幾啊！她從那裏學來這個妙參造化的神功？憑此雙指，已立於不敗之地，如果由女眞的不顧一切出手，起碼有二人得敗在她的神指之下！

「不可出手……」師主是驚魂抖戰的叫！

四騎士不由大吃一驚，從來沒聽見過師主如此緊張過的啊，爲什麼？爲什麼？四女對師主是忠心一片，師主的命令，饒是她們有一千萬分的不願，她們可也不敢違背。四鋤所挾之戊土眞悉是漸漸放緩了，身形是漸漸的移動，這一次是向外圍散開！

師主算是透了口氣！

「多謝師主！」是少女（少年）在說話，又謙又誠懇！

「謝我些什麼？」還在笑！早就說過，她素性喜笑！

「如果師主使四鋤之力，用巽宮翻天震地訣引動，我，不敢想像後果！」

少女（少年）是毫不掩飾自己的担心！事實也眞如此，五人鬥一個，少女（少年）有天大的本領也難脫得了梢！

「姊姊太謙！」

「事實如此！」

「姊姊，尊姓大名……」師主還想問下去，有關其他什麼師門淵源，學技經過等等……

少女（少年）卻黯然嘆了口氣道：「我，幾乎爲小人所欺，所弄，我，賣身葬父，沒人要——我，唉——」她哭了，這是她一生最引以爲痛的事：「我眞想死，不料，那個簡相公，他仗義，我看得出，他並不有甚企圖，師主，人，人心是肉做的，我，能不管他嗎？我看出來他要報仇，不想，他却讓人越引越遠……」

「你就是那位孝女？」師主到現在，就這句話，她沒有笑。看來，她可是眞動了心。事實上，她之所以出手重傷了胞兄，又殺了盛香主的內寵，就因爲恨他辦事不力，不，簡直是該殺！

她早已打聽明白了，此人之所以不能賣自己，因爲，她是個女的，是個不好看——實在是太難看的女的。人，多可卑鄙啊，人家爲求料理喪事啊……你們，憑什麼不能打發個三兩五兩，十兩八兩……

盛香主爲個小妾，化了五百兩銀子。就不能化個三五十兩，援救個落難的女子。爲什麼？因爲她生得醜！哎，他的心比鬼還醜——而今，想不到；少女是天罡門中的唯一傳人，唉，天罡門是個門規嚴謹的門戶啊，他們決不能搶、刦、盜、竊——他們寧可自己餓死，凍死，他們……是個可尊敬的門戶。

再看看說，果然不出所料，她穿的是破衣破裳，雖則扮了個男的，也是個寒酸的窮士。

「姊姊，如不謙怠慢，請用些酒食，」師主是莫明其妙的對少女有極濃厚親熱、尊敬之意！

少女聽了師主的邀請，本來，面上有着忸怩爲難之色，稍停，她是慨然的，走過來，接受了師主的邀請。

看來，她是餓得可憐啊！除了不飲酒外，她是將師主帶來的乾糧肉脯，吃了個一光二淨，可是，師主眼中流下淚來：「姊姊，你……這幾日，不，你有多少日沒吃東西了？」師主心中實是萬分感動！她具有驕人之身手，她，寧願挨餓，自己！肯嗎？

「師主，我……還是三日前，在前村，新鎮，的一個鄉下人家，討得了一個包子！」

「你，祇——是以乞討爲生？」

「我，也慣了！」好像是生下來該捱餓的，做化子，也不見得是十分坍台的事情！

「姊姊，你，何不隨我一起去！」

「我是漂啊！師主！何況，我還得照顧那位簡相公。師主，我是知道你，想找出那個貼身的危險人物，可是；師主，爲何不想：「爲什麼有人會反叛，會暗中對付你們？師主，爲人坦蕩！天地是我家，你說是嗎？」

師主倏的有所驚覺，后土門，自己爲后土門做了些什麼？保持權勢，保持地位！嗯！其實，天地是吾家，那又該多好？說什麼后土！青陽！

不過，她廢然一聲嘆息，唉！姊姊，我可是無法走得如此坦蕩！因爲；人在江湖，對嗎？

「師主，用這鴿子傳訊的辦法，不成了！」

「我明白，是你在提醒我！姊姊，你是邊塞大俠蒙神通的後嗣？」

少女——蒙靜一苦笑了，她對天看了一眼：「大俠，大俠，誰又會知道，他死於貧苦無依，他的女兒賣身葬父而無人要！」她走了！因爲，她已勸醒了堵思姿，讓她回去，當然，她更希望，能找到簡相公……勸簡相公……江湖仇、怨怨相報幾時了，不過，她摸了摸自己的面容，她眼中有淚，爲什麼？爲什麼？自己生就了這副容貌？如果，自己是師主？那該多好，至少，也得讓人多看兩眼，也得令人有所倖羨，可惜，自己是個醜八怪——

「此人是鬼？抑是野獸。」

「我看，該算是惡魔。」

有不少人在你猜我度，地下却横七豎

八的躺了一地死人，而死人個個沒臉皮。

其中有個高瘦的老漢，面色是十分的難看，半晌，他揚手示意，希望衆人再不要胡亂發話，他冷冷的看了衆人一圈：「你們該看見了……而最後，該輪到了我們……難道，我們能甘心情願，束手無策的讓此人活活的揭去了臉皮？你們全搖頭了，那麼，你們有什麼高見？」

「咱們該溜之乎也！」

「對，四哥說的對，走！」

「跑得了和尚，還能跑得了廟？並且你們就不怕刑堂使者？」

「老大，你說該怎辦？」

「我……哼哼，」那老漢是冷笑了笑道：「我能顧得了大家，就怕……大家顧不了我啊！再說，我，六十在望，死了也就死了，祇可惜你們。」

不錯，在場的人有那幾個是比老漢大的？

老漢又繼續說道：「你們還年輕，你們，犯得着嗎？做墊刀頭，舖了棺材底，犯得着嗎？其實，爲甚麼該讓我們死？說穿了，爲了他們那幾位高高在上的，他們得摸清底細，然後一舉成功，他們竟喝慶功酒，不，他們可是喝你我的血……」

老漢的說話可眞有些煽動性，將那些壯漢個個面色變，眼睛發紅了，不過，沒半個人敢說出火爆話來。分明，心中個個有了一包氣！

「老大，你倒說說看，該怎辦？」

「好吧，算我是胡言亂語，你們聽着斟酌斟酌，死中求生，反！」

「反？」衆人是大半有此意圖，可就不敢說出這個字來。現在，說出來了，到好像去了塊心病，大家你眼望我眼，大家顯得自然了。

「咱們——是死中求活，如果有人不願，儘可退出，咱們不能强拉人下水，可就不能洩漏風聲——」

當然，大伙兒的事，必須大伙兒一條心，人多啊，可就難要求全體一列，老漢的說話也挺實在，不與大伙合心的，那儘管去，不過，不能洩漏秘密。

反叛，對國家來說是首逆大罪，對一門一派來說，何嘗不是件大罪啊！那可是玩的？老漢的顧慮是不錯的！

果然，有那麼三個人，要退出，他們的理由是：身受老帮主的大恩，而且，入門有二代，不能如此沒情義，還有，他們也不能壞了好朋友的事，他們甘願去等死，決不能走漏半點消息，他們走出了門——讓他們繼續議下去。

「你們能信得小劉，小全，小仲的話嗎？」老漢陰惻惻的問着，分明，老漢是在提醒衆人，也在挑撥衆人，因爲，他們犯的是極大的罪，他們現在已是馬行狹道，不能回頭，但是放走了三個活口，這不是三個人，而是三柄利刀，他們能放虎歸山？

也不必再有催迫，幾條人影竄出，三人則走出了大門，已爲人阻住了。三人不是個呆的，互相一對眼神，苦笑道：「就不該知道得太多……」手中光亮一現，三人的兵刄出手，有的刎頸，有的刺腹，自殺了。

幾個阻住的人一怔，其中有幾個人，隱隱就聽得有一聲嘆氣！可是爲人哄叫聲打亂了，對啊，三個任是怎麼說，總是弟兄，不想到性子那麼烈，出手快，快得出乎人意。而且，視死如歸，阻他三人的，全由心底泛出了個愧字來。

老漢說出來，看了個清楚明白，突然，他是手起掌落，衆人可不明白，他與死人有甚麼過不去？用得着費這大的勁？再補三人，一人一掌的，不過，老漢却說：「小心不爲過。」衆人凜然，老人可眞心細。

然後，他們再入了廳，再到了死人堆前，大家起了誓，大家結了齊心，老漢這才說出來：「咱們可是另有後台……」衆人這才明白，帮中早就有人在挑撥，在惹事，在仗勢欺人，在引毒歸帮……

這個殺手是引出來的，而敎唆堵大公子找上綠竹子，有對付補碗的，何嘗不是如此，連雁門四義……還有借出重寶，中間也是有人在弄鬼……

好個厲害的人物，此人是誰？

老漢冷冷的說道：「此時不宜宣佈，反正，咱們以後是同心合力，爲新主者効勞，有弟兄們的好處……」

然後是佈置，安排，要刑堂香主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更得引那個小丫頭，與那個殺手對了面，打一個狠架。如果，此君能殺了她，上上大吉，不能殺，也得助他成功，后土主人目前是祇憑個小丫頭作左右手，小丫頭毀了，老人祇是一個紙糊的主者而已。

哄笑中，他們走出了這個后土門中的分舵，然後沒入了黑暗處。

「你看如何？簡相公。」

「姑娘，我，該說什麼？十兩銀子，想不到十兩銀子有這大的用處……」那個冷面相公說着感慨之語。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姑娘，我可是明白，其實，我早已知道，暗中有個人在庇護我，有幾次，我早已該被暗算了，鬼使神差的，讓我脫出危地，十兩銀子……」

是那個醜姑娘正色的對冷面相公道：

「爲甚麼一再提說十兩銀子。」

「如果是沒有十兩銀子之事，你會帮助我這個蠻不講理的，殺人手法狠毒的人嗎？」

「我祇帮助你？不，我是在竭力撲滅江湖上一場腥風血雨而已，我爹生前不求名，不求利，因此，他落得個窮困而死，死後無殮，不過，他死得挺安心，因爲，他無所負於人，他並沒有仗祖師爺的技藝欺侮人，更沒有作了個可殺可卑的江湖人，簡相公！不錯，十兩銀子是個不少數目，至少，它是令我父免得暴屍荒野，也免得我做了傻事，我……却又發現了這件事，一個武林的大陰謀！我立即的四處堵截，我希望能化暴戾爲祥和，可惜我一個人，我無法照顧全局……當然，死了的，也眞有他們的死罪，相公，我請求你，以後，稍作留步。」

「姑娘，江湖上，是你爭我殺，是生死決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人家不會客氣，也不會可憐，而我又何必假充好人？該殺的，我是不會手軟，可是，我受了尊駕你的好處，我——」他顯得萬分急躁

：「我得受你干涉，管束，你說什麼后土門中，不是沒有好人，又說什麼后土門中有人意圖挑起一場腥風血雨，要我目光放遠，但是，他們殺了我的好友滿門。」

姑娘問清了一切。

簡昭寧是七煞夜叉唯一傳人，而簡昭寧之好友谷田風却是個江湖二流脚色，不過谷田風却好打不平，又好出鋒頭，本來，簡昭寧在場，有不少事可以讓簡昭寧阻住了，或者打擾了，就在簡昭寧送師歸西時，他留了三個多月，而三個多月時間，谷田風與后土門結下了仇！

也正巧，就在簡昭寧拜別恩師遺蛻之後，回家之時，谷田風滿門被殺，死狀極慘，祇留下了谷田風的胞妹谷田君奄奄一息，簡昭寧用盡本身眞力，也不過讓田君有氣力說出后土門出手之事——殺他滿家的是：戊土老人。

然後，他來到了廬山，毀了一個分舵，不見戊土老人，沿途，更殺了不少自認爲后土門中人。

姑娘十分冷靜的說道：「是個陰謀！不過，這個陰謀也太可怖了。」

谷田君不是個有功夫的人，她那會心脈未斷，她那會等到簡之回來，姑娘的分析是有根有據的，姑娘因此說：「不這樣作賤你心愛的人，你是不會怒發如狂？你發怒了，神智就得爲怒火燒胡了！令你祇有一個想法：報仇！也怪不得，你對我有了偏見。」

簡昭寧不禁如被冰水汗頭，姑娘是個乾淨的人，不，她說她是旁觀者清，姑不論如何，簡昭寧是有了些明白，自己，太莽撞了，也太意氣用事。除了多殺人，最後，可能會殺錯良民，形成遍地皆敵，仇是沒報，自己也已精疲力盡而死了，至少，姑娘說得有理啊，一個人，能面對整個武林？

但是——田君，他眼前又依稀看到了青梅竹馬的遊伴，她在笑，不過笑得如此淒涼。

「且慢！」是姑娘的呼叱聲。

「好俊的功夫！」一個老人讚佩聲。

不料，眼前勁風吹來，一條人影已向自己撲到，不是自己的功夫是說提就提，正可以爲來人一招擊中，這是甚麼人，這是什麼出手？令人心煩神躁的，還有那來人不知用什麼傢伙，「叮叮叮」的尖銳金屬擊打之聲，令他聽起來，眞是萬分不能受用。

再看清，嗨嗨嗨，一個市井人物打扮的矮小漢子，一手是個小鎚，一手是個小釘，一敲一打，「叮叮」作聲，不過，此人的擊打是假，而招招式式，陰軟靈巧，迅疾舒徐，根本是件兵刄，根本是個極厲害的對手，尚幸自己的七煞摧心天魔掌，看來是至剛至猛的出手，其實是先固本身，然後伺隙出手之神招，不發時，自封己門，一發時，不可收拾，因爲如此，他才看清了漢子的出手。

幾招一過，簡昭寧是更爲吃驚，尚幸出道時沒見過這樣個好手，否則，眞可能打擊自己的銳氣，一直以爲自己得窺武林絕學之堂奧，能與自己的眞正交手的，寥寥無幾，而今一個醜姑娘，已令他大爲失色，再來一個……唉，市井小人，竟然也有這好身手，他豈不是愧死？

其實，他碰上的是聲譽孚孚的天狠釘淳于天窮，是一個隱身於小城、小鎭的俠隱。

還有個更有來頭，那個老頭兒，綠竹先生，他的纏絲柔，堪稱百年來一絕，老人家輕易不出手，說實話，他是對手相差太遠不出手，而今夜，他可與個醜姑娘鬥了個難分難解，分明，老人是對醜姑娘有了分尊敬心。

纏絲柔，那裏是絲，是柔，簡直是一股又一股的亂絲，一層又一層的纏住，纏住……老人的掌力，宛如天蠶吐絲般，纏啊，繞啊。如果稍差的對手，早已爲此公的掌力困了個密密實實。也可說，如蛛網纏物般，纏了個實。不料，醜姑娘面目雖醜，她可是個內秀，身微曲，背微傴，雙掌平揖胸前，而左右雙手的中指突起，一指天，一指地，祇是微微的抖動。

老人明知醜姑娘深精六陽天罡掌法，總以爲一個小姑娘能有多純的功力——自己的天星身法，纏絲柔掌法，說什麼也得將個少女圍住了！現在，老頭子有些內怯了，自己已連纏了七圈，一般人早已手足爲自己的綿綿不斷的掌力功悉，困了個跌翻由人，那會如此的安定如恒？再纏上幾個圈，看她如何？

這纏絲柔掌法之驚人處是：掌力吐出的陰柔勁不易消耗，而且，後力可以再鼓盪前勁，重困對手……但是，不對，醜姑娘的雙指，這六陽指，這天罡步，這……老頭子可說不上句話來。

突然，老人是看出來了，他不禁廢然一聲長嘆，唉，幾十歲的人，簡直是個老而不了！人家姑娘是在給自己留餘地，如果她要來個反攻，憑仗她雙指的牽引，一指大可截斷絲勁，而另一指是可勾住勁的缺頭，來個一帶一走，一纏一繞，自己馬上爲自己的陰勁所困，糟糕！她，不懂？還是留步……再看了看醜姑娘，老頭子認輸了，幾十歲人，哼，倒綳在孩子手中。

突然，醜姑娘是脚下幌了幾幌，老頭子看得清楚，假的，可是姑娘開了口，挺眞誠：「前輩……承讓。」

「你個醜娃子是從那裏崩出來的。」

「小女子姓蒙。」

「姓蒙？喂，天窮子，罷手了吧！」

好，那個市井補碗的也停手了，而簡昭寧可怔住了，因爲，此君在出手時，前進後退，處處門戶嚴謹，而一收手，說收就收，而收手後，又是個鬼樣，市井的小人樣，他究竟是誰啊？

「什麼事啊老是非，出了甚麼事？」

「老頭子砸了鍋啦，可是，她說姓蒙，你代我記記，幾時有姓蒙的忘八旦。」

「不准辱我姓氏。」姑娘發火。

「哈，好，有道理，姓蒙的，說實在，我可是沒聽說過，至少，在最近的十來年中，我可是沒有聽說過有個姓蒙的，你倒代我想想。」

「邊塞大俠蒙神通，兩位可聽過？」

「師主——」醜姑娘叫了一聲。

「姊姊，或者——我也會變成個潭了吧！」

衆人祇見一個美絕天人的黃衣少女，向他們走來。

「妖女，看招！」一聲斷喝，簡昭寧已向黃衣少女撲到了。尚幸是醜姑娘的從中一阻一攔，才算將個簡昭寧攔住：「簡相公，也得有個清楚是非的機會啊！」

「老頭子叫胡是非，也可以說？根本無是非之可講，這個小妖女——」

「老爺子，難道，就不准后土門中有人嫁禍栽贓，挑唆擺弄，還有，如果眞的是她……唉，我們早已入了她的圈套，我們還能脫出牢籠？」

對啊，后土門的人多勢衆，老頭子的裝死避禍，就是怕他們地頭蛇兇過過江龍啊！

「姊姊！你眞個是俠骨義腸……而且，你更令小妹看淸了四週，簡先生——」

「你——」簡昭寧是還想强咀爭辯，但是讓師主截住了話頭。「我們全讓人玩弄了！剛才，姊姊的說話是對啊，小妹已經別有密訊傳入總壇……我爺爺是個明白人，別看他老，他可是會聞音知意，聽聲會理，相信他老人家會暗中查出此事的主使人——簡先生，我們不該濫殺無辜！其實江湖人誰又該濫殺無辜的？」

師主是說得萬分誠懇，還有，她對簡昭寧的好友之死，也萬分傷感。谷家滿門之死，根本是死在那批絕滅人性，可又心懷叵測的人手上！

她不恨簡昭寧的冷狠，而死的，全是讓那些惡人推向了鬼門關！而蒙靜一之難能可貴的是：在窮困挨餓之處境下，她走了多少路，她又搜集了多少的資料，花費了多少時間。最後，她將全盤陰謀，作了個詳細分析，她這才面對簡昭寧，說明了一切。爲什麼？爲了消弭一場腥風血雨於無形。

俠義道，這才是個眞正的俠義人物。可是，她的父親死了，死而無殮，她賣身，因爲醜，受盡折辱。其實，她醜！不，她才是個眞正美人！

蒙靜一是解開了簡、胡、淳于與后土宮中的樑子。不錯，他們是江湖上的行俠仗義輩，更不是一個懵到底之徒，蒙靜一的說話，分析，又加上了堵思姿的坦說所以，明白了這是個陰謀，一個極大的陰謀，如果爲此人之佈置成功，那麼，得死多少人？多少無辜的人？

眞正的仇家是那個隱身幕後的人！

「師主！」

「不，姊姊，你再叫我師主，你這是在辱罵我！你，唉，小妹祇是井底之蛙而巳！你所提出的辦法——」

「我祇是不想無辜者，成了爭權奪利的犧牲！我！希望你辯清明白之後，你該……放下了權啊，位啊，其實，爲了爭權奪利……爲了……」

「小妹明白了！唉！爭權奪利！爭權奪利！」

在贛浙交界處的石耳山中，有着一個后土分舵，是后土堂江西路的分舵主金毛虎雷起應的勢力點。他的黃虎山莊，建立在石耳山中的瀝泉峪，今日，他們正在靜等消息！

一聲鴿哨，雷起應是立即出大廳，撮咀一聲清嘯！好，那隻鴿子飛了下來，取了鴿子頸間的封文；他看了看，哈哈一笑，然後，叫齊心腹，有所關照！

在第二天的夜晚，山路間有馬蹄聲，步聲傳來，規矩如此，四騎士是飛身入莊，突然，有火光起，黑沉沉的山莊，燈光掩映，又是幾聲尖哨，那座小轎再不怠慢，向前急走，而莊門巳開，正好，轎子進，莊門閉。

滿地是斷劍截刀，暗器四散。分明是此地經過一場大決鬥，走進去，看清了，堂上地下，不少死人——突然，師主一聲驚叫：「燈燭有毒！」

四週之笑聲巳起！而七個人不知什麼一來，全是軟癱在地。雷起應是死人復活，立即有人點了新蠟燭，吹熄了舊的，那有毒的蠟燭——雷起應哈哈大笑，並且，萬分得意的對師主大笑，笑得如此可惡，陰毒。

「想不到吧！師主，這是迷陽倒仙丸……哈哈哈，別如此看住我，雖說我老了，可是還眞有些老興呢！何況，唉，師主，誰叫你生得那麼美啊！哈哈哈——」

賊黨們在哄笑！不過，有人巳在天井中發射了旗火，而老賊繼續了他那老而無恥的說話：「反正；起碼有六個時辰，哈哈，待我先來。」

「不可！」一條高大身形投入，衆人一見來人，個個投拜在地，但是，此人是一叠聲催着，快準備倒仙丸……不想背後突感一麻！啊！誰？一回頭，祇看見一張俏麗脫俗的面容，他不由心神俱顫：「師主——」

倏的慘叫聲四起，眼前是人影似飛。七個人，在指東打西，由於變起倉猝，雷起應班人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看到如此的突變；怔、驚、急、呆，個個是連手也未動的，讓對方點住了死穴。

雷起應是更苦，由於老而不死，由於淫心不退，他是讓師主堵思姿連點三指；后土宮中的點穴，與一般江湖打穴，大異其趣，而雷起應可就受了個死活皆難。這一股戊土眞炁，又重又沉，一入人體，雷起應是再也坐不住，站不穩，可又無法倒地，人，宛如入了個重土堆中！口鼻間全是血腥味，却又吐不出，嘔不出！

「小……人……該……死……該……死……師……主……容……情……」

堵思姿是看也不看他，祇是對那個後來的幪面人道：「原來是你，九公公！」

那個被稱呼爲九公公的是祇有抖戰的分。他是想破了腦袋，也不能明白，小姑娘她那裏來的倒仙丸的解藥。這是苗疆九毒中的著名神物之二；五雲散，倒仙丸，自己是出盡了辦法，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騙來了一二服，五雲散是因雁蕩四義的誤事，讓人破了！最近，小姑娘堵思姿可能巳疑心到自己，他是不得不聯合手下，孤注一擲，免得夜長夢多，嗨，莫名其妙的，失了功效。

一聲霹靂，塵烟四起，那個九公公突覺有人拖了他走。對，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乘勢與來人突圍而出，他心中明白，自己的謀主也是枕邊人來救自己了！

「師主，該怎辦？」

「有蒙姊在後，他們能跑得了？」

紫雪等是平下了氣，看着那批叛徒，眞是恨啊！尤其那個雷起應，眞看不出，他原來是個淫棍！不過，現在，他口口聲

聲願意將功折罪，願意供出所有的名單！

「要我多殺人來抵你一命？唉！可卑，可鄙！紫雪，代我燒了這座山莊！」

衆人驚叫了，他們可不願活活燒死的啊！一刀殺了，乾淨俐落，慢慢燒——燒——這個滋味，師主，人，可不是豬啊！求求你，高抬貴手！

好，師主是通情達理的，除了雷起應，這些下人徒衆，被點了死穴！三個月後，如果表現得好，延命一年，一年中再有表現者，可能免死！否則，三個月中，你們就自己準備後事吧！

火光起，那個爲戊土眞氣困住的雷起應，在火光中乾嚎，不過，在場人個個淸楚，他是該死……

在山脚下，九公公是無法再走了。雖然仗他本身功力，由於猝不及防，爲堵思姿點中重穴，走了一陣，這股戊土玄炁是越來越牽涉自己的功力，他祇有喘氣的分，他不能再走！

「老伴！你走吧！」

「我，走到那裏去！」

「至少，你還可以回玄冰峪——」

「你說什麼？你，哈哈哈，原來你，巳看出了我的眞來歷了？」

「我！唉！孽！是孽！」

「後悔了！」

「我會後悔？我是個輕易後悔的人？唉，老伴，至少，這四十年，我活得很好，很美，很值得回味，不，老伴，走，快走！」

「說實話，我們走不了啦，黑水宮，水被尅於土。我是向師父罰了毒誓？我得倒翻了戊土門，我——唉，那會百密一疏，那會……」突然，那個老婦一聲哀叫，「好，好！堵伯潯，你……」

「什麼？老堵來了！」

「是啊，」一聲凄然的笑聲，一個身穿黃袍的老人出現在九公公面前：「怪不得我兒子死得不明不白，怪不得我媳婦無論如何要我提早教孫兒女戊土秘訣，原來是拜爾夫婦所賜，現在，一報還一報！」

「不，不，」焦九旋——那個九公公在狂叫：「老堵，念在你我兄弟一場！錯的是我，我一身抵償！」

「够嗎？」

焦九旋聽老人陰惻惻兩個字，他是想起來了。自己暗算了老人的二子一女，連二個孫兒女也幾乎爲自己所毀？是不够。

「那麼，我，也算一個！」

「你是算那一份？到今天我還不能知道你的眞姓實名，老頭子佩服你，你是水母門下？看，多可怕，祇留下一個，可就幾乎毀了后土門，厲害，眞够厲害……」

「我說了，你放我子女一條生路！」

「爺爺，答應她吧！」

「是，姿姿，爺爺是個老糊塗啊！」

「九奶奶，說吧，我，不會難爲焦大叔！二叔……」

「好，姑娘，你那來的苗疆解藥？」

「是蒙大俠的後人，蒙姊給我的！」

一個醜丫頭在衆人面前出現，但是，突然，衆人依稀眼前有一道光華，從醜姑娘身上升起，大俠，她才是眞正的大俠！

九奶奶是水母門下唯一一個侍者閔冰影，先天相尅，土能尅水，水母是讓后土門中所滅！閔冰影却困在外未返，倖免於難，她是個堅忍的女子，她不惜以身相許，嫁與焦九旋，然後，一步又一步的展開她的陰謀！

這是一個令人驚心動魄的復仇壯舉！

「如果不是我！可能是你們敗了，我，累事了！哼哼！救了田鷄餓了蛇……死的人，太多啊。爭權奪利，報仇復寃，何苦要那麼多的人陪葬！」

是啊，何必要那麼多的人陪葬！

簡昭寧是想起了好友谷田風一家，當然還有田君的臨死哀鳴！

「你們走吧！」堵思姿是解開了焦九旋的穴道，她是讓出了一條路，將焦家的人放走！在她以爲，解開了寃，也不再記仇！可是，閔冰影是個堅靭不拔的人，她不能嚥下這口氣，她還得孤注一擲。她的水宮重寶玄冰水珠是抖了出來。貼身收藏四十年，今天，她是最後的一擲，嗚嘩聲中，數點烏光閃閃的星光向在場人投到！

無人可以閃避得了，戊土老人是可以憑仗他的后土盾阻擋。可惜，他沒有携帶在身，何況，來得如此突然，如此勁疾。

老人須要保護其他人，雖然他可以憑仗后土神炁打擊水珠，可是，極可能會誤傷其他人。老人不能這樣做！不想，一聲苦笑聲中，一條黑影起處，就如鬼魔跳舞，但是，師主却是看得淸楚，驚叫聲中。

「姊姊——」

蒙靜一是微微一笑道：「何必又下這個毒手，何必還是忘不了報仇！」

閔冰影是明白蒙靜一話中深意，事實是：她是想借玄陰水珠的爆炸力，多殺幾個后土門下。至少，堵思姿與她的手下，甚或戊土老人堵伯潯一個心亂神慌之下，也中一二下，玄陰水珠一碰即散，一散即爆，一爆就無可收拾，那麼，他們……在慌亂中，出手反攻！

女性屬陰，陰性好閉！當然，能忍也極不能忘！她要報仇，不到走盡走絕，她是決不罷手！

那想到蒙靜一是用自己的肉體來承受了玄陰水珠，爲什麼？爲什麼？

不希望再死人，死無辜的人！對啊！她是不想再由自己，爲了報仇而不擇手段。現在，形勢巳變，她的持以爲報仇的毒手巳爲世所破！自己——

犯了衆怒了啊！尤其是綠竹先生胡是非，補碗的天狠釘淳于天窮，簡昭寧等人及后土門下，可恨極了她！

尤其是堵思姿扶住了蒙靜一，她簡直是發了狂，她再也不能讓焦家人去，殺——她要殺！

「不，堵家妹妹，讓她們走，而我，是該受她這份禮物，我壞了她的大事了！她該恨我！」

「姊姊，爲什麼？爲什麼？」

「別再死人了，死，死得太多了！」

堵思姿將蒙靜一放在轎中，走！她扶住了這位內秀而又可敬可佩的女俠——走。走到天涯海角，也得將她治療痊癒！衆人全是一個想法，誰也不當她是個形如化子的醜姑娘，他們眼中有淚，他們心中的看法是：女俠，這才配稱之爲女俠！

焦九旋他們又如何！祇有羞慚而已！

（全文完）

中篇故事

七色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放走了第五曦，又將魔杖翁救醒，却不料反被他制住，原來他匿藏在「西山別業」爲僕，二十年，無非是覬覦那本百草經，見雲飛白能將他救醒，便追問解藥何來，問不出結果，便從死去的藥王夫人頭上取到鑰匙，到地窖中去，雲飛白冲破被制的穴道，躡踪下去，見他取了那本有毒的假百草經，反鎖鐵門而去。雲飛白被困在地窖也取了藥架的藥粉，正想設法出來，却又來了翠兒，便假作被魔杖翁點穴困在裏面，翠兒不虞其詐，將他救出，同去潁州，在路上被癩蝦蟆帶領七兇攔截，雲飛白用賭門法獲勝，逼退癩蝦蟆……

魔女施情蠱　苦計騙老魔

唐翠娥有着輕微的喘急，吐出一縷動人的口脂幽香。

雲飛白就算最老實，也會心動，何況他的心早已在飄蕩，他忍不住低下頭去，四片熾熱的嘴唇，一下就美妙的緊緊的合在一起。

他只感到她纖軟柔滑的丁香，輕輕送入了口中，互相含嚥吮吸！

天地間，剎那都靜止下來，只有兩顆心在跳，彼此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漸漸，連心跳也聽不見了，兩個人快要溶化成一個，自然什麼也聽不到了。

但就在這美好、忘我，兩情繾綣之際，兩個人的耳朵中，都聽到了一聲輕笑！

兩人同時警覺，也很快的分了開來！

雲飛白雙頰如火，輕聲問：「妳有沒有聽到笑聲？」

唐翠娥一張粉臉也紅馥馥的，帶着羞澀，白了他一眼，嬌嗔道：「自然聽到了，都是你……」

雲飛白目光轉動，朝四週打量了一眼，說道：「奇怪，怎麼會沒有人呢？」

唐翠娥舉手掠掠散亂的頭髮，說道：「我們找找看。」

「不用找了！」

一個像銀鈴般的笑聲，起自兩人身後，嬌笑：「我就在這裏。」

雲飛白聽得一怔，急忙轉身看去，只見石階上俏生生站着一身紅色窄腰衣裙，頭挽宮髻，面貌嬌美的女子，眉眼盈盈，看去約莫花信年華，這時笑吟吟的望着自己兩人！

雲飛白心頭暗暗一驚，問道：「姑娘是什麼人？」

紅衣女子格格的一聲嬌笑，說道：「你還叫人家姑娘，姑娘的，你要叫我姐姐才對！」

只聽她這句話，她一定已經來了好一會了，因爲這句話是剛才唐翠娥說的，她只不過「妹子」二字改爲「姐姐」罷了？

唐翠娥雙頰驀地飛紅，縱身撲了上去，扭着纖腰，不依的說道：「二姐，我不來了！」

原來那紅衣女子竟是唐翠娥的二姐。

「唷！我的好妹子，妳現在別再跟大姐撒嬌了吧？」

紅衣女子一把摟着她，嬌笑着道：「因爲妳已經找到撒嬌的人了！」

「啊，二姐！」

唐翠娥靦覥面帶着喜悅的道：「我給你引見，他叫白飛雲……」

紅衣女子嬌聲道：「好妹子，你不用介紹了，我認識。」

唐翠娥驚奇的問道：「二姐，妳認識他？」

「唔！」紅衣女子目光瞟着雲飛白，格格的笑道：「我認識雲公子，比妳還早呢？」

雲飛白聽她叫出「雲公子」三字，心頭暗暗奇怪，忖道：「她認識自己，自己怎麼從未見過她呢？」

唐翠娥臉色微變，顫聲道：「二姐，妳……」

她還以爲雲飛白是二姐的情人呢！

紅衣女子又格格的笑道：「小妹子，妳只管放心，雲公子可不是我二姐的心上人。」

唐翠娥聽她這麼一說，不覺釋然一笑，接着抬目問道：「二姐叫他雲公子？」

「是啊！」紅衣女子笑着道：「二姐不是說認識他比妳早麼？他那時好像叫雲飛白。」

唐翠娥轉臉望着雲飛白，眨眨眼睛，問道：「白大哥，你到底叫白飛雲呢？還是雲飛白呢？」

雲飛白到了此時，只得說道：「在下正是雲飛白。」

「啊！」唐翠娥幽怨的望着他道：「原來白飛雲，是你騙我的，你爲什麼要騙我呢？」

「二妹還想不出來麼？」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那是因爲他認識許多姑娘家，所以對妳只好說個假姓名了。」

唐翠娥一呆，問道：「妳說他認識許多姑娘家，都和他很好麼？」

「那要問他自己了！」

紅衣女子嬌笑道：「不過據我所知，就有三個姑娘家和他哥哥妹妹的……」

她伸出一隻粉嫩纖秀的手掌，一個叫藍如玉，一個叫管練霞，還有一個叫甘明珠，雲公子，我說的可對？」

雲飛白聽得心頭大疑，一面點點頭，道：「不錯，這三位姑娘，都是在下的義妹。」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小妹，妳都聽到了，二姐沒說錯吧？」

唐翠娥臉色劇變，目含淚珠，說道：「雲飛白，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雲飛白道：「在下並沒有瞞妳，我們才相識不久，中間又有癩蝦蟆一場糾紛，在下有時間告訴妳麼？」

唐翠娥想想也覺得有理，朝他歉然一笑，幽幽的道：「那是我錯怪你了。」

「小妹，妳眞死心眼。」

紅衣女子搖搖頭，說道：「想不到平日眼高於頂的唐翠娥，竟會對他一見鍾情，這麼……」

她感到以下的話，似嫌不雅，就抿抿嘴，一笑而止。

「我不管。」

唐翠娥羞澀的道：「白大哥，我還是叫你白大哥的好，你還是叫白飛雲吧！」

雲飛白道：「唐姑娘，妳還沒給在下引見妳的二姐呢！」

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雲公子眞是健忘，那天我要去跟送子觀音燒香，偏偏走到半途上腳疼起來，要你送我到山上去，你就是不肯……」

雲飛白猛然一怔，說道：「妳是九毒觀音……」

「秦妙香。」

九毒觀音接口說了出來，她邊說邊笑，笑得很嬌，眼波一溜，續道：「就是咯，這一說雲公子終於想起來了。」

雲飛白目光凝注，問道：「妳把藍如玉、甘明珠等人，迷失神志，弄到那裏去了？」

九毒觀音嬌笑道：「現在，你有了我小妹子，還問她們幹麼？」

雲飛白瞋目喝道：「好個妖女，你仗着區區劇毒，以爲雲某怕妳了麼？」

「唷！」九毒觀音輕輕撇下了嘴，說道：「瞧你兇霸霸的，這是幹麼呀？我只是要藍如玉和我合作，去對付三靈門，難道你不想對付他們？」

「合作？」雲飛白怒哼了一聲道：「合作應該坦誠相處，妳却鬼蜮居心，用毒藥迷失許多人的心志，這算是那門子的合作？」

「雲飛白。」九毒觀音冷笑道：「今晚我要不是看在小妹子的份上，你早就躺

下去了。」

雲飛白大笑道：「那倒只怕未必。」

九毒觀音格的一聲嬌笑，眼波流盼，說道：「你可要試試？」

她纖纖玉手，輕盈的擧了起來，姿勢極爲優美！

唐翠娥急忙一下攔在雲飛白身前，朝九毒觀音道：「二姐，妳不能出手。」

九毒觀音緩緩放下手去，格格笑道：「小妹子，妳八字還差一撇呢，就這樣護着他了。」

唐翠娥粉臉一紅，說道：「二姐不是說看小妹的份上麼？」

「好！」九毒觀音道：「二姐不難爲他就是了。」

唐翠娥道：「謝謝二姐。」

雲飛白也因自己已經得到了「百草經」，而且也得到了藥王門煉製成藥末的十幾種藥草，只要稍假時日，自己即可按方配製成解藥，此時還是忍耐些爲是，因此聽了她們師姐妹的話，只是哼了一聲，沒再作聲。

九毒觀音道：「小妹子，妳當二姐做什麼來的？」

唐翠娥道：「小妹不知道。」

九毒觀音道：「我聽說小妹已經取到『百草經』了，對不？」

唐翠娥道：「是的。」

「那好！」九毒觀音道：「妳把『百草經』交給我帶回去吧。」

唐翠娥應了聲「是」，探懷取出一本「百草經」，遞了過去。

九毒觀音接過，收入身邊一個革囊之中，盈盈眼波朝雲飛白一溜，含笑道：「師父還有一件事要妳去辦，妳可以和他一起去，等辦完了，也該帶他去見見師父他老人家。」

唐翠娥粉臉一紅，問道：「師父交代的是什麼事呢？」

九毒觀音道：「目前，據說三靈門正在全力搜尋甘春霖的下落，由此可見甘春霖並未落在他們手中，師父要妳見機行事，能把甘春霖找到。」

雲飛白心中一動，暗道：「甘老伯原來並沒有落在任何人的手中。」

唐翠娥爲難的道：「這個，小妹如何找得着他呢？」

九毒觀音道：「據師父判斷，甘春霖一定潛伏在那裏，他決不會走得太遠，可能仍在甘家莊附近，目前三靈門的人，明的已經撤走，但暗中查訪得很緊，你和雲公子不妨再走一趟阜陽，師父也沒限妳時間，你們譬如去遊山玩水，有雲公子在一起，你們就暫時住在甘家莊去好了，有什麼事，我會派人和你連絡的，好啦，我要走啦！」

她走了幾步，回頭道：「雲公子，我把小妹交給你了。」

一陣風般往外行去。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白大哥，我們也該走了。」

雲飛白因聽九毒觀音傳逹師令，要唐翠娥去找甘伯父，而且管練霞也和自己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自己和她一路，才能明瞭他們的動靜。心中這麼一想，就點點頭道：「好吧！」

兩人相偕走出西山別業大門，唐翠娥偏頭問道：「白大哥，我想問你一句話，不知道你肯很誠實的回答我？」

雲飛白道：「妳要問什麼呢？」

唐翠娥道：「你和那三個姑娘，和那一個比較好呢？」

雲飛白道：「他們都是我的結義妹子，自然都一樣的了。」

唐翠娥又道：「那麼她們三個人中那一個比較漂亮呢？」

雲飛白道：「她們和妳年齡差不多，面貌雖然不同，但也差不多的了。」

唐翠娥又追問道：「你和她們都有情麼？」

雲飛白道：「那也不過是兄妹之情罷了。」

唐翠娥偏頭道：「那麼和我呢？」

這話，雲飛白很難回答了，自己和她只不過才認識而已，根本談不上兄妹之情，但方才自己吻了她！不，這也可以說是她熱情如火，送給自己吻的。

既然吻了，能說沒有兄妹之情麼？不！這已經超過兄妹之情了。

這要自己如何回答呢？

他朝她笑笑，說道：「自然也是兄妹之情咯！」

「唷！」唐翠娥絲毫不肯放鬆，撇撇嘴道：「白大哥，原來你和他們的兄妹之情，也和我一樣麼？」

雲飛白尷尬的道：「那妳要我怎麼說呢？」

唐翠娥羞澀的道：「難道你還不明白？還要我說嗎？」

雲飛白暗暗攢了一下眉，說道：「姑娘這份情意，在下……在下……」

「不！」唐翠娥不待他說下去，低低的道：「你叫我妹子咯！」

「好！好！」雲飛白只得順着她道：「我叫妳妹子。」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白大哥，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叫你白大哥呢！」

雲飛白笑道：「這個我猜不出來，妳說呢？」

唐翠娥幽幽的道：「因爲白飛雲只有我一個妹子，對不？所以我寧願叫你白大哥了。」

雲飛白笑了笑，道：「但白飛雲只是我當時隨便說的假名字，我畢竟是雲飛白呀！」

唐翠娥道：「姓名只是一個人的標記罷了，你以後就叫白雲飛，不就是白雲飛了麼？」

她不待雲飛白說話，接着斜睨一笑道：「白大哥，我不管你有幾個妹子，以後只要對我好就好了，我也相信你，以後一定會對我好的。」

她好像很充滿自信。

雲飛白不好多說，兩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落，雲飛白道：「你二姐說的三靈門，就是癩蝦蟆那一班人麼？」

「是啊，」唐翠娥道：「三靈門是新近在江湖上出現的一個神秘門派，我是聽大師兄（九毒書生畢逢春）說了，才知道的。」

雲飛白問道：「他們爲什麼叫三靈門呢？」

「你這也不知道？」

唐翠娥偏着頭，續說道：「三靈，就是三戾咯，南山十戾，已經剩下三戾，三靈門的首腦人物，就是他們三個了。」

雲飛白道：「你們九毒門司三和靈門有什麼樑子呢？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樣子似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

唐翠娥續道：「只是我聽師父說過，好像是他們先對我們挑釁。」

雲飛白道：「我覺得有些奇怪，江湖有這麼大，但你們雙方，却處處都已成了短兵相接，譬如雙方都在爭『百草經』，都在找甘春霖，這爲什麼呢？」

唐翠娥道：「因爲『百草經』上載有許多解毒藥方，若是給他們取走了，對我們就會不利。」

雲飛白道：「那麼找甘春霖又爲什麼呢？」

唐翠娥道：「那和『百草經』一樣，因爲甘春霖有一顆避毒珠，專解天下奇毒，所以不能讓他們把甘春霖劫走。」

雲飛白道：「原來如此！」

他現在完全明白了，兩帮人爭奪「百草經」，爭覓伯父，全是爲了「解毒」。三靈門得到解毒藥物，就可不懼九毒門，九毒門取到了解毒藥物，就不懼有人能解他們之毒，究其原因，無非爲了爭雄武林，稱霸江湖。

記得瓊天逸士在自己臨行時，要自己告訴管練霞：九毒老魔已出世，唯一能尅制他的，普天之下，只有驪龍珠，務必多方留心，查到此珠下落，看來此行倒是十分重要了。

唐翠娥看他半晌沒有作聲，忍不住偏頭問道：「白大哥，你在想什麼呢？」

雲飛白道：「沒有什麼。」

唐翠娥道：「你一定在想那三個妹子了？對不？」

雲飛白道：「這是妳太多心了。」

「才不是我多心呢！」唐翠娥道：「只是你現在想她們也沒有用了，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問道：「妳此話怎說？」

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親切的告訴他道：「因爲我在你身上已經下了情愛之蠱啦！」

雲飛白聽得臉色一變，望着她問道：「妳此話當眞？」

唐翠娥緩緩走近他身邊，緩緩偎入他懷裏，柔聲道：「我說的自然是眞的了，因爲……因爲……」

雲飛白心頭甚是怒惱，問道：「妳爲什麼要在我身上下蠱呢？」

「白大哥，你不要生氣嘛！」

唐翠娥生似受了極大委屈，垂着頭，幽幽的道：「因爲我怕……失去了你，所以……所以才下的蠱……」

雲飛白問道：「妳是什麼時候下的，我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

唐翠娥臉上飛起一抹羞紅，幽幽的道：「就是你……那個時候嘛！」

「那個時候」，就是方才「那個」時候了！

這該死的一吻！

雲飛白又道：「妳在我身上下了蠱，我會怎麼樣呢？」

唐翠娥望了他一眼，然後甜甜一笑，說道：「白大哥，你只管放心，還是和平常一樣，一點也沒有什麼感覺的。」

雲飛白道：「那妳爲什麼要向我下蠱呢？」

「因爲……」

唐翠娥羞澀的接道：「我心裏只你一人，自然也希望你心裏只有我一個人了，如果你有一天離開我……」

雲飛白道：「離開妳怎麼樣呢？」

「那就會……」

唐翠娥一下撲入他懷裏，把一顆頭埋在他的胸脯，使勁地幌動着，嬌聲道：「白大哥，只要你永遠、永遠不離開我就好了。」

「這個可能麼？」

雲飛白道：「難道我永遠不能走開一步了？」

唐翠娥幽幽的道：「不，誰說不能走開了？只是不能超過一百里以外，白大哥，你若是要到一百里以外去，我會和你一起去的呀？」

雲飛白問道：「下了蠱，就沒有解藥麼？」

唐翠娥微微搖頭道：「沒有的，下了旁的蠱，有藥可解，惟有這情愛之蠱，女孩兒一生一世，只下一次，所以就不用煉製解藥了。」

雲飛白道：「妳是苗人？」

「也可以這麼說。」

唐翠娥偏着頭道：「我爹是漢人，我娘是苗人，所以我都可以告訴你。」

雲飛白說道：「那妳現在要我怎麼樣呢？」

唐翠娥甜甜一笑，一手挽着他臂胳，說道：「我們一起走咯！」

× × ×

他們又回到甘家莊來了。

唐翠娥是師父給她的任務，務必找到白眉崑崙甘春霖，務必找到甘春霖的那顆避毒珠。

雲飛白和她同行，自然也是爲了那顆避毒珠。因爲瓊天逸士說過：九毒老魔重出江湖，只有驪龍避毒珠才能制得住他，這機會自然不能錯過。

何況管練霞和他也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的。

甘家莊依然平靜如昔，只是大門緊緊的閉着。

雲飛白走上前去輕輕叩了兩下門環。

兩扇大門邊上的側門開處，走出一名莊丁，他認識雲飛白，連忙躬了身道：「是雲公子，快請裏面坐。」

他望望雲飛白身後的唐翠娥，心中暗忖道：「這位雲公子當眞風流得很，這回和他同來的，又換了一位姑娘啦！」

雲飛白領着唐翠娥進入大門，走沒幾步，只見迎出來的竟是甘祿堂，一眼看到雲飛白，急忙拱手道：「雲公子回來了，那眞好極了。」

雲飛白自然知道甘祿堂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心想：「九毒門果然預先在甘家莊佈下了棋子。」

一面點着頭問道：「甘總管，這裏最

近沒出什麼事吧？」

甘祿堂神色恭敬的道：「回公子，自從公子走後，這裏還算平靜。」

雲飛白道：「甘伯父和小姐也都沒有消息麼？」

「沒有。」甘祿堂攢眉道：「莊主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小姐也沒有消息，這得全仗雲公子設法了。」

他領着雲飛白走入東首一道門戶，那是甘春霖的書房，一面說道：「雲公子請到書房待茶。」

雲飛白偕同唐翠娥一起跨進書房，一面說道：「甘總管，這位是唐翠娥姑娘，是九毒觀音秦姑娘的師妹，是奉命到這裏來的。」

一面回頭朝唐翠娥道：「他是這裏的總管，叫做甘祿堂，也是令師姐手下的青字五號。」

「啊！」唐翠娥眨眨眼睛，喜道：「原來你是二師姐的手下。」

「小的青字五號見過三姑娘。」

甘祿堂恭敬的道：「小的就是奉命回到莊上來的，三姑娘如有差遣，只管吩咐小的好了。」

「嗯！」唐翠娥道：「我是奉命和白大哥，啊，雲公子一起來的，主要就是找這裏的莊主甘春霖，據說他可能潛伏在附近，所以這幾天我們要住在莊上……」

她的粉臉微微一紅。

甘祿堂道：「三姑娘和雲公子來了，那是最好不過，雲公子可以住在這裏，這書房後面有一間臥室，原是莊主住的，最合適也沒有了。三姑娘可以住到上房去，那是小姐的閨房，一切用具，都是現成的，不知三姑娘意下如何？」

唐翠娥問道：「離這裏遠不遠？」

甘祿堂說道：「那是在後進，也不算遠。」

「好吧！」唐翠娥道：「反正白天我和白大哥，啊，雲公子都要出去，到四面去走走，只是晚上回來睡覺，那就住在你家小姐的房裏好了。」

說話之時一名莊丁給兩人送上茶來。

甘祿堂道：「雲公子、三姑娘請在這裏寬坐一回，小的去吩咐老媽子把小姐的房間收拾收拾。」

雲飛白點頭道：「甘總管請便。」

甘祿堂躬躬身，退了出去。

唐翠娥道：「二師姐原來早就安排了一個人在這裏當總管，連這裏的總管都不知道甘春霖的下落，要我來找，我如何找得着呢？」

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道：「哼，她就專門找些難題給我來做，就像到藥王門去搜索『百草經』這件事來說，也是她出的好主意，我整整在西山別業當了兩年丫環，才算弄到手，你說氣人不氣人？」

雲飛白笑道：「這叫做能者多勞。」

「白大哥。」唐翠娥扭動了一下腰肢不依道：「你也取笑我，我不來啦！」

忽然「啊」了一聲，又道：「白大哥，找尋甘春霖這件事，我看很棘手呢，你一定要帮助我才行。」

雲飛白笑道：「這還用說，我若是不帮助妳，會和你一起來麼？」

唐翠娥朝他甜甜一笑道：「白大哥，你眞好，只是我們該如何着手呢？」

雲飛白道：「方才妳不是說過了麼？連甘祿堂是這裏的總管，都一點眉目也沒有，我們一時自然不容易找得到了。」

唐翠娥發愁道：「那怎麼辦呢？」

雲飛白道：「那天令師姐不是說，這件任務，不限時間，依我看，我們一時也無從着手，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從明天起，不妨到四處去看看，找人的事，是急不來的，只有慢慢打聽，只要能有一點蛛絲馬跡，就可循着綫索追下去了。」

唐翠娥喜道：「白大哥，還是你行，我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

雲飛白聽得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只是隨口說說，她却信以爲眞，由是看來，唐翠娥倒是個沒有心機的人了。

過沒多久，甘祿堂領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媽子進來，指着唐翠娥道：「這位就是唐姑娘。」

一面朝唐月娥道：「她叫張嬤嬤，一向是侍候小姐的，唐姑娘請隨她到小姐房裏去看看吧！」

張嬤嬤連忙彎着腰道：「老婆子見過唐姑娘。」

唐翠娥道：「張嬤嬤不用客氣，我要在這裏住幾天，就得麻煩張嬤嬤了。」

張嬤嬤拘謹的連說：「不敢。」

雲飛白道：「妹子，妳就隨張嬤嬤到上房去看看吧！」

唐翠娥道：「你不去？」

雲飛白道：「那是甘姑娘的閨房，我不便上去，妳去吧！」

唐翠娥道：「好，那我去了。」

張嬤嬤領着她走出了書房。

甘祿堂立即走上一步，悄聲道：「雲公子，莊主下落不明，目前三靈門和九毒門兩方面的人，都在找他，小姐又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現在只有全仗雲公子大力解救了。」

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忖道：「他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這番話，莫非是九毒觀音要他試探自己來的？」

一面反問道：「甘總管可知你家小姐和藍姑娘他們如何了？」

甘祿堂道：「小姐和藍姑娘都被九毒觀音迷住了神志，目前已由青字三號領着他們離開這裏，小的奉派回到莊上來，所以並不知他們去向。」

雲飛白道：「你回來之後，可有什麼打算呢？」

甘祿堂道：「雲相公也許認爲小的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並不相信小的，但小的此心可對日，莊主對我的恩德，縱使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只是小的力量太薄弱了，以小的看，只有雲公子和管姑娘，才能救得了莊主、小姐。」

雲飛白目前經歷了不少事故，就說藥王門的翁一杖吧，屈身爲奴二十年，目的只是爲了一部「百草經」，江湖上人心叵測，甘祿堂說的話，自然也未可全信。

心念這一轉，只是沉吟的說道：「目前兩方面的人既然都在找甘伯伯，由此可見甘伯伯尚未落入他們手中，至於甘姑娘，她和我義結兄妹，如今落在九毒觀音手中，我自然有責任要救她脫險，只是九毒門善於用毒，武功最高，也無法和劇毒抗

衡……」

甘祿堂說道：「只可惜小的職位太低了，無法弄得到解藥，但天下之大，奇毒雖然厲害，總是有藥可解，也並不一定可怕……」

雲飛白點點頭道：「目前，惟一可行的，他們雙方既然都在找甘伯伯，如能先把甘伯伯找到就好。」

甘祿堂道：「急也就急在這裏，就算莊主躲得過一時，但時間稍長，總會給他們找到的，小的實在替莊主担心……」

正說之間，唐翠娥已喜孜孜的走了進來，問道：「白大哥，你和甘總管在說什麼呢？」

雲飛白道：「我正在問他，甘莊主平日有些什麼好友？和交往的是什麼人？哦，妳去看過房間，還滿意嗎？」

唐翠娥道：「甘姑娘住的房間，自然很好，只是離這裏遠了些，我剛來，路徑不熟，好像轉轉彎彎，走了不少路呢！」

甘祿堂陪笑道：「這是三姑娘初來的關係，住幾天，就熟了，其實並不算遠，從這裏去只隔了兩進樓宇。」

唐翠娥又問道：「這裏一共有多少人呢？」

甘祿堂道：「這裏除了張嬤嬤，和厨下的人，外面一共有十六名莊丁……」

「我又不問你這裏的人。」

唐翠娥道：「我是說，二師姐派在這裏的人，有幾個？」

甘祿堂道：「這裏只有小的一個。」

唐翠娥道：「那你不要叫我三姑娘，叫我唐姑娘就好了。」

甘祿堂應了聲「是」，就退了出去。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莊丁在書房裏點上了燈，不久，又有一名莊丁在八仙桌上擺好兩副杯筷，送上酒菜。

甘祿堂隨着走入，歉然道：「雲公子、唐姑娘，今晚厨下沒準備什麼，二位只好將就着用了。」

八仙桌上，擺上了六盤菜，和一個湯，雖然說不上豐盛，却也有魚有肉，有蛋，有筍！

雲飛白道：「甘總管不用客氣，這樣已經很好了。」

甘祿堂和莊丁一齊退出。

雲飛白道：「妹子，快來吃了，這幾天一路上都沒好好休息，吃過晚餐，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們就得出去找人了呢！」

唐翠娥倒是眞的很聽他的話，兩人匆匆吃過晚餐，莊丁收去盤碗，又給兩人沏上了開水。

唐翠娥坐了一回，起身道：「白大哥，你早些休息吧，我也要回房去啦！」

她才一起身，張嬤嬤已經在門口伺候着，立即點起了燈籠，說道：「唐姑娘，老婆子給妳帶路。」

領着唐翠娥走出院子，一路往後進而去。

雲飛白等她走後，一手拿起燈燭，走入後面，果然有一間精緻的臥室，關起房門，就十分隱秘，因爲外面是書房，不虞有人覰伺。

這間臥室也相當寬敞，除了靠壁處是臥榻之外，還有一張書案，和兩把椅子，佈置簡單而雅潔。

雲飛白闔上房門，放下燭台，正待就寢。

忽聽外面書房中似有極輕的脚步聲，朝房門口走來。雲飛白如今玄關已通，自然可以清楚聽到，心中方是一動。

門上已經有人輕叩了一下。雲飛白急忙開啓房門，就見一個青衫人低聲道：「大哥，是我。」

這下，雲飛白聽出來了，不禁大喜道：「是三妹！」

原來這青衫人正是管練霞，她一下閃身而入，重又掩上了房門，低低的道：「大哥，你今天才來。」

雲飛白道：「慢點，我去把書房門關起來。」

管練霞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放心，我進來的時候，已經帶上門。」

雲飛白道：「三妹，妳怎麼知道愚兄來了呢？」

管練霞嫣然一笑，說道：「我已經來了兩天，那和大哥同來的姑娘，是什麼人呢？」

她一雙秋水般的眼睛只是盈盈的望着他。

雲飛白被她問得臉上不禁一紅，說道：「此事說來話長，三妹，你且坐下來，聽我慢慢的說。」

管練霞依言，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一面又問道：「你見到我爹了麼？」

「令尊？」雲飛白一怔，問道：「你不是要愚兄去找瓊天逸士？」

管練霞霞生雙頰，靦覥的道：「那是爹沒和你說明了，小妹要你去找瓊天逸士，就是家父咯，」

「妳怎不早說？」

雲飛白笑了笑道：「妳差點把愚兄害苦了。」

管練霞眨眨眼睛，問道：「那怎麼會呢？哦，大哥，還是你說吧！」

雲飛白就把自己如何找上白石山，如何遇上了兩個假冒的瓊天逸士，後來眞的瓊天逸士出現，才把兩個假的驚走……

管練霞問道：「這兩個假的是什麼人呢？」

雲飛白道：「一個是地龍第五曦，一個是九毒書生畢逢春。」

接着，又把瓊天逸士如何替自己打通玄關，自己如何領悟扇上的玄功，和一招扇法，青衣夫人也傳了自己一招「多羅葉掌」……

管練霞粉臉微赧，喜道：「娘把『多羅葉掌』也傳給大哥了。」

言下似是十分的喜悅，也帶着三分羞意。

雲飛白又把自己下山之時，瓊天逸士叮嚀自己，轉告三妹，務必找到驪龍辟毒珠。以及自己如何投宿西山別業，如何在無意之中，取到「百草經」，也詳細說了一遍。

管練霞聽得喜道：「大哥無意中得到了『百草經』，上面載有專解『百步聞香』的藥方？」

雲飛白道：「百草經上所載的解毒藥方，不止一篇，大概已可對付九毒門的毒

藥了。」

管練霞詫異的問道：「這唐姑娘原來是九毒觀音的師妹，你怎麼會和她一路的呢？」

雲飛白不好對她隱瞞，只得把自己被關在地窖中說起，一直說到唐翠娥奉命前來，以及在自己身上下了蠱，只是把唐翠娥投懷送抱，自己吻了她這一節不好說出口來的略過不提。

管練霞聽得粉臉失色，吃驚道：「她在大哥身上下了蠱，這怎麼辦？」

雲飛白道：「不要緊，我在路上落店之後，就翻看『百草經』，上面有四條解救蠱毒的藥方，只要照方找到藥草，就可無慮了。」

「如此就好！」

管練霞舒了口氣，說道：「小妹聽到你中了蠱，眞把人急死了。」

雲飛白道：「三妹，謝謝妳。」

管練霞又道：「大哥不是說從地窖中取來了十幾種巳經製好的藥來麼？那是解毒用的藥麼？」

「是的。」雲飛白點點頭道：「百草經上所載七種解毒藥方，十幾種草藥，我都取來了，現在住在這裏，就可以把它照方配合起來，我們就不懼怕九毒門的劇毒了。」

管練霞道：「你那解蠱的藥，也要及早準備才是。」

雲飛白點點頭，說道：「明天唐姑娘要和我一起出去，找尋甘伯伯的下落，我正好到處留心，先找到了藥草，就可配製了。」

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一聲道：「三妹，甘祿堂方才向我表明心迹，他希望我們救他莊主、小姐，但他又是九毒觀音門下，妳看這人是否可靠？」

「對了！」

管練霞想起來接道：「小妹正要告訴你呢，這兩天來，我發現甘祿堂形迹極爲可疑……」

剛說到這裏，兩人耳中同時聽到一陣極其輕微的聲音，起自右側！

雲飛白、管練霞同時轉過身去，只見右首靠壁處那張雕鏤精細的木床上，本來摺疊得整整齊齊的錦褥繡被，這一瞬間業已不見，這時，正有一個人從地下拾級而上。

這人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中等身材，濃眉細目，雙目烱烱有神，臉上含着親切的笑容，緩緩跨下床來。

管練霞沒有見過此人，雲飛白也沒見過，但他却看甘明珠假扮過。

尤其這老者有兩道又濃又白的眉毛，旣使你不認識，也總聽說過「白眉崑崙」的名字吧？何況這裏是他的家，他的書房，你想也可以想得出來了。

雲飛白急忙抱抱拳道：「小侄雲飛白見過老伯。」

白眉崑崙甘春霖含笑道：「賢侄是汝南雲老哥的令郎了，這位是……」

雲飛白忙答道：「她是小侄義妹管練霞。」

管練霞身上穿着男裝，只好也抱抱拳道：「侄女和明珠妹子，也是結義姐妹，老伯叫侄女練霞好了。」

「坐，坐。」甘春霖抬抬手，讓兩人落坐，自己也在他們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低聲道：「你們和小女的行動，祿堂都已和我說過了，今晚是祿堂故意把雲賢侄安排住到書房裏來的。」

雲飛白道：「這麼說，甘祿堂果然是忠於老伯的了。」

甘春霖道：「是的，若非祿堂事先得到消息，老朽只怕也早巳落入他們手中了，老朽落入他們手中，並不足惜，但老朽有一顆驪龍辟毒珠，是九毒老魔唯一的尅星，此珠若是落人九毒老魔之手，天下就無人能制了。」

雲飛白道：「老伯現身相見，對小侄必有指教了？」

甘春霖道：「九毒老魔重出江湖，抱有極大野心，差幸天狐令孤楚蟄伏了三十年，也在此時出山，如果沒有這兩股勢力互相制衡，各大門派和整個武林，只怕巳不堪設想了。」

管練霞道：「家師也是這麼說，九毒門和三靈門互爭短長，未嘗不是江湖武林之幸，這兩個邪惡門派，遲早必有一場火併，能在他們兩敗俱傷之時，一舉把他們除去，這樣就可替整個武林，不動聲色，消弭一次大刼了。」

甘春霖含笑點頭道：「老朽也正是這個意思，本來今晚要和雲賢侄商量的，就是要先設法去暗中替中了毒的藍姑娘和小女等人解毒，如今管姑娘來了，那就最好不過了。老朽籌思巳久的計劃，也可以交付給二位了。」

雲飛白道：「老伯胸有成竹，定然十分週詳，不知要小侄和三妹如何去做，就請老伯吩咐好了。」

甘春霖道：「目前時機迫近，老朽也不和賢侄說客氣話了，老朽業巳修了幾封長函分別送致少林、武當各大門派，詳述利害，籲請他們採取聯合行動，只是這些年來江湖上一直平靜無事，各大門派未免疏懶了，憑老朽一己之言，是否能說得動他們，尚未可知，但此事關係整個武林安危，老朽相信他們不至袖手不管。方才老朽聽了二位在這裏的談話，使老朽想到了一個可行之計，賢侄在無意中得到了藥王門的『百草經』，而且藥物齊備，今晚就可把解毒藥丸配好備用。九毒門旣在到處覓老朽，賢侄不妨將計就計，說在書房秘室找到了老朽，作爲進身之階……」

雲飛白道：「這個……」

「賢侄且聽老朽說下去。」

甘春霖擺了擺手，截着雲飛白的話頭，接着道：「九毒老魔的女弟子和你同來，目的就在老朽，而且你又身中蠱毒，你只有把老朽找到，才能取得對方信任，你才能伺機暗中把解藥讓藍如玉和小女等人服下。」

他不待二人開口，又道：「老朽把辟毒珠交與管姑娘，管姑娘假作因賢侄和藍如玉、小女等人均落到九毒門手中，一人孤立無援，藉機與三靈門合作，就以辟毒珠爲條件，要他們協助妳救出雲賢侄等人，以老朽推想，三靈門必然會接受的，這一來，就可迅速挑起他們雙方火併，各大名門如能適時採取行動，必可把這兩股邪惡勢力，一起消滅。」

管練霞問道：「老伯巳經將信送出去麼？」

「不錯。」甘春霖道：「當日老朽本意，這幾封信，是想要雲賢侄去送的，所以把信送給了令尊，另外冒了令尊筆迹，就是希望雲賢侄趕回家去，令尊會把信函交付與你。」

雲飛白道：「但小侄沒有趕回去。」

甘春霖微笑道：「這個老朽知道，老朽在信上巳經告訴令尊，如果賢侄三天之內，不會趕回家去，就請令尊親自出馬，而且必須改容易服，以防對方發覺，不久，江湖上就巳傳出令尊親自送信去了。」

雲飛白訝異的道：「家父失蹤，這消息小侄怎麼沒聽到呢？」

甘春霖道：「近來江湖上巳有不少知名人士，相繼失蹤，這所謂不入於赤，則入於黑，自然是九毒門和三靈門兩方面羅致去的了，令尊失蹤，則是出之老朽所授意，這一來，兩方的人，都以爲令尊是對方刼持了去，一則可以不會再對令尊下手，二則令尊只須稍加化裝，不至爲人注意，行動也方便多了，賢侄和江湖同道認識不多，自然不會聽到這個消息的了。」

說到這裏，伸手入懷，取出一顆圓眼大的黑色珠子，遞給管練霞，說道：「這就是驪龍辟毒珠，姑娘可持此珠，就可和三靈門談合作條件了。」

管練霞接過辟毒珠，一面說道：「各大門派意見紛歧，雖有雲伯父親自趕去，只怕也未必會立即採取行動，侄女此次叩謁家師，本擬懇請家師出山，但家師巳皈依佛門，不願再問塵事，只是把她老人家昔年信物玫瑰劍令交與侄女，如有困難，要侄女親上少林、武當，面見二派掌門人乞援，因此侄女想明天就走，先去少林、武當一行，也許可以促使他們早日採取行動。」

甘春霖聽得大喜道：「姑娘持有令師玫瑰劍令，足可號令天下武林，那眞是太好了。」

雲飛白道：「只是老伯不交出辟毒珠，九毒老魔豈肯輕易放過？」

甘春霖微微一笑道：「老朽早巳準備好了。」

他從懷中取出一顆同樣色澤、同樣大小的黑珠子來，接着道：「這顆也是稀世之寶的黑珍珠，也是當日從海客手中購得，老朽只說當日購得的就是此珠，並非驪龍珠，也就是了。」

管練霞道：「好了，事不宜遲，我要走了，大哥，你也可以着手配藥了。」

雲飛白道：「三妹，妳且等一等，藥物均巳齊備，照方配合，不需多少時間，妳把辟毒珠交與三靈門，日後一旦遇上九毒門，就無藥可解，不如等我配好了，把解藥帶去，另外，我身入九毒門，這兩册『百草經』帶在身上，也諸多不便，也要交與三妹帶去才好。」

甘春霖道：「老朽不躭誤二位的時間，賢侄記住了暗門開啓之法，明日就說是你發現的好了。」

當下就把如何開啓木床下暗門之法，說了一遍，就回身跨入木床，往地底秘室走去，等他到了地下，木床床板又回升上來，被褥也恢復了原狀。

雲飛白心知時間寶貴，取出「百草經」和大大小小十七八個藥瓶，一起放到桌上。

然後翻開「百草經」，兩人把「解毒篇」仔細閱讀了一遍，這七條解毒方中，有四條較爲重要：一條是專解「無形毒」的。（就是「百步聞香」）一條寫的是「專解九種奇毒」，很可能就是九毒老魔練的奇毒了。一條則是「預防天下奇毒」，乃是預先含在口中，百毒不侵。另一條是「解毒迷心經」，可能就是藍如玉等人被迷失心神的解藥了。

兩人細看題下註解，覺得巳無疑義，遂決定配製這四種解藥。

配製解藥，本來並非易事；但好在藥王門巳經把這種藥草，煉製成了粉末，這無異是從一大把草藥中，提煉出來的精華，現在只須按照藥方，把幾種藥末混合起來就成了。

這自然不須多少時間，就配成了四種解藥，分別裝入瓶中。

管練霞只取了「解九毒」、「解無形毒」和「解百毒」三種，把「解毒迷心經」的藥粉，全數留給了雲飛白，一面說道：「大哥，解蠱毒的呢？藥還夠不夠？」

雲飛白笑道：「愚兄巳經看了幾遍，全記熟了，解蠱毒的藥方，一共有七味藥，我取來的十七個藥瓶中，只有六味，還缺少一味。」

管練霞道：「那你不會把六種先配好，缺少的一味，趕快找到了，不就可以解決了麼？」

雲飛白含笑指了指桌上另一個藥瓶，說道：「愚兄方才不是把餘下的六瓶藥粉，都倒在一起了麼？」

管練霞粉臉一紅，說道：「我還以爲你不要的呢？你怎不早說？好像你對自己漠不關心，還要人家替你操心！」

雲飛白看她飛紅雙頰，輕嗔着說話，心頭不禁一蕩，忙說道：「多謝妹子妳關心。」

管練霞撇撇嘴道：「你心裏一定喜歡人家放蠱，我才不管呢！」

說完，把兩册「百草經」和三個藥瓶，一起收到懷中，說道：「我該走啦！」

雲飛白道：「三妹，路上保重！」

「你自己小心些才是眞的！」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放心，我才不會被人家在身上下蠱呢？」

伸手輕輕開啓房門，翩然閃身出去。

雲飛白收好藥瓶，也就熄燈就寢。

翌日清晨，雲飛白很早就起來了，剛開出門去，就看到甘祿堂在書房門口伺候了。

雲飛白點頭道：「甘總管早。」

甘祿堂急步趨近，低聲道：「雲公子昨晚見到莊主了？」

雲飛白點點頭，就把昨晚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甘祿堂失色道：「莊主這樣做，不太冒險了麼？」

雲飛白道：「只有這樣，才能救得出四妹（甘明珠）他們。」

甘祿堂道：「莊主決定之事，沒有人能改變他的主意，只是……」

雲飛白迅快把一瓶解藥塞到他手裏，

低聲道：「我們如果找到了甘老伯，你也一定會隨同回去，我的行動必然會受人注意，這是解藥，你可乘機給二妹（藍如玉）、四妹等人服下，要她們仍須裝作神志受迷，不可稍露形迹，俟機而動。」

甘祿堂迅速把藥瓶塞到懷裏，點頭道：「小人省得，只是莊主的安危，公子最好要唐姑娘設法保全。」

雲飛白笑道：「這還用說，你只管放心好了。」

剛說到這裏，耳中巳聽到門外走廊上有了陣輕快的脚步聲，不用說是唐翠娥來了，急忙低聲道：「她來了。」

一面故意問道：「甘總管，這裏除了甘伯父，有沒有別的人在書房裏住過？」

說話之時，暗暗朝甘祿堂微微搖了搖頭。

甘祿堂忙道：「沒有，這裏一向是莊主住的，從沒有人住宿過。」

唐翠娥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問道：「白大哥，你們在說甚麼呢？」

雲飛白朝她一笑道：「妳來得正好，快隨我進來。」

一面假作吩咐道：「甘總管，你守在門口。」

唐翠娥道：「你到底有甚麼事呀，這麼神秘兮兮的。」

她跟着雲飛白進入房中。

雲飛白一指紅木鏤花大木床，說道：「妳過去看看，就會明白。」

他剛起床，床上被褥還沒摺好，自然是凌亂的，唐翠娥畢竟是姑娘家，粉臉驟然紅了起來，低聲問道：「白大哥，你要我看甚麼呢？」

「來！」雲飛白拉着她的手，走近床前，含笑道：「妳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唐翠娥一時之間，爲之羞不可抑，靦聲道：「你要做甚麼……」

「妹子不用害怕！」

雲飛白一手拉着她纖手，另一隻手在床頭幾處雕刻精細的花紋上連按了幾按。

唐翠娥又羞又怕，一顆心正在跳得好猛之際，只見床板被褥忽然緩緩往下沉了下去，一時不禁睜大雙目，驚詫的道：「白大哥，這……」

雲飛白笑了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甘莊主可能就藏身在下面了。」

「啊！」唐翠娥口中發出一聲驚喜的啊聲，低低的道：「你怎麼發現的呢？」

話聲未落，但見床下巳經露出一個窟窿，一面石級往下延伸而下。

雲飛白「噓」了一聲道：「快隨我下去。」

放開她玉手，縱身躍下。

唐翠娥急忙跟着他身後，走了下去。

石級盡頭，果然露出了一點燈光，但聽「刷」的一聲，一道劍光，朝雲飛白當頭劈下。

雲飛白身形一個輕旋，避開對方劍勢，右手反撩，巳然一把扣住了那人握劍脈腕，左手一指，隨着點出，閃電制住了對方穴道。

唐翠娥道：「白大哥，他就是白眉崑崙麼？」

那人濃眉如霜，睜得兩顆怒目，那不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還有誰來？

雲飛白得意一笑，道：「妳看他是不是？」

他一手挾起甘春霖的身子，往石級上回了出去。

唐翠娥做夢也想不到到甘家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師父要找的人，心頭自然高興極了：「白大哥眞能幹，自已眞是找對了人，也幸虧自己在他身上下了蠱，現在總算全縛住他的心了。」

× × ×

天色巳經快要黑了！四面重巒疊峯，都巳蒙上了一層灰濛濛的暝色！

座落在九宮山半山腰的九門宮前面，寬闊的石級上，正有四個人拾級而登。

前面兩個是雲飛白和唐翠娥，後面兩個則是青字五號（甘祿堂）押着白眉崑崙甘春霖。

雲飛白是當着唐翠娥的面，點了甘春霖三處經穴等於封閉了他的武功，但吃飯、睡覺、走路，却是和常人無異！

這當然是故意這麼說的，其實雲飛白只是裝做了下手勢而巳，根本沒點甘春霖的穴道。

九門宮，是一座道觀，本來它的正式名稱叫做九天宮，因爲這座道觀，建造的時候，砌成了九道門戶，每一道門進去，都有一座大殿，供奉不同的神像，因此大家就把它叫做了九門宮！

九門宮也正是九毒門的所在。

唐翠娥領着雲飛白越過一片石砌平台，朝正南一道朱紅的門戶走去，門額上寫着「赤天」二字。

只是從門內迎出兩個身穿大紅道袍的道人，看到唐翠娥，一齊躬身稽首，右首一個道：「三姑娘回來了，不知這位是什麼人？可要小道通報麼？」

「不用了！」唐翠娥道：「我有緊急之事，要上鈞天去。」

「是，是。」右首道人依然躬身道：「只是鈞天此時並不開放。」

唐翠娥有些不耐的道：「我還不知道麼？」

她領着雲飛白和甘祿堂、甘春霖三人，直入「赤天」門，經過一座天井，循着一條鋪着寬闊黃磚的道路，來至一道月洞門前面，門上一方扇形的匾額，寫着「鈞天」二字，兩扇黃色大門，果然緊緊閉着。（九門宮的九道門，東方「昊天門」，東南方「陽天門」，南方「赤天門」，西南方「朱天門」，西方「成天門」，西北方「幽天門」，北方「玄天門」，東北方「鸞天門」，中央「鈞天門」。）

唐翠娥走到門前，舉手叩了三下黃銅門環，躬身道：「弟子唐翠娥有事晉見師尊。」

只見兩扇黃門緩緩開啓，兩名手執拂塵的黃衣道人當門而立，同聲道：「天尊有令，着唐翠娥入殿。」

唐翠娥回過頭來，低低的道：「你們隨我來。」

舉步朝門中跨入。

雲飛白、甘春霖、甘祿堂跟在她身後，進入鈞天門內是一個大天井，舖着色呈淡黃的花崗石板，光可鑑人！

迎面五級石階上，是一座金黃燦爛，雕樑畫棟的大殿。

殿前站着兩名身穿鵝黃道袍，手執玉拂的小道童。

唐翠娥急步趨上石階，就回身低低的道：「你們在這裏等一等。」

舉步跨進大殿，就立即俯伏下去，說道：「弟子唐翠娥叩見師尊。」

雲飛白舉目看去，殿上一張錦椅上，端坐着一個頭挽道髻，身穿杏黃道袍，身材高大的老道人。

這老道生得濃眉如雲，目光似電，但却鶴髮童顏，望去道貌岸然，他自然是名聞天下的九毒尊者了。

在他身後伺立了兩個體態妖嬈，眉目如畫的侍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這時，只聽那老道發出了一個洪鐘似的聲音說道：「翠兒，起來，妳帶來的是什麼人？」

「多謝師尊。」唐翠娥站起身，低着頭道：「和弟子同來參見師尊的是峨嵋門下的雲飛白，還有一個是弟子奉師尊法諭要找的白眉崑崙甘春霖……」

「哈哈！」九毒尊者點着頭，洪笑道：「好，好，妳師姐找了幾個月，沒有下落，妳却很快就給爲師找來了。」

唐翠娥躬着身道：「這是雲飛白的功勞，甘春霖就是他尋獲的。」她把雲飛白在甘家莊書房發現秘室詳細述說了一遍。

九毒尊者一雙巨目寒光如炬，朝殿外雲飛白投來，嘿然道：「峨嵋門下，怎肯助妳尋獲甘春霖？」

小啓：「雲飛揚外傳」作者有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此啓。

·編者·

雲飛白和他少說也有七八丈距離，但覺他目光投來，令人不可逼視，心中暗暗驚懍道：「九毒老魔一身功力，果然精純之極！」

唐翠娥雙頰飛紅，低垂着粉頸，說道：「是弟子給他下了蠱……」

「呵呵！」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所以妳要帶他來給爲師瞧瞧，好，好，妳叫那小子進來。」

唐翠娥應了一聲「是」，轉身走出，朝雲飛白招招手道：「白大哥，師父叫你進來。」

雲飛白依言跨進殿門。

唐翠娥低低的道：「你快上去，見了師尊，要行大禮。」

雲飛白心中暗道：「韓信曾受胯下之辱，這老魔頭雖是邪派人物，但總是武林前輩，我就向他行個大禮吧！」

他隨同唐翠娥，走到九毒尊者面前，果然雙膝一屈，跪拜下去，說道：「峨嵋門下雲飛白叩見老前輩。」

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翠丫頭平日眼高於頂，這小子果然不錯。」

唐翠娥紅着臉道：「謝謝師尊。」

九毒尊者含笑道：「小子，記住了，翠兒是老夫最小徒弟，你以後可得好好看待她。」

唐翠娥含羞低聲催促道：「你快答應呀！」

雲飛白連連頓首，道：「弟子自當謹記。」

九毒尊者大笑，道：「好，好，你起來。」

雲飛白裝作十分恭謹的模樣，站了起來。

九毒尊者道：「叫甘春霖進來。」

門口一名黃衣小道童就大聲喝道：「把甘春霖帶上來。」

甘祿堂答應一聲，押着甘春霖走入，單膝一屈，說道：「屬下青字五號叩見天尊。」

甘春霖却凜然站在他邊上，並未下跪，也沒有拱手爲禮。

九毒尊者沒去理會甘祿堂，目光投向甘春霖，問道：「你就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麼？」

甘春霖道：「你就是以用毒出名的九毒尊者麼？」

九毒尊者微嘿一聲道：「甘春霖，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

甘春霖怒目道：「九毒尊者，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我有何不敢？」

唐翠娥叱道：「你敢對師尊如此無禮，那是不要命了？」

甘春霖憤怒的道：「甘某自問和你們九毒門毫無過節可言，妳把甘某押來九宮，形同囚犯，甘某不才，在江湖上也薄有聲名，士可殺，不可辱，甘某並沒抱着走下山去之想，有什麼不敢的？」

九毒尊者聽得呵呵一笑道：「翠丫頭，這就是妳不對了，爲師要妳去找甘大俠，妳怎好如此對待，還不快快給他解開穴道，殿上看坐？」

雲飛白並未眞的點住甘春霖穴道，但恐被唐翠娥發現，聞言即忙舉掌在甘春霖的身上，連拍了兩掌，算是替他解開了穴道。

站在九毒尊者左首的一名侍女立即端過一張錦披木椅，口中說道：「甘大俠請坐。」

甘春霖也不客氣，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才昂首問道：「尊者找甘某有什麼見教？」

九毒尊者一手捋鬢，微笑道：「老夫聽說甘大俠二十年前，曾從海客手中，購得一顆驪龍珠，不知可有此事？」

甘春霖道：「在下確曾購得一顆寶珠，但是否驪龍珠，却不得而知。」

九毒尊者道：「驪龍珠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能解天下奇毒，一試即知。」

甘春霖道：「這個在下從未聽人說過，也不曾試過。」

九毒尊者道：「老夫頗想一閱，不知甘大俠可曾帶在身上麼？」

甘春霖道：「在下自從購得此珠，因是稀見之物，故而一直貯以絲囊，從未離身，尊者見多識廣，正好請予鑑定。」

說話之時，伸手從貼身處取出一個綵囊，盛着一顆圓眼大的黑色珍珠，隨手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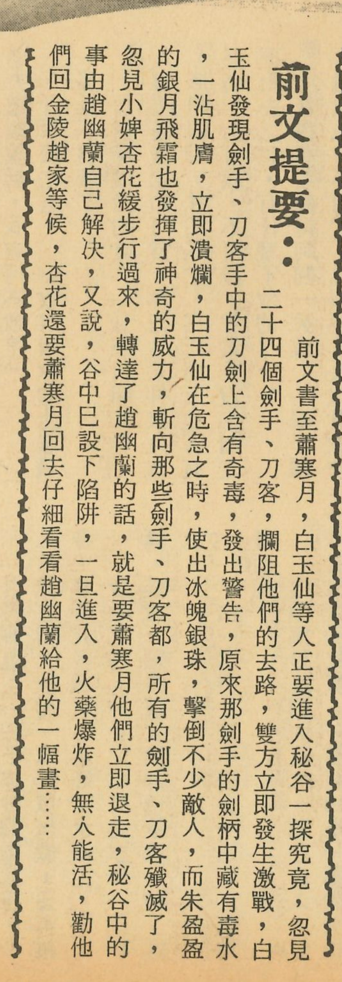
早由一名侍女接了過去，送到九毒尊者面前！

這顆黑珍珠圓而且大，雖在白天，仍可看出寶光氤氳，一望而知是一顆稀世寶珠！

九毒尊者接到手中，仔細的從絲囊中取了出來，但只看了一眼，就目光一抬，嘿然冷笑，說道：「甘春霖，你敢戲耍老夫？」

（未完·十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等人正要進入秘谷一探究竟，忽見二十四個劍手、刀客，攔阻他們的去路，雙方立即發生激戰，白玉仙發現劍手、刀客手中的刀劍上含有奇毒，發出警告，原來那劍手的劍柄中藏有毒水，一沾肌膚，立即潰爛，白玉仙在危急之時，使出冰魄銀珠，擊倒不少敵人，而朱盈盈的銀月飛霜也發揮了神奇的威力，斬向那些劍手、刀客都，所有的劍手、刀客殲滅了，忽見小婢杏花緩步行過來，轉達了趙幽蘭的話，就是要蕭寒月他們立即退走，秘谷中的事由趙幽蘭自己解決，又說，谷中已設下陷阱，一旦進入，火藥爆炸，無人能活，勸他們回金陵趙家等候，杏花還要蕭寒月回去仔細看看趙幽蘭給他的一幅畫……

退出秘谷回趙府　王爺中毒受牽連

蕭寒月說道：「好！在下立刻回到趙府中去。」

杏花道：「在那裏等姑娘。」說完，轉身快步而去。

蕭寒月望着杏花的背影消失之後，才緩緩轉身，行近了羣豪身側。

朱盈盈道：「杏花姑娘說些什麼？」

蕭寒月看看閑雲大師、墨非子，道：「她要咱們退回去。」

「退回去……」墨非子有些訝然的說道：「咱們千辛萬苦的找來此地，怎麼能夠再退回去。」

蕭寒月笑一笑，道：「道長發現了秘密之後，在那裏工作的大夫，都已遷走……」

墨非子道：「至少，咱們也該去看看才放心！」

蕭寒月道：「那裏已安排好了陷阱，等咱們跳進去。」

閑雲大師道：「蕭大俠，那位女施主是什麼人？說話可信麼？」

蕭寒月道：「她代表趙幽蘭姑娘來，趙姑娘的話自然可信。」

墨非子道：「百里行程半九十，咱們已到了秘谷邊緣，如何能不進去瞧瞧看。」

蕭寒月道：「那裏已埋好了火藥，只等我們一進去，他們就點燃藥信。」

白玉仙道：「照二先生的爲人看，蕭公子說的話，十分可靠。」

閑雲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亦認爲此事大有可能。」

朱盈盈道：「那就不要去了。」

白玉仙道：「蕭兄，她沒有說明白，要咱們到那裏去嗎？」

蕭寒月道：「說了，要咱們回趙府中等消息。」

墨非子道：「恕貧道多言，那位趙幽蘭姑娘，是什麼身份？」

「神醫趙百年之女兒……」蕭寒月神情中無限敬慕之意的，說道：「一個才華絕世的姑娘。」

「江湖上有這麼一位人物，貧道怎的未聽人說過？」

蕭寒月道：「她不是江湖中人。」

「既然不是江湖中人，怎會知曉江湖中事，所以，貧道認爲此事未必頂眞。」

蕭寒月一指朱盈盈道：「她是誰，道長知道麼？」

墨非子微微一笑，道：「郡主，七王爺膝下的愛女。」

蕭寒月道：「她是江湖中人麼？」

墨非子道：「不是！」

蕭寒月道：「但她却捨身捲入了江湖是非之中……」

朱盈盈接道：「對！我已離開王府，而且交回了郡主的封贈，我現在是跟着蕭大哥闖蕩江湖的人。」

蕭寒月道：「道長，你看朱姑娘的武功如何？」

「高明，『銀月飛霜』的變化，已到了神奇莫測的境界。」

「誰會相信，她是一個郡主會在江湖上走動。」

墨非子道：「蕭大俠的意思是？」

「我相信趙姑娘的話，所以，決心回金陵趙家宅院中去。」

墨非子道：「好吧！諸位請在此等候片刻，貧道去看看就回來……」

突然飛身而去，向前奔走。

蕭寒月本待飛身追趕，却被白玉仙伸手攔住，道：「讓他去看看吧！」

閑雲大師歎息一聲，道：「這老道士如許年紀了，仍然是火爆得很，四十年前，他的劍法已到了現在的境界，四十年來，竟然無法更上層樓，大概和他這等性格有關了。」

蕭寒月說道：「趙幽蘭姑娘才華非凡，對藥物的知識，更是已到十分博大的境界，她能够……」

突然覺着不對，這個隱密，知道的人極少，說出去，只怕會驚世駭俗，立刻住口不言。

偏偏是一向乖巧柔順，很少接話的朱盈盈，這一次，竟然接了下去，道：「趙姑娘能够怎麼樣？」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她能配製出各種解毒藥物……」

「對！蘭姊姊的療傷本領，當眞高明。」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盈盈，妳和幽蘭可曾相處過麼？」

她故意引開話題，因爲，她不相信蕭寒月所回答的話，閑雲大師自然是也不會相信。

蕭寒月很少說謊，尤其是欺騙朱盈盈這麼一個純潔的人，所以，答話中，臉上不自覺泛起了一抹羞慚之色。

這情景，白玉仙看了出來。

朱盈盈笑一笑，道：「我見過她，她很美麗，只是臉色太蒼白，身體不太好，唉！她好像有着很沉重心事？」

「噢……」白玉仙微笑說道：「以後，妳見着她時，可要好好的待她呀！」

她言外有意，聽得蕭寒月心中一動。

但朱盈盈却未感覺，只是點點頭，道：「我很喜歡她，凡是蕭大哥所喜歡的人，我都一樣喜歡，但趙姑娘却不喜歡和人交往，鬱鬱寡歡……」

她也能看出來趙幽蘭有着重重的心事。白



玉仙心中忖道：「這丫頭實在很聰明，只是她接觸的事物太少，內心之中，仍保持着纖塵不染的純潔，我要借機會開導她幾句……。」

忽然間，心中又升起一個念頭，暗道：「我在幹什麼？難道我要促成他們三位一體麼？這位出身皇室的金枝玉葉，總是要長大的，現在胸無城府，不解情愛，日後未必就會有如此的度量，三個人，眞要湊在一起，他們眞的會很幸福麼？

有了這層顧慮，趕緊把欲待出口之言，又忍了下去。

突然間，響起了一聲長嘯，傳入耳際。

蕭寒月吃了一驚，道：「是墨非子……」

閑雲大師道：「三位守在此地，老衲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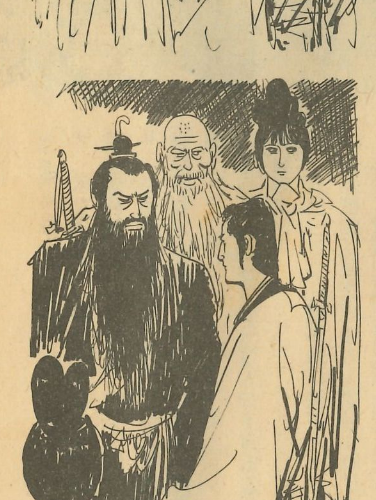
大袖一拂，有如巨鳥騰空一般，一躍已五丈多遠。

蕭寒月正待要追上去，却被白玉仙一把抓住，道：「蕭兄，不要……」

蕭寒月接道：「妳……」

白玉仙急急接道：「不要誤會，有閑雲大師一個人去就够了，這位大和尚武功深不可測，恐不在蕭兄之下……」

「我知道……」蕭寒月說：「但如墨非子



道長，眞要遇上了什麼兇險，在下同往，豈不是就可助大師一臂之力麼？」

白玉仙搖搖頭，道：「你如不去，閑雲大師一定會勸他回來……」

說話之間，兩個人影，已轉出山角，疾奔而來。

果然是閑雲大師和墨非子。

兩人來勢奇快，片刻之間，已到了蕭寒月等三人的身前。

只見墨非子左臉一片紅腫，看來似是被人打了一拳般的。

蕭寒月還未來得及開口，墨非子已搶先說道：「那丫頭，小妖女，貧道眞該殺了她！」

閑雲大師望着墨非子臉上的傷勢，默然不語。

白玉仙道：「道長，怎麼回事？」

墨非子道：「她不知用什麼方法，竟傷了貧道？」

蕭寒月心中明白，這大概又是趙幽蘭養的毒蚊作祟，但靑天白日，朗朗乾坤，那毒蚊很大，以墨非子的目力，豈會不知，不禁心中大奇，問道：「道長是傷在什麼東西之下？」

說實在的，墨非子也是莫名其妙的。

他歎口氣，道：「她要貧道退回來，貧道



不允，她就一怒轉身而去，貧道兩個飛躍，已經超越過她，却不知怎的臉上一陣劇疼，成了這個樣子？」

朱盈盈說道：「你怎知是杏花姑娘傷了你呢？」

墨非子道：「那裏四處無人，自然是那個丫頭鬧的鬼了？」

接着又道：「奇怪的是，到現在爲止，貧道還不知道臉上是如何傷的？」

蕭寒月道：「看道長的傷勢，似是被什麼毒物叮了一下……」

閑雲大師接道：「不錯，不知是被什麼毒虫叮了一下。」

墨非子道：「最可恨的是她告訴我，再不回來，只怕雙眼立刻會瞎，貧道正在和她理論，大師就趕到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如非閑雲大師趕到，他眞要出劍，只怕杏花難逃一劍取命之危。

白玉仙道：「道長，瞧出了什麼沒有？」

墨非子搖搖頭，道：「還未到那秘谷所在，自然是什麼也瞧不到了。」

閑雲大師突然接口說道：「老道士，老衲也覺得該回金陵休息一下。」

「怎麼？你很累麼？」

閑雲大師點點頭，道：「我想，那位杏花女施主說的不錯，趙姑娘可能早已有此安排，咱們不要破壞了她的計劃。」

墨非子沉吟了一陣，歎道：「好！她已經手下留情了，她說弄瞎貧道的雙目，看來，也不似恐嚇之言了。」

原來，他心中早已有數，臉上之傷，只是一個警告罷了。

此刻，最吃驚的是白玉仙了，望着蕭寒月，道：「蕭兄，你肯定這是被這毒蚊傷的？」

蕭寒月道：「不一定是毒蚊……」

白玉仙接道：「就算是一種毒虫，可是，如此厲害的毒虫，能傷了墨非子道長這等高人，在鍾山之內，是從未聽過的，這毒虫眞的是杏花姑娘放出來的？」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大概是吧……」

白玉仙點點頭，接道：「這是不是趙幽蘭所養的毒物？……」

蕭寒月道：「這個……」

他不能承認，但他素來少說謊言，心中既然知道，又無法否認，這個了半天，還是這個不出個所以然來。

白玉仙輕輕吁一口氣，道：「我明白了，那些人，都是傷在毒蟲之下。」

她明白，蕭寒月也明白，指的是風七那些殺手。

但閑雲大師和墨非子聽得不明所以，老和尚修養深厚，已到了視若無睹的境界，但墨非子却忍不住問道：「這毒蟲眞是人培養的？」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白玉仙倒替蕭寒月掩遮起來，說：「假使毒蟲傷人，也不算什麼出奇的事。」

墨非子突然長歎一聲，道：「貧道一生習劍，因爲劍爲兵器之祖，學入化境，無堅不摧，想不到貧道窮數十年的功力，竟然難入大乘



，習劍何用？」

雙手握劍一折兩斷，投擲於地。

他連番受挫，頓有着數十年習劍無成之感，不禁心灰意冷。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道兄，爲德不萃乎？」

墨非子已然轉過身子，準備放腿奔去，聞言突又停了下來，緩緩回過身來，道：「大師，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在下慚愧得很，目前局面，實已是有貧道不多，無貧道不少，貧道是否留此，已經無關重要了。」

閑雲大師淡淡一笑，道：「數十年修心養性，還沒有把你的嗔念磨去……」

墨非子接道：「那大師之意呢？」

閑雲大師道：「到金陵去，咱們坐以觀變，至少，要等這件事情有個結束？」

墨非子沉吟了一陣，道：「好吧！貧道從命就是？」

閑雲大師一合掌，道：「蕭施主，老衲和墨道兄先走一步，咱們在金陵趙府中見面。」

一拉墨非子，雙雙飛躍而起，直奔而去。

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蕭寒月輕輕歎息一聲，道：「墨道長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朱盈盈道：「蕭大哥，他爲什麼生氣呢？



自斷手中長劍？」

白玉仙微微一笑，說道：「他學的正宗劍法，論造詣之深，江湖上難得一見，但正大有餘，詭變不足，連番受到一些小挫，忽然覺着數十年的苦功，竟然是如此的無用，再加上那位杏花姑娘以毒蟲傷他，他竟不能防範，平日自負的傲氣，忽然消去，故頓有心灰意冷之感了。」

蕭寒月道：「白姑娘，你看他們兩位會不會回金陵趙府中去？」

白玉仙道：「會！閑雲大師會勸他去？」

蕭寒月道：「老和尚佛法無邊，技藝精深，的是一位高人……」

白玉仙接道：「我看他還未全力施展，這個老和尚少藏海納，不知還有多少絕技未會現露，他主持金山寺數十年，竟然無人知曉他是一位絕世高手，二先生自負耳目靈敏，竟然忽略了這位大和尚。」

蕭寒月四顧了一眼，道：「咱們回金陵去吧？」

這裏的形勢，白玉仙很熟，三個人繞道而行，一路上竟未遇上攔阻。

回到趙府，常九、唐明等早已在等候，而且，張嵐、王守義、譚三姑，都在府中。

趙家宅院，看上去依然如舊，但暗中却密佈卡樁，應天府最精幹的十名捕快，帶着連珠匣弩再加上張嵐約請了十幾個武林高手，帶着蕭寒月設計的陰陽傘，在趙家宅院中佈下了天羅地網。

蕭寒月受到了很熱烈的歡迎，他住的雅室，也一切陳設如常，而且打掃得很乾淨。

張嵐和王守義，重又聚居趙府，倒是有些大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

但他沒有追問。

這一段時日的艱苦歷練，使得蕭寒月成熟了不少。

張嵐笑道：「蕭兄弟、白姑娘，你們且先去休息，等一下咱們再說。」

白玉仙被接待在一間單獨雅室中。

張嵐一個人行入了蕭寒月的房裏，臉色一片嚴肅。

蕭寒月也不過剛剛坐下，一杯茶才喝了兩口，急急站起，道：「張前輩，有事啊？」

張嵐道：「本來是準備晚上再告訴你，但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就現在來了！」

蕭寒月微微一怔，感覺到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吁一口氣，道：「什麼事？只管請說吧？」

張嵐道：「七王爺身在危境……」

千思萬想，蕭寒月都沒有想到是這麼一件事，呆了一呆，道：「怎麼會呢？」

張嵐道：「千眞萬確？」

蕭寒月劍眉聳動，俊目放光，正容說道：「七王爺眞有危難，蕭寒月拚了命也要救他，走！帶我去找……」

張嵐搖搖頭，道：「蕭兄弟，且慢，這倒不是拚命的事？」

蕭寒月急道：「你說清楚一些好麼？究竟是怎麼回事？」

「七王爺中了一種怪毒……」張嵐黯然的說：「每兩天要服用一種藥物。二十四個時辰不服藥，立即痛斷肝腸，全身收縮，那種痛苦，就算是我們這種江湖人，也受不了，何況，一個養尊處優的王爺，但他竟咬着牙忍住不叫，每次發作，足足要折騰他半個時辰，而且間距很短，連續發作，一次比一次厲害，實非得已，只好服用一下他送來的藥物了？」

蕭寒月道：「他是誰？七王爺又是怎麼樣中了這種怪毒？」

張嵐道：「一個黑衣人戴着面具……」

「一定是他，二先生……」

張嵐接道：「至於七王爺幾時中了毒，說來慚愧，我們竟是懵然無所知，直到他毒發受苦，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蕭寒月道：「走！咱們見王爺去？」

張嵐道：「你會解毒麼？」

蕭寒月搖搖頭，黯然一歎。

張嵐四下瞧瞧，低聲道：「兄弟，七王爺交代了兩件事，我要告訴你……」

蕭寒月接道：「在下洗耳恭聽？」

張嵐道：「第一，要你好好照顧盈盈郡主，她想跟你走江湖，就由她吧？……」

（未完．六十）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小玉正担心自己內部起鬨，怎樣去救被神通教困在鐵眉樓的人呢？現在果然一死一傷，如何善了下去？不知所措，丐帮中走出一個八袋長老，人稱鐵指神乞關中雄，他歷數帮主尹天瀾謀害前任帮主，謀命奪位，死有餘辜，但綠玉打狗棒原被丐帮刑堂堂主拾獲保存，因在混亂中掉失在地上，卻被常掛珠無意檢獲，關中雄要取回帮中寶物，作為以後選舉帮主之用，常掛珠要他答應做帮主才奉還，二人爭持不下，岳小玉提出諸葛酒尊和前任帮主為密友，雖然他不是丐帮成員，但是一位風塵奇丐，關長老認為適合，一場風波，化險為夷，眾人重上征途……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虬龍倚馬錄

鬥強敵受困　黑拳僧助拳

荒野之中，北風急勁。

天氣越來越冷了，但許不醉和胡無法都不覺得寒冷。

因為他們是同道中人，都是喝酒如喝水的酒徒。

許不醉看來不像個輕功甚佳之人，但胡無法用盡全力，能一直跟在他的背後。

莊耀本來要為他們引路的，但他輕功更差，不到一刻間工夫，就已不見了許、胡兩人的踪影。

所以，他只好折回去，卻不料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

可是，許不醉和胡無法都不知道。

這時候，這兩個滿身酒氣，但眼光比獵鷹還更銳利的酒徒，正向魏家莊那邊直奔過去。

據莊耀說，這魏家莊已落入神通教手裏，莊主「金翼蜻蜓」魏淵，在半個月前死在雷金錢的豹刀之下！

× × ×

魏淵在江湖上，名氣並不响亮，但為人卻極重信諾，也極有義氣。

當許不醉聽見這消息之際，立時哈哈一笑。他這一笑並不是因為高興，而是因為憤怒。

有些人在憤怒的時候，就會大笑一場，然後才慢慢的發作。

而這種人，往往都是城府深沉之輩。

但許不醉並非城府深沉的人，他這樣笑，只是想掩飾內心的悲憤。

許不醉的朋友不多，那並不是因為他選擇朋友的態度嚴格苛刻，而是他平時根本懶得去和別人打交道。

但魏淵認識許不醉，已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了，魏淵還是沒有忘記許不醉，每當許不醉生日那一天，他都會親身抱着兩罈酒，四隻烤鴨來跟他大醉一場。

二十年來，每次醉倒的都是魏淵，因為他平時根本就不喝酒。

他也統計過，在這二十年之內，他總共醉過二十一次。

除了許不醉生日之外，他只是在新婚燕爾那一晚，才喝醉過一次。

× × ×

魏家莊的牌匾仍然高高懸掛着，院子門前的兩座石獅還是和從前一樣，沒有半點改變。

但門外的形勢，卻已大大的不同了。

魏淵雖然富甲一方，但卻是個十分隨和的人，他不喜歡擺架子，也不喜歡賣弄排場，所以，在魏家莊門外，通常都沒有特別派人看守着的。

但這時候，在院子大門之外，卻最少有五六十人，站成了兩排，個個神情嚴肅凝立不動，就像是如臨大敵一樣。

胡無法嘿嘿一笑：「好大的氣派。」

許不醉回頭望了他一眼：「我們本來是要找雲淡來的，但現在卻找到雷金錢的地頭上了。」

胡無法道：「既來之，則安之。」

許不醉道：「不是安之，是殺之！」

「殺之，殺得了嗎？」

「若殺不了他，誓不為人！」

× ×

兩人來到了莊院門前，但覺四周殺氣森森，五六十雙目光都同時集中在他們的身上。

院子大門，本來一直都是緊閉着的，但兩人一到，大門立刻就打了開來。

一個身形魁偉，衣飾華麗的大漢越門而出，來到了許、胡二人面前。

這大漢向兩人拱了拱手，朗聲道：「來者何人，請通姓名。」

許不醉冷冷道：「你怎麼不先說出自己的名字？」

這大漢聽了，似是略呆一呆，才道：

「在下魏不名，魏莊主是我堂兄。」

許不醉道：「魏莊主很好罷？」

魏不名道：「他當然很好。」

許不醉道：「他葬在哪裏？」

魏不名一怔，繼而哼一聲道：「你是何人，何出此言毒咒本莊莊主？」

許不醉冷冷道：「不要再耍花樣了，魏淵已死，你到底是誰？」語聲甫落，突然右腕一抖，一支鋼梭有如閃電般射向魏不名咽喉。

他這一下出手勢子之快，實在是難以言喻，魏不名連看也沒看清楚，咽喉已給鋼梭抵住。

魏不名頓時臉色鐵青，叫道：「你……你這是幹甚麼的？」

許不醉徐徐說道：「快叫雷金錢滾出來！」

「雷金錢？雷金錢是誰？」魏不名顫聲道：「這裏是魏家莊，又何來雷金錢這麼一個人？」

許不醉冷冷道：「少裝蒜，我已查得一清二楚，魏淵已給你們神通教的狗崽子害死了！」

「誰說我死了？」大門背後，忽然响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一聽見這聲音，許不醉陡地呆住。

他認得，這是魏淵的聲音！

「老魏！你還活着！」許不醉長長的吸了口氣，驚喜地叫喊着。

但也就在這時，魏不名的身形突然好他面前急迅地矮了下去！

× × ×

許不醉忽然發覺不對頭了。

那不是因為魏不名的舉動，而是因為他在這剎那之間，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魏淵從八年前開始，立誓永遠不在許不醉面前說「我」這一個字。

「我」這一個字，在每個人的說話中，通常都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在八年前的一個晚上，那天正是許不醉的生日。

魏淵照例喝得七葷八素，他平時說話不多，但只有了五七分酒意，他就會開始口若懸河，說個滔滔不絕。

但那一天，許不醉心情很不好，來的若不是魏淵，只怕早已給他一腳踢出大門之外。

可是魏淵不知道，他還以為每個人在生日的時候，心情都必定會很開朗的。

尤其是等到魏淵喝了半罈女兒紅之後，就更加看不出許不醉心情到底如何了。

當晚，魏淵大談練武之道，他說：「我師父在二十九年前，給我的師母打碎了鼻樑，我問師父何以不招架，我師父說：『我當時喝醉啦，所以連閃避的功夫也使不出來。』接着，我問我師父，練武之道最重要的是甚麼，我師父說……」

「我請你馬上閉上你的嘴！」許不醉忽然吼叫起來，「甚麼我師母我師父，又我當時我問我師父的，短短幾句話就說了幾十個『我』字，眞是煩死我也！」

魏淵一怔：「你不喜歡我說這個『我』字嗎？」

許不醉哼的一聲，道：「你知道就好了。」

魏淵苦笑道：「但我……但愚兄實在

從來都不知道。」

許不醉道：「你現在知道，也不算是太遲！」

魏淵忙道：「好，愚兄發誓，在你面前，從此不再說那一個字，若然說了，天誅地滅，永不超生！」

許不醉哈哈大笑，道：「醉話！醉話！統統都是醉話，連罰誓也是醉得一塌糊塗的。」

但魏淵卻一本正經地說：「愚兄既罰了這個毒誓，就一定不會反悔。」

× × ×

八年了，魏淵每次遇見許不醉，都絕口不提這個「我」字。

不論在清醒或者在酩酊大醉的時候，魏淵都能够遵守誓言，再也不說這個「我」字。

每當許不醉想起這件事，都會忍不住笑了起來。

現在，他又再聽見魏淵的聲音了。

「誰說我死了？」這五個字，分明是魏淵的聲音。

但這句話最大的破綻，卻在中間那一個「我」字。

許不醉比誰都更瞭解魏淵，魏淵是絕不會忘記八年前的誓言的。

單是這一個字，許不醉就斷定這聲音雖然很像是魏淵的，但實際上卻一定不是他！

魏淵絕不會在許不醉面前說出這一個「我」字。

只見魏不名的身形在迅速矮下去之際，許不醉的鋼梭也有如離弦利箭似的，「颼」地自大門之中射了進去。

只聽得在門後立時傳來了一個悶哼之聲，接着就有個白衫漢子瞪大着眼睛，搖搖幌幌地撞跌出來。

這人果然不是魏淵。

也就在這一刹間，魏不名一抖手，一柄鐵劍巳電射而出。

他這一劍直向着許不醉的胸口刺下，走勢極其勁疾，許不醉冷冷一笑，只見他左手一橫，又是一支鋼梭打橫揮出。

「錚」地一聲響，鋼梭正格在魏不名的鐵劍上，把鐵劍擋了開去。

魏不名一聲長嘯，身形一轉，劍勢又再大盛，有如迅雷忽發般湧了過來。

許不醉嘿嘿一笑，道：「看你像個草包，但有劍在手的時候，卻又不算是太窩囊！」

魏不名滿面殺氣，一言不發，連續十二劍追擊許不醉，劍招之狠辣，倒也屬罕見。

胡無法雖然只是站在一旁，卻也覺得這鐵劍捲起的勁風，聲勢極爲駭人。

但許不醉卻人如烟影，彷彿淡淡而來，然後又輕輕飄去，無論魏不名的劍勢如何狠毒，到最後還是給許不醉輕易地閃開去。

魏不名十二劍未奏膚功，又再急發二十一劍。

這二十一劍揮舞更急，陣陣逼人劍氣也隨之而加强了不少。

但等到這二十一劍使完之後，魏不名知道自己這條性命也會完了。

他再也無法勝得了許不醉。

既不勝，就是敗。

許不醉還會手下留情嗎？

× × ×

許不醉並不是個無情的人，雖然，有時候他在賭桌上的表現，簡直絕辣得可以讓輸家馬上跑去跳海。

但許不醉還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

他不喜歡看見流血，無論是別人流血還是自己流血，都不喜歡。

可是，他畢竟還是個江湖人。

人在江湖，又有誰可以完全按照着自己的意願一直生活下去？

再有情的人，有時候也會變成無情。

那不是說這個人想變，而是環境逼他變，是別人逼他變成一個無情的人！

許不醉今日無情，即使到了明天，到了一百年之後，他也不會對魏不名這個人手下留情。

無論這個人是不是魏淵的堂弟，甚至不管他是不是姓魏，許不醉巳決意要殺了他！

「颼」一聲響，鋼梭插入了魏不名的心臟，使他知道死亡的滋味是怎樣的。

魏不名瞪着眼，慘笑着倒下。

許不醉把鋼梭抽了出來，只見梭上染滿着魏不名的鮮血。

他忽然喃喃地說：「這人眞的叫魏不名嗎？」

語聲甫落，門後立刻就有人大吼一聲，道：「他不是甚麼魏不名，他是我的乾兒子！」

這大吼之人聲如破鑼，步履如飛！才這兩句說話之間，這人巳來到許不醉的面前。

只見這人大概六十歲左右年紀，穿着一身灰衣，腰間掛着一把刀柄上纏滿了花布的刀。

許猜醉一看見這柄刀，就巳知道灰衣老人是誰了。

「雷金錢！」

灰衣老人又是一聲大吼，喝道：「你就是那個醉來醉去都醉不死的許不醉？」

許不醉瞳孔收縮，說道：「我正是許某。」

雷金錢又在怒吼，道：「你好大的狗胆，一出手就殺了我兩個乾兒子！」

許不醉冷冷道：「那個裝着魏淵嗓子的混蛋，也叫你義父嗎？」

雷金錢哼一聲，道：「好說！」

許不醉道：「你有幾個乾兒子？」

雷金錢道：「不多，就只有兩百三十二個！」

胡無法差點沒跳了起來，叫道：「俺以爲你說只有兩個哩！」

雷金錢冷冷道：「乾兒子就和金子銀子一般，越多越好。」

胡無法道：「老婆呢？」

雷金錢道：「半個就够了。」

胡無法一怔：「老婆又不是西瓜，怎麼可以娶半個回來？」

雷金錢道：「我的意思是說，老婆這種討厭的東西，一個也嫌太多了。」

胡無法道：「你討了老婆沒有？」

雷金錢道：「現在沒有。」

胡無法一怔：「從前呢？」

雷金錢道：「有。」

胡無法道：「有多少個？」

雷金錢道：「半個！」

「半個？老婆怎會有半個的。」胡無法哈哈一笑。

雷金錢道：「二十年前，我在長安，有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看上了我，我也很喜歡她。」

胡無法道：「這不是佳偶天成，天作之合嗎？」

雷金錢道：「本來是的，但後來，嘿嘿——」

胡無法道：「後來怎樣了？」

雷金錢道：「長安城內，出現了一個小白臉。」

胡無法道：「有沒有俺這麼英俊？」

雷金錢冷冷道：「你若跟那小白臉相比，只怕連驢子都不如。」

胡無法嘆了口氣，道：「這就難怪你的意中人移情別戀啦。」

雷金錢陡地怒道：「放屁！」

「誰在放屁？」

「是你！」

「我沒有呀，我若放屁，一定先把褲子脫下來的。」胡無法吃吃一笑。

雷金錢鐵青着臉：「你這一次是在嘴裏放屁！」

胡無法一怔道：「難道俺說錯話兒了麼？」

雷金錢道：「當然是說錯了，我的意中人，又怎會移情別戀，愛上一個小白臉呢。」

胡無法「噢」的一聲，道：「這倒是個他媽的大奇跡。」

雷金錢哼了兩下，道：「但那小白臉卻看上了她！」

胡無法道：「這可不妙，終於出現情敵了。」

雷金錢忽然獰笑，道：「不錯，的確是有情敵出現了，但卻只是一閃即逝。」

胡無法又是一怔，道：「何以一閃即逝？」

雷金錢道：「因爲我的刀不喜歡這個小白臉。」

胡無法道：「所以你殺了這個小白臉了？」

雷金錢道：「不是我殺了他。」

胡無法道：「不是你又是誰？」

雷金錢道：「是我的刀，豹刀。」

胡無法道：「豹刀殺人，又和你殺人有甚麼分別？」

雷金錢道：「當然有分別，因爲這是刀的主意。」

「刀的主意？」胡無法哈哈一笑：「刀也會替你出主意嗎？

雷金錢道：「不是替我出意，而是它有它自己的主意。」

胡無法「哦」了一聲，道：「俺明白了。」

許不醉瞧着他，問道：「你明白了甚麼？」

胡無法向雷金錢一指，道：「他在放屁，嘴裏放屁！」

雷金錢的臉色立刻變得更難看，他的右手也巳按在豹刀刀柄之上。

誰都以爲他立刻就會拔刀了，但出乎意料地，他只是一按刀柄，接着又放開了手。

許不醉道：「要動刀殺人，時間還多得很，還是說完之後才動手不遲。」

胡無法掩鼻道：「等他說完，只怕臭也給臭死了。」

許不醉道：「臭死總比不明不白就死了好得多。」

雷金錢冷哼一聲，道：「口舌之爭，兩位功力深厚，但這是不管用的，人在江湖，最重要的是武功，武功，武功！」

胡無法道：「屁功也是武功的一種，而且還厲害之極！」

雷金錢道：「但用刀殺人，却直接了當得多，想當年，那小白臉就是給我這把豹刀從中斬開兩截的。」

胡無法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就像是賣熟鷄鴨的販子一般，一刀從中切下來，然後再問買鷄鴨的人：『你要左半邊、還是右半邊？』哈哈，眞是既有趣，又殘忍。」

雷金錢道：「刀是無情的，無論是菜刀或者是豹刀都一樣。」

胡無法道：「但我看，你巳把刀當作是老婆來看待了。」

雷金錢道：「刀比女人靠得住！」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這就叫不打自招了，說到頭來，還是你那個意中人看上了那個小白臉。」

雷金錢怒道：「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

胡無法說道：「不是這樣，又是怎樣的？」

雷金錢恨恨的道：「是那個小白臉勾引她。」

胡無法道：「是小白臉勾引她也好，是她勾引小白臉也好，總之你老人家的臉色不怎麼好看，那是勢所必然的。」

許不醉道：「咱們喜歡喝酒，他喜歡喝醋，正是各有所好，咱們是醉死，他却是酸死，到頭來大家都一塊兒到西天極樂世界去。」

胡無法道：「俺最怕酸味，與其酸死，倒不如醉死痛快得多。」

雷金錢道：「一個人想活得好固然不易，想死得如其所願，也是甚難，所以，你說不定會給一桶酸醋活活淹死的。」

胡無法道：「不要再提酒酒醋醋，俺只想知道，你怎樣討了半個老婆回來。」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以前別人說你笨，我還不怎麼相信，今日一見，你眞是笨得無以復加，連世間上最笨的大笨豬都給你比了下去。」

胡無法訕訕一笑，道：「不是這麼差罷？」

許不醉道：「比你現在所想像得到的還要差八千九百倍！」

胡無法敲了敲腦袋，道：「但我還是不懂。」

許不醉道：「以雷護法那樣的人，既然殺得了小白臉，又怎會對那個女的客氣了？」

胡無法目光一閃，忽然「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道：「難道雷護法把那個女的也一刀砍開了兩截？」

許不醉道：「這又有甚麼稀奇了，若不是這樣，又怎能只討半個老婆回來？」

胡無法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才道：「眞是他媽的殘忍如禽獸！」

雷金錢格格一笑，道：「你們不要怪我，這是豹刀的主意。」

胡無法怒吼一聲，叫道：「到底你是主人，還是豹刀才是主人。」

雷金錢道：「我和豹刀是不分彼此的，正是人如刀，刀也如人，咱們人刀合一，全心全意爲教主効力！」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像你這種人，似乎是越來越多了。」

雷金錢道：「除了我之外，你還見過誰會像我一樣？」

許不醉道：「瘋子谷裏的瘋子們。」

胡無法臉色一變，目注着許不醉道：「你到過瘋子谷？」

許不醉道：「到過一次，那時候，我醉得天昏地暗，連那些瘋子都以爲我是一個比他們更瘋的瘋子。」

胡無法道：「那些瘋子是怎樣的？」

許不醉道：「經常吵罵，打架，甚至殺人。」

胡無法道：「他們爲甚麼要殺人？」

許不醉道：「你要問，就該跑到瘋子谷去問，我是不可能給你任何回答的。」

胡無法道：「這些人，太可怕了。」

許不醉道：「但我並不認爲他們可怕，他們只是一羣可憐的人。」

胡無法問道：「你怎麼不可憐可憐自己？」

許不醉苦笑一下，道：「我爲甚麼要可憐自己？我又不是個瘋子。」

胡無法道：「在你的眼中看來，瘋子也許的確是很可憐的，但是在那些瘋子的心裏，却不一定會認爲自己是個最可憐的人。」

許不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胡無法嘆道：「因爲他們也許已不知道什麼叫做可憐。」

許不醉想了想，不禁點頭，道：「不錯，一個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可憐的人，就算別人認爲他很可憐，他自己也是不覺得的。」

雷金錢忽然陰森地一笑，道：「兩位的醉話，似乎應該到此爲止了。」說到這裏，「嗆」然一聲，紮着花布的豹刀已從鞘中拔出。

許不醉揚了揚眉，目注着雷金錢道：「這一戰，你要怎樣打法？」

雷金錢道：「以一對一，誰都不能倚多爲勝！」

許不醉哈哈一笑，點頭道：「這很公平！」

胡無法盯着許不醉，道：「咱們誰先上？」

許不醉道：「你武功比我高，自然應該押在尾陣。」

「尾陣？」胡無法道：「這一戰有頭陣尾陣之分嗎？」

許不醉道：「當然有，那就像是推牌九，我是天槓，你是至尊寶，自然該把我放在前頭之上。」

胡無法轟然一笑，道：「好，你先上，尾後的都包在俺身上！」就在這時，雷金錢已揮刀狂攻許不醉。

× × ×

雷金錢絕非等閒人物。

只見他右手一抖，豹刀立時出神入化地急舞起來。

許不醉身形閃動，向後疾退了開去。

他向後退出的勢子，堪稱快絕，他一閃之下，人已遠在五六丈外，但雷金錢却一點也不放鬆，許不醉的身子才站定，雷金錢已落在了他的面前。

許不醉立刻身形一轉，鋼梭斜斜刺出去。

這鋼梭是用精鋼打就的，自然銳利無比，他這一刺，看來平淡無奇，實則已暗藏着變化，而且每個變化都是極厲害的殺着。

雷金錢雖然自恃功力深厚，刀招更是兇猛絕倫，但他畢竟未曾與許不醉交過手，完全不知道對方的底子，這時見許不醉一梭刺出，不但勁力暗藏，而且招數也是奇詭異常，當下倒也不敢硬接，只是迴身避開再算。

他這一避，許不醉可不客氣，就在那霎眼間，他反客爲主連續跨出三步，鋼梭連環急攻雷金錢上中兩路要害。

雷金錢冷笑連聲，身子突然向後倒竄起來，他這一下翻身，速度迅速無比，只見刀光倏地一閃，許不醉鋼梭的攻勢便給化解開去。

胡無法瞧得連眼都直了。

他旁觀者清，看得眞切之極，雷金錢這幾下凌空化解攻勢的手法，眞是妙到毫巔，堪稱妙絕之極。

若是換上自己，只怕早已給許不醉逼得手忙脚亂，甚至已經喪命當塲了。

許不醉也同樣暗暗叫好，他知道這次遇上了眞正的强敵，當下更不敢稍有半點鬆懈，手中鋼梭精光一閃，又向剛落在地上的雷金錢臉上刺去。

雷金錢連忙向旁一偏頭，刀勢一轉，急劈許不醉腰際。

許不醉右腕一沉，以鋼梭擋格刀鋒，只見火花飛濺，這一招大家拚成了平分秋色之局。

雷金錢發出了一聲怪叫，又再掄起豹刀，再向許不醉逼近。

他手中豹刀，招式堪稱神出鬼沒，施展起來，連旁觀者也爲之眼花繚亂，難怪多年以來，一直縱橫江湖，罕逢敵手。

本來，許不醉的招式，也是機靈多變，虛實不定的，但兩者相較下來，却還是雷金錢的豹刀佔着了些少優勢。

胡無法看得暗暗叫苦，暗裏忖道：「這老龜蛋好生厲害，許軒主不知敵得過他否？」

過了一會，又自尋思：「若然老許敗在雷金錢刀下，他這條性命多半不保，他一死，俺便落了單，這裏又是神通教的地盤，想衝出重圍只怕難比登天了，倒不如趁着老許還支撐得住之際，狠狠的大幹一塲，正是幹掉兩個已夠墊棺材底，幹夠四個立時對本對利，他媽的何樂而不爲？」

想到這裏，居然哈哈一聲笑了出來。

一個距離他最接近的白衣武士瞧着他，忍不住道：「有甚麼事好笑？」

胡無法也瞧着他，道：「俺笑甚麼，干你老祖宗娘娘他媽的個鳥事？」

白衣武士大怒，立刻從腰間拔刀，但他的刀才拔出一半，一隻金光湛湛的大葫蘆已砸在他的頭殼上。

胡無法雖然武功不如許不醉，但却也不是一般三四流的武林人物可比，這白衣武士就算再練十年武功，也絕非胡無法敵手。

只聽得「閤」地一聲响，這白衣武士的頭顱立時被金葫蘆擊爆，連腦漿也從面額之間淌了下來，形態可怖之極。

胡無法一動上手，其餘武士立時齊齊發難，最少有二三十件兵刄同時向他身上招呼過來。

他大笑幾聲，道：「不怕你們人多勢衆，俺是當今武林之中，排名第一百二十九位的絕頂高手，僅次於太乙眞人、練驚虹及公孫我劍等等諸位，你們就算有千軍萬馬殺將過來，俺也只當是無牙無螯之小蟻！」

他曾聽過「蟻多咬死象」這句話，所以便在小蟻這兩個字之上，加上了「無牙無螯」四個字。

雷金錢冷哼一聲，對許不醉說：「此人勇則勇矣，但正如閣下所言，眞的是笨得無以復加。」

許不醉道：「我也同樣笨得無以復加，咱們可算是天生一對！」

雷金錢道：「你現在才醒覺，悔之晚矣！」刀勢一緊，兩人之戰更是激烈。

胡無法以寡敵衆，右手提着金葫蘆，左掌連環疾劈，招式之中有攻有守，居然也打得頭頭是道，不消片刻，又有四五個白衣武士給他擊倒在地上。

但這批武士武功雖然不高，拚鬥之心却是極强，而且又是以多欺少，一人倒下，最少有三人爭着補上，時間一長，胡無法便大爲吃虧。

許不醉心中暗驚，便道：「講好以一對一，如何却會變成羣攻之局？」

雷金錢道：「你我之戰，仍然是一個鬥一個，我身邊可沒有任何人來帮忙。」

許不醉道：「但老胡身陷重圍，許某却得要分神一下了，這樣又有甚麼公平可言？」

雷金錢冷笑道：「是你這姓胡的朋友首先動粗，又怎怪得了我的屬下？」

許不醉道：「縱然老胡不對，也該先讓咱們分出勝負，才再追究不遲。」

雷金錢嘿嘿一笑：「許軒主很懂得談先後，擺道理，但戰局既已因胡朋友一觸而發，想再補救已是太遲了。」

只聽得錚錚錚之聲不絕，胡無法以一敵數十，形勢越來越是不妙了。

許不醉暗嘆一聲，忖道：「孤身犯險，已是虎頭掛在梅花上，只有一丁點兒那麼大，給老胡這等笨人跟隨在後，更是銅搥六打死紅頭鵝，連一丁點兒也沒有啦。」

眼看再纏下去，兩人都是凶多吉少之局，突聽一人大聲喝道：「住手！住手！統統都給貧僧住手！」

這人聲音洪亮，聲勢十分威猛。

但衆人正在酣戰之中，他雖然大叫「住手」，但却沒有人加以理睬。

這人大怒，又自喝道：「你們是不是都聾掉了？再不住手，貧僧可就不客氣的了。」

只見這人一身雪白袈裟，連臉孔都是雪雪白白的。

他是一個身形十分碩大的老和尚，但看來却像是一隻來自北極的大白熊。

他才說到：「貧僧可不客氣了」這幾個字的時候，一條鐵棒突然從橫裏戮出，襲向他的咽喉。

使動這條鐵棒的，是個青衣黑褲，頭戴萬字方巾的中年漢子，這人叫唐易同，是雷金錢麾下五大高手之一。

他這一棒來勢狠辣之極，只要擊中對方，勢必性命難保。

事實上，他這一棒又狠又快，這白臉和尚是不容易閃避開去的。

果然，唐易同一棒就已戮在白臉和尚的脖子上。

唐易同格格怪笑，道：「野和尚，死未？」

誰知白臉和尚也在格格怪笑，而且笑得比唐易同還更响亮：「貧僧當然還沒有死！」

唐易同猛然大吃一驚，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條脖子。

——鐵棒分明已戮在白臉和尚的咽喉上，但這和尚居然連一點受傷的跡象也沒有。

白臉和尚的咽喉沒事，但唐易同的臉孔却不怎麼妙了。

因爲白臉和尚的拳頭已飛起。

他飛起的是左拳，而且這一隻拳頭是黑色的。

只聽見一陣可怕的骨裂聲音响起，這隻黑色的左拳已重重擊在唐易同的臉上。

唐易同立刻被打得倒飛開去，連鐵棒也跌落在地上。

他跌倒了，姿勢很難看，就像一隻搶屎吃的餓狗。

當他抬起頭的時候，臉孔已給白臉和尚的拳頭打得變了形。

白臉和尚桀桀一笑，道：「你是不是想知道貧僧是誰？」

唐易同吃力地點點頭。

白臉和尚把左拳幌了一幌，這拳頭是黑色的，因爲他的左手戴着了一隻黑色的手套。

「黑拳僧！」唐易同突然驚叫起來，「你一定就是黑拳僧！」

白臉和尚獰笑着，道：「總算你這個臭傢伙有點他媽的眼光，不錯，貧僧正是黑拳僧！」

唐易同沒話說了。

敗在黑拳僧的拳頭下，又還有甚麼話好說？

× × ×

黑拳僧一出現，形勢立變。

他是一個瘋狂的和尚。

他喜歡東闖西蕩，更喜歡打架。

越是熱鬧的打架塲合，他越是高興參加，通常，他會帮助弱小的一方，但有時候，他連那一邊才是弱小的都分不清楚，就已拳來脚往的打個不亦樂乎。

所以，江湖上的人，都在背後叫他「糊塗和尚」。

但這位糊塗和尚，有時候却也明察秋毫，甚麼事情都瞞不過他的眼睛。

就像這時候，他一點也不糊塗，因爲

他本來就是要來對付神通教的。

「神通教的龜兒子王八蛋統統聽着，貧僧要爲魏莊主報仇雪恨，你們大夥兒都有得瞧了！」黑拳僧粗聲的喝道。

叱喝聲中，又有兩個神通教的武士胸口中拳，雙雙吐血而死。

胡無法大笑，叫道：「俺是福星高照，每有危難，都有神仙相救！」

黑拳僧道：「貧僧不是神仙，是神仙的老子！」

胡無法道：「既是神仙的老子，更加法力無邊了。」

黑拳僧道：「你叫甚麼名字？」

胡無法道：「俺姓古月。」

黑拳僧道：「呸！貧僧只聽過複姓上官、複姓呼延、又或者是夏侯、諸葛、南宮、百里、軒轅、獨孤、歐陽、公孫、慕容、西門、東方、皇甫、司馬、司徒、令狐等等，都可沒聽過有人複姓甚麼勞什子古月的。」

胡無法笑道：「俺不是複姓古月，而是左古右月，姓胡是也。」

黑拳僧皺眉道：「偏就是喜歡兜圈繞路，姓胡就姓胡，幹嗎要說得這般麻煩的話？」

胡無法道：「這多半是胡氏宗親歷久以來的習俗，就像是姓張之人，例必自稱『弓長張』也。」

黑拳僧嘖嘖連聲，轉瞬之間又有六七人在他的拳頭下栽倒。

胡無法讚道：「大師好武功！」

黑拳僧道：「不算怎麼好，但對付這等貓三狗四的小嘍囉，卻已綽綽有餘。」

胡無法道：「但俺卻給這些龜兒子弄得滿頭大汗，差點此後都喝不得酒了。」

黑拳僧道：「你還沒有把名字告訴給貧僧知道。」

胡無法道：「俺叫胡無法，這名字好不好？」

黑拳僧道：「姓胡是不錯的，正是左有古董，右有明月，意思就是在月光之下欣賞古董，既夠氣派，又夠詩意，實在是大大的不錯了。」

胡無法得意地一笑，道：「胡氏祖先，智慧聰明，那是衆所週知的，所以既不姓黃，也不姓綠，而是姓胡。」

黑拳僧道：「姓胡雖然不錯，但檀樾之名，却是他媽的大堪斟酌。」

胡無法忙問道：「何以他媽的不對勁了？」

黑拳僧道：「你若叫無忌、無傷、無窮，又或者是無壞、無衰甚至是無死，那都是很不錯的，尤其是無衰及無死，更是他媽的上上大吉，多福多壽之至。」

胡無法道：「無法又如何？」

黑拳僧嘿嘿一笑，道：「你自己想想怎樣？」

胡無法道：「想不出。」

黑拳僧道：「當然想不出，因爲你這個鳥名字，就是『無法可想』，又或者是『無辦法啦』的意思。」

胡無法「啊呀」一聲，叫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俺從前怎麼一直想不到的？」

黑拳僧冷冷一笑，道：「你若想得出，也不叫胡無法了。」

兩人邊談邊打，簡直完全沒有把敵人放在眼內。

但眞正談笑用兵的，只是黑拳僧，胡無法仍然是打得十分吃力的，若不是黑拳僧的出現，他此刻的命運只怕已難以想像了。

那邊廂，許不醉苦戰雷金錢，似乎還是給雷金錢的豹刀佔了上風。

雷金錢冷冷一笑，道：「許軒主，原來黑拳和尙早已跟你串通好，難怪你這樣肆無忌憚。」

許不醉道：「許某與黑拳大師素未謀面！」

雷金錢說道：「倘眞如此，黑拳僧何以會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此時此地闖至？」

黑拳僧哈哈一笑，大聲道：「天下間有甚麼地方是貧僧不能闖的，貧僧要來便來，說走便走，又何必跟誰串通？眞是他媽的混帳想法。」

雷金錢怒道：「黑拳僧，這是你自出家以來，錯得最不可收拾的一次！」

黑拳僧道：「貧僧倒想看看，神通教能把貧僧怎樣？」

雷金錢說道：「你很快就會知道後果了。」

他說完這一句話之後，立刻就有四個紫衣人，用最快的速度從莊院之內閃了出來。

× × ×

四個紫衣人，四張冰冷的臉孔。

黑拳僧怪笑道：「你們是誰？」

看來最威嚴的一個紫衣人道：「你不必理會我們是甚麼人。」

另外一個陰聲細氣的紫衣人道：「你只要知道八個字就足夠了。」

第三個紫衣人道：「天外有天，拳外有拳。」

黑拳僧失笑道：「你們也配在貧僧面前談這個『拳』字？」

第四個紫衣人皮笑肉不笑地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你只有左拳才算得最厲害？」

先前首先開口的紫衣人道：「憑我們這八隻拳頭的威力，天下間只有一人能夠勝得了我們。」

黑拳僧嘿嘿一笑，道：「這人就是貧僧！」

那紫衣人道：「你若跟我們的教主相比，就好比大海裏的一顆芝蔴。」

黑拳僧咬了咬唇，喝道：「就讓你們見識見識芝蔴拳的厲害。」

語聲未落，一人已衝了過來。

黑拳僧神色一變，瞪視着這人：「你這個無法可想的傢伙挨過來幹甚麼？」

胡無法笑笑道：「多一人，多一分力氣。」

黑拳僧道：「你武功雖高，但拳法不行。」

胡無法道：「誰說一定要用拳頭，俺用大葫蘆砸碎這四個狗崽子的腦袋，也是一樣的。」

黑拳僧沒法，只好讓他也參戰。

一個紫衣人冷冷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胡無法說道：「不必商量，就此定奪

了。」

四個紫衣人齊聲冷笑，同一時間衝前發招。

這四人身如穿花蝴蝶，拳路旣剛且柔，果然是一流高手風範。

胡無法脹紅了臉，虎吼連連，突然一個大彎身在黑拳僧的身邊搶了出去。

黑拳僧大叫一聲，立刻飛快出拳，掩護着胡無法。

胡無法却猛竄而起，金葫蘆連環攻掃眼前兩個紫衣人！

「殺！殺！」

胡無法此刻唯一的意念就是殺！

今天他要大開殺戒，無論對手是無名小卒，或者是絕頂高手，都要殺了再說。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每個人的面上也是殺氣重重。

許不醉叫道：「胡老二，你自己小心可也！」

語聲未落，胡無法的金葫蘆已擊中一人，但最可笑的却是：他擊中的人居然就是他自己！

黑拳僧怒吼，道：「你們不要逼人太甚！」

一個紫衣人冷笑道：「是他自己傷了自己的。」

黑拳僧沒有反駁，因爲現在並不是講道理的時候。

而且，他也不喜歡講道理，他認爲甚麼道理都是多餘的，拳頭才是眞正的道理和法律。

他這種想法，倒跟布狂風差不多。

胡無法倒下了，他倒下時的姿勢，就像唐易同一般難看。

在戰場上，失敗者的樣子永遠都是很難看的，只有戰勝者才能領略得到成功的滋味。

但是成功的滋味，也不一定是很好受的。

——古往今來，無敵最寂寞。

這句話並不風涼，而是蒼涼。

但蒼涼總比淒涼好一點點，現在，胡無法眞可算是淒涼極了。

他想用金葫蘆砸碎敵人的臉，誰知對方一伸手，就把他的金葫蘆反撞回去。

這一撞之力好大，胡無法胸口肋骨最少斷了十幾根。

肋骨斷了兩三根，已不算是小事，十幾根肋骨一齊折斷，那就更加不堪想像。

他臉色死灰，在奇痛攻心之下，全身都爲之虛軟了。

黑拳僧大是憤怒，「呼」地一聲打出了「百步神拳」。

他以拳法在江湖中揚名立萬，所精通的拳法超過五十種。

這時，他打出的「百步神拳」，乃是金陵「神拳館」的主人卜老拳師的成名絕技。

卜老拳師已在十年前退隱江湖，他自言在五十八歲那年，所練的拳法進入了巔峯的狀態。

但即使在當年，卜老拳師也比不上此刻的黑拳僧。

「好拳法！」一個紫衣人由衷地喝起采。

另一個紫衣人却道：「若是以一對一，大師自可穩操勝券。」

黑拳僧冷笑道：「如今也是穩操勝券！」巨吼一聲，拳招忽變，左「冲雲見日」，右「搶吞長鯨」，兩招連環攻出之際，輔以「鯊衝噬形腿」，這一着更是「北海金鯊叟」白浪滔的精妙絕學，據說早已失傳多年，誰知黑拳僧所學龐雜，連這一下奇門功夫也使將出來，眞是令人大開眼界。

胡無法也看見了。

他心裏暗叫慚愧：「俺若有大師一半功力，也不致有此下塲！」想到這裏，突然慘笑一聲，叫道：「技不如人，該死去也！」

大叫之後，垂下了頭，再無半點氣息了。

× × ×

四個紫衣人，八隻好快的拳頭。

黑拳僧固然是大顯身手，他們也是不甘示弱。

突聽「砰」然一聲，一個紫衣人的頭顱給黑拳重重擊中。

好好的一顆腦袋，立刻就給這一拳打得完全變了形。

他幾乎立刻就死了，但對他的同伴來說，他這一拳並不是白挨的。

黑拳僧雖然一拳打死對方一人，但脇下却已露出了空門。

也就在這刹間，一個紫衣人有如閃電般化拳爲掌，「蓬」然一聲就向黑拳僧左脇之下推了出去。

黑拳僧的反應也是快絕，敵人變招，他也變招，而且變得比對方更快更狠。

那紫衣人心中一懍，還沒有看見黑拳僧怎樣反擊過來，右腕已給這個白臉和尙揑住。

那是黑拳僧的右手。

他的右手並不黑，就和他的臉一般雪白。

黑拳僧以左拳名震武林，那是人所共知的，想不到他的右手更快、更絕！

那紫衣人的右腕給黑拳僧揑了一下，腕骨立刻就碎了。

然後，他只覺整個人給一股大力拋了出去，等到他身子着地的時候，他全身每一根骨頭都似已給震得爆裂開來。

但在此同時，一道青芒在黑拳僧的背後飛起。

那是刀光，這刀是從另一個紫衣人衣袖裏飛出來的。

那是袖裏軟刀，它在這時候殺將出來，無疑就像是最陰險的一種暗器。

黑拳僧雖然也是老江湖了，但他招式去勢正盡，要再變招自保，已是絕無可能的事。

所以，他只有挨這一刀。

許不醉的眼睛紅了，因爲他看得出這一刀刺得有多深。

這一刀已穿過了黑拳僧的背，也穿過了他的腸胃。

但黑拳僧彷彿渾然不覺，挨了這一刀之後，拳勢勁力依然。

使軟刀的紫衣人一擊得手，以爲勝負已分，生死已決，做夢也想不到黑拳僧的頭也未回，拳頭又已有如流星般一拋射過來。

（未完．廿四）

中篇武俠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十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霍天來等人將狄少青，華惜春搜索出來，華惜春用「靈飛九式」將霍天來劃破衣衫滲血，正想結果他的性命，狄少青已將婁良，言柏春砍去一臂，撲過來阻止華惜春放過霍天來，適逢言柏春趕過來施放毒針要和狄少青拚殺，華惜春將劍式收勢順將他飛劍斬斃，霍天來只好夾着尾巴而去。錢老大、酒肉道士亦將錦衣雙衞二人弄走，見他們趕走了霍天來，便相約明天起程去黑谷，狄少青、華惜春猜測是去劍盟的地方，但錢老大沒有說明，只去黑谷作探險遊歷，開開眼界，狄少青只好跟着前去，來到黑谷發現劍盟負責人之一的乙青道人死在那裏……

石屋藏陷阱　窟窿覓弟兄

錢老大心念一轉，朝華惜春，嚴娟娟兩人說道：「妳們兩個站在這裏別動。」

接着，又朝狄少青道：「狄老弟，咱們以這方大石爲中心點，你往左，老哥哥往右，咱們在這附近二十丈周圍，搜上一搜。」

狄少青答應一聲，飛身而起，往左撲去，錢老大也踮着足尖，往右道縱去。

那知他一起一落，縱躍出去，還不到五丈，就聽到狄少青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老哥哥，這裏又發現了一個中年人！」

狄少青的話聲剛剛傳來，錢老大脚下方自一停，也發現右首一方石後，也蜷伏着一個人。

這人躲在石後，同樣一動不動，心中不禁一懍，暗道：「這人的死狀，和乙青道人如出一轍！」

一面接口道：「狄老弟，他死狀是不是和乙青道人一樣？」

狄少青道：「是的。」

錢老大道：「好！你不用管他，再搜下去。」

口中說着，人已一躍而下，察看了這人的傷勢，那是一個勁裝中年人，面貌陌生，果然和乙青道人一樣，全身找不出絲毫傷痕，只是屍體像冷凍過的一般！

他剛直起身，只聽狄少青又道：「老哥哥，這裏又有一個了，也是中年人，死狀也和乙青道人一般無二。」

「唔！」錢老大已經感到此事並不尋常，他也縱身掠起，繼續朝右搜去。

兩人以乙青道人藏身的大石爲中心，在左右二十丈方圓，搜了一遍，結果在十丈以內，就一共發現了五個身佩長劍的中年漢子，同樣蜷伏在石後而死，死狀也和乙青道人完全相同。

十丈以外，就沒有再發現什麼了。

這就是說，那五個中年漢子，都是由乙青道人率領着進入黑谷來的了。

他們在到達這裏的時候，就發現了情況，於是由乙青道人發令要他們散開，各自找大石隱蔽身形，躲了起來，所以這五人以乙青道人爲中心，飛掠出去，不出十丈之外。

但究竟他們遇上了什麼情況，何以會毫無抵抗？現塲並無打鬥痕跡，連劍都沒有出鞘，只是在隱伏不動之時，就遇害身死。

身上又找不出一點傷痕，只似僵凍而死，而且經過了一二日之久，屍體會依然像冷凍過一般，並無變質和腐爛的趨勢。

現在，狄少青、錢老大已經回到了乙青道人藏身的大石附近，華惜春和嚴娟娟聽說另外還有五個中年人，死狀和乙青道人一樣，自然大感驚詫！

錢老大只是深蹙着雙眉，一聲不發，他心中正在思索着過去幾十年前，江湖上是沒有人死在這種凍僵的手法之下；但任你錢老大可以把幾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江湖掌故，說得如數家珍，也想不出半點頭緒來。

嚴娟娟緊握着華惜春的手，掌心已經沁出汗來，低低的道：「華兄，這五個人一定是乙青道長一手訓練出來的弟子了，他們到這裏來，一定有着什麼事了。」

「冷凍……」錢老大喃喃的道：「這會是什麼功夫，什麼手法呢？」

華惜春問道：「老哥哥，江湖旁門中，有沒有這種功夫呢？」

「簡直沒有的事？」

錢老大道：「旁門中掌功最厲害的莫過於『玄冰掌』，指功最厲害的莫過於『陰極針』，擊中人身，可以使人僵死，但中了『玄冰掌』的人，身上必有掌痕，中了『陰極針』也有針頭大的痕跡，而且也只有中指之處，凍得會結成硬塊，肌肉僵凍，一摸便知，從沒像這樣的死法。」

他舉目看看天色，這一陣躭擱，幾乎已經昏黑，這就催促着道：「咱們快些走吧！」

他領先躍起，不過十幾個起落，便已回到了原來的停身之處，目光一動，口中不覺「咦」出聲來，奇道：「兩罈酒呢？怎麼不見了？」

他聽了狄少青的呼喚，在趕去之時，曾把兩罈酒放在地上，這時果然沒有了酒罈的影子！

嚴娟娟道：「老人家方才放在這裏的麼？」

「怎麼不是？」

錢老大伸手一指，說道：「妳們兩個就站在這裏，我還怕石子高低不平，把酒罈打破了，所以還用脚掃開了亂石子，放得很平穩，妳沒看到這裏還有我用脚掃開石子的痕跡呢！」

嚴娟娟道：「這怎會丟了呢？莫要是什麼人偷走了？」

華惜春輕哦一聲，笑道：「是了，一定是道士老哥哥，跟着我們來了，他看你放下酒罈，才偷偷的把兩罈酒運走了。」

兩罈酒，每罈有五十斤，換個功力稍差的人，也休想偷得走。

那不是說功力稍差的拿不動一百斤，而是錢老大等人都在附近，如果輕功不到爐火純青之境，會不被錢老大發現麼？」

錢老大說道：「沒錯，這酒肉道士，老是給我搗蛋！」

說到這裏，忽然聳聳肩，嘻嘻一笑，問道：「你們可知道老哥哥爲什麼要買兩罈上等女兒紅來？」

嚴娟娟道：「自然是來喝的了。」

「這不是廢話？」

錢老大搖搖頭道：「不對，不對，酒不是買來喝的，難道是買來倒掉的？」

華惜春道：「那是做什麼的呢？」

錢老大得意一笑道：「老哥哥一生別無嗜好，惟有喜歡喝上幾碗，一罈自然給我自己準備的了。」

華惜春「哦」了一聲，笑道：「還有一罈是給道士哥哥準備的了。」

「不！但也可以這麼說。」

錢老大咧咀一笑，低低的道：「另外一罈，原是引酒肉道士的，我約他，他不肯來，但他是個酒鬼，我有兩罈好酒，就不怕他不跟來了。」

華惜春咕的笑道：「原來是老哥哥用的計謀。」

錢老大得意的笑道：「對付這個酒肉道士，不用點計謀，他怎麼肯來？」

接着笑道：「這樣也好，老哥哥已經抱着兩個酒罈，跑了七八十里路了，自該讓他抱着去走一段路，我也好鬆動鬆動，唔，現在該上路了吧！」

嚴娟娟問道：「老人家，我們要到那裏去歇脚呢？」

錢老大已經開始領先走了，一面回頭，道：「我也說不出來，咱們到前面去看看，可以歇脚的地方就歇脚。」

大家只好跟着他走去。

這時天色業已全黑，這黑谷之中，大大小小的亂石，又是黑的，是以看去簡直就是一片漆黑！

走在前面的錢老大，依然踮着脚尖，遇高則縱，遇低則躍，一路上縱躍如飛。

狄少青內功修爲不在錢老大之下，從容舉步，亦步亦趨，絲毫沒有落後。

四人之中，以嚴娟娟功力最差，白天都會落後一段路，這時更是看不清楚，自然落後甚多，華惜春爲了照顧她，就走在最後，和前面兩人，相差了幾乎有二十來丈遠近。

狄少青走了一段路，眼看兩人落後甚多，就停下來等候。

錢老大看後面的人停下來了，也只好停住，口中喃喃說道：「所以一個人行走江湖，千萬別和小姑娘們走在一起，你看那小女娃走路像綉花似的，眞會等出小腸氣來。」

就這樣等等走走，約莫走了半個時辰，兩邊山勢，又漸漸逼近，這一段遼闊的亂石堆，好像至此已告結束，前面又到了一處谷口。

錢老大回頭笑道：「看來這條山谷走完了，咱們就可以找個地方休息了。」

狄少青道：「老哥哥怎麼知道山谷有休息的地方呢？」

錢老大嘻的笑道：「小兄弟，看來你還是很少出門，這谷口不是一道溪流麼。溪水流來不急，可見這道山谷之中，必有平坦的地方，而且要找地方休息，就必須是有水的地方才成，你跑了半天路要坐下來休息，要洗把臉呢？既然休息了，自然要吃乾糧，吃了乾糧，你不要喝口水麼？

再說咱們這一休息下來，就是要在這裏過夜，明天早晨起來，也要抹上一把臉，人生是離不開水的，方才那片亂石堆沒找得水，所以不能停下來休息了。」

狄少青道：「老哥哥說得是。」

說話之時，華惜春、嚴娟娟已走到谷口，嚴娟娟在這段山路，已經走得她滿臉通紅，連髮鬢都是汗水，口中直喘着氣。

狄少青含笑道：「現在好了，我們進入這道谷口，就可以找到地方休息了。」

嚴娟娟道：「我們不在谷口休息，還要走麼？」

錢老大道：「這條山谷不會太長，最多也不過三五里路。」

嚴娟娟道：「老人家從前來過麼？」

「來是沒來過。」

錢老大道：「這可以從山勢看得出來，我老人家天下名山差不多都跑遍了，山勢的來龍去脈，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猜到一半了。」

一面催道：「咱們走吧，別在這裏耽久了。」

說完，又領先朝谷中走去。

這條谷道，雖然兩山夾峙，但右首是一條山澗，不，其實這兩山之間，本來就是一道山澗，山洪暴發的時候，整個谷道，應該全是洩洪道了，如今水勢不大，只有右首像帶的一條，水流就並不很急。

事情也全如錢老大所料，走了三五里路，谷道盡頭，地勢又豁然開朗，成爲羣山環抱的一片盆地，地勢雖然不算很大，却也有百畝大小，中間有一個十來畝大小的天然湖，波光粼粼！

只是這座山谷，依然是一座死谷，除了湖沼左首，有幾方矗立的怪石，整座谷中，不生樹木，也沒有青草，都是光禿禿的黑石；但湖邊的地勢，却是相當平坦！

錢老大進到湖邊，回頭笑道：「如何，咱們在這裏過夜，地方不錯吧？」

他蹲下身去，雙手掬着水在臉上，頭上淋了一回，又喝了幾口，才回身在地上坐下，說道：「大家快去洗一把臉，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吃晚餐了。」

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不待他說，早就像渴驥奔泉，跑到湖邊，掬水洗臉，痛快的喝着。

只聽錢老大頓足罵道：「這狗道士，臭道士，眞是一點人性也沒有，這地方明明是歇脚的地方了，他還充軍一樣，不知充到那裏了？」

華惜春喝了兩口水，抽出手帕抹抹咀角，嗤的輕笑道：「老哥哥大概酒癮發了，才在臭罵道士老哥哥呢？」

她把手帕朝狄少青遞了過去，低低的道：「你要不要抹抹臉？」

狄少青用衣袖抹着臉，說道：「不用了，我用衣袖揩也是一樣。」

華惜春臉上微微一紅，收起了那條手帕。

錢老大依然恨恨的罵道：「就是要去充軍，也該留一罈下來，這不是故意整人麼？臭道士，你給我碰上了，看看我錢老大不拆下你幾根肋骨來才怪！」

狄少青打開大紙包，裏面還有幾個小的紙包，華惜春、嚴娟娟帮着一一打開，裏面有火燒肉，有硬餅，也有饅頭，另外一個荷葉包裹，却是鹵牛肉，鷄腿，鴨翅膀，和二十八個鹵蛋。

嚴娟娟招手道：「老人家，快來吃了呢！」

錢老大哼道：「還吃個屁，我老人家沒有酒喝，這些東西，如何嚥得下去？臭道士明明知道我不喝酒是不成，我肚子裏的蛔虫沒有酒灌下去，會亂咬亂轉，你們想想，有十幾條蛔虫在你腸裏亂咬亂轉，叫我老人家如何受得了？

這話聽得兩位姑娘都不禁噗哧笑出聲來。

狄少青道：「老哥哥，你不用急，道士哥哥看我們不進去，也許會找來的。」

錢老大道：「還會找來，這臭道士只要有酒喝，就是天坍下來他都不管了，非醉死不可！」

三人看錢老大放着一大堆東西不吃，也就各自圍着坐下吃了起來。

華惜春道：「老哥哥，你跑了半天路，你總得吃些東西，塡飽肚子再說。」

「別煩我了。」

錢老大揮着手道：「你們快吃吧，我可以三天五天不吃東西，酒可少不了，那年住在皇帝老子的正大光明殿匾額上，也得抓一罈酒上去，慢慢的喝……」

「啊！」嚴娟娟剛撕了一小塊饅頭，塞到咀裏，忽然輕啊了一聲！

錢老大正在生氣，回頭問道：「你怎麼啦？」

四人在湖邊上席地圍坐，嚴娟娟是面向湖沼坐的，她兩三口，把一小塊饅頭吞下，伸手指指對面，說道：「晚輩剛才看到那裏似有火光一閃！」

三人同時回頭，朝對面看去，湖沼對面，是一座插山高峯，黑沉沉的，那有什麼火光？

錢老大問道：「在那裏？」

嚴娟娟指着手道：「就在對面。」

華惜春道：「我們怎麼沒看到呢？」

錢老大問道：「妳沒看錯？」

「不會的。」

嚴娟娟續道：「我剛才明明看到火光一閃而沒，絕不會看錯。」

錢老大回轉過身來，說道：「這裏一片荒山野嶺，連鬼都沒有半個，那來的火光？」

大家也各自轉過身來。錢老大道：「咱們明天可能還要跑上一天，還跑不完呢，你們吃飽了，把東西收拾起來，這地方不算平坦，大家好好睡上一晚……」

他話還沒說完，「啊！」嚴娟娟又叫了起來，伸手指着對岸，說道：「老人家，快看，那火又亮起來了！」

三人急忙回頭看去，果見對面山麓間，正有一點閃動的火星，好像天上星星一樣，只是有一些綠陰陰的！

華惜春道：「果然是燈火，那裏一定有人住着了！」

錢老大搖搖頭，哼道：「這可不是人的火！」

這話聽得兩位姑娘毛骨有些悚動！

嚴娟娟問道：「不是人的火，自然是鬼火了！」

嚴娟娟身子不由自主的朝華惜春挨近了些，不敢抬目去看，顫聲叫道：「老人

家……」

狄少青却目光直注，盯視着對面，說道：「老哥哥，那火光一直沒有移動，會不會是燈火呢？」

錢老大突然跳了起來，說道：「沒錯，一定是那臭道士弄的鬼，他一向鬼計多端，一個人喝酒，覺得不好意思了，走，你們吃好了沒有，咱們過去瞧瞧！」

嚴娟娟胆怯的道：「萬一不是酒肉道長呢？」

錢老大嚷道：「妳怕什麼？有我老人家在這裏，就是遇上山魈魍魎，我也一樣把他活捉下來，走，一定是那臭道士喝了幾口，沒東西下酒，才弄個鬼火，好讓咱們找過去！」

他不待三人開口，早已踮着脚尖，首先像領路的猴子一般，繞着湖泊，走了過去。

這湖泊並不大，但湖泊只是蓄水的地方，看這條山澗，却是從山谷裏面流出來的。

他循着湖泊走去，依然隔着一道山澗，而這道山澗，少說也有三四丈寬。

錢老大走到湖泊左首，忽然發現山澗之上架着一道石樑，像橋板一般，橫在澗上。

這石樑當然不是天生的，既非天生的，自然是有人架在山澗上的了。

錢老大究是老江湖了，他發現這道石樑，就俯着上身仔細察看了幾眼，便可斷定石樑不是新架上去的。不是新架的，那就證明對面山麓果然有人居住，石樑是居住的人必經之路！

他這一看，陡然想起谷外乙青道人等六人死得離奇，莫非和此人有關？

想到這裏，脚下不覺一停，回頭道：「女娃兒，妳胆子小，就走在中間，這樣吧！小兄弟（華惜春），妳跟在老哥哥身後，讓女娃兒走在妳後面，狄小兄弟走在最後，這樣，妳就不用害怕了。」

狄少青目能夜視，他看到老哥哥看了石樑之後，臉色有異，才這樣分配，可見，事有蹊蹺，老哥哥雖沒明說，但這番調度，分明是因嚴娟娟武功較差，才要她走在中間，要自己斷後的了！

莫非老哥哥已發覺那火光並不是酒肉道士點的，而是另有其人了。

當下急忙答應一聲，讓華惜春、嚴娟娟走在前面，自己斷後。

華惜春從狄少青身邊走過之時，有意無意的看了他一眼。

她也發現了，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經過石樑，是一片亂石堆，到處都是沙礫亂石，可見這一帶原是溪底，溪水如果漲滿的時候，這一帶原是溪，就與世隔絕，別無通路了。

大家踏着亂石，走了一箭來路，便已到了溪岸，這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山脚與山溪的分野了，因爲山脚間的岩石，敢情在若干年前，經常經澎湃水勢的衝擊，形成了一道堤岸，距離溪底，足有七八丈上下，極爲陡峭。

錢老大走在前面，目光烱烱，只是打量着四周形勢，等到走近堤岸，他才發現右首有一道斜坡，雖然像是堤岸的缺口，但却不用施展輕功，就可以從這道斜坡，踏着石塊般的亂石，從容舉步走上去。

錢老大暗暗攢了下眉，忖道：「這裏果然經常有人上下的了。」

他沒作聲，依然顚着脚尖，走在前面，心裏却已經有了極深的戒備！

四人相繼登上堤岸，再廻目四顧，綠色的燈光還在前面，那是一座插天高峯，右首的一處山坳間，估計還有半里左右。

黑色的岩石，暗影迷離，今晚天空間竟然雲層厚結，連月光也透不出來，四野就愈見黑沉沉的，那一點綠色的燈光，就特別慘綠。

錢老大是見過世面的人，也感覺到今晚事有蹊蹺，嚴娟娟跟在華惜春的身後，後面雖然還有狄少青，她心裏已是有些發毛。

山坳，就是兩山之間的山溝，四人依然踏着高低不平的石塊，一路往上走去。

半里路，當然費不了多少力氣，現在已經走到一處斷崖底下。

慘綠的燈光忽然不見了。

那倒不是有人故意把燈光弄熄了，而是燈光在斷崖上面，人到了崖下，燈光自然被遮住了。

這座斷崖，峭立如壁，却不過五六丈高下。錢老大朝身後打了一個手勢，開始循着坍落的大石，連縱帶躍，往上攀登。

等到登上斷崖，地勢頓見平坦，這裏竟似一片平台！

綠陰陰的燈光就在眼前，那是從岩壁下一間簡劣的石屋窻櫺中透出來的。

這裏居然會有一間石屋！

錢老大口中呵呵一笑，回頭道：「這裏既然有屋，屋中旣然有燈，想必有人居住的了，咱們跑了一天路，正好向主人借宿一宵呢！」

他這話雖然是對身後三人說的，但也是向屋中人說的了。

石屋當然有門，那是一扇木門，門虛掩着，裏面沒有人問話。

照說，錢老大這話聲音說得不算低，屋中人聽到了一定會問：「門外是什麼人？」但却沒有人答腔。

錢老大回頭低聲說道：「你們隨我過去。」

他當先走到門口，大聲道：「屋裏有人麼？咱們是過路的，見到燈光，一路尋來，想請屋主人行個方便，借宿一宵。」

屋中依然沒有人作聲。

錢老大搔搔頭皮，回頭道：「大概屋中人睡着了，待老哥去敲門試試。」

說完，擧手朝門上叩去，他只叩了一下，木扉便應手往裏慢慢的自動開啓！

不，這是錢老大明明知道門只是虛掩着，他在叩門之時，中指稍微用了點力，門自然應指往裏開啓了。

木門開啓，這石屋只有一間，屋中的情形，自可一眼就看清楚了。

這間石屋，只有一道門，和一個窻，窻開得比人還高，所以在窻外是看不到屋內情形的。

屋內地方相當寬敞，約有三丈見方，靠壁處有一張石床，床前是一張石几，几上點着一盞綠陰陰的油燈，也不知是什麼油，火光會有如此綠法！

整間石屋，除了一床，一几，一燈，

就別無一物。

在黑谷中建的石屋，當然就地取材，是以石屋是黑石建的，石床，石几，也是黑石做的，家徒四壁，這四壁當然也是黑的。

石屋中並沒有人，但在石床前方，赫然放着兩個酒罈，正是錢老大一路抱着進入黑谷，黃昏時候不見的兩罈酒。

錢老大心頭暗暗一怔，回頭對衆人道：「看來主人出去了，狄老弟，咱們進去再說。」

他舉步跨進石屋，後面的人也相繼跟着走入。

華惜春一眼看到石床前的兩罈酒，不覺笑道：「老哥哥，果然給你說對了，道士老哥哥已經先到了，酒放在這裏，他人呢？」

錢老大沒有去理會他，他緊閉着咀唇，却睜大了一雙小眼睛，聳起肩膀，活像一頭老鼠剛從洞裏鑽出來，對周遭環境作機警的視察，石床、石几、油燈、四周石壁，莫不看得十分仔細，最後他走到兩個酒罈旁邊，繞着酒罈又仔細的看着。

他這番動作，自然十分古怪！

嚴娟娟忍不住問道：「老人家，你在看什麼呢？」

「沒什麼。」錢老大聳聳肩笑道：「妳沒看到我老人家鼻子在動麼？」

嚴娟娟奇道：「你老人家的鼻子動，是做什麼呢？」

錢老大嘻嘻一笑，故意皺了皺鼻子，才道：「鼻子動，自然是在聞氣味了。」

嚴娟娟聽得更奇，問道：「這屋子裏有什麼氣味呢？」

「自然聞人的氣味了。」

錢老大回頭接道：「我老人家是聞聞這屋裏有沒有人住過？」

嚴娟娟道：「人的氣味，我們怎麼聞不出來呢？」

錢老大笑笑道：「你們自然聞不出來了。」

華惜春道：「我知道，老哥哥一定是在聞酒氣，對不？道士老哥哥有一身酒氣，一聞就可以聞出來了。」

錢老大哼了一聲道：「這兩罈酒不是臭道士搬來的。」

華惜春道：「老哥哥是聞氣味聞出來的？」

錢老大聳聳肩笑道：「你們想想看，臭道士嗜酒如命，沒酒喝的時候，連喝醉了酒的人撒出來的尿，他都想喝，這兩罈酒如果是他搬來的，還會不喝麼？」

華惜春奇道：「不是道士老哥哥搬來的，那會是什麼人呢？」

「不知道。」錢老大搖搖頭道：「這屋子裏根本沒有人的氣味，只要有人踏進來過，老哥哥一聞就聞出來了。」

嚴娟娟聽得不覺毛骨悚然，急急問道：「老人家，你說這兩罈酒不是人搬來的麼？」

「這個咱們不用管他。」

錢老大接道：「反正今晚找到了這間石屋，總比露宿强得多了，時間不早，你們三個都可以休息了，女娃兒，你和小兄弟（華惜春）睡到石床上去，我和狄老弟就在地上坐下來，好在只有大半個晚上，天就會亮了。」

嚴娟娟胆怯的道：「老人家，我有些害怕。」

錢老大道：「這怕什麼？咱們還有三個大人在這裏，妳怕鬼把妳吃了？」

嚴娟娟道：「老人家，你別說了好不好？」

「好，好。」錢老大笑着道：「我老人家不提鬼總好了吧！妳和小兄弟快上床去睡吧！」

華惜春拉着嚴娟娟的手，說道：「嚴兄弟，來，咱們就睡到床上去，妳怕就睡在裏面，我不睡，坐在妳的外面，妳總不用怕了吧！」

嚴娟娟重傷初癒，又奔行一天路，確已感到十分疲累，依言跨上石榻，在裏面和衣躺下。

華惜春跟着跨上石榻，在榻上坐下，一面笑道：「老哥哥，有了這兩罈酒，你可以一晚不睡覺了。」

錢老大鼻子裏只哼了一聲，沒有作聲，一面朝狄少青道：「狄老弟，你也可以坐下來休息了。」

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待會熄了燈，老哥要去外面瞧瞧，這裏大有古怪，你可要機警些！」

狄少青依言在地上盤膝坐下，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在下省得。」

錢老大也在門口坐了下來，說道：「咱們該熄燈了，從現在起，大家不許再說話了。」

說完，舉手一揮，打出一團掌風，把燈熄了，刹那之間，屋中登時一片黝黑，伸手不見五指。

嚴娟娟道：「老人家，爲甚麼要熄燈呢？」

華惜春低聲道：「熄了燈，外面如果發現敵人，就看不到屋中情形了。」

嚴娟娟道：「今晚會有敵人麼？」

錢老大道：「女娃兒，你只管睡好了，我老人家鼻子靈得很，只要幾丈之內，有生人走近，我就聞得出來，自會通知妳的，不過從現在起，沒有事，就不准開口了。」

華惜春道：「老哥哥，我再說一句話行麼？」

錢老大說道：「妳說吧，但只准說一句。」

華惜春道：「老哥哥也嗜酒如命，今晚怎麼不喝呢？」

錢老大道：「這酒還能喝？」

「撲！」一聲極輕微的爆响，傳入衆人耳中之際，已經熄滅了的油燈，又突然亮了起來，而且綠光大盛，照得屋中一片慘綠。

這聲輕响，屋中四人，當然全聽到了，四人既未入睡，油燈突然亮起，當然也全看到了。

嚴娟娟目光轉動，看到錢老大、狄少青、華惜春三人臉色都變得綠慘慘的十分怕人，連鬢髮鬚眉也變成了綠色，衣衫也綠陰陰的，一時心頭狂跳，驚怖欲絕，急忙雙手掩着面孔，驚叫出聲。

錢老大坐着不動，回頭道：「女娃兒，妳怎麼了？」

嚴娟娟道：「你們自己看看，你們的

臉孔都變成綠色了呢。」

錢老大笑道：「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燈光是綠色的，大家臉上給燈光一照，自然變成綠色了，如果燈光是紅色的，我們的臉也就會變得紅色了。」

嚴娟娟問道：「但這燈火，你老人家不是已經熄滅了麼？怎麼又會點燃起來的呢？」

錢老大笑道：「你怕鬼？以爲是鬼點燃的麼？」

嚴娟娟全身打了一個冷噤，哆嗦的道：「難道不是？」

華惜春是女孩兒家，也難免胆怯，只是沒有說出來罷了。

錢老大道：「這種把戲，我老人家可看得多了，走江湖玩把戲的人，誰都會上幾套『百步點火』，『空中取火』，這盞燈熄而復燃，自然也是這一類手法了，不信，你們瞧着，我把它熄了，大概有一定的時間，它會自動點燃起來。」

說着，又一抬手，揮出一記掌風，把燈火熄了。

三人之中，嚴娟娟胆子最小，她對錢老大的話，半信半疑，錢老大揮手熄去燈光，她趕緊閉上了眼睛，不敢再看，她怕萬一看到了鬼，那怎麼辦？

狄少青、華惜春可睜大了眼睛，一霎不霎的盯着那盞油燈，誰也沒說話。

屋中雖然一片漆黑，但除了嚴娟娟功力較差，不能夜視，狄少青、華惜春都還看得清楚。

果然過了約莫半炷香的工夫，大家耳中又聽到「撲」的一聲輕响，從燈芯頭上爆出一點比米粒還小的火星，油燈又突然亮了起來，綠光大盛！

錢老大笑道：「如何，你們都看到了吧？」

華惜春道：「看到了，是燈芯裏爆出來的火星。」

嚴娟娟道：「我不敢看。」

錢老大道：「不敢看也沒關係，這就證明不是鬼點的火了。」

他站起身來，說道：「本來老哥哥想熄了燈，你們可以安心睡覺，我要出去瞧瞧，這盞燈既然有人做了手脚，熄也熄不了，那就讓它點着，你們睡吧，我要出去了。」

嚴娟娟問道：「老人家，你要到那裏去呢？」

錢老大道：「附近去瞧瞧，這鬼屋總有個弄鬼的主人吧，我老人家好歹也得把他請出來才是。」

說完，跕着脚尖往門外就走。

嚴娟娟又嬌慵的和衣躺下，狄少青、華惜春、也漸漸有了睏意，不約而同的打着呵欠，好像有一股濃重的睡意，襲上心頭。

華惜春身子一歪，也睡了下去，狄少青本來盤膝坐在石床前面，但因有了睡意，上身就靠着石床打起盹來。

這眞是說來湊巧，正好在錢老大出去之後，正好三個人都有着濃重睡意之時，靠壁處的那張石床忽然緩緩往下沉落！

石床沉落地底，躺臥在石床上的華惜春和嚴娟娟自然隨着石床下落，狄少青本是盤膝坐在地上的人，但因他有了睡意，就倚着石床打盹，石床漸漸往下沉落，他失去了倚靠，上身後仰，一個觔斗，跌在石床上，隨同兩人，往下沉落。

現在，沉落的石床，又恢復了原狀，石几上，依然點着那盞慘綠的像鬼火的油燈，石床前面，依然放着兩個未開封的酒罈。

一切都毫無變動，只是三個人像平空失去了踪，而且失踪得無絲毫不留痕跡。

現在，石屋門口，探頭探腦的走進一個人來，那是一個頭披長髮，身上穿一件又寬又大，油膩得發了光的灰布道袍，赤着雙脚的老道人。

他，正是酒肉道士。

酒肉道士一見屋中沒人，目光一下就落到兩個酒罈上，于思的臉上立時色然心喜，走到石床前面坐下，一手迅快的一掌拍開了泥封，一手抓過酒罈，撕去了罈口包着的竹箬，捧起酒罈，喝得咕咕有聲，簡直不是喝，是往喉嚨直倒下去的。

他一口氣也眞長，一直往下倒，連氣也沒換一口，這一倒，少說也倒下去了一罈的三分之一。

就在此時，錢老大回來了，他第一眼看到酒肉道士，不覺喜道：「酒肉道士，你也跟着來了！」

這句話，還是很高興，但立即叫道：「這酒不能喝……」

這話說得很急，一脚跨進石屋，緊接着問道：「他們人呢？」

這三句話，幾乎是連貫着說的，話聲甫落，人已到了酒肉道士面前。

「好酒，這酒太好了，足有十五年陳了。」

酒肉道士緩緩放下酒罈，十分滿意的吁了口氣再用舌頭砸砸咀角，才橫着眼道：「有這麼好的酒，道爺自然非來不可，（這是答錢老大第一句的），這酒爲甚麼不能喝，你買了兩罈，一罈自然是我的了。（這是答他第二句的），他們，他們是誰？」

「混球，混球，你除了會灌黃湯，吃狗肉……眞是一個大混球。」

錢老大頭上青筋都綻了出來，頓着脚，指指屋中話着：「他們，自然是狄老弟，小兄弟，和女娃兒三人了，我出去的時候，他們明明都在屋裏，怎麼一會就不見了？」

酒肉道士一口氣喝下了幾十斤酒，這時一張臉已脹得通紅，說道：「他們跟你一路來的，我怎麼知道？」

錢老大道：「你是甚麼時候來的？」

酒肉道士道：「我來了只喝了一口酒，你說甚麼時候來的？」

錢老大問道：「你進來，就沒看到他們？」

酒肉道士道：「道爺只看到這裏有兩罈酒。」

錢老大聽得又好氣，又好笑，說道：「眞是酒鬼，你眼裏除了酒，什麼都看不見。」

酒肉道士道：「我進來的時候的確沒看到人，難道要我說看到了，如果我說看到了，你不是要問我人到那裏去了？道爺又怎麼說呢？」

錢老大已從他話中聽出原因來了，心

暗暗一笑，故意沉哼道：「這兩罈酒，不是你搬來的吧？」

酒肉道士道：「不是。」

錢老大說道：「也不是我錢老大搬來的。」

酒肉道士說道：「那總會有人搬來的了。」

錢老大道：「你知道是什麼人搬來的麼？」

「搬來了就好。」

酒肉道士笑着接說道：「你管他是誰呢？」

錢老大道：「所以我沒有喝。」

酒肉道士瞇着眼睛笑道：「總不會兩罈酒都留給我道爺喝的吧？」

錢老大道：「不是。」

酒肉道士道：「那你是留給誰的？」

「不是留給你的。」錢老大道：「這兩罈酒不能喝了。」

酒肉道士瞪着眼問道：「爲甚麼？」

錢老大道：「我進來之時，隔着酒罈巳經聞出氣味來了，酒味有些不對勁，很可能給人家做了手腳。」

酒肉道士道：「做了什麼手腳？」

錢老大道：「依我看可能隔物傳毒，有人在酒中下了毒。」

「哈哈，」酒肉道士大笑道：「錢老大，你眞會編故事，這罈酒封的好好的，那會有毒？這明明是你老偷兒捨不得讓我喝就是了。」

錢老大道：「你不相信？」

酒肉道士大笑道：「錢老大，別人面前，你只管去吹，吹得天都不見了，我也懶得多說，但你對道爺吹過了頭，叫道爺如何相信？」

他雙手捧起酒罈，又待往喉嚨灌去。

錢老大厲聲喝道：「酒肉道士，慢點喝！」

酒肉道士只當不聞，又咕咕的喝了好幾口。

錢老大走過去劈面是一掌，朝酒罈推去。

酒肉道士左手扶着酒罈，仰起脖子喝酒，騰出右手朝錢老大劈來的掌上迎去。

雙掌「拍」的一聲，接個正着，兩人都只用上三成力道，誰也沒有把誰震退。

酒肉道士回手捧住酒罈，放了下來，厲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錢老大也厲聲道：「你要死，也不能死在黑谷裏。」

酒肉道士哼道：「我爲甚麼要死在黑谷裏？」

錢老大道：「你不信把酒倒出來看一看？」

酒肉道士氣得笑道：「我道爺喝了幾十年酒，酒的好壞，喝一口就知道，這樣好的陳年女兒紅，入口又香又醇，會有人做了手腳，道爺會喝不出來？」

「好！」錢老大雙手捧起酒罈，說道：「你用手接着，我倒出來給你瞧瞧。」

說罷，果能緩緩側轉酒罈。

酒肉道士急忙將雙手一併，像掬水般接着，一面說道：「夠了夠了，多倒出來漏掉可惜。」

酒倒在手掌心，黃澄澄的酒香撲鼻。

酒肉道士道：「如何，這酒顏色不是很好。」

要待俯下頭去吸。

錢老大手掌一抬，拍在酒肉道士的掌背上，哼道：「你把它潑到地上看……」

酒肉道士比他手掌還快，用力一吸，咀離手掌掬着的酒還有數寸，却被他這一吸，有如長鯨吸水，一下子都吸到口中去，一滴也沒漏，回頭嘻的笑道：「你這點花樣，道爺清楚得很，怎麼還會上你的當呢？」

他話剛說完，錢老大臉色忽然大變，氣憤的道：「臭道士，你……不聽良言，這下你死定了，你……果然要死在黑谷……裏……」

「我怎麼……」酒肉道士只說了三個字，他目光突然定住在雙手之上，臉色隨着劇變，失聲道：「我……道爺……這雙手怎麼會發綠的？」

原來在這一瞬間，他捧過酒的雙手，巳經變成了翠綠色！

翡翠越綠越值錢，青草也越綠越顯得有生氣，惟有人的手掌，却綠不得，手掌，手指如果變成綠色，豈非成了鬼爪？

錢老大道：「你現在相信了，你這雙手，只不過盛過酒而巳，巳經綠得如此可愛了，你喝下這許多酒，五臟六腑，只怕比你這雙手綠得更可愛呢！」

「這……這……」酒肉道士巳感到一陣死亡的恐懼，襲上了心頭，雙手拍着胸脯，說道：「錢老大，看來道爺今晚要在這裏屍解了，咱們相交一場，你一定要把道爺的遺骸帶回去，在龍王廟裏給道爺塑一尊神像，道號就叫『綠寶大天尊』，也好讓道爺永遠享受人間烟火……」

剛說到這裏，忽然雙手捧住肚子，口中「唔」了一聲，說道：「看來肚子裏巳經在發作了，錢老大，道爺……這回要去找太上老君了……」

他急急走近榻前，一脚跨了上去，很快的盤膝坐好！

這一陣工夫，他喝下去的毒酒，果然巳在逐漸發作，趺坐的人，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一張于思于思的臉上，也漸漸呈現出一片青綠之色！

漸漸，他一頭長髮也由花白變了青綠色。

文人筆下形容女人的秀髮爲青絲，如今酒肉道士一頭長髮，眞正變成了「青絲」了！

一個人臉上，頭髮都變成了綠色，他的身體、四肢自然也全呈了綠色！

慘綠的燈光，照在他慘綠的臉上，慘綠的長髮，這景像何等慘綠可怖？

錢老大數十年來，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風浪，江湖上光怪陸離的事兒，也見識得多了；但從未有過像今晚這般恐怖的，一個人會變成比祖母綠還綠的怪事！

他望着酒肉道士，口中喃喃的道：「酒肉道士，綠寶大天尊，你去吧！錢老大身邊還有三千兩銀票，一定會在龍王廟裏，給你塑上一尊綠寶大天尊的神像，酒肉供奉，使你永遠享受人間香火……」

耳中只聽酒肉道士「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老偷兒，你答應的，三千兩銀子分我一千五百兩，可不能食言，這毒酒果然厲害得緊，我道爺差點控制不住呢？這是賣命的錢，你別喪盡天良，黑吃黑，說了不算……」

「差點控制不住」，那是巳經控制得住了！

錢老大心中不覺笑了，但仍是呆呆的木立在石床前面，裝作出一副哀悼模樣！

酒肉道士突然大叫一聲，趺坐着的人，忽然往後便倒！

酒肉道士這聲大叫，巳可證明是他最後的一聲了！

錢老大急忙雙手合掌，朝酒肉道士拜了兩拜，口中喃喃的道：「綠寶大天尊歸位了！」

就在他喃喃頌禱之時，突然感到地底起了一陣輕震，急忙抬目看去，只見石床忽然緩緩往下沉落下去。

錢老大口中發出一聲輕「咦」，怔怔的望着石床下沉，伸手搔搔頭皮，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等到石床快沉到和地相平，他趕緊雙脚一點，也跳到了石床之上。

石床就像升降機一般，載着兩人往地底沉落。

錢老大巳經坐了下來，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你怎麼找到這石床升降樞紐的？」

酒肉道士直挺挺的躺着，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道爺若是連這點機關都看不出來，你還會請我來麼？」

原來酒肉道士沒有被毒死，他們只是在演戲，但這場戲可是十分逼眞。他喝下去的是人家做了手脚準備毒死他們的毒酒，那可一點不假！

沒被毒死，只是酒肉道士內功巳經到了百毒不侵之境，才能以內功控制住劇毒，換上別人，那就辦不到了。

連錢老大平日裏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自知功力不如酒肉道士，放着兩罈美酒，都不敢以身試毒呢？

錢老大又道：「這裏果然是他們巢穴了。」

酒肉道士道：「不是。」

錢老大道：「你怎麼知道不是呢？」

酒肉道士道：「不是就是不是。」

錢老大又道：「那麼這裏會是什麼所在？」

酒肉道士道：「你下去一看，就知道了。」

錢老大道：「你這不是白說麼？」

酒肉道士說道：「但你不會白來就是了。」

他們這些話，當然是以「傳音入密」說的，主要自然爲了怕被人聽到。

石床下沉的速度並不很快，沉落到地底之後，四週一片黑黝黝的，好像掉落在井裏一樣，四面全是黑色的石壁，正好容得一張石床下落。

錢老大是老偷兒的祖宗，自然也懂得一點機關消息，這回一想就通了，酒肉道士說這裏不是賊人巢穴，這話巳然有幾分可信。

第一，這石床升降的機關，下面有人可以操縱，但上面的人，也可以操縱，不然酒肉道士就不可能在大叫一聲，倒下去的時候！觸到石床樞紐了，如果是賊巢，樞紐就不會裝在石床上，這表示有人要下去，只要一按樞紐就成。

第二，這石床相當寬敞，就是睡上兩個人，還有相當寬的地方，如果是賊巢，也用不着這麼大的升降機，他們要把升降用的石床，做得這麼寬大，自然另有理由了。

現在石床巳經平平穩穩的降落到實地之上。據錢老大的估計，石床下沉了至少也有二十丈左右，如今巳在山腹之中。

錢老大雙脚跨下石床，伸手從懷裏摸出一支千里火筒，正待打着了瞧瞧！

只聽酒肉道士以「傳音」說道：「石床着地之後，有一定的時間，就會上升，你總不能讓道爺再給石床送上去吧？」

錢老大也以「傳音」說道：「你不會自己下來，難道還要裝死。」

「裝死對咱們有利！」

酒肉道士「傳音」接道：「至少他們會相信酒肉道士巳經中毒歸天，不會再算上我一份了。」

錢老大「傳音」道：「你叫我帶你進去？」

酒肉道士「傳音」道：「你可以說答應過道爺的，要把我肉身成仙的遺骸帶出去裝金身，享人間烟火。」

錢老大「傳音」道：「你要我對鬼去說？」

酒肉道士「傳音」道：「不會有鬼，你很快就會遇上人了。」

「好吧！」錢老大「傳音」說道：「你是魯班先師十九代的傳人，這裏恐怕有不少機關，你裝死，還能瞧得出來！」

酒肉道士「傳音」笑道：「萬物靜觀皆自得，道爺這一裝死，就可靜靜的觀察，那裏有機關，那裏沒有，道爺自會告訴你的了。」

錢老大口中低低的道：「綠寶大天尊，錢老大答應你肉身裝金身，但咱們現在落到這山腹之中，只怕永遠也出不去，現在我要過去瞧瞧，那就只好帶着你同行好了。」

一手從石床上挾起僵硬的酒肉道士，一手「擦」的一聲打着火筒，朝四面照了照。

這石床停落之處，是一條狹長的石窟，假如石床靠壁之處是北首，那麼南首只有兩三步左右之近，就是一堵石壁了，東道也是石壁，只有西首，是一條狹長的通道。

錢老大挾着酒肉道士舉步朝西首走過去。

這條通道，約莫有十來丈遠，迎面就分作兩個窟窿。一個是在通道的正面，另一個窟窿則是在右首。（右首即北面。）

兩個窟窿就像兩道門戶，洞外是黑黝黝的，不知該朝那一個窟窿出去好？

錢老大走近窟窿，脚下不由得一停，正待問問酒肉道士！

酒肉道士巳經以「傳音」說道：「你手裏拿着千里火筒，如果有人在暗處窺伺，你雖沒出聲，但咀唇動了，人家不會看不出來？這兩個洞口，照道爺看，應該走北首一個，但你不妨把道爺放下來，在地上聞聞看，三個小兄弟是朝那裏去的？咱們總得先找到他們才行！」

（未完・十二）

俠情故事　緊張恐怖神奇

女媧古琴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清誤信百里清潮的說話，回到葉家悄悄帶李湘湘和百里清潮會面，以爲他們談妥婚事，李湘湘便回來，因此先回葉家等候，等了很久不見她回來，便將事情發生經過和慧明說知，慧明知道上當，再和太清到出事地點，見石上刻上字跡：欲救令徒，速到黑水崖。慧明知道棘手，叫太清請師父抱琴來協助，到慈雲庵會齊，葉青青也偷偷走來找師姐，又被他們擄去。晚上，慧明和抱琴捉了一個送信的女匪，要脅她帶路去黑水崖，原來擄走他師徒倆的人是萬妙宮宮主。女匪黃鳳帶領慧明等四人從秘道進入，衆人摸索前進，却被匪帮發現……

要脅求心法　獻醜論琴經

黃鳳飛身過來，手掌在牆上一拍，只見那用麻石砌成的牆壁，一塊石頭突然跳了出來，露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小洞，裏面有隻黛黑的小鐵環，太清大聲問：「那是什麼東西？」

「一定是開啓機關的樞鈕，但我却不知扭轉之後，有何反應？」黃鳳道：「請你們貼牆站立！」

慧明道：「女施主你也請小心！」

黃鳳心弦一震，忖道：「我雖是俘虜，但他們比宮主還關心我！」當下深吸一口氣，力貫手指，將右臂伸進壁洞裏，五指抓住鐵環旋動，只聽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傳來。

抱琴等人都十分緊張，於是兩師徒掣出長劍，而慧明則將臂藏于袖管中，微提雙臂，準備應變。

忽然密室之頂露出一個口子，一塊千斤閘迅速降下！

那塊千斤閘　五見方，「蓬」的一聲已擊落地上，密室四壁都震動起來，灰塵撲簌簌抖下！

抱琴等人雖然絲毫無損，但見這情景，心底都升起一股寒意！

太清吐吐舌頭，道：「幸好姐姐有先見之明，否則被它砸中，不變成肉餅才怪呢！」

黃鳳舉袖拭拭汗珠，道：「既然大家都相信小女子，那麼請再找尋，看看另一個機關是什麼！」

四人又再沿牆敲打起來，這次是黃鳳自己發現的，當她握住另一隻鐵環時。不禁猶疑起來，太清道：「黃鳳姐姐，你扭動吧，有事咱們不會怪你！」

黃鳳道：「我也不知道這個機關是什麼，說不定這次會由牆壁上射出來的暗器，咱們貼牆而立，豈不送上門去？」

她這樣一說，連抱琴臉色也是一變，忙道：「且慢！待貧道想一想！」

太清道：「師父，咱們站在那千斤閘上面……」

慧明道：「道兄，令徒說得有理，料上面不會有其他機關！」

抱琴頷首，三人便躍登在千斤閘上，黃鳳又旋動鐵環，一陣軋軋之聲响起，那千斤閘上的鐵索竟慢慢伸直，千斤閘也慢慢上升，抱琴又道：「黃姑娘且停！」

黃鳳愕然停住，抱琴已飛身躍上密室之頂。那塊千斤閘雖只有丈五見方，但上面寬有二丈餘方。四周都是些齒輪和鐵轆，料是控制千斤閘之物！

太清抬頭問道：「師父，上面有什麼東西？」

話音未落，密室的左上角，忽然露出一個小洞，約有酒盞大小，一個甜美的女人笑聲，由小洞傳來，黃鳳忙跳上千斤閘，輕聲道：「師太，那是宮……仙姬的笑聲！」

萬妙仙姬道：「慧明神尼和抱琴道長法駕光臨，請恕萬妙失迎之罪，不過兩位既然不喜光明正大，愛與黑暗爲伍，萬妙亦願成全！哈哈……」

笑聲完畢小洞闔上，而牆上用以照明的十來顆夜明珠，也同時縮進牆壁之內，密室立即陷于黑暗中！

太清道：「師太，師父，她們不知有什麼厲害的手段！」

抱琴道：「勿慌！萬妙仙姬，不提目的，不用恐嚇，分明還不想將咱們困死，她目的只是要先使些手段，以屈咱們之志氣！」

慧明道：「依道長之見，她會使些什麼手段？」

抱琴道：「其實也不必用手段，只要把咱們困住，咱們不被悶死，也得餓死渴死！」他說畢話，耳裏似聽到一個異聲，忙道：「你們別開口！」

慧明三人心中詫異，但倒也不便多問。抱琴將耳朵貼在洞頂凝神靜聽。那放置千斤閘的洞，約有七尺高，抱琴身裁高大，踮高脚尖，一側頭，耳貼在上面，過了一回，他便聽到上面有脚步聲，脚步聲過後，便不復再聞，估計萬妙仙宮的人由上面通過！

抱琴想了一下，向下道：「上面離甬通不遠，咱們也許可以由此上去，攻她個措手不及！」

慧明一掠躍上，道：「先讓貧尼試一試！」

抱琴道：「師太試一試便好，不要勉强，省得虛耗眞力！」

慧明默默運功，將丹田氣提起，注入雙臂，然後見她雙臂緩緩舉起，手掌按在洞頂，抱琴知道她想以內家眞氣破土，不敢打擾她。半晌，只聞慧明身上骨骼發出一陣輕微的「卜卜」聲，抱琴一驚，知她此刻除非破土，否則貿貿然散功，事後也得大病一場！

當下對下面道：「太清，你們兩個沒有吩咐，不要上來，也不要呼叫！」言畢也提起內功眞氣，抬臂將手掌按在慧明雙掌之旁，內家眞氣源源不絕由掌中的「勞宮穴」劈出！

俄頃，洞頂傳來一陣奇異的聲音，沙塵撲簌簌散落，落在頭面上及衣領裏，但慧明與抱琴仍如兩尊石像般挺立着！

洞頂的沙石下跌的越來越多，連太清與黃鳳也發覺，太清忍不住輕聲問道：「黃鳳姐姐，你說師父跟師太在上面做甚麼呢？」

黃鳳緊張地搖搖頭，忽然兩人又聽到一個「軋軋」的聲音，她道：「小心，她們發動機關了。」

只見四堵牆壁竟然能够移動，向中間合攏，黃鳳驚道：「這次咱們慘了！」

太清道：「不怕，它們不能合攏！」

果然那四堵牆壁合至千斤閘時，便被擋住不能再前進！黃鳳剛噓了一口氣，便聞上面傳來兩個低喝聲，接着又是「蓬」的一聲，大量的沙石由上面掉了下來！原來慧明與抱琴合力之下，已將半尺多厚的洞底推開，上面露出一個兩尺多的洞口，抱琴立即頓足穿洞而出！

慧明則低頭向下面道：「孩子們，你們快上來！」

抱琴跳上甬道，不見有人，忙道：「師太快上來！」

黃鳳雙臂在太清窩肢下向上一托，太清飛上去，慧明一把抓住，將他往上面推去，抱琴伸手將其拉上。

黃鳳也飛了上去，接着爬上甬道，最後的是慧明，四人上了甬道，黃鳳道：「跟着我來！」她熟悉地形，在前帶路，也許萬妙仙姬料不到他們會脫困，是以閉了機關，他們一口氣走了二三十丈都未遇一人，也不中伏！

抱琴問道：「黃施主，此甬道通往何處？」

「直趨萬妙仙宮中心地帶！」

抱琴道：「如今他們還不知道咱們已脫困，最好找個地方歇一下！」

黃鳳道：「有一個地方就怕兩位不敢

去！」

「甚麼地方？」

「我有一位堂妹，她的居所很接近這裏！」

「好，你帶路！」

黃鳳又走了五六丈，來至一堵牆前，雙掌在牆上拍了幾下，牆壁上現出了一道活門來，黃鳳向後招手，首先走了進去，待最後一個進去之後，黃鳳又將門關上，裏面是一條窄窄的甬道，形式與外面那一條大同小異。黃鳳道：「此處平日不會開動機關，安全得很！」言畢，又走到前面去。

黃鳳再走了一程，又拍開一道活門，輕輕閃了進去。抱琴轉頭一望，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居然有柱有樑，紅牆綠瓦，光如白晝，如同另一個世界。

黃鳳出去看了一下，回頭道：「無人，快來！」

一行人踏上長廊，走到一排廂房前，黃鳳在一扇房門上輕輕敲打，房裏有人問道：「誰呀？」

聽那聲音便知是個妙齡女子，黃鳳道：「是我，鶯妹，快開門！」

房門「呀」的一聲打開，黃鳳閃進將裏面的人推開，慧明三人隨即跟進，黃鳳回身將門關上。房內那女子年紀看來只二十許，體態豐盈，一望便知已非處子，鳳姐，他們……」

黃鳳「殊」了一聲。「噤聲！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堂妹黃鶯，這是峨嵋派的掌門慧明師太，這一位是抱琴道長，這小道長叫太清！」

黃鶯花容失色，道：「鳳姐，他們可是宮主的敵人呀！」

黃鳳道：「是的，但愚姐已決心棄暗投明，妹妹，難道你對這裏的糜爛生活還不厭倦？」

黃鶯淒涼一笑：「厭倦了又如何？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的了！」

慧明道：「施主何太消極，所謂以前種種比喻昨日死，以後種種比喻今日生，只要施主有心向善，回頭是岸！」

抱琴接道：「神尼說得有理，貧道等會將你倆姐妹救出去！」

黃鶯嘆了一口氣道：「一切隨我姐姐！嗯，你們打算如何辦？」

抱琴道：「咱們在貴處休息一下，等下再作計議！」

黃鶯道：「好吧，再過半個時辰便是敝宮吃午飯的時候，斯時動手最好！」

抱琴道：「令姐不能露面，若有人來此，請女施主推搪一下！」黃鶯答應，抱琴與慧明見那床十分高，便雙雙鑽到床底下去，打坐運動調息！

黃鶯道：「小道長如何不進去？」

太清道：「貧道肚子餓了，你這裏有沒有吃的東西？」

黃鶯道：「還有一塊糕餅，不知你吃不吃？」

「能吃的都可以！」

黃鶯拿糕與太清，也叫黃鳳躲到床底下去，她自己則坐在床沿綉花。她平日針指女紅在同伴中，素以精巧著名，但今日心頭激動，指頭一連被針扎了幾下！

俄頃，房門被敲響，黃鶯心頭一驚，問道：「誰呀？」

外面有人道：「黃鶯姐，是我白鶯，快吃飯了，咱們走吧！」

黃鶯道：「多謝你啦，小妹今日不知怎地，胃口發悶，不想吃！嗯，若有饅頭，請姐姐替小妹拿幾個來！」

「好吧！」外面脚步聲由近而遠，黃鶯這才舒了一口氣，旋即又聽到一陣燕語鶯聲，在門外經過，有的隔門呼喚，黃鶯都以剛才的藉口推搪之。

過了半頓飯工夫，抱琴等人魚貫鑽了出來，黃鳳道：「妹妹，你仍留在這裏，咱們現在出去！」

黃鶯道：「大姐，你們是找宮主，還是去水牢救人？」

慧明道：「自然是先救人！」

黃鳳要出去，黃鶯却道：「且慢，小妹帶你們去吧！」

黃鳳道：「愚姐又非不曉得路徑，你不要現身，免得打鬥失敗時，多賠上一條命！」

黃鶯道：「姐姐有所不知了，看守水牢第一關的是楚金鐘，他，他對小妹有意久了……待小妹替你們打開第一關，再回來不遲！」

「也好，你小心！」

黃鶯打開房門閃了出去，她轉頭向兩旁看了一下，然後道：「沒人出來吧！」

衆人跟着她跳落院子中，只見院子當中有口枯井，井沿上圍着兩尺高的石條，似是個八卦，黃鶯雙手按在石條上，用力一旋，那塊石頭徐徐轉動。井旁四尺附近的兩塊石板無聲地打開，露出一個洞口，黃鶯首先走下去，餘人也拾級而下，黃鳳走在最後面，將石板恢復原狀！

石板之下是一條長長的石級，通往下面，寒氣襲體。忽然遠處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誰呀？」

黃鶯輕盈地走下去，嘻嘻笑道：「是我呀，小冤家！」石級盡頭，便是個轉角，黃鶯剛轉過身去，便被一對粗壯的手臂摟了過去！

黃鶯雙拳在那虬髯漢子的肩上一陣亂擂，罵道：「要死，還不放下我來！」

那漢子笑道：「心肝，難得你送上門來，我若放你，只怕要吃人恥笑，說我是頭呆鳥！」他空出一手來，巨靈之掌按在黃鶯一雙胸脯上面頭！」

黃鶯故意扭動纖腰，道：「裏面有沒有人？」

「老楊去吃飯，只剩俺一個，別怕！」那漢子伸手去拉黃鶯的裙子，冷不防黃鶯手臂勾住他後頸，楚金鐘吃吃笑道：「心肝，你今日是不是吃了媚藥？哈哈，咱們趁老楊未回來，來個速戰速決！」他轉身走了進去，原來裏面有道石門，旁邊還有張木榻。

楚金鐘將黃鶯拋在床上，就去解裙子，黃鶯忙道：「死冤家，你胆子倒大，不怕被人混進來，救走人質！」

楚金鐘一拍腰帶，道：「鑰匙縛在這裏，俺拉下褲子就行，咱們快來吧，別浪費時光！」

黃鶯張開雙臂，楚金鐘一邊拉褲子，一邊俯下身去，黃鶯雙臂纏住他的後頸，

手指忽在他後腦上一戳，楚金鐘頭一暈，登時不醒人事！

黃鶯順手摑了他一巴掌，滑下木榻，拉好裙子連忙跑出去，將鑰匙交給黃鳳，道：「大姐，要快，老楊吃飽飯便會下來了！」

黃鳳接過鑰匙，道：「得了，你上去吧！」她帶着慧明等人走進去，到那石門，便取出鑰匙要打開，却被抱琴阻止，她訝然問道：「道長您……」

抱琴指一指楚金鐘，道：「咱們利用他進去！」他拍開他的穴道，手掌却按在他腦門上！

楚金鐘吃了一驚，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誰……黃鶯呢？」

抱琴將臉一沉，道：「她被貧道殺死了！」他忽然將他扯起，使他面對石門，沒法看到黃鳳，道：「將石門打開，說服裏面的人，否則，一掌擊死你，聽見了沒有？」

楚金鐘道：「就算你們救出她倆，也沒法離開萬妙仙宮！」

「這是貧道的事！你答不答應？」

楚金鐘閃在石板上，那敢說個不字？慧明將鑰匙塞在他手中，抱琴道：「你們在外面等我！姓楚的，只要你敢故意露出一絲破綻，貧道內力一吐，你這條命便完了！」

「是，楚某知道……」楚金鐘把石門打開，抱琴將身子微一縮，一手抓住他的後衣，一掌放在他後腦上，楚金鐘身體健壯高大，恰好將他身子遮住。石門打開，楚金鐘便慢慢走了進去。

抱琴暗中打量一下環境，見此處又是一條甬道，不過比外面的短。兩人只走了幾步，便聽見一個尖細的聲音：「老楚，你怎地進來了？」

楚金鐘嘆了一聲，道：「老林，俺肚子痛得很，想問你拿點藥吃！」

那老林道：「俺那裏有藥？他奶奶的，支持不住便請假吧！」

楚金鐘去勢不絕，老林看出蹊蹺，道：「喂，你作甚這樣走路？」話音未落，抱琴已一指封住楚金鐘的麻穴，同時如豹子般竄了出去！

那姓林的顯然比楚金鐘仔細，早已拔出長劍，見一部灰影撲來，長劍便順手削出！

抱琴身子一偏，讓過長劍，順勢劈出一掌！不料姓林的身負重責，武功自有過人之處，一劍落空，身子半旋，長劍順勢化招，橫削抱琴的腰際！

抱琴悶哼一聲，來不及唸咒，急促間只好仰身彎腰，隨即倒落地上，堪堪避過那一劍。

姓林的第三招未出，抱琴雙腳如風車般向對方下盤踢去！

那漢子跳開閃避，抱琴長劍出鞘，手臂暴長，長劍刺中其膝頭！

那漢子見勢色不對，走向牆壁，恰在此刻黃鳳與慧明已奔了進來，黃鳳叫道：「快制止他拉警鐘！」

抱琴反應極快，忽地一弓腰，將長劍拋出，「刷」地一聲長劍直貫進那林姓漢子的後背，他只走了一步，便攤倒地上。

黃鳳走前將劍拔出，隨即在他身上找出一把鑰匙，抱琴問道：「裏面還有甚麼人？」

「還有兩個女守衛，她們地位在本宮看似不高，但武功極高！」

抱琴道：「現在是吃午飯的時候，裏面該只剩一個吧？」

不，她們還有兩個助手，是黑鳳和藍鳳，正確的人數是兩個！」

慧明道：「既然如此便可硬闖吧！」

抱琴道：「這次請師太出手，貧道以咒語協助，爭取時間！」

慧明自然不反對，抱琴開始唸咒語，黃鳳取出鑰匙，打開第二道石門。

石門一開，裏面便傳來一個蒼老的女人聲音：「誰敢未經敲門便進來？」

黃鳳道：「金髮婆婆，是我要找黑鳳姐姐！」

慧明趁她說話時，自她後面閃了出去，只見面前站着兩個女人，一個滿頭金髮，臉上皺紋縱橫，看來年紀已頗大，但仍塗着脂粉，另一個則身穿黑衣的中年女人，充滿風韻。

金髮婆婆手拄一根梨木鷄頭拐子，一見慧明便哈哈一笑：「原來是你這禿顱，要想救人，有婆婆在此，你休妄想！」

慧明不發一言，手臂一揮，袖管如毒蛇出洞般，直奔金髮婆婆的面門，金髮婆婆一低頭，梨木拐橫掃過去，慧明見她拐子來得兇猛，連忙偏身一閃，左袖趁勢排出！

金髮婆婆拐子一撩，將袖管挑開，慧明左臂穿袖而出，五指如鈎望拐子抓去！

不料金髮婆婆的武功確有出人之處，只見她金髮飛揚，雙臂向前一推，慧明掌心觸及拐子，便被拐上傳來的一股大力撞開，不由暗吃一驚：「想不到這老妖婦，竟有這等功力！」

黑鳳自他倆身邊竄了出去，罵道：「黃鳳你這騷蹄子，吃內扒外，也不要閑着！」她抽出柳葉刀來，望黃鳳砍去！

黃鳳手上沒有兵器，只得錯步閃開，黑鳳正想發出第二刀，冷不防抱琴閃了進來，把手一指，喝道：「停！」

黑鳳也不知如何，只覺腦海裏「嗡」地一響，依言停止了動作，黃鳳輕而易舉地戮住黑鳳的麻穴。

金髮婆婆在旁見狀，連忙氣納丹田，發出一道尖銳的長嘯，黃鳳站在旁邊，只覺雙耳刺痛，急忙退開！

抱琴道：「師太，今日不能跟她客氣了！」他踏前一步，凝神靜氣，再唸咒語，金髮婆婆見多識廣，雙臂一縮，拐尾即向其小腹刺去！

抱琴飄身閃開，唸咒不絕，慧明立即加强攻勢，接連幾招，將金髮婆婆迫退一步！

猛聽抱琴大喝一聲：「停！」手指遙指金髮婆婆！金髮婆婆定力比黑鳳高上不知幾倍，聞言心頭雖是一亂，但仍勉力跳退兩步，避開慧明的攻擊！

這刹那，金髮婆婆再度發嘯，將全身真氣提起，抱琴喝停之聲，都讓她嘯聲蓋住，只好揉身揮劍撲上！

金髮婆婆忽然倒飛，下石級，只見下面是一潭黃澄澄的水，中間放着幾隻鐵籠，李湘湘與葉青青被困在鐵籠裏面！

金髮婆婆退至水邊，倏地吸身飛起，向鐵籠之頂落去！她分心之下，嘯聲低了許多，抱琴乘機再大喝一聲：「停！」

猛聽金髮婆婆「撲通」一聲，跌落水中，她一落水，頭腦旋即清醒，只見她把手一揚，一道金光沒入鐵籠後面的水中，却將拐子伸進籠裏，拐尾指着呈半昏迷狀態李湘湘的腦袋，大喝道：「都給老娘站着！」

慧明與抱琴已躍落石級，聞言只好停住。金髮婆婆嘿嘿笑道：「你們還想見到她的話，便乖乖站着，臭道士，老娘一見你嘴唇嗡動，便先取她的命！」

抱琴暗暗着急，慧明忙道：「施主拐下留人，有話好說！」

金髮婆婆獰笑道：「沒什麼好說的，你們不想她死的，便立即退出去！」

「施主何必助紂爲虐……」

金髮婆婆道：「老娘數三聲，你們有種的便別出去！一、二……」

慧明轉過頭望向抱琴，抱琴向她搖頭，兩人沮喪之至，金髮婆婆又大喝道：「三！」

話音剛落，又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喝道：「脫！」抱琴剛半轉身子，便見到太清，他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目光一及，隨即向鐵籠飛去！

隨着大清的聲音，金髮婆婆身上的衣衫忽然全部敞開，滑下肩胛，露出兩隻乾癟癟的胸脯，她驚羞之下，下意識地鬆開梨木拐，去拉衣衫，就在此刻，抱琴的長劍已如毒蛇般削至！

金髮婆婆沒法抓回拐子，只好退開，慧明隨後而去，袖管飄飛，將她緊緊地纏住！

金髮婆婆知道她是個勁敵，索性鬆開衣衫，任由它滑下，展開拳掌與慧明鬥在一起！

黃鳳在上面道：「道長，鑰匙被她拋落水中！」太清與抱琴立即跑落水中，向鐵籠後面走去，水牢的水只及太清胸口，但他水性甚精，一個倒豎葱，便栽進水中，在地上摸索！

抱琴蹲下身也伸手去摸索，只盼慧明早點解決金髮婆婆，好一起找尋。金髮婆婆武功雖然超凡入聖，但她一身武功大都在拐上，失去梨木拐，似失去一條手臂，那裏及得上慧明的玄門正宗，抵擋了十多招，已自忖必敗，暗暗尋計脫身，奈何慧明攻得甚緊！

抱琴透出水面換氣，見尚未分出勝負，便悄悄潛過去，站在鐵籠旁，唸起咒語來，金髮婆婆見他嘴唇嗡動，心頭大悸，手腳一亂，胸膛上便中了慧明一掌，只覺五內一陣翻騰，雙腳也拿不穩樁子，倒退了兩步！

慧明那裏肯放過她？迫前一步，左袖右掌，眨眼又擊中對方的肩胛，這一掌十分沉重，使得金髮婆婆的鎖骨也碎了，身子一側，抱琴乘勢一指在她腰上麻穴上一戮！

金髮婆婆身子一震之後，便不能動彈，她索性豁了開去，罵道：「牛鼻子，你有心摸老娘的身子，又何必裝出一副道學家的架子來！」

抱琴一笑置之，轉身到後面去找鑰匙，慧明再補上一指，封住了金髮婆婆的啞穴！

太清忽然自水底冒出頭來，身上已多了一柄鑰匙，叫道：「師父，我找到鑰匙了！」

抱琴接過鑰匙，將鐵籠打開，再將李湘湘拉了出來，慧明見徒弟只剩半條命，心頭一酸，哽咽道：「湘兒，爲師來遲了！」忙將她抱上石級，交與黃鳳，再下去救葉青青。

一行走出石門，抱琴道：「師太，令徒及令徒孫，體內有積水，先將水壓出來，再出去吧，否則她們走不動，也不好照顧！」

慧明稱善，雙掌互搓了一陣，倏地按在李湘湘小腹上，便見她嘴巴一張，吐出一堆黃水來，她神智似稍醒，艱辛地叫道：「師父……」

「別說話，咱們還未脫離險地！」慧明回頭又替葉青青壓出腹中之水，衆人不敢延誤，於是由慧明提着李湘湘，黃鳳拉着葉青青前進，抱琴兩師徒，則在前面開道。

來至出口前的石級，抱琴忽道：「且慢，上面可能有人！」

慧明忙問：「貧尼已沒了主意，一切請道長決定！」

「請師太替令徒療傷，貧道先上去看看！」

慧明道：「要道長一人犯險，貧尼於心不安！」

抱琴道：「貧道自有辦法，師太放心！快輸送內力與令徒及令徒孫！」

黃鳳與太清合力將李湘湘及葉青青扶坐地上，慧明盤膝坐下，運功手臂，將掌附在其後背「靈台穴」上，內力源源輸出，注入李湘湘及葉青青體內。

抱琴慢慢向石級走去，他邊走邊唸咒語！來至石級之頂，見頭頂上那塊石板附有鐵門，便將門拉開，猛地推開石板，探頭出去，喝道：「退！」

隨着那一聲喝，抱琴盡力將石板推開，縱身跳了上去！

只見院子裏高高矮矮，站着數十個人，其中女性還佔了多數，抱琴吃了一驚，目光如電，迅速向四周一掃。

只見一個身穿白衣二十多歲的女人，踏前一步，說道：「抱琴道長與慧明神尼，法駕光臨，敝宮事前不知，請恕失迎之罪！」

抱琴冷哼一聲：「不必多說，請貴宮主出來說！」

「敝宮主在大廳上相候多時，此刻宮主已吩咐酒宴大概已經備好，請道長帶令友前往！」

抱琴猶在沉吟，白衣女子又道：「敝上素來好客，這一頓酒宴，無論如何也要請諸位赴宴！」

「所謂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假如貧道拒絕赴宴呢？」

白衣女子傲然一笑，道：「道長反正沒有敝上命令不能離開，何不乾脆一點，大家臉上都好看！」

抱琴故意跟對方拖延時間。「貧道有辦法進來，自然也有辦法離開！」

「進來時是因爲敝宮上下不知道，如

今要想出去只怕難比登天！」白衣女子冷冷說道：「敝宮也有法師欲跟道長切磋一下！」

這是一個暗示，萬妙仙姬並不怕他的法術！抱琴目光一掠，在走廊上的朱柱都貼着薄紙，臉色微微一變，道：「也罷，待貧道下去跟神尼商量一下！」

白衣女子道：「宮主給一炷香時間，你們大可以慢慢商量，一炷香之內，咱們絕對不會去騷擾道長們！」

抱琴冷哼一聲，跨步走下地窖石級，太清見狀忙問：「師父上面有沒有人？」

「咱們已被包圍，萬妙妖姬請咱們赴宴！」

黃鳳吃驚地道：「她工於心計，一定有什麼陰謀！」

抱琴道：「如今不去也不行了，等神尼行了功再說！」

約過了頓飯工夫，慧明便鬆了手，但自己則盤膝運功調息，以恢復體力！李湘湘與葉青青過了半晌便噓了一口氣，睜開雙眼，臉上已有了點血色。太清見狀忙問：「青青，你好點了沒有？」

葉青青羞澀地一笑，太清又道：「這是我師父，這位是鳳姐姐，是她帶咱們來救你的！」

葉青青長身向抱琴及黃鳳行了一禮，李湘湘隨即長身跟抱琴相見，半晌，慧明也悠悠醒來，問道：「道兄，上面情況如何？」

抱琴簡述了一次，反問：「神尼有何高見？」

慧明長身道：「走，貧尼也想着她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何況道長也要了解她那張古琴的底細！」

抱琴道：「等下大家都要小心，不要分開！」衆人自無異議，當下一齊走上去，院子中那些人仍然站立着，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白鳳含笑道：「道長果然信人也！」

抱琴淡淡地道：「請女施主帶路！」

白鳳道：「諸位跟我來！」她一個人轉身而行，抱琴立即跟上，萬妙仙宮的人却仍站立着。

抱琴跟在白鳳背後，心中暗暗驚奇：「這女子胆識過人，神情從容，看來萬妙妖姬不好對付！」

尋思間已到一座堂皇的大廳，白鳳道：「諸位請稍坐片刻，宮主即來欵待？」她雙掌一合，帳後閃出兩個婢子來，白鳳道：「告訴宮主，說貴客已請到！」

那兩個婢子去後，抱琴等人才坐下，暗暗打量這座大廳，只見大廳上懸一牌匾，上書「萬妙薈萃」。

廳內朱柱白石，向內靠牆之處，尚有一片丹墀，四周圍以薄紗，隱約見到裏面放着一張金漆高背大椅，上面雕着一隻振翅欲飛的鳳凰！

大廳裏光如白晝，但並無火把，牆上嵌了大大小小的夜明珠，發出淡淡的綠芒，使氣氛看來有點詭秘，而最主要的光綫來源，却是一列窗子，窗外一片白光，看不到什麼景色，却隱隱聽到一個不絕於耳的悶雷聲。

抱琴問道：「施主，這萬妙薈萃之萬妙兩字何解？」

白鳳掩口笑道：「本宮女子都絕妙美人，何況妙字乃少女兩字所合也！」

抱琴冷哼一聲，慧明却問：「窗外那片白光是什麼？」

白鳳道：「那便是黑水崖的黑布，崖上之水，四季不絕，由於水大，突崖冲出，因爲崖石有三四尺之遠，形成一匹天然的珠簾，也是通氣之源！」

慧明嘆了一口氣：「眞是巧奪天工，可惜……嗯，貧尼素聞黑水崖之水乃黑色者，如今見之爲何是白的？」

白鳳道：「此乃以訛傳訛而已，實際上水是白的，但崖石却是易黑的，遠望便以爲水是黑的了！如今咱們由內望出去，所見乃水之原色，自是白的！」

慧明見她應對得體，正想跟她搭訕幾句，忽聞裏面傳來一陣絲竹聲，衆人心知萬妙仙姬即將現身，都轉頭望向丹墀。

×　×　×

絲竹悠揚，令人陶醉，然于悠揚之中，忽然拔出一個尖細清脆的笛聲，笛聲急促破碎，但仍甚悅耳，太清道：「這似是鳥叫聲！」

白鳳笑道：「小道長十分聰明！」

旋見四個婢女走出丹墀，立在四周，白鳳又道：「宮主駕到，請客人起身！」

話音剛落，裏面便傳來一個嬌脆的聲音：「想不到出家人竟然如此通情達理，令人驚奇！」語落，即見一個身穿鳳服，頭梳宮髻的女人現身丹墀帳內，道：「諸位都是大名鼎鼎之輩，不必客氣，請坐，請坐！」

慧明謝了一聲坐下，太清暗暗打量那女人，只見她面目如畫，柳眉杏眼，櫻桃小口，微笑時，梨渦淺現，體態玲瓏，起伏有緻，儼然是一絕色美人，稍有瑕疵者，只是雙眉距離略開，山根稍陷，而顴骨稍露，然仍不減其美色！

萬妙仙姬含笑道：「萬妙恭喜神尼，師徒團聚！峨嵋派上下三代齊集敝宮，亦乃敝宮之幸，萬妙之幸！」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慧明沉住氣道：「多謝宮主玉成，貧尼感激不盡！」

萬妙仙姬道：「至於抱琴道長，本宮也是慕名已久，今日有幸相會，實快慰平生！」

「宮主大名，貧道亦久聞矣！」抱琴道：「風聞宮主不但武功精湛，而且亦旁及其他雜藝……」

萬妙笑着截口道：「主要研究的是房中術，採補術和駐顏術，不知道長這方面的造詣如何！」

抱琴見她說得輕佻，臉色一沉，道：「貧道對此一竅不通！」

萬妙格格笑道：「道長幾時有興趣，本宮美女都歡迎與你共同研究！」

抱琴輕哼一聲，不屑的道：「請宮主自重！」

萬妙笑聲雖止，但仍含笑道：「本座一時忘記，道長是不知肉味之輩，失敬之至！」

抱琴有求于人，只好抑住怒火。「風聞宮主擅長琴技，未知貧道是否有幸見識和聆聽？」

萬妙一怔，「哦」了一聲道：「原來

道長是此道的高手，請恕失察！此乃風雅的事情，待本座辦了正事之後，再獻醜如何？」

抱琴心頭一動，問道：「宮主要辦什麼正事？」

萬妙格格一笑，道：「本座只顧說話，竟忘記諸位尚未進食，來人，上宴！」

話音一落，帳後及屏風後湧出了一批男女，女的手提酒具，男的扛着長几，長几每張可容得三人，但抱琴等雖只六個人，他們仍排上三張。而對面亦同時排上三張。

萬妙站了起來，婢女立即替她揭開圍帳，扶她下丹墀，萬妙笑笑道：「諸位請入席！」

抱琴暗道：「這妖女面對强敵，仍然如斯淡定，不知她何所恃！」因爲他放眼所見，廳上的人除萬妙之外，便數白鳳武功最高，而白鳳的武功高不過黃鳳多少！

抱琴入座之後，萬妙也在對面正中那張長几後面，盤膝坐下，道：「諸位都非常人，本宮上下早想一睹風采，待本宮叫他們出來相陪！」言畢雙掌一合，她背後那排屏風便變出兩男兩女來。

那四個人恭敬地分坐在萬妙的兩旁，萬妙指着一個銀髮的老婦道：「此乃金髮婆婆之妹，銀髮婆婆！」又指一錦袍老者道：「這一位乃上官居士！」她接着介紹下去，穿八卦長袍的男人爲千葉散人，穿彩衣的乃「蝴蝶夫人」！

抱琴心頭一跳，那兩個女的沒放在他眼內，但那兩個男的，他却聞名已久，乃法術高强之輩，他暗哼一聲：「難怪她鎮定如恒！」

婢女們送上食物來，每几都放下七八樣精美的菜式，萬妙舉杯道：「來，來，本座敬諸位一杯，只恐酒劣菜粗，未能入尊口！」

慧明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尼素來唇不沾酒，請原諒！」

萬妙笑道：「神尼唇不沾酒，道長大概不會吧？」

抱琴仍在猶疑，黃鳳已輕聲道：「這酒喝得！」

抱琴知她必已試過，便舉杯道：「貧道恭敬不如從命，乾！」一仰頭，將酒喝乾。

萬妙喝了酒，向斟酒的白鳳道：「白丫頭，那穿黃衣是誰，怎地這般面熟？」

「啓禀宮主，她便是黃鳳那丫頭？」

萬妙一沉臉，叫道：「黃丫頭你怎地如此不識大體，不來這邊，却到客人那裏吃喝去！」

慧明忙道：「宮主莫怪，貧尼已收她爲徒！請恕事情倉猝，事前未先去通知宮主！」

萬妙臉色一變，但轉瞬間又換上一副笑容：「小价能得神尼青睞，乃她之福氣，也是敝宮之幸！」她親自斟了一杯酒，雙掌在几上輕輕一按，那杯酒忽然離桌湧起，再緩緩向黃鳳飛去！

抱琴與慧明臉色齊是一變，因爲酒杯來勢甚慢，彷似有隻無形的手掌托着般，如此越顯示出其內功的綿實精純！

黃鳳見狀花容失色，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登時呆在那裏！

那酒杯來至几前三尺，去勢更慢，而酒杯却不斷地打旋，越轉越快，去勢却越發慢了，最奇的是，儘管酒杯滴溜溜地轉個不停，但杯內酒水却點滴不濺！

慧明袖管一捲，道：「宮主身份尊貴，小徒承受不起！」她袖管內蘊內力，一捲之下，已將酒杯上的暗勁消弭于無形，那隻酒杯再不旋轉，緩緩降落在慧明的袖上！

萬妙那邊的人，也聳然動容，因爲慧明袖管頗長，此時抖直，承接酒杯之處，離掌少說也有尺多二尺，但酒杯落在上面，却似放在桌子上般，動也不動一下！

慧明手臂微微一抖，酒杯跳起，輕輕落在黃鳳的臉前，點塵不驚，道：「鳳兒，這是你舊主人敬你的，不喝不敬，你就喝了吧，喝過之後，日後恩怨已盡！」

黃鳳應道：「是！」雙手捧起酒杯道：「多謝師父，多謝宮主！」仰頭將酒喝了。

慧明道：「將酒杯還與宮主！」

黃鳳心頭忐忑，略一沉吟，暗咬銀牙，長身站起，親身將酒杯送至萬妙几上，萬妙冷笑一聲：「黃丫頭，你好大的胆子呀！」

黃鳳粉臉變色，道：「屬下已看破紅塵，請宮主放我一條生路！」

萬妙仰天大笑，蝴蝶夫人格格笑道：「你看破紅塵，無人管你，但裏通外敵，引狼入舍，這又如何說？」

慧明見狀急道：「鳳兒，菜涼了，快來！」

蝴蝶夫人左袖如毒蛇出洞般，黃鳳退了半步，纖腰已讓袖管纏住：「我便看看你這丫頭的胆子有多大！」她右臂一招，袖管沿臂滑下，露出一條粉藕般的胳臂，可是她五隻指甲却有寸多長，微微彎曲着，上面也不知塗着什麼東西，七彩斑斕，鮮艷之至。

黃鳳如見鬼魅地發出一聲尖叫，慧明下肢姿勢不變，越几飛出，左袖淩空拂出，直捲蝴蝶夫人的指甲！

與此同時萬妙也道：「蝴蝶妹子，愚姐素來不留異心之人，讓她去吧！」

蝴蝶夫人左臂收回，右袖一拂，黃鳳嬌軀滴溜溜一旋，身子向後倒飛！

眼看就快撞在長几上，慧明反袖淩空一拂，黃鳳倏地打了個沒頭觔斗，[illegible]几坐在地上！慧明身子一沉，她左袖在地上一彈，身子升起，也向後倒飛，越几之後才降下，臨觸地，原式不變，倏地一個轉身，端端正正地坐在几後！

她，露出一手便顯出其精湛的內功、氣功、臂力、腰力和判斷力，剎那間，大廳裏響起一陣猛烈的采聲！

萬妙臉上笑容不斂，却有點酸溜溜的感覺，悻悻然地道：「神尼神功超凡入聖，令人大開眼界！」

慧明臉無喜色，合什道：「阿彌陀佛，雕虫小技，貽笑大方了！」

蝴蝶夫人冷冷地道：「神尼稱神技爲雕虫小技，莫非是在諷刺吾等乎？」

「不敢！貧尼不擅詞令，若有得罪之處，盼請原諒！」

萬妙輕咳一聲，道：「剛才神尼說得對，菜巳涼了，請吃！」言畢又舉杯示意

，雙方便默默地吃喝起來，表面上寧靜得很，事實上大家都在暗打主意。」

萬妙忽然停杯，道：「有酒有餚，豈能無歌無舞？來人，演一齣『鳳求凰』娛賓！」

話音落，帳後絲竹聲又起，衆人聽之意都心旌搖曳起來，慧明、抱琴、太清和葉青青還不覺如何，那李湘湘跟黃鳳乃過來人，聽此靡靡之音，心頭立即怦怦亂跳起來！

萬妙與蝴蝶夫人臉上春意撩人，秋波如水，雙頰泛紅，不斷發出吃吃的笑聲，千葉散人和上官虹雙眼微紅，動作逐漸粗魯不文，就連那銀髮婆婆也忸怩起來！

慧明暗嘆一聲：「阿彌陀佛，色即是空，施主們又何必作這等之孽！」

千葉散人一笑道：「既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神尼又何必介意！」

說着屏風後又飛快地走出六個身穿白紗的妙齡子女來，那些女子身材玲瓏浮突，手足舞動之間，妙處隱見，葉青青與太清都閉起雙眼，李湘湘腦海中盤旋着往日與百里清潮恩愛纏綿之情，黃鳳更是雙頰如遭火燒，只有抱琴態度從容，仍不斷吃喝，對那六個美女視若無睹！

那六人的舞姿，越來越淫褻猥瑣，挺腰搖臀震乳之下，更加不堪入耳，旋見一個壯健的身子，面目如玉，渾身赤裸，腰上只圍着一件短短的豹皮，跳動一番之後，配合美女的動作，如作交合。

萬妙那邊的人，采聲連連，慧明則不斷唸經，經聲雖小，但却能敲動人的心絃，頗有暮鐘晨鼓之效，李湘湘與黃鳳暗暗舒了一口氣。

唸經聲漸大，將絲竹聲蓋住，那七個人的跳踏動作，登時無法配合，互舞一番，萬妙十分掃興，雙掌一合，說道：「退下！」

那七個人向兩旁行了一禮，匆匆進後邊去了，萬妙冷冷地道：「神尼是客，何必掃主人之興？」

慧明道：「宮主以此待客，也未免將客人看低了！」

「此七人之聲色藝，即使是皇宮內的也不一定比得上，難道神尼還不滿足？」

慧明道：「非也，貧尼雖是出家人，却非食古不化之人，但奈何貴屬之動作不堪入目，粗鄙下流！」

上官虹笑道：「吾等却覺得此乃賞心悅耳之事！」

抱琴道：「所謂道不同而不能相謀也，閣下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難怪客人不滿。」

上官虹怒道：「所謂君子，不外是僞善僞德之輩，道長可否思及，自己是如何降臨于世乎？令尊令堂，若與你們一樣，又豈有今日之抱琴道長哉！」

抱琴道：「夫妻敦倫，乃人之大倫，但作此表演，則行同禽獸，此兩事豈能混爲一談！」

慧明道：「不管如何，咱們飯足酒飽之餘，也得多謝主人的盛意！」

抱琴道：「未知宮主可否撫一琴曲，讓貧道見識一番否？」

「道長忘記本座說過，要先辦了正事再談論琴技乎？」

「未知宮主有何正事？」

萬妙嘻嘻一笑，「相信諸位也想知道本座將峨嵋派弟子請來用意！」

太清道：「不是請，而是用下三濫的手法……」

慧明道：「太清，且聽宮主說！」

「還是神尼明理！」萬妙格格一笑，道：「本座正有一事與神尼商量，若神尼首肯的話，本座必有厚贈！」

慧明神態肅穆地道：「宮主請說！」

「本宮對神尼剛才表演的神功十分嚮往，亟望也能學上幾手，未知神尼可否將貴派的內功心法借閱一下？」

慧明心頭一沉，道：「可惜貧尼沒帶在身上！」

「那不打緊，神尼自然記得，筆錄一份，若無錯漏，也一樣耳！」

慧明沉住氣問：「宮主用什麼條件跟貧尼交換？」

萬妙格格嬌笑了一陣，道：「神尼是聰明人，何必明知故問！」

慧明道：「貧尼又非神仙，怎知道宮主的心意！」

抱琴故意道：「讓貧道猜猜，大概神尼肯錄一份內功心法與她，宮主便解散萬妙宮！」

萬妙又是一陣嬌笑道：「假如本座答應你，道長肯相信本座眞會將萬妙宮解散麼？」

抱琴神色不變地道：「貧道又非三歲小童，自然不信！」

萬妙輕哼一聲，道：「只要神尼交出峨嵋派的內功心法，本座便既往不究，放你們出去！」

抱琴道：「宮主剛說過，咱們如何相信你？」

萬妙目光一變，冷笑一聲：「料不到道長比女人還長舌，本座只看上峨嵋派的內功心法，對你那一套，未看在眼中！」

她說之意甚明，抱琴不由語塞，幸而慧明替他解圍，抱琴道兄所言，正是貧尼心中之慮！」

千葉散人笑道：「神尼就算不相信敝上，但現在只怕也得信一次，」他語氣已透出不耐，你們已是俎上之肉，根本無條件討價還價！

蝴蝶夫人接道：「散人說得是，宮主又何必多費唇舌！」

萬妙笑道：「你們當知本座辦事素來先禮後兵！」

慧明想也不想道：「峨嵋派的內家心法，只能傳與峨嵋派的弟子，這是本派歷代訂下的規矩，貧尼忝爲掌門，更不能犯規。」

萬妙目光已有怒意，語氣冰冷地道：「難道神尼不怕死？」

「阿彌陀佛，這個對出家人來說，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死死，又有何區別？」

抱琴道：「貧道記起峨嵋派也有一條門規，可以滿足宮主的？」

萬妙秋波流轉，嬌聲道：「道長眞的記起來了麼？」

「宮主眞要學峨嵋派的內功心法？」

「如若不學，要來作甚？」

「那就簡單了！」抱琴含笑道：「只

要宮主跟神尼到峨嵋派，剃度拜祖師，加入峨嵋派，神尼自會將內功心法傳授與你的！」

他言畢，太清巳「咭」的一聲笑了出來，萬妙怒道：「好雜毛，竟敢消遣本宮，今日不給一點顏色你看，還道本宮只懂房中術！」

抱琴急道：「且慢，你們若是羣毆，貧道這邊必敗無疑，既然如此，宮主又何必吝嗇在咱們臨死前奏一曲，俾貧道開開眼界？」

萬妙心頭一動，忖道：「這老雜毛，屢次提及此事，到底有何用意？」當下道：「道長也是此道高手？」

「高手兩字不敢當，」抱琴臉色一正，道：「不過貧道自小即喜彈琴，却是事實！」

萬妙說道：「爲何本座從未聽人提及過？」

「貧道只肯在同道面前彈奏，是以知者不多，對一般武人來說，武功秘笈，寶刀利劍，乃夢寐以求之事，但對貧道來說，一具好琴却可以抵上萬般寶貝！」

萬妙眼皮一閃，道：「道長肯先彈一曲否？」

抱琴說道：「劣琴粗弦，貧道素來不彈！」

「本宮也藏有幾張好琴！」

抱琴心頭暗暗高興，抱拳道：「宮主若肯借張好琴一用，貧道願意獻醜。」

「好，本座便成全你！」萬妙對一個宮女輕聲說了幾句，那宮女便轉身進內，太清知道師父的用意，心中頗爲緊張，抱琴則更加興奮，假如本派的那張女媧古琴，的確落在萬妙宮，而萬妙又肯將該琴借與自己，那麼今天便大有可能反敗爲勝！

慧明自然不知抱琴的用意，但她亦料到必與女媧古琴有關，當下順水推舟道：「貧尼巳有二十多年未曾聆聽道兄的琴技，今日能再聆聽，雖死無憾！」

俄頃，那宮女取了一張古意盎然的瑤琴來，放在抱琴面前，只見琴箱上刻着兩個篆字：怡神，便信手彈了幾下，叮噹之聲，極是悅耳，他却搖頭道：「此琴極是普通，貧道不感興趣。」

萬妙怒道：「抱琴，你敢出此狂言，可知此琴來歷乎？」

「當日貂嬋用此琴對董卓彈奏，使董卓心生愛意！」

「你既然知道便好，此琴若不佳，董卓豈能動心！」

「宮主此言差矣，想董卓，不過是一梟雄耳，何識琴技，不如你我甚矣，何況此琴之聞名，非在乎琴而在乎人而巳！」抱琴侃侃而談，「未知宮主以爲然否？」

萬妙暗道：「聽他此言，果然是此道中人，」當下道：「本座尚不知你有否資格目見，姑且將就你一次，來人，再去取第二號琴！」

宮女又取來一琴，第二具琴通體碧綠，抱琴一見便道：「此琴名『聆翠』，爲嵇康所製……」

「難道嵇康所製的琴，還會污了你的雙手？」

「嵇康製成三年，即以此贈友，證明不爲其所喜！」

「天下絕唱之廣陵散，便是嵇康所作，聞說他曾以此琴彈奏過廣陵散，你比之嵇康又如何？」

抱琴哈哈一笑：「貧道自然不敢與晉時的竹林七賢之首嵇康相比，但此琴的確非絕品，它也是因人而成名！」

「你未曾撫過又如何知道？」

「據琴譜記載，此琴清脆有餘，雄渾不足，許多樂曲都無法奏出其神髓，是故嵇康才會轉贈別人，而其晚年喜用的是『天籟』！」

萬妙哈哈一笑：「本座不敢說你所言無理，不過你總該先顯示一下神技，才能教人心服！」

抱琴一笑，道：「宮主所言極是，如此貧道便獻醜了！」他右手五指落在弦上，左手一揮，便透出一陣仙樂，只撥按了幾下，座中諸人心神便爲之一奪，本來是劍拔弩張的局面，雙方心情都異常緊張，但此際却變得十分平和，就像大熱暑天，浸在泉水中般，說不出的舒暢……

淙淙的琴聲如流水，在衆人的心中流過，大廳之內，只餘琴聲，連呼吸聲也聽不到一絲。

琴聲「淙」的一聲，戛然而止，但衆人仍神遊太虛，魂未附體，未待衆人定過神來，琴聲再起，這次風格大變，清冽的泉水不見了，眼前似有千軍萬馬在厮殺，衆人心弦一下子拉緊，雙眼都露出唬人的兇光，心跳也加快了不少，大廳中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琴聲在激烈急切中停止，抱琴道：「宮主覺得此兩曲分別如何？」

「前一首高山流水，比之後一首的十面埋伏，確然稍勝。」

抱琴含笑道：「這便證明貧道所言不虛！」衆人對琴技所識極爲淺薄，根本無從自樂曲中聽出好琴劣琴，更分不清是琴之不佳，還是技之不足！

萬妙聽了此二曲之後，對抱琴刮目相看，又道：「再將第三號琴取來！」

抱琴道：「慢，請問宮主共藏有多少張好琴？」

「好琴有七。」

「請取第七號琴如何？免得浪費了時間！」

萬妙允其求，未幾宮女再捧出一琴，十分古樸，但毫不起眼，琴名「伴燈」，萬妙問道：「道長若能道出此琴的來歷，本座答應你一個條件，當然你想的條件若太過份，本座可隨時食言。」

抱琴微微一笑：「假如貧道要求一日之內，宮主以禮相待，不言干戈如何，此算不算過份？」

萬妙一怔，反問：「這條件又太過……咳咳，本座想先知道你的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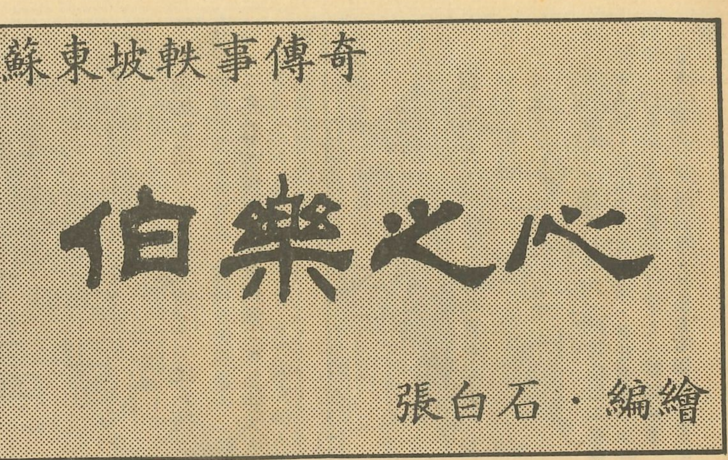
「宮主藏有這許多古琴，必是此道中人無疑，貧道想儘一日光景，與宮主談琴論典。」

萬妙釋了疑，問道：「道長料亦收藏了不少好琴吧？」

「以前頗多，如今只餘一張自製之琴，號洗塵，餘者多巳轉贈他人，蓋無一稱心如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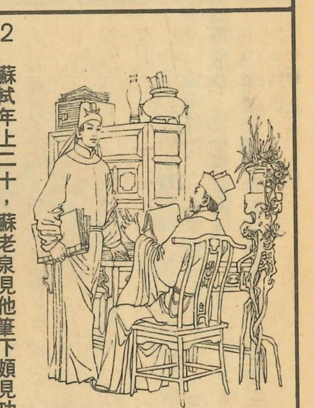
「道長琴技既佳，品味又高，凡品自難入目。」

（未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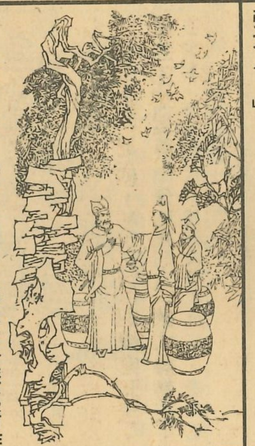
1　北宋中葉，四川眉山脚下有個蘇老泉。此人飽讀詩書，文才橫溢，可惜仕途坎坷，終身不得志，於是便把平生所學，一起傾注到兒子蘇軾身上。



2　蘇軾年上二十，蘇老泉見他筆下頗見功力，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便對他說：「子瞻，你素有抱負，今春就赴京應試吧。臨行前先去拜見一位張大人。」

3　蘇家父子來到名士張方平家。蘇老泉說：「愚弟今日帶來幾篇見笑之作，請大人不吝賜教。」張方平對蘇老泉的文才一向頗爲賞識，笑着說：「老兄過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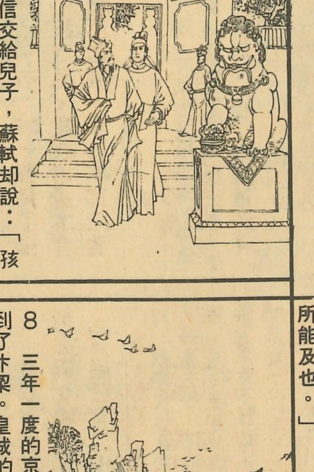
4　張方平接過詩文才讀了一半，就猛擊一掌說：「妙哉！此文似老兄之文筆，又不似老兄之筆啊！」「大人何以見得？」「文章字字珠玉，老兄之大作也，但字裏行間，又英氣勃勃，非老朽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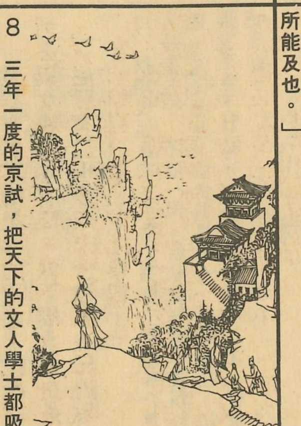
5　蘇老泉說：「實不相瞞，這是犬子蘇軾所作。」張方平又驚又喜：「令郎才氣橫溢，實是可賀。」進而細細地將年輕人打量一番，又說：「眉山出了如此大才，豈能與草木同朽，老兄爲何不讓令郎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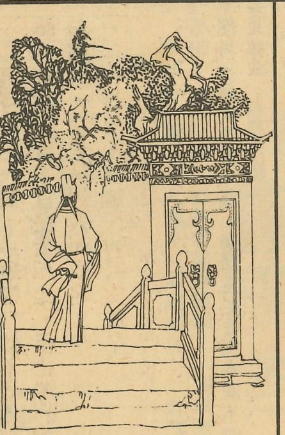
6　蘇老泉答道：「愚弟正有此意。聽說這次春試的主考官是歐陽公，大人與他素有交往，可否修書引荐？」「這個……」張方平面有難色，半晌，才點頭說：「好，應當讓他去見見歐陽修。不過文壇奪魁還得靠令郎的眞才實學呢。」



7　蘇老泉將引荐信交給兒子，蘇軾却說：「孩兒不願靠人舉荐。」蘇老泉說：「你素來敬慕歐陽公，這次進京理應登門拜訪才是。」父命難違，蘇軾只得應諾。



8　三年一度的京試，把天下的文人學士都吸引到了汴梁。皇城的豪華，未免有點冷落了蘇軾。可他是個嘯傲湖山、流連風月的瀟洒才子，見考期還早，不由信步漫遊，領略起京師的大好春光來。



9　一天，蘇軾來到一座高樓深院前，猛抬頭只見高牆內枝枝爭艷怒放的桃花。他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想親臨院內細細觀賞，便上前叩起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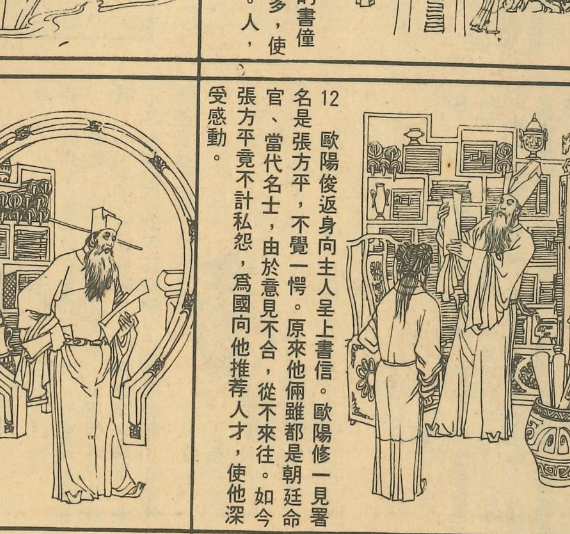


10　開門的書僮得知他要一賞桃花風韻，冷笑道：「也不看看是什麼地方？」蘇軾說：「什麼地方？難道我進不得！」書僮回道：「相府後院。」蘇軾一驚，猛想起袖中的信，便把它遞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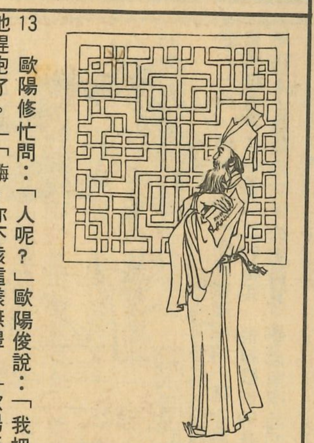
11 書僮仍然面無笑容，原來他是歐陽修的書僮歐陽俊，因近日向歐陽修荐舉考生的信太多，使他有點厭惡，便冷冷地說：「信，我轉達。人，走吧！」蘇軾只得拂袖而去。



12 歐陽俊返身向主人呈上書信。歐陽修一見署名是張方平，不覺一愕。原來他倆雖都是朝廷命官、當代名士，由於意見不合，從不來往。如今張方平竟不計私怨，爲國向他推荐人才，使他深受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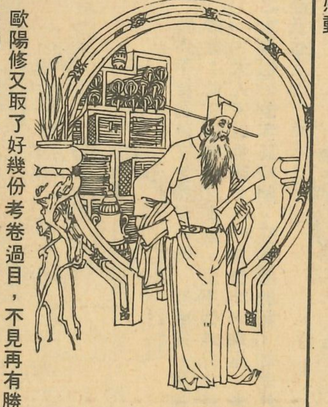
13 歐陽修忙問：「人呢？」歐陽俊說：「我把他趕跑了。」「嗨，你不該這樣無禮！」歐陽修原想再找蘇軾前來一叙，後想主考官臨考前不便會見考生，也就作罷。



14 這次春試，爲避免舞弊，規定考卷上都不具考生姓名。經過考官們上下幾次的品評，一份題爲「刑賞忠厚論」的考卷被公推第一。

15 此卷送至主考官處，歐陽修連讀幾遍，暗暗喝采：此人文采超羣，胸襟開闊，抱負遠大。噢，莫非是自已門生曾鞏的文筆？爲了避免旁人非議，他批定爲第二名。

16 歐陽修又取了好幾份考卷過目，不見再有勝過曾鞏的。他想起那個蘇軾這次可能落第，不禁爲之嘆惜，決定揭榜後見他一面，勉勵來日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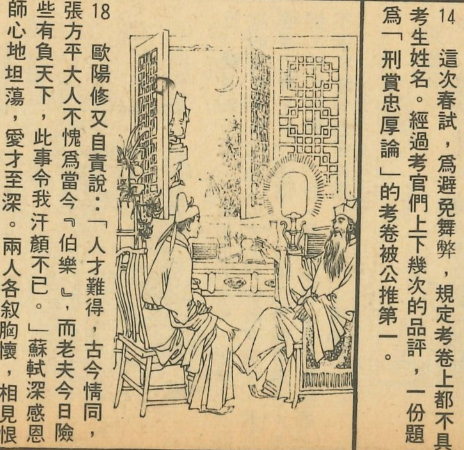


17 按照慣例，榜上的前三名考生來到相府拜會主考官。不想使歐陽修吃驚的是，第二名考生竟不是曾鞏，而是蘇軾。歐陽修深感內疚，便將貶他爲第二名的經過一一告知。





18 歐陽修又自責說：「人才難得，古今情同，張方平大人不愧爲當今『伯樂』，而老夫今日險些有負天下，此事令我汗顏不已。」蘇軾深感恩師心地坦蕩，愛才至深。兩人各叙胸懷，相見恨晚。



19 送別蘇軾，已是月過中天，歐陽修回到書房，若有所思。歐陽俊送茶進來，見此情景，不禁問道：「老爺，您又發現人才了？」歐陽修道：「正是，那人才就是蘇軾，你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啊！」

20 歐陽俊仍然不服：「泰山乃是天下之絕峯，蘇軾是泰山，那老爺您呢？」歐陽修揚眉一笑：「蘇軾之文，筆挺韓筋，墨凝柳骨，今日已有這般才華，怕是到了三十歲後，天下只知蘇軾，而不知我歐陽修矣。」

21 「既然他是文壇勁敵，那老爺爲何還識拔他呢？」歐陽修說：「你不聞劉夢得之詩『芳林新葉摧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嘛？文壇才人輩出，乃是可喜之事，而嫉妒賢能，阻塞才路，此乃小人之爲也。」




22 歐陽俊滿臉緋紅，回到自己房中捫心自責，久不入眠。忽聽得三更聲起，他朝窗外望去，見老爺書房的燈還沒熄滅。



23 他放心不下，走近書房，只聽夫人道：「文章你已改過多遍，何苦還這般認眞呢？你是文壇前輩，誰不敬佩。」「老夫作文，並非怕先生批評，而是怕後生見笑。而一旦成名，就更要珍惜聲譽啊。」



24 歐陽修又感慨地說：「這次春試，我識拔了一個叫蘇軾的後生，他的才氣不在老夫之下，我勉勵他激流勇進，自己豈能停步不前？」



25 歐陽俊禁不住兩眼濕潤，退至庭院。他被相爺寬容大度、愛惜人才的崇高品格所感動，又爲無端氣跑蘇軾而自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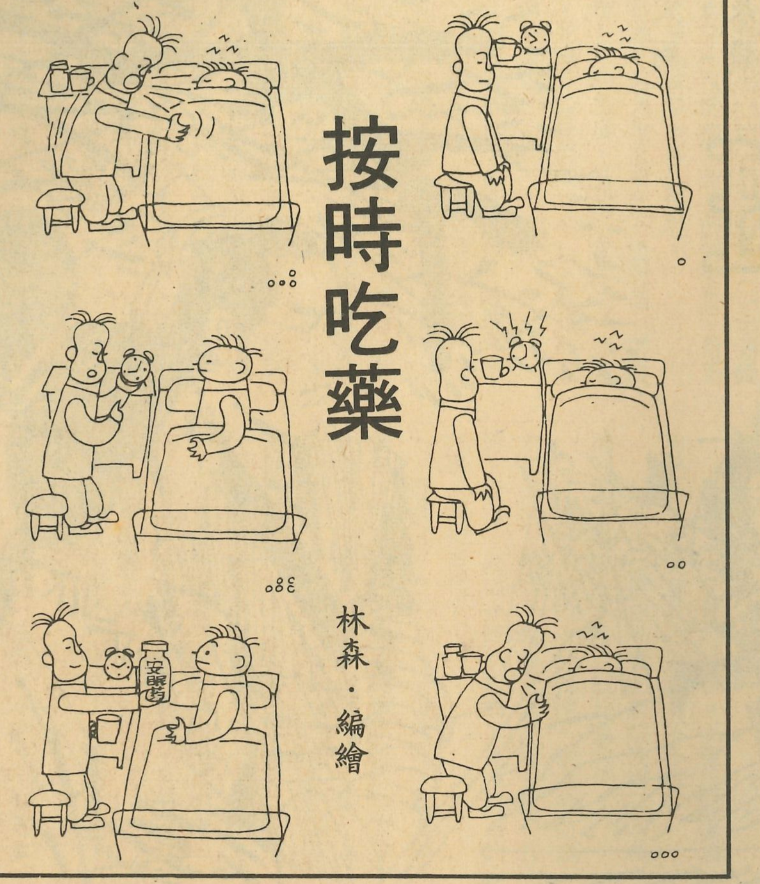


26 此時，東方雖已吐白，歐陽修的書房却依舊燈火通明……



按時吃藥

林森・編繪



畫廣告

徐達・編繪



短篇武俠故事

高泉・文
可飛・圖

孔雀斑

習得孔雀斑 父仇遂得報

流水湍急，野渡橫舟，投目四郊，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儘管它的景物是如此的荒涼，只要渡過漢水，就有一條通往武當山的捷徑，這個野渡便成爲一些香客小販的必經之路。

「船家！咱們要過江。」

「好的，請上船。」

這是一艘小舟，駛船的是一位約莫二十上下年歲的少年，此時天氣炎熱，汗流浹背，他穿着一件去掉雙袖的短衫，兩臂肌肉賁起，顯得健康以極。

船上原已坐着兩名香客，如今又來了一男兩女，他自然立即解纜不必再等客人了。

適才上船的三人年歲全部不大，男的三十五六歲的勁裝漢子，女的只有十七八歲，她們的衣着是一青一紫，而且風華不俗。

他們上船之後，三對目光忽然一起投向駛船少年的左臂，臉上的顏色在逐漸變化，神情顯得嚴肅而緊張。

莫非駛船少年的左臂不同於常人，長得怪異，或是生出了花朵？

不，他的左臂跟常人一樣，只是左臂的上端，在接近肩膀之處有一個圖記。

它是一個較大的半圓形，連接一個較小的半圓形，下端連着一個橄欖形，形狀與孔雀羽毛上的花紋十分相似。

無論這個圖記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來印上去的，這男女三人也用不着這般緊張。

此時小舟離岸約莫五丈，勁裝大漢忽然出聲道：「小兄弟！快將船隻靠岸，在下有事請教。」

駛船少年一怔道：「甚麼，你要我駛船回頭？」

勁裝大漢道：「不錯，在下有重要之事與你相談。」

駛船少年說道：「客官說笑話了，渡客過江是在下的職業，怎麼能够半渡而回去！」

同船的一名香客道：「不錯，咱們還要趕路，你有話待到了對岸再說不是一樣麼？」

勁裝大漢哼了一聲，忽然雙掌齊吐，江面上立時揚起兩聲哀嗥，那兩名香客竟然被他一起擊落江心去了。

駛船少年面色一變道：「客官，你這是做甚麼？」

勁裝大漢隨即擄起衣袖，左臂上現出一個與駛船少年相同的圖記，這樣的圖記青紫二女也有，只不過她們是在右臂之上而已。

駛船少年呆了一呆，說道：「你們是誰？」

勁裝大漢道：「孔雀王駕前二級侍衞左光晉。」

青衣少女說道：「孔雀王護駕左弼蘇蘭。」

紫衣少女道：「孔雀王護駕右弼章小燕。」

三人報過職稱姓名，然後雙拳一抱道：「屬下參見少主。」

駛船少年道：「我不是什麼少主，也沒有你們這樣的部屬，請吧。」

漢水水流急湍，在他們交談之間，小舟業已以快逾奔馬之勢駛達彼岸，但左光晉卻躬身一揖道：「本幫遭逢劇變，致使少主蒙塵，屬下等護衞不週，原本罪該萬死，但血仇不能不報，基業不能不復，屬下留此殘軀，願誓死以報少主。」

駛船少年吁出一口長氣道：「你弄錯了，客官，我的確不是你們的少主，對不起，有客人來了，各位請吧。」

不錯，是有客人來了，他們是一對約莫五旬上下的夫妻，男的一身灰衣，獐頭鼠目，雙眼骨碌碌的亂轉，一見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

女的紅衫紅裙，滿身妖氣，雖是年已半百，那身打扮比一般少女還要妖艷。

他們剛剛到達渡口，灰衣老者便哈哈大笑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原以爲你們已經逃往海外，想不到竟然藏身在這裏，嘿嘿……」

勁裝大漢左光晉大喝一聲道：「胡剝皮，蕭紅艷，兩個無恥的東西，老教主待你們恩重如山，你們居然靦顏事敵，爲虎作倀，大爺如不將你們碎屍萬段，如何對得起教主在天之靈！」

灰衣老者名叫胡剝皮，其兇殘狠毒由此可知，像他這樣的一個小人，自然會厚顏無恥，惟利是圖了。

左光晉義正辭嚴的罵他，他連臉都不紅一下，反而哈哈一陣大笑道：「你太蠢了，左光晉，當年曹孟德縱橫天下，予取予求，他處事的原則，就是寧肯我負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負我，想開一點，姓左的，如果你肯歸順新月教主，老夫包你今後榮華富貴，享受不盡。」

與胡剝皮講道理，無異對牛彈琴，因此，左光晉不再浪費唇舌，口中大喝一聲，同時一刀揮了出去。

「刀趕千層浪」是左光晉的獨門刀法，一刀揮出，勢如海浪千重，一波接着一波，永遠不會休止似的。

武林之中使刀的極多，但像他這等威勢絕倫，玄奧詭異的刀法却不多見。

胡剝皮知道左光晉的刀法凌厲，不待第一波刀風臨身，他已經斜竄八尺。

此人一身功力十分高明，輕功的造詣尤其深厚，他以快速的身法圍着左光晉打轉，抽冷子敲出一記旱烟鍋，專攻對方的穴道及關節要害。

這兩人一交上手，一時半刻很難分出勝負，旁觀的青衣少女蘇蘭對紫衣少女章小燕道：「小燕妹子，快護住少主走，這裏交給咱們就是。」語音一落，彈身就向蕭紅艷撲去。

章小燕轉身躍到江邊，纖足向船舷一點，小舟便像離弦强弩一般向江心激射，她以彩燕掠波之勢，紫衣飄飄，輕俏而準確的落在船艙之內。

駛船少年哼了一聲道：「姑娘！妳待怎樣？」

章小燕幽幽一嘆道：「少主，你不承認咱們，難道連竇氏的滿門血仇都不管了麼？」

駛船少年原是在划着雙槳，逆流而上的，此時神色一呆，划動的雙槳也停了下來。江水湍急，快愈奔馬，他這雙槳一停，小舟立即一瀉千里，向下游急速的衝了下去。

章小燕道：「少主，你先將船划到對岸，咱們再慢慢的聊。」

駛船少年不再說甚麼，雙膂貫勁，運槳如飛，片刻之間，小舟便已抵達岸邊。

他們躍上沙灘，章小燕回頭向對岸舉目一瞥，那裏的搏殺已經結束，而且人影杳然。

她神色焦急的道：「少主，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裏。」

駛船少年冷冷道：「妳請便，我爲甚麼要離開此地？」

章小燕嘆口氣道：「這麼說少主還是不相信咱們了。」

駛船少年說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們？」

章小燕道：「好，請問少主是不是姓竇？」

駛船少年道：「很多人知道我姓竇，這不能證明甚麼。」

章小燕道：「少主隨身的東西有兩樣，一是翠綠玉牌，它一面鐫着一隻孔雀，另一面是一個竇字，再就是一把鑰匙。」

駛船少年愕然道：「你怎麼知道？」

章小燕道：「屬下原本不知道，是左侍衞告訴屬下的。」

駛船少年道：「他怎麼說？」

章小燕道：「他娘是少主的奶娘，當年事變之際，左大娘帶着三歲少主逃出總壇，待她藏好少主，引開追兵之後，却再也找不到少主了，這些話是左大娘臨終之時對左侍衞說的。」

駛船少年嘆息一聲道：「看來我當眞是你們的少主了，我父母呢？當年究竟發生了甚麼變故？」

章小燕道：「少主，此事說來話長，咱們先離開屬下再告訴你。」

駛船少年沉吟道：「家師雲遊去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回來，我如果不告而別，家師會担心的。」

章小燕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駛船少年道：「家師是地藏寺的方丈，法號奇山，十六年前，他老人家雲遊貴州，在劍河附近遇到我，就將我帶回地藏寺來了。」

章小燕道：「老禪師必然是一位世外高人，他收留少主十六年却不給你受戒，那份遠見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少主的不告而別，可能早在他預料之中，你就不必爲此事而感到不安了。」

駛船少年道：「說的也是，但，咱們要去那兒？」

章小燕道：「去貴州雷公山，孔雀教的總壇就在那裏。」

駛船少年道：「妳說咱們要去孔雀教的總壇？爲甚麼？」

章小燕道：「老教主是少主的父親，孔雀教原是少主的，咱們只是去收回故物罷了。」

駛船少年道：「當年我年紀太小，對往事一點都不記得，再說孔雀教既爲壞人

所霸佔，憑咱們就能奪它回來？」

章小燕道：「屬下也不明白當年的變故，此事左光晉會告訴少主的，至於咱們的實力確是太過單薄，不過只要少主習會孔雀斑，縱使千軍萬馬咱們也不在乎。」

駛船少年一怔道：「孔雀斑？它是一種武功麼？」

章小燕道：「它是一種無敵神功，少主只要習會了它就是武林的第一人了。」

駛船少年面現疑惑之色道：「我爹會孔雀斑麼？」

章小燕道：「不會。」

駛船少年道：「那我到那裏去學？」

章小燕道：「少主的身上是不是有一把黃金鑰匙？」

駛船少年道：「不錯。」

章小燕道：「只要咱們有黃金鑰匙，就可以習得孔雀斑，至於詳細內容，屬下也不知道，左光晉會告知少主的。」

駛船少年道：「咱們到那兒等候左光晉？」

章小燕道：「不必等，他們會追上來的。」

× × ×

鎭坪縣隸屬陝西，它却處於陝鄂川三不管地帶，此地良莠雜處，但互不相犯，這偏僻小縣也就成爲犯罪者的樂園了。

在西街的大風客棧之內，住有兩對主僕，一位中年文士一名白髮老者，他們各自帶着一個書僮。中年文士是駛船少年的改扮，他原名寶胤，白髮老者是左光晉，書僮自然是章小燕與蘇蘭了。

他們停留於鎭坪縣城，是寶胤想弄明白孔雀教的一切，並找出黃金鑰匙上的秘密。

在貴州的東南一隅，孔雀教頗爲盛行，他們以替人治病，以及驅神役鬼爲職業，就像有些地方的道士，巫師一般。

不過孔雀教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而且教規極嚴，待傳至孔雀王寶煥的手中，竟然發生了倫常劇變。

新月是寶煥同父異母的弟弟，雖是生性乖張，却長得一表人才，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正是此人的寫照。

寶煥武功極高，曾連敗西南六大高手，獲得孔雀王的美譽，但他的個性耿直，不善心機，那就難免要落入野心者的陰謀之中了。

新月長袖善舞，風度翩翩，原已很容易獲得人們的好感，再加上他的恭順及處事的過人機智，自然會得到寶煥的寵信。

於是他陰蓄死黨，收攬人心，最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突然發動叛亂，名震武林的孔雀王，除了奶娘救出一個幼子，終於全家遭亂，寸草不留。

時光如白駒，十多年歲月眨眼又過。

孔雀教新月教主威鎭西南，他應該躊躇志滿才對。但他沒有忘記教主寶煥那個幼子，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如果不除掉那條漏網之魚，他是寢食難安。

因此，他派出大批爪牙去找，最後他們釘上了左光晉，終於發現了前教主的遺孤寶胤。

這些都是往事，但說者與聽者每到傷心之處，無不聲淚俱下。

說完了這些，就要面對現實問題了，左光晉道：「少主，在咱們孔雀敎，有一種神秘的傳說，相傳最先創立本敎的孔雀眞人，曾經習得一種絕世神功孔雀斑，但以該神功過於霸道，難免有傷天和，所以將該項神功封存於孔雀壁內……」

寶胤道：「孔雀壁在那裏？後來有沒有取它出來？」

左光晉道：「孔雀壁在神壇之內，那是一座厚達十餘丈的花崗石壁，石質極端堅硬，縱然是寶刀寶劍，也休想動它分毫，所以時至今日，仍然只是一項傳說。」

寶胤長長一吁道：「那麼所謂孔雀斑神功，也是子虛烏有了。」

左光晉道：「不，屬下相信孔雀壁珍藏神功之說，絕非空穴來風，咱們只要找出金雀令上的秘密，就可開啓孔雀壁，獲得那項神功。」

寶胤道：「什麼是金雀令？」

章小燕道：「就是少主身上所帶的那柄金鑰匙嘛。」

寶胤哦了一聲，立即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金鑰匙，經反覆查看，除了耀眼的金光，找不出任何一個字，或任何一條紋路，這從那兒找出它的秘密？

失望爲他們帶來沮喪，但無法影响他們的意志，父仇不得不報，基業不能不復，縱然明知荊棘載道，他們也義無反顧。

由鎭坪南下，經四川的巫溪，至奉節，僱船沿江上行到重慶，再渡江南下經綦江至貴州的桐梓縣境。

迢迢千里，長途跋涉，他們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仍然感到有些勞累，因此他們決定在此地歇息一天。

此時月色已經偏西，距縣城還有三十餘里，按他們的脚程，趕到縣城吃晚餐，大概不致有什麼問題，因此，蘇蘭抹了一把汗水，指着路旁一個茶棚道：「少主，歇歇脚喝口茶吧。」

歇歇脚喝口茶這話平常得很，但那少主二字却出了問題。

歇脚的不只一夥，除了他們一旁還有五個。更巧的是這般人正是新月敎主的爪牙，那少主二字怎能不引起他們的注意！

他們站了起來，其中一名掀鼻暴牙灰衣老者，目光流轉，向寶胤等瞽了一眼，然後目注左光晉道：「高明，可惜孫猴子七十二變，仍逃不出佛爺手掌心，姓左的，你們是自己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左光晉哼道：「尤辛當年你累犯敎規，十惡不赦，老敎主法外施仁，只將你逐出本敎，你竟敢參與叛亂，助紂爲虐，今天饒你不得，給我殺，不可放走一個！」

語音甫落，立即撲向尤辛，刀光繞體而生，展開一陣狂猛的攻擊。

尤辛使的是一對鐵筆，招招尋經問穴，眞個是變化多端，一晃二十招，兩人銖兩悉稱，誰也沾不到便宜。

另外四人章小燕蘇蘭各鬥一個，寶胤獨自接下兩個。

章蘇二女步法靈活，功力頗高，她們不只是刀法凌厲，出手更是辛辣無比，十招不到，兩名雄糾糾的大漢，就被她們放了血。她們雙雙獲勝，另兩處搏殺却難解難分，左光晉較灰衣老者尤辛高明一點，但也不是五百招以內能夠分出勝負的。

寶胤身負道家無上玄功，舉手投足之

間都是武林罕見絕學，他雖是赤身空拳對付三截棍及一柄長劍，打來却輕鬆以極。

章小燕瞧了一陣道：「蘇姐姐，妳去帮左侍衛，我去帮少主。」

蘇蘭道：「好的。」纖足一點地面，縱身就向尤辛撲去。

章小燕也撲向寶胤的搏殺之處，但她並未出手相助，只是以傳音對寶胤道：「少主，這般叛徒罪大惡極，每一個都死有餘辜，何況，爲了免除後患，你必須儘快解決他們。」

章小燕提醒了寶胤，他知道自己這是婦人之仁，於是右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一柄迎胸刺來的長劍抓去。

空手入白刃，只是仗着快速的身法乘虛而入，如果以肉掌抓鋒利的寶劍，那就很難辦到了。

但寶胤却抓着了劍尖，手指微一運勁，劍身立即響起克嚓一聲輕響，右腕微微一震，一綫寒光已噗嗤一聲鑽進敵人的胸口，同時身形一迴旋，左脚倏的飛起，使三截棍的敵人被他踢得飛了起來。這一脚雖是將敵人擊斃，却噴了他一身鮮血。

章小燕經過不少陣仗，見識過不少高人，但像寶胤這麼舉手投足之間，就連斃兩名高手，她還是第一次看到。

「少主，你眞高明，屬下當眞是大開眼界了。」

對章小燕的讚美，寶胤只是淡淡一笑道：「別捧我，小燕，他們的搏殺已經結束，我要找個地方清洗一下。」

章小燕道：「少主先換下血衣，待到達縣城再好好的清洗。」

此地無水可供清洗，也只好換下血衣待到縣城再說，待更衣之後，他發現脖子上所掛的金雀令也被鮮血所污染，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章小燕嫣然一笑道：「交給我，少主，洗滌這個倒是方便得很。」

寶胤摘下金雀令交給她，她倒出一碗茶水將金雀令投入碗中，然後用布輕輕拭抹，鮮血是洗掉了，但她却叫了起來：「少主，你看……」

寶胤接過金雀令看着，左光晉蘇蘭也聞聲奔了過來。金雀令完整無缺，依然金光閃爍，耀眼生輝，只是其上却閃出幾個鮮艷的紅字：「左三右四左十一右五」。

左光晉歡呼一聲道：「這是祖宗有靈，才能使金雀令的秘密出現，屬下等恭喜少主。」

寶胤道：「可是，我不懂它的意思，這左左右右莫非是開啓暗門的密碼？」

左光晉道：「正是，少主請看另一面繪有一個孔雀頭，牠的眼珠繪得很大，也許秘鑰之門就在這裏。」

寶胤點點頭道：「你可能說對了，咱們走吧。」

他們一路兼程急趕，一直到達雷公山再也沒有發生意外。這天天交二鼓，他們已經深入孔雀教的總壇，由於左光晉等輕車路熟，因而直入神壇並未被人發現。

神壇燈火通明，香烟繚繞，氣氛顯得十分莊嚴，壇中除了兩名身着黃袍的值夜弟子，靜寂得落針可聞。

章小燕蘇蘭雙雙撲進，制住他們的睡穴，再恭身迎接寶胤道：「少主請進。」

寶胤進入神壇，只見上首是一幅巨大的黃綾帳幔，帳前香案之上，供着列祖的牌位，他們上香參拜之後，左光晉道：「少主，綾幔後面的石壁上，刻着一隻巨大的孔雀，少主快用金雀令試試。」

寶胤轉入幔後，果然發現石壁上刻着一隻栩栩如生的孔雀，他身形拔起，以壁虎功貼身石壁，然後摘下項上的金鑰匙，向孔雀的目中插去。金鑰匙很輕易的就插了進去，而且嚴密脗合，絲毫不差，他再按左三右四左十一右五轉動，只聽到一聲輕響，石壁立刻向右側移動。

他落下地面靜觀其變，片刻之間已現出一道僅堪容人的縫隙。

左光晉道：「少主快進去。」

寶胤道：「你們在外面易被發現，咱們一起進去。」

他們魚貫進去，石壁立即自動關閉。

這是一個頗爲寬大的石室，石室中央頂端懸着一盞大燈，照得滿室通明，這盞燈不知用的是什麼燃料，竟能多年不滅。

石室四壁繪着許多圖案，都是失傳已久的絕世武學，只要習得其中一項，便可名震天下。上首擺着一張矮桌，上面陳列着一本絹册，一柄寶劍，一隻玉瓶及一張便條。

寶胤先看便條，上面寫着的：「孔雀斑，金雀劍，是本敎鎭敎之寶，先始祖用以蕩妖平魔，威震華厦，被中原武林譽爲天下第一人，但如所傳非人，必將爲本敎及江湖造成不幸，本敎弟子其愼之，寶瓶中三粒孔雀胆，服一粒即可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如欲速成孔雀斑神功可服一粒。」

便條沒有上下欵，想是前代某一敎主所留，寶胤再看絹册，才知道是一種玄奧無比的內家心法，及一種霸道絕倫的劍招，他原是一個大行家，略一瞧看便知道只要習會這兩項絕藝，的確可以天下無敵。

於是他囑咐左光晉等三人專心研習牆上的武功，他服食一粒孔雀胆，然後將全部心力投入那本絹册。

兩個月匆匆過去了，所幸石室存有不少乾糧食水，飲食不致發生匱乏，終於，寶胤習會了無敵劍術，及絕代神功，左光晉等也大有所獲，成爲武林頂尖高手了。

於是，他們開啓石門，再度來到神壇之上，當他們由幔後轉出之際，目光所及，禁不住神色一呆。神壇依舊，只是多了七名神色彪悍的大漢，及一名滿身媚骨的女人，左光晉指着一位身材瘦長，峨冠博帶的紫袍人道：「少主，此人就是新月，餘下七人都是他的死黨。」

寶胤仰天一聲長嘯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給我殺！」

新月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就是孽子寶胤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啊……」這句話未能說完，就被一股柔若春風的力道吹得飛了起來。

這的確是一股十分柔和的春風，但當風力拂身之際，他那昂藏七尺之軀，竟然輕若羽毛般的被兜了起來，落地之後，全身骨骼盡碎，七竅狂噴鮮血，週身印滿孔雀斑紋，死狀恐怖以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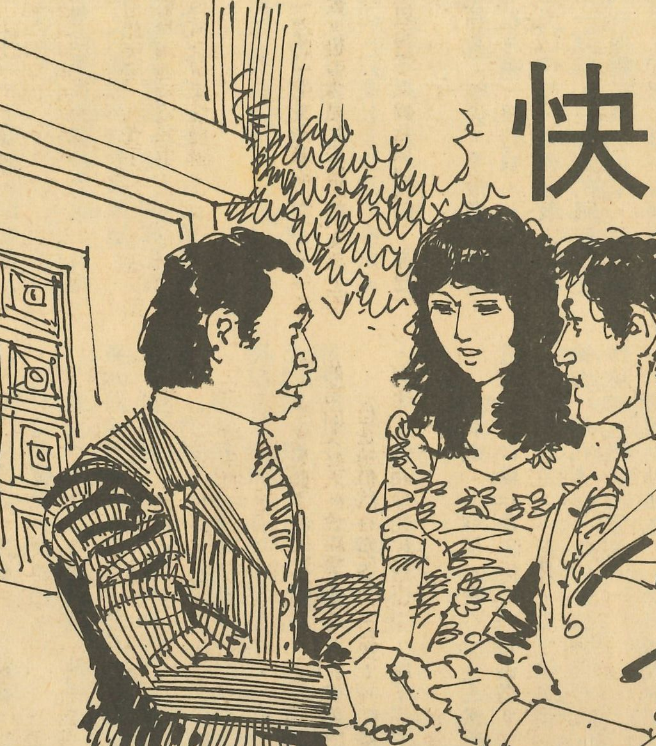
新月被誅，其餘七人也未能逃過一死，亂黨盡除，孔雀敎自然又是一番新局面了。——完——

千門奇俠故事

文·馬雲
圖·可飛

快樂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百雄對投資開發快樂島有懷疑，請游天虹協助了解，游天虹追問藍圖的來歷，見他不肯說出，便告辭，先到賈朝偉處，又見他文件篋內存有影印藍圖，才知道是一間美國投資公司提供的，游天虹覺得事有懷疑，便忠告他不要插手，趕去和張雪兒商量，怕是一個騙局，老千利用時局不穩定，抓到富人們的弱點，來攪一個新香港——快樂島的發展計劃，使這班富貴人家上當，從中漁利。然而，從范家的藍圖失竊和死去一人，失踪一人，更使游天虹和張雪兒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發展計劃　受到恫嚇

郝納德試用手去扭動門環，門竟應手而開！他放眼望入內，不由得嚇了一跳！

原來裏面一片凌亂，彷彿被人搜掠過，文件散佈地上，鋼櫃打開，鋼枱的抽屜也大部份被人拉開了。

到底這裏發生過什麼事情？

整個辦公室的面積只有三百平方呎左右，奇怪的是一個人也找不到。

郝納德忍不住走入內，他終於發現了一個人。

與此同時郝納德也嚇了一跳，因爲那個人蜷曲地躺在地板上，位於一張辦公桌的後面，動也不動的！

郝納德好容易就認得他正是那個美國人史勿夫。

不知是錯覺還是幻覺，當郝納德正在凝視着史勿夫的屍體時，彷彿發覺，他正在蠕蠕而動，所以，當時他只以爲史勿夫只是暈倒而已，於是他就忍不住蹲了下去，用手去推了他一把！

突然之間，史勿夫的手抽搐一下，就好像突然要襲擊郝納德一樣，嚇得有如驚弓之鳥的郝納德急急後退。

然而當時郝納德是蹲在地上的，剎那間重心一失，也身不由主地跌倒一旁！

其實史勿夫已經死了！他那條手臂的抽搐，只是由於屍體倒下時，身體其他部份令到他的手臂彎曲得不自然，如今一旦被人移動，手臂就會循勢反彈。郝納德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難免嚇得一跳！

郝納德驚魂未定，匆匆由地上爬起來，就待衝出那辦公室之際，辦公室的門就在這時候被人推開了！即時有兩個人走入來！

那兩個人之中，其一是穿上了制服的警員，另一個則是穿上便服的。

他們與郝納德打了一個照面，立即以敵對的目光盯實他！

「不要動！」穿便服的男子一邊由口袋裏摸出證件，一邊警告道：「我們是警方人員，舉高你的雙手，站過一旁！」

郝納德情急地叫將起來：「我的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只是來此訪友的。他—」

郝納德正想指住地板上的屍體向警員解釋，二名警方人員此刻亦已發現了地板上躺了一具男屍，於是一邊循例向他讀出了警方人員捕人時的警誡詞，一邊搜身，以防他身懷武器，更防他突然之間反抗。

郝納德雙手迅速被警員加上了手鐐，但是，他仍喋喋不休地向警員們解釋。可惜警員們似乎不相信他只是剛剛入來的，一邊保持現場的原狀，一邊到隣家去向另外一些公司借電話報警。

郝納德遭此突變，頓覺手足無措！他又驚又急，要求警員讓他致電家中，但警員們卻不答允；還叫他有話留着慢慢講。他甚至可以請律師代他講。

× × ×

范愛寶一邊將一張支票遞給張雪兒，一邊向她表示道歉。但張雪兒並未留意到支票上面的銀碼。

張雪兒苦笑道：「做私家偵探的，早已準備好被人奚落，甚至報復了。」

「都是我不好，要是我早把此事對爸爸講清楚，就不會令你們尷尬。」

「算了，事情反正已經過去，我很容易就忘記！」

這是張雪兒的辦公室，時間則是下午時份了。

范愛寶忽然又說道：「我有件事，想求妳再幫個忙，酬勞方面我會另付給妳！」

這時，張雪兒才留意到那張支票的銀碼，竟比她應得的多出了兩倍。

張雪兒苦笑道：「我的工作還未有交代，爲什麼妳付我這麼多錢呢？」

「這數目是我應付的，再加上爸爸給妳的，合共就是此數。因爲我已帶給妳不少麻煩。」范愛寶突然又說道：「今次眞是禍不單行。唉！」

「怎麼一回事？」

「我男朋友家中，又出了麻煩，他爸爸也牽涉入一宗謀殺案之中。」

張雪兒只要聽到「謀殺案」這三個字，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她立刻反問道：「到底是什麼事？爲什麼昨天晚上未見妳提及？」

「事情只是今天上午發生的……」范愛寶跟住就把郝納德闖禍的經過，約略地對張雪兒說了一遍。

其實，實際情形她也不大清楚；她只是聽他男友郝乃才講的。

現在張雪兒雖然仍不明白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但卻明白了爲什麼范愛寶要付她這麼多酬勞了；原來她還希望她繼續幫幫她。

張雪兒聽了范愛寶的說話之後，也想起她的男朋友游天虹曾經提過史勿夫這個美國人。

但是她仍然首先反問范愛寶：「妳如何肯定不是郝納德殺死史勿夫的？」

「嗯——」范愛寶想不到張雪兒會這樣問她；她怔了一怔之後又說：「我相信我的愛人郝乃才，自然也深信他的爸爸是個好人。再說，他也沒有任何殺人動機。所以我絕對認爲郝納德是冤枉的。」

「那麼，妳要我怎麼樣去幫妳？」張雪兒問道。

「只要妳能證明郝納德先生是無辜的，酬勞多少，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張雪兒也知道范、郝兩家都是相當富有的，就是不明白爲什麼郝納德竟然會牽涉入一宗謀殺案裏面。

游天虹既然提過史勿夫這個人，自然更加引起張雪兒的興趣。即使史勿夫不是郝納德殺死的，其中值得研究的地方仍多。主要因爲史勿夫是一間美國投資公司派來的顧問，剛好又有人因爲那些「發展快樂島藍圖」而死去，所以張雪兒更加覺得這件事殊不簡單。

張雪兒心裏想：到底陳用之死，與史勿夫被殺，其中有沒有關連？

陳用之死表面上是由於他們找到了那一套藍圖，但實際情形，暫時還沒有人知道，因爲警方正在調查中。那麼史勿夫之死會不會又與招人到「快樂島」投資有關？然則這些事件的背後，到底又隱藏着一些什麼陰謀？

爲了追查一連串事件的幕後情形，張雪兒終於也接納了范愛寶的聘請。范愛寶這才滿意地離去。

× × ×

郝納德仍然被警方留住，因爲史勿夫被殺現場的證據對他十分不利。

他最不應該就是伸手接觸過死者的屍體，以至有些屍身上的血漬，都沾染到他的衣服上面來。

郝納德在警局裏面已經承認他們是互相認識的，但他死口不認他殺人。

「那麼你找死者幹嗎？」一名警官問郝納德。

郝納德道：「我們是在飛機上認識的，我因此知道他是一名美國投資公司顧問。我找他要談談投資方面的事情，想不到入內後發覺他倒在地上，當時我以爲他受傷，所以才想對他伸出援手，絕未想過他會死了。」

「我們發覺他的辦事處曾被人搜掠過，因此我們懷疑你另有同黨。」

「你們不要瞎猜好嗎？我只是一個人找上去。我是個正當商人，也沒有什麼同黨。」

這時候，林浩探長忽然帶了一個人入來，那人正是游天虹。林浩與他的同事耳語幾句，那位警官於是退了出去。林浩探長一邊自我介紹，一邊介紹游天虹給郝納德認識。

但是郝納德卻說：「我們見過面了，在許多社交場合我都見到這位千門奇俠和女偵探張小姐。」

「那就好極了。」林浩探長又說：「我知道游先生有些話要請教你，請你好好的合作，也許對你會有些好處。」

郝納德道：「只要你們放我走，你要我怎樣也可以。事實上我是無辜的！」

林浩探長安慰他：「你放心！只要有辦法證明史勿夫不是你所殺，警方一定會放你。但事實上此案的現場證據對你太不利了。正因爲這樣，你才須要更加合作，說不定游天虹大俠有辦法助你一臂之力呢。」

「我也常常聽人說，游大俠樂於助人，希望你也能夠爲我洗脫沉冤。」郝納德又說：「事實上我今回也的確是自作孽。本來我可以參加一名范姓富商的投資計劃，結果反而相信了這個美國人。豈料我還未與活人談過投資計劃，卻被一個死人連累。」

游天虹忍不住插咀問道：「你所講的范姓商人，可就是范國良？」

「你怎麼知道？」郝納德反而感到驚奇。

「反正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許多商場上的朋友都接到邀請。」游天虹又反問道：「爲什麼你不找范國良，反而去信一個美國人？」

「我們是在飛機上面認識的。」郝納德道：「但當時我仍未知快樂島計劃。回到了香港之後我才知道有不少朋友均秘密參加這一項發展大計。」

游天虹道：「可以告訴我，你還有那一些朋友，參加這項計劃麼？」

「霍中城便是其中之一。」郝納德道：「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間船務公司的董事經理。但他知道這一項計劃，並非有人邀請他，而是因爲有人要向他購買一條舊船，準備將該舊船拖到快樂島去。」

游天虹忍不住問道：「要一艘舊船幹什麼

呢？」

「當初我也不明白，還以爲是有人購下舊船，要來行走快樂島與某地之間，後來經霍中城解釋，我才明白，原來另有用途。」郝納德眨眨眼睛，若有顧忌地，望望游天虹，又望望林浩探長。

游天虹立刻與林浩交換眼色，問道：「探長，我們這一番說話，可否不當作爲口供的一部份？」

林浩探長也會意，很大方地說：「你們是朋友，我可以給你們再交談十分鐘。」說完也就走開了。

游天虹安慰郝納德道：「有什麼話，你儘管放心對我講，我只要認爲值得做，我一定會爲你做的。剛才你所講的可能是綫索之一，所以你更加要交代清楚。」

郝納德道：「根據霍中城對我說，有人向他的公司收購一條舊船，並非要來作爲交通工具之一，而是拖到快樂島去，改裝爲酒店，還有可能在船上開賭場。」

「這麼說來，快樂島發展計劃不但確有其事，而且規模十分宏大呢。」游天虹忍不住沖口而出。

「是的，據我所知，已有不少人參加。」郝納德又說：「正如你所知，范國良也是其中富商成員之一。」

「但是你可知道爲了一份失去了的藍圖副本，已經知道死了一個人呢？」游天虹道。

「嗯——」郝納德有些難過地垂下頭來：「我也是看到報紙的報導才知道的。」

「說起來也的確湊巧，那三名年青人之中，有個也是姓郝的。他至今仍然生死未卜，可能被匪徒挾持去了。目前警方也正在找尋小郝的下落！」游天虹道。

「天下間姓郝的人多得很，同名同姓的也不少，同姓又有什麼稀奇？」郝納德又嘆了一口氣：「我現在根本就沒有心情去理會別人的事，請你告訴我，你是否存心要帮我呢？」

「是的，我的確很想帮你，主要是因爲有人重金禮聘我的女朋友——私家女偵探張雪兒。我答應過助她一臂之力，調查這件事。但是，在我面前，你必須講眞話，否則我也帮不了你。」

「放心！我保證我對你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

「那麼，請你再回憶一下，在你認識的朋友之中，還有誰參加快樂島計劃的？」

「嗯，除了霍中城，大概就只有范國良。但不怕坦白對你說吧，范國良也只是我兒子女朋友的父親，並非我直接認識的朋友。」

「你有沒有見過他失去的藍圖？」游天虹又問道。

「沒有。」郝納德道：「正是由於那份藍圖太過多事，所以我才決定選擇美國人史勿夫，最低限度他也是公開做生意的，却想不到會有——」

郝納德難過地垂下頭來，說不下去。

這時候，林浩探長又再入來，陪在他身邊的，還有一名警官與及一名律師。原來郝納德的家人可能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故此請律師來將他保釋出去。

由於律師要求單獨會見當事人，所以游天虹也惟有暫時廻避。他乘機溜到探長辦公室去，林浩探長也陪伴着他。

他們進了辦公室門口之後，林浩探長就忍不住問道：「你覺得郝納德似不似一個殺人兇手？」

「一點也不似。」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

林浩探長睄住游天虹：「你相信他的口供嗎？」

「是的，他講的可能全是眞話。」游天虹又問道：「你們把木屋命案中的小郝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但相信不久之後一定有消息的，我們已通知了所有警員，以及絕大部份的黑社會綫人。」林浩探長想了想之後，又忍不住問游天虹：「你好像正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去想呢？」

「是的，我確有此企圖，只因爲兩件事都與發展快樂島有關。」

「嗯！此時此地，杞人憂天的有錢人實在爲數不少，這正好給人以利用的機會，你以爲那死者會不會是一名老千？」

游天虹沉吟道：「有此可能。例如他騙了人家一大筆錢，人家向他追回無結果，於是將那個美國人殺了。但是，木屋區的小郝和那些藍圖，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想法剛好與你相反。」林浩探長說道：「我覺得開發快樂島是個金鑛，其中必然有大有可爲之處，例如開賭場等等，肯定是賺大錢的生意，此中說不定就有人爭奪控制權或者合約之類，由明爭暗鬥而演變爲命案，這種假設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游天虹想了想之後，也點點頭：「我倒同意你這種見解，除了有人混水摸魚之外，還有人競投最易賺錢的開發權，假如快樂島計劃確有其事的話，以上的假設當然是對的，相反，我肯定這便是個老千局了。」

林浩探長忍不住笑了起來：「可能這是你的職業敏感症，所以任何事情，你也先把它當作一個騙局去處理，不過無可否認，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

這時候，外面忽然有人敲門。

林浩揚聲道：「請進來吧！」

推開探長辦公室的門入來的，是一名偵緝警司。他問林浩：「探長，郝納德的律師要求把他保釋出去，你有什麼意見？」

「嗯——」林浩探長很小心地想了想：「你呢？」他反問那位警司：「你認爲我們警方有沒有足夠的理由反對？」

「律師主動把他事主的一切證件交出給我們警方代爲保管，保證隨傳隨到。現在只要我們的偵查程序完畢，問過了口供就可以先讓他走。」

「好吧，就由你作主好了。」林浩很大方地說。

但是那位警司走了出去之後，林浩又召來一位得力助手，吩咐他派人暗裏跟踪和監視郝納德。

毫無疑問，連林浩探長也相信郝納德可能就是殺死美國人史勿夫的兇手，否則他又何必派人跟踪郝納德？

但是，對游天虹來說，他要知道的，並非誰是兇手，而是史勿夫爲什麼會被殺？是由於他對不起別人？還是有人不滿他爭奪發展快樂島的投資權？

當律師陪着郝納德離去時，游天虹明知警方派人跟踪他，所以他沒有追上去。

相反，游天虹離開了警局之後，却跑到熊人公司去找麵飽大王梁百雄。

來到熊人公司，梁百雄的女秘書招呼他先在會客室稍候。據女秘書說：梁百雄正在會議室主持一項會議。

會客室之內，有茶有烟，也有報紙雜誌，自然也有電話——是一具直綫電話。

游天虹正想過去先撥個電話給他的女朋友張雪兒，却無意中聽到有人談話之聲，原來那是來自隣室的，隣室就是會議室。

梁百雄正在對他的下屬訓示：「……這次本公司發行股票，是希望籌集更多外資，從事

發展我們的業務。從原則上，本公司員工有優先權，每員工都可以優先申請一千股，不用抽簽……」

梁百雄還未說完，參加會議的各部門主管，已忍不住高興到拍掌叫好。由此可見，即將上市的「熊人麵包股票」，肯定十分之搶手。

但是這項消息對游天虹來說，却又未免顯得有點兒意外。梁百雄不是要投資快樂島麼？但事前他從未提過發行股票的事。

到底梁百雄目前採何種態度？對香港充滿信心嗎，還是套取現金撤離香港？

雖然較早時梁百雄講一些什麼，游天虹聽不到，但從他的語調之中可以忖測得到，他在衆員工面前，顯示了極大的信心，所以他才會發行股票，利用收集到的現金作「再投資」的打算。

但從相反的角度看：他可能對香港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才希望套取一筆現金，跑到快樂島去發展。

不過游天虹心裏又想：他不是要他代查「發展快樂島計劃」到底是眞還是假麼？假如他已作出決定，那就等於說：梁百雄已有了這方面的答案。

游天虹一時之間實在想得太多。

隔隣會議室的談話，他仍然可以聽到的，梁百雄仍在跟各主管談未來的業務大計。

游天虹心裏正在想：這樣子到底還要等多久呢？

就在這時，有人入到會議室對梁百雄道：「波士，有位游先生要見見你。」

梁百雄一怔：「游先生？是不是游天虹先生呢？」

「是的，就是他。」女秘書說。

梁百雄稍爲想了想，然後對女秘書道：「一分鐘之後，請他到我的辦公室去。」

女秘書領命離開了會議室。回頭梁百雄吩咐助手代替他暫時主持會議。

不到一分鐘光景，又見到女秘書入來會客室，把游天虹請到梁百雄的辦公室去。

梁百雄看來十分重視游天虹，所以當游天虹入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已坐在辦公桌後面。

「對不起！」他立刻很有禮貌地站起來：「剛有點事，要你久候，眞不好意思。」他伸手過來，隔住辦公桌，與游天虹親切地握了一下。然後又示意地說：「請坐請坐！」

游天虹就在他的辦公桌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有關快樂島投資的事，進行到什麼程度？」

「我正等你的消息。」梁百雄道：「請問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游天虹笑道：「是否我的資料可以決定你的投資計劃？」

「是的，這是肯定的。」

「那麼，關於快樂島，你到底知道一些什麼？」

「十分有限。」梁百雄又順手從桌子一角，找出了一叠文件來，「朋友們交到我手上的資料，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是一個文件夾。通常這一類文件夾，應該放在文件櫃之內，不應該放在案頭之上。但目前梁百雄既然放在枱面一角，證明他爲了方便隨時取閱。

他在文件上瞥了一眼之後，順手推到對面，讓游天虹也可以看到。

游天虹發覺文件夾之內，有些藍圖的縮影，也有一些彩色的照片。此等照片的背景，一看就知道是熱帶地方，蕉林椰樹，連相片中人也穿上了七彩繽紛的夏威夷恤衫。其中有男也有女，充滿了陽光與活力。

梁百雄在旁說道：「這是朋友送來的，他們剛到島上實地考察過。」

游天虹的視綫則集中於那些照片之上，因爲他發覺其中有個穿得花花綠綠的中年男子正是范國良。

游天虹於是問道：「在本地招股的人，可就是相片中的范先生？」

「是的。」梁百雄道：「除了范國良之外，還有個美國人也激我加入投資。」

「美國人？」游天虹立刻又問：「可就是史勿夫吧？」

「正是史勿夫。」

「你可知道史勿夫已經被人殺死了？」游天虹道。

「嗯——」梁百雄怔了一怔：「我不知道他出了事。」頓了頓之後他又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此事警方仍在調查中，所以我也不想多講。我只想知道，到底史勿夫與你連絡時怎麼說？」

「他是由一位商場朋友介紹的。據說，他代表的一間美國投資公司，取得若干快樂島發展計劃的專利權。他知道香港有許多有錢人，所以那間美國投資公司就派人來此招股。」

「但是我不大明白，既然史勿夫那間公司已獲得了專利權，那麼，爲甚麼范國良等人仍有招股的權利？」

「哦！這件事你可能有些誤會了。」梁百雄道：「你要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以爲你必須首先了解『快樂島發展』到底是一項怎麼樣的計劃，那是十分龐大的投資計劃，其中已公開競投的就有多項，他們可能分別投得若干專利權，但是資金不足，所以迫住要公開招股。」

「你以爲這是事實麼？」

「游大俠，你不是開玩笑吧。」梁百雄忍不住笑了：「你忘記了我拜託過你嗎？誰都知道你是千門奇俠，假如這是一個老千局的話，肯定完全是本世紀最大的一個騙局。正是因爲我無法可以確定它到底是眞還是假，所以那天晚上我才急急請你來商量一下。現在你竟以此反問我，不是開玩笑又是甚麼？」

游天虹也忍不住笑了：「是的，本來我不應該以此反問你，但是事實似乎越來越神秘，所以我也弄得有些糊塗了。」

「是的，誰殺了史勿夫？奇怪！」梁百雄面上的笑容消失了。

「問題並非誰是兇手，而是爲甚麼他會被殺？」

「爭地盤！」梁百雄冲口而出，「大概是爲了利益上的事吧。」

「何以見得？」

「這件事很簡單，因爲大家都希望爭取香港一班富商前往投資，因而，彼此就難免發生磨擦。」

「然則，史勿夫之死，豈不是與范國良扯上關係？」

「我沒有這樣講過啊！」

「但是，你也知道除了史勿夫之外，范國良也正在代表另一財團在此招股。」

「嗯——」梁百雄感到有些爲難地說：「我想，我要收回剛才那一番說話，因爲我不想牽涉到法律問題。就當我沒有問過好了。」

游天虹笑道：「你又何必這麼的緊張？事實上，你要我查清楚這件事的虛實，當時，我也覺得有些多此一舉。但是經過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情之後，我才覺得事情的確是有些奇怪呢。」

「是的，本來這是一個自由社會，資金方面亦可以自由進出，沒有甚麼值得牽涉到人命

方面去的。難道有人認爲曾經被騙，所以心有不甘？」

「你怎會這麼想？」

「許多人也會像你一樣，十分討厭老千的罪行，偏偏許多老千很聰明，他們不但會走法律罅，甚至還會利用各種環境與機會，令到當事人欲哭無淚。要報警還無濟於事。有些受害人因此而惟有訴諸武力。」

「你倒講得很有道理。」游天虹道：「我也一直在思索着一個問題，就是：史勿夫到底會不會是個越洋大老千？」

「無論此事發展到甚麼程度，我也希望你繼續爲我偵查一下『快樂島發展計劃』的虛實，因爲這對我個人來說，的確是影响重大。」

「不但限於閣下個人，還包括了你的集團。」游天虹又想起了剛才無意中聽到會議室的情形，於是又問：「你可是打算將閣下的麵包公司上市，發行股票？」

「嗯！你——你怎麼知道的？」梁百雄不但顯得滿臉不高興，還感到無限驚奇！」

游天虹却含笑指指會客室外面：「不必疑神疑鬼了，你的會客室不應該與會議室相隣，否則，以後任何秘密也會外洩的。」

梁百雄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又是那些隔聲板誤事，回頭我可能要那間裝修公司賠償損失呢。」

「算了，反正我不會代你宣傳就是。」游天虹說。

梁百雄終於忍不住輕輕嘆氣道：「我實在不想再瞞住你，我正作好準備，即使不到快樂島去發展，也會撤退到其他地方去。」

「你倒也坦白。」游天虹笑道：「還好這兒是個自由地區，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只要不犯法，根本沒有人管得了你。現在我要明白的，却是史勿夫和范國良這兩個人，到底有士麼吸引你的計劃？」

「史勿夫說，他們的投資公司可以替我向當地政府取得麵粉製造廠的專利權；但麵包與西餅店及餐室不可以專利。」

「那麼，范國良呢？」

「那是一個大財團，他們正集資若干億元，到快樂島去發展。包括了賭場、馬場甚至跑狗場等等。」

「嗯，的確想得十分周到。」游天虹說：「香港人嗜賭如命，他們整天嚷着要維持『現狀』，正是担心他日沒有得賭，包括賭馬和麻雀牌等等賭博方式在內。你們構思中的『新香港』，如果要吸引更多的香港人前往，這一招自然少不得啊！」

「是的，他們不但想得十分周到，同時亦見諸行動。」梁百雄道：「他們已購妥了一些洋船，準備改裝爲水上酒店及賭場，拖往快樂島去！」

「的確很有吸引力，我也希望有機會過去看看。」

「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講眞的，到今爲止，我仍把持不定！」梁百雄又嘆了一口氣：「目前加拿大和澳洲都歡迎投資移民，但我一班商場上的朋友們，都希望在快樂島之上，建立一個最似香港的地方。爲了保障個人的利益，我十分希望你能親自去了解一下；因爲我一直覺得，所有朋友之中，就只有你最可靠。你不但目光鋭利，同時，爲人公正，對人對事都懂得冷靜分析。」

「謝謝你的過奬！」游天虹笑了笑，「你沒有聽過嗎，有時張天師也會被鬼所迷。我也是人，不是神仙。不過，只要你衷誠與我合作，相信是非黑白，很快就可弄得一清二楚。」

梁百雄又拍拍那一叠文件，說：「這些資料，我可以叫人立刻每樣照映一份給你帶回去研究。」

「好極了！」游天虹看看腕表，發覺時間不早，他還要趕到張雪兒的辦事處去，同時又要與林探長連絡，看看警方有些什麼新發現。所以他又對梁百雄道：「這許多文件可能要映很耐，我不能等下去了，請你派人送過來給我，好嗎？」

梁百雄終於也答應了游天虹，叫人把手上一切有關快樂島的文件都映印一份副本，送給他參考。游天虹這才離開了梁百雄的辦公室。

× × ×

在郝家的大客廳裏面，這時分別坐了好一些人。他們包括了郝氏夫婦和兒女，還有代表郝納德的律師。郝納德是剛被律師保釋出來的，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這一次無端被捲入漩渦，多少也有點是他咎由自取；要是他相信兒子的女朋友范愛寶，就應該與范國良合作，不該去找美國人史勿夫，這件事自然就不會發生。然而現在一切已成定局，埋怨又有什麼用呢？

郝納德一邊向律師交代案發前後經過，以及他此番去找史勿夫的動機，好讓律師安排爲他辯護。一邊他又向兒子郝乃才了解「快樂島計劃」的詳情。因爲他知道乃才的女朋友的父親范國良，可能是另一大財團的首腦之一。

律師把郝納德的口供記下來之後，又匆匆借同助手離去。因爲他還要找足够的證據，以便證明他的事主是無罪的。

不久，郝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她正是張雪兒。張雪兒道：「閣下可是有個堂侄叫郝明的？」郝納德雖然明知張雪兒的身份，也知道她曾受范愛寶的委託，但是張雪兒見面後就如此開門見山的向他提出以上這問題，總難免會令他覺得很意外！

原來張雪兒所講的郝明，正是三名年青「刦匪」之中的小郝。

那三個年青人曾截刦過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後來游天虹制服了他們之後，知道他們經濟上發生困難，以德報怨，還把一些錢給他們。條件就是要他們代查失去的藍圖。不久之後，三個年青人之中的陳才主動去找張雪兒，說是有了消息，於是親自把游、張二人帶到他們居住的木屋去，豈料陳才的兄長陳用却死在屋內。而他們兄弟二人的另一拍檔小郝，却連同藍圖一齊不知所踪。張雪兒現在所講的「郝明」其人，正是小郝。

郝納德怔了一怔！然後又與妻子交換了一個眼色：「這是什麼意思？」

張雪兒雙眼盯實郝納德，道：「先回答我的問題好嗎？只要你講眞話，相信會對你有好處。」

郝納德終於訥訥地說：「是的，郝明正是我侄兒。」

張雪兒仍然目不轉睛地盯實他：「我想知道，最近郝明有沒有來找過你？」

「嗯——」郝納德呆了一陣！

張雪兒這時才以較輕鬆的態度說道：「郝先生，希望你先弄清楚兩件事：第一、我是受人所託，這次是希望能替你洗脫罪名。第二、我是一名私家偵探，並非警方人員。因此，如果你不與我坦誠合作的話，損失的一定是你，絕不會是我！」

郝納德輕輕嘆氣道：「他雖則是我侄兒，但我從來不喜歡他。並非是因爲他窮，而是我曾爲他找過不少工作，結果從來沒有一份能令他安安份份的做下去。最令我覺得生氣的，就是他常常借故來向我妻子借錢。」

張雪兒道：「最近一次也是爲了向你太太借貸？」

「是的。」郝納德回頭望住郝太太。

郝太太正垂頭沉思之際，這時剛聽了二人

的談話之中提及她，忍不住抬頭望過來。

當郝氏夫婦二人的視綫交投之際，張雪兒冷眼旁觀，非常留意郝太太的眼神和表情。

張雪兒非常機靈，她立刻把握時機問道：「郝太太，令侄郝明最近找妳，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前幾天一個晚上。」郝太太又說：「講眞的，我一向對時間不大留心，並非存心向妳隱瞞任何事實。總之阿明是借題發揮，要我借些錢給他。」

「你的意思是——」

郝太太不等張雪兒講完就說道：「張小姐，我知道妳想問我一些什麼。事實上阿明的確是個很不長進的青年人，我們爲了堂兄的關係，自問已爲他費盡了心力，可惜他却是枯木一垙。最近，他不知從那兒聽了人家提及『快樂島藍圖』這回事，他竟然利用這藉口向我索借一萬元。結果，我只借給他三百元。其實，我也明知這是『劉備借荊州』——永不會歸還的。不過我却抱住接濟他的心情，就像過去一樣，照例又教訓了他一頓。」

「對於那些藍圖，郝明怎麼對妳講？」張雪兒問。

「他說他手上擁有一份快樂島發展藍圖，要是我給他一萬元，他就交給我。」郝太太苦笑搖頭，「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怎麼會相信他？」

郝乃才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他質問他母親：「媽，怎麼妳不早說？妳應該把此事告知我啊！」

郝太太一怔：「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呢？阿明以前也經常來向我借錢，但每一次我都沒有告訴你啊！」

郝乃才道：「以前每一次阿明都沒有提及過藍圖。今次他所講的藍圖，說不定正是我失去的那一卷。」

郝太太道：「你怪人須有理啊，當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失去了范國良交給你的藍圖。何況我根本不相信有這回事呢！」

張雪兒忍不住說道：「算了，我們現在要關心的，應該是郝明的下落，以及他的安全問題。」

郝納德嘆氣搖頭：「阿明誤交損友，萬一出了事也不算是意外。」

「他的『損友』中已有一個因藍圖而被殺，另一個正協助警方調查。」張雪兒道：「除非你們向我提供足夠的資料和綫索，否則，再遲一些讓我找到他的時候，可能只是一具屍體而已。」

郝納德和他的妻子交換了一個眼色：「妳認眞地想想看，阿明當時到底對妳講了一些什麼？又或者作過一些什麼暗示？」

郝太太也感到事態嚴重，她回憶着說：「他說，有人出價一萬元他也不肯出讓他手上的藍圖，如果我能給他一萬元的話，他就會拿給我。我當時認爲那只不過是他借個藉口向我借錢而已，所以就給他三百元，還教訓了他一頓才去。」

張雪兒又問道：「郝明有沒有提及藍圖的內容以及來歷等等？」

「沒有。」郝太太道：「不過，他暗示藍圖很有用，許多人有錢都希望得到。」

「他還有些什麼親人？」張雪兒瞪住郝太太問。

郝太太道：「我們幾乎是他唯一的親人，其他親友根本就不理會他。大概是因爲他太不長進，見面就開口借錢的緣故吧！」

屋內的氣氛十分沉悶，因爲郝納德無端惹上了麻煩，張雪兒又問不到什麼結果。郝太太正爲丈夫的官司而担心不已。

最後張雪兒只好暫時離開了郝家。

張雪兒本身是個私家女偵探，所以對身邊的人物份外敏感；她在郝家門外發現了一些可疑的人物與車輛。

她佯作若無其事地，沿住行人道走，發覺坐在一輛可疑房車中的人果然正在監視着郝家。於是她靈機一觸，迅速閃到房車旁邊去。

就在這時候，張雪兒可以從汽車的玻璃反映中見到一名男子正撲向她的背後，她的反應極之迅速，及時反身一脚，剛好踢中那男子的腹部，「喲」的一聲，那男子痛得彎下腰去！

張雪兒衝前一手抓住他的衣襟：「你們是什麼人？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豈料她話猶未完，身旁又閃出一人，張雪兒正待有所行動之際，那邊已傳來一聲叱喝：「舉高雙手！不要亂動！否則，我會開槍殺死妳！」

張雪兒一怔！回頭只見一名男人正舉起手槍對準她，她不禁也吃了一驚。

持槍的男子走過來：「背轉身，雙手放在車背之上！」

張雪兒彷彿已經想到對方意欲何爲，立刻作出反應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警探。」身邊有人回答：「我們要搜查妳，請妳舉高雙手！」

「對不起！」張雪兒道：「如果你們是警探，大可將我帶返警局去，爲什麼要當街搜查我？」

持槍男子說道：「妳倒講得有道理，那就先請妳上車吧，我們一齊返回警局裏去，有甚麼話在警局說吧。」

張雪兒心裏一懍：萬一對方不是警探，那豈非上當？於是她又改變主意。

她說：「我如何知道你們是眞正的警務人員？」

各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們可以給妳看看我們的證件。」其中一人說道：「但是我們不可以太張揚。否則，恐怕會影响我們的正常任務。」

張雪兒心裏還是不大相信他們，冷然一笑道：「要是你們眞的是警方人員，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那身邊的男子含怒地盯實她：「我們的事與妳何關？鬼鬼祟祟的是妳。」

雙方正在相持不下之際，一輛汽車突然駛到他們的身邊停了下來：「什麼事？」車內有人高聲問了過來。

這刹那間，張雪兒有點恍然大悟！因爲那男子的聲音她是認得的，而且相當熟悉。

她立刻循聲望過去，坐在汽車裏的人正是警方的林浩探長。

持槍的人首先回答林浩：「探長，這個女人企圖偷襲我們——」

「等一等！」張雪兒急忙解釋：「我們可能誤會了。」

毫無疑問，身邊這一班人全是警探，他們之中有人埋怨道：「妳鬼鬼祟祟的，到底想怎麼樣？」

林浩探長走過來說：「大家都是自己人，到車子裏去好講話。」他一邊說，一邊又望向郝家那兒。原來林浩探長担心會引起屋內人的注意。

到了這時候，張雪兒的確有些歉疚，事前她並未想到警方會派人監視郝納德。她還以爲這班人可能會對郝家的人不利呢。

郝家的人果然也因爲街上吵吵鬧鬧的，由窗門看見了剛才的情形。郝氏夫婦知道警方派人暗中監視他們，心裏很難過。

郝太太忍不住說道：「那個美國人到底是什麼底子？要是你不認識他多好呢，結果我們

就給這個人害苦了。」

郝乃才也對他父親說：「是的，早知如此，我們應該信任愛寶的爸爸，范國良也有辦法帶我們到快樂島去投資，何必相信那個美國人呢？」

郝納德嘆了一口氣：「事到如今，光是埋怨又有什麼用？倒不如想想辦法吧。」

「爸爸，你根本沒有殺過人，怕什麼呢？」郝乃才道：「要是我們打算離開香港，那就讓我去找愛寶的爸爸談談吧。」

郝納德痛苦地捧着頭：「我也想不到事情會鬧到這個地步。今次要是無法洗脫罪名，我也完了，還說什麼移民到外地去？」

郝太太也替她丈夫担心。她說：「現在除了希望警方找到眞正殺死史勿夫的兇手之外，就是寄望剛才那位私家女偵探。我看那位張小姐也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希望她能助我們洗脫罪名吧。」

郝乃才道：「我想撥個電話去找范國良，先了解一下快樂島的台前幕後情形，可能對找出眞正殺死史勿夫的兇手會有些幫助。」

郝氏夫婦此刻已顯得有些六神無主，所以也沒有任何意見。

但是，正當郝乃才拿起電話筒之際，他家裏又來了另一名不速之客，她並非別人，正是郝乃才的女朋友，也是他要找的范國良的長女范愛寶。

范愛寶神色凝重，她一邊問候郝納德，一邊又神神秘秘的，將郝乃才拉過一旁，低聲對他說：「我爸爸接到一個恐嚇電話，有人要他放棄快樂島發展計劃，否則就殺死我們這一家人。」

郝乃才吃了一驚！忙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也不清楚，總之是個男人。」范愛寶道：「我才不明白，爲什麼會攪出這許多事情來？」

「我更加不明白。」郝乃才嘆了一口氣：「報警嗎？」

「還沒有？」

「爲什麼不報警呢？」

「也許是那人說過，如果我爸爸報警，他就會不客氣。」

郝乃才沉思着說：「我懷疑這是另一集團的所爲。」

「什麼集團？」

「準備到快樂島投資的。」

這時候郝納德夫婦也不請自來——由那邊走了過來。

郝太太首先說道：「愛寶，可是出了什麼麻煩？」

「嗯——」范愛寶訥訥地支吾着。她在猶疑。

郝乃才不想隱瞞，一邊以眼色向他的女朋友交代，一邊對父母複述了剛才他們的談話內容。

郝納德聽了之後稍爲想了想，束着雙眉道：「這件事應該立刻報警，史勿夫死得不明不白，對方未必志在恫嚇。」

郝太太也感慨地說：「世界這麼大，爲什麼偏偏有人心胸那麼狹窄？」

范愛寶也嘆氣道：「是的，快樂島可供發展與投資的地方肯定有許多，他們爲什麼要爭個你死我活？」

郝乃才說道：「我也是認爲其中一定有古怪。」

郝納德仍然堅持他的意見：「我認爲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快些報警。」

范愛寶似乎很尊重郝氏夫婦的意見，忙去撥電話給她父親范國良。

范國良在電話中，反而十分關心女兒的安全。

當范氏父女在講電話的時候，郝氏夫婦和他們的兒子郝乃才又在討論着一連串所發生的怪事。

郝太太忽然說道：「我有一種感覺，有人不希望我們離開香港，尤其憎恨有人存心去製造一個新香港，所以便用恐怖手段對付我們這班人。」

郝納德一怔：「妳的意思是：其中可能涉及政治？」

「有此可能！」郝太太道：「因此也難怪范國良他們要在保密情況底下招股，而不敢公開了！」

郝乃才却不以爲然：「不可能吧！目前這兒仍是法治之地，萬一眞相被揭，對安定人心方面必然大有影响，那時豈非不妙？」

范愛寶講完電話，走過來。

范愛寶對郝家的人說道：「家父首先叫我問候世伯，他已知道你們惹上了麻煩，同時他也同意你們的見解，認爲應該報警備案。」

「謝謝妳。」郝太太道：「其實你們也有麻煩，所以我們也算得是同病相憐。」

范愛寶又說：「家父正爲了這個緣故，想來拜訪一下你們，吩咐我先向世伯致意。」

「你們太關心我了。」郝納德道：「但是，目前警方正監視着我們，任何人到這裏來，也有可能惹上麻煩。」

「有道患難見眞情，我們只要問心無愧，相信警方也不敢難爲我們吧。」范愛寶道。

「那麼，就請他來談談吧。」郝納德道：「我也希望徹底了解一下快樂島的情形。」

范愛寶這時又向她的男朋友遞了一個眼色，問道：「爸爸交給你的藍圖副本，你看過了沒有？」

「約略看過，我覺得原來的設計十分凌亂。」郝乃才道。

郝氏夫婦這才知道范國良補送了一份快樂島的發展藍圖給他們的兒子。換句話說，人家相信他們的兒子，但他們反而不相信范氏父女。否則，又何必捨近圖遠，去找美國人史勿夫呢？郝氏夫婦想想也覺得有些兒不好意思。

范愛寶又要去撥電話給她父親范國良，看看如何去接他到郝家來，介紹他與郝氏夫婦相識。

郝納德趁這時詢問他兒子：「乃才，你覺得那份計劃怎麼樣？」

「那的確是一份十分吸引人的計劃，但是，設計藍圖的人不是專家，所以，看上去太過沒有系統。」郝乃才又說道：「以我所學的現代城市設計，一定要將工業區與住宅區清楚劃分。甚至海邊的渡假區，也要精心設計。可惜那一份映印的藍圖副本，根本無法做到以上各點。」

「范國良對你怎麼說？」郝納德很有興趣地問。

「他最初只希望我給他一些意見，後來可能從愛寶的口中知道我熟識這方面，所以，叫我大刀闊斧地給他删改，費用則由他付。」郝乃才說道：「但是，講眞的，與其左删右改，倒不如讓我從頭設計了。」

這時候范愛寶又回來了，她對各人說道：「家父說，今天晚上他要請你們全家出去吃飯。這也算是一個見面禮吧。」

郝太太道：「這時候吃什麼也沒有味道，倒不如請他老人家到舍下來，就在舍下吃一餐便飯好了。」

郝納德也說：「是的，在外面談話也不大方便呢。」

范愛寶看看腕表，說：「那麼，到見面時，我再向他解釋吧。」她又對郝乃才道：「我們一齊開車去接他好嗎？」

郝乃才自然是要答應。

當他們雙雙離家外出時，仍然可以隱約見到附近有些人在汽車內外，分明是監視着郝家的。但郝乃才仍若無其事地，沒有理會他們。

在汽車裏，郝乃才照實說出對快樂島發展藍圖的意見。范愛寶則叫郝乃才把汽車開到警局裏去。

郝乃才吃了一驚：「爲什麼要到警局？」

「爸爸聽了你們的意見，已到警局去報案，所以我們一定要到那兒去接他到你家裏去。」范愛寶道。

汽車開到警局時，停車場之內果然見到范國良的汽車，由於范家較接近警局，所以范愛寶早已料到他會先抵達警局。

范愛寶帶同郝乃才，終於也在報案室裏面見到范國良。他正向值日警官說出接到電話恐嚇的經過情形。

范國良只是獨個兒到警局裏報案，並沒有律師的陪伴。他向警方交代過之後，就與女兒和郝乃才等一齊離去。

來到郝家，經范愛寶從中介紹，郝納德夫婦總算頭一次認識了范國良。在此之前，他們只從他們的兒子口中了解這位退休富商。

正因爲范國良是個退休的商人，所以郝氏夫婦未見到他之前，還以爲他是個年事已高的老人，想不到如今見面了，才發覺他只不過五十歲左右，鬢髮雖然微白，但雙目烱烱生光，處處顯示出中年人的活力。

范國良坐下來之後首先安慰郝納德，然後又抱歉地說：「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把快樂島發展藍圖副本交給令郎，閣下可能就不會惹出這許多麻煩來。」

郝納德夫婦立刻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知道范國良的眞正用意，大概是指那些藍圖引起了郝納德的注意，所以才會去找那個美國人史勿夫。郝納德只好交代他在飛機上認識史勿夫的經過，讓范國良明白到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也暗示出並非他不信任范國良，只因認識史勿夫在先，雙方早有默契。但是想不到史勿夫會被殺，而且還牽連到他的身上。

范國良說道：「快樂島等着開展的範圍極廣，所以島上當局分頭招標，絕對不是一件值得我們驚奇的事情。我代表的財團，負責發展的項目很多，所以我們所需的資金數目也十分龐大。令郎是個人才，希望你讓他助我一臂之力。」

「放心！」郝納德道：「目前我雖則遇上麻煩，相信他不會受到影响。同時我要向閣下解釋清楚一件事，就是乃才手上的藍圖，我知得太遲，要是早些知道閣下也是發展快樂島的成員之一，我就不必去找史勿夫了。結果現在就出了事。」

范國良道：「法律是公平的，只要請個好律師，一定會沒事的。」他又回頭問郝乃才：「我拜託你的事，怎麼樣了？」

郝乃才道：「所有映印藍圖都約略地看過了——」

「你覺得怎樣？」范國良又問。

「嗯——」郝乃才期期艾艾地，欲語還休，又回頭望望他的女朋友范愛寶。彷彿要向她求助似的。

范愛寶終於說道：「那些藍圖都不理想。」她又問范國良：「爸爸，到底那是誰設計的藍圖？乃才看過之後，覺得此人十分外行。」

郝乃才怕范國良誤會，立刻說道：「我不想開罪別人，只是爲了對你負責，必須講實話而已！」

「對啊！年青人做事必須坦誠，負責！」范國良又說：「要是我不相信你，也不會拜託你去做這件事。正是因爲你是小女的朋友，從她的口中我了解你是個人才，所以才希望你能抽空助我一臂之力。」

「謝謝你這麼信任我。」郝乃才又說：「講眞話，那些藍圖上面的設計，不符合現代城市設計的標準，必須從頭做起。」

「嗯——」范國良怔了一怔：「這點，我也早已想到，那傢伙不是材料。要不是爲了這件事一直要求保密，根本也不會弄出這種笑話來。」

跟着范國良就說出了他參加發展快樂島的經過。

原來年前他仍然是個十分活躍的商人，但後來地產不景，中英雙方又爲了「九七問題」不斷談判，令到商場上出現一片人心惶惶的現象，所以他才結束了所有名下的生意。同時也開始不斷外遊，表面上只是旅遊、散心，其實却是看看世界上到底還有一些什麼地方比較適合他生活下去。

結果他發現除了香港之外，這世界上再難找到一個更適合他的地方。他認爲香港簡直就是天堂！范國良又嘆氣說道：「可惜，香港雖然好，只是時日已無多。我猜英國人十之八九會放棄它！」

郝納德故意的說道：「你也是中國人，換一個同聲同氣的自己人來管我們，豈不更方便麼？」

「老兄，講眞的，我並非賣國賊，也沒有奴才的思想；英國人也不是樣樣都好，他們甚至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一千樣不好也不太重要，只有兩樣適合我們就十分滿足了。第一樣是『自由』，無可否認，英國人給予我們絕對的自由，這也是多少年以來，不斷有人從外地湧到香港來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頓一頓，又說：「……第二樣，就是『法治』，這令到這裏的人有路可循，只要不犯法，我們就不必在睡夢中驚醒，也毋須害怕什麼人，包括港督在內。」

本來到了這個時候，郝納德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惡劣。但聽了范國良的說話之後，也忍不住稍露笑容，道：「一句話就是我們本身已習慣了目前這種環境，所以萬一要我們過社會主義方式的生活，我們實在很難適應。」

「你這種說法是較爲含蓄的。」范國良道：「但我這個人的好處就是對朋友坦誠，所以連說話也不會轉彎抹角。」

「那麼，你是決定離開香港了？」郝納德問道。

「是的，我和一班商場上的朋友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既捨不得香港，但又要面對現實，最後還是非要離開他不可。」范國良又說：「爲了讓我們的家人可以繼續過着香港式的生活，於是，我們決定合衆人之力，製造一個新香港。」

「這就是藍圖上面的快樂島了，對嗎？」

「對了。」范國良忽然又苦笑搖頭，「可惜目前的香港，環境比較特殊，動輒會被人以爲我們造謠、惑衆，所以連說話也得小心翼翼，彷彿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置身於極權世界一樣。講眞的，要不是由於小女與令郎的關係，剛才那一番說話，我才不敢胡扯呢。」

「不要緊，反正我也渴望繼續過着香港式的生活，可惜目前我有麻煩。」

「那只是小事，相信閣下到頭來一定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

「那麼，我們不如討論一下快樂島的事吧。」郝納德問：「要在島上投資，請問有些什麼手續？」

（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和鄒雷解救青霞山莊，魏紅綃擺脫五皇子無理糾纏之後，回到客棧，發現石誠是喬裝假扮的，查出被落魂谷的人擄走，魏紅綃因爲來找凌雲天，他見她和落魂谷少主皇甫嫺相熟，暗托偵查自己的仇踪，自己亦躡踪前去，到靈霄觀見千手鬼王和侯翠英談論昔日仙靈潭參與謀害自己父母之事，二人互相諉過，知道主兇並非他們，二人打鬥起來，侯翠英受傷，皇甫嫺出面調停，千手鬼王此來是追問落魂谷主是否得到獨龍叟的武林秘笈，或是血影魔經，因爲宮廷皇子欲覓獲秘笈或魔經，大內爪牙紛紛出動，恐江湖無寧日……

靈霄宮劇鬥　說金鎖來由

千手鬼王哈哈大笑道：「這倒不必了，老朽與令尊昔年舊交，浮雲一別，幾度秋殘，雪泥鴻爪，游轍無憑，拳拳故誼，思念何似，老朽就在靈霄觀外相候就是，令尊返觀，務請嘯聲相傳。」說罷轉身率衆隱去。

觀內颼的掠出魏紅絹，低聲向皇甫嫺道：「他說的可是眞情實話麽？」

皇甫嫺微頷螓首道：「其言似不盡不實，但並非無因。」

侯大姑此時傷勢已然平癒，身形疾掠而至，道：「小姐，眞信千老賊無中生有之詞，恐中了他的詭計，就老身所知，谷主未曾參預仙靈潭之役。」

皇甫嫺淡淡一笑道：「子不言父過，即是谷主昔年參預，我豈能面斥其非，何況我尚不明瞭仙靈潭原委，但又不能不防患未然。」說罷幽幽發出一聲嘆道：「紅綃姐姐，觀內蒙面人可察覺他有什麽異動麽？」

魏紅綃搖搖螓首道：「三清大殿黑暗如漆，伸手不見五指，他只一人，以嫺妹一身卓絕武功，又有何懼。」

皇甫嫺嘆息道：「小妹不懼千手鬼王，但對此人以有着莫名的恐懼，容小妹設詞套出此人眞正爲何而來。」語聲極低，似恐蒙面人聞及，說着仰首凝望天際寒月，似若沉思。

魏紅綃暗悔隨來靈霄宮，不禁心亂如蔴。

侯大姑則寒着一張臉，目露出憂慮之色。

良久，皇甫嫺才出聲道：「我們去見蒙面人吧？」

三清大殿仍然沉黑如漆，沉寂如水，却瀰漫着熱檀沁人肺腑的幽香。

皇甫嫺緩緩進入大殿，吐聲如鶯道：「閣下可容我一問麽？」

半晌寂然無回聲，顯然那蒙面人已離去。

皇甫嫺不禁一怔道：「大姑，請燃亮殿內燭火。」

侯大姑應了一聲，啪的燃起了隨身夜行火摺，一道熊熊火光亮起，迅疾點着了殿內油燭，輝煌如晝。

魏紅綃驚噫了一聲，手指向案頭詫道：「嫺妹你瞧。」

只見案頭木魚鎭着一張信箋，箋上密蔴如蠅的字跡，墨瀋淋漓未乾，顯然蒙面人離去未久。

三人步向案頭，凝目望去，只見箋內敍出鐵面崑崙范澄平被害的前因後果，詞鋒犀利，句句扣人心弦，令人觸目驚心。

侯大姑突感頭目一陣暈眩，眞氣不能凝聚，四肢無力支持，忙道：「不好！」

兩女亦是如此情景，知誤中暗算，只覺鼻中嗅有一絲異香，穴道阻滯，身形搖搖欲傾。

驀地，殿角生起一聲陰惻惻冷笑，燭影一晃，微風颯然，神龕前現出那蒙面黑衣人。

皇甫嫺手撐着案頭，強支着欲傾的身

軀，道：「閣下爲何施展鬼蜮暗算？」

蒙面人道：「老朽並非有意相害，無奈時機稍縱即逝，令尊此刻尚未趕來，想是途中有事覊延……」語音一頓，又道：「老朽意欲用姑娘逼使令尊歸順本門，偵出血影魔經下落。」

皇甫嫺冷笑道：「閣下此舉有失英雄行徑。」

蒙面人冷笑道：「本門行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皇甫嫺知落在他手，倔強無用，當下卽說道：「看來千手鬼王所說的話句句是眞。」

蒙面人道：「一點不假，但三位落在別人手中，尤其是皇子爪牙，貪花好色，姑娘難保冰清玉潔。」

魏紅綃突冷笑道：「骷髏帮倒不失爲名門正派了。」

蒙面人道：「無論姑娘怎麽說法，老朽可曾忤觸了姑娘冰清玉潔之軀麽？」

皇甫嫺點點頭道：「我知道，家父曾重傷貴門九大高手之一淳于亮，是以欲湔雪前仇。」

蒙面人道：「江湖拚搏，死傷難免，此乃一段小事，無足輕重。」

殿外忽疾如鬼魅掠入獨目老叟，目睹情景，不禁面色大變。

蒙面人全身凌空射出，雙掌拾指罩襲獨目老叟而下。

獨目老叟猛感一片佛門降魔罡風壓下，令人窒息，不禁大駭，兩足方一墊勁穿出殿外，只覺數縷奇寒之光侵穴而下，眼前一黑，心脈已斷氣絕而死，身形仍自屹立不倒。

殿外突疾逾流星掠入兩人，飛鳥般向蒙面人左右落下。

魏紅綃瞧出來人正是凌雲天、鄒雷，不禁芳心狂喜。

蒙面人認兩人與獨目老叟一般同是落魂谷匪徒，因觀外皇甫嫺率來高手被他暗中制住，雖百密一疏，尚有漏網之魚，此來無異飛蛾撲火而已，遂冷笑一聲，不屑一顧。

魏紅綃忙道：「此檀香內滲有奇毒，二位屏住呼吸。」

蒙面人陰惻惻道：「來不及了。」

凌雲天道：「只怕未必！」

蒙面人不禁一怔，右腕疾翻揮掌欲出，只聽凌雲天斷喝道：「且慢！」聲雖不大，却刺入蒙面人耳中，震鳴欲聾。

蒙面人心神大震。

凌雲天冷說道：「尊駕眞是骷髏帮主門下麽？」

蒙面人沉聲道：「體骷帮主行事一向不容他人過問，兩位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朽手黑心辣。二位四面瞧瞧就知身陷危境，還不束手就擒。」

凌雲天已知蒙面人在殿角暗處已佈下伏樁，這時魅影紛紛已疾閃而出。却在蒙面人話聲未落之際，手出如風，快逾閃電揭下蒙面人烏布，現出本來面目。左手五指迅疾無倫扣在那人腕脈要穴上。

那人並非骷髏帮主門下，却是八皇子豢養鷹犬，少林叛徒葛厚麒。

那疾閃而至八皇爪牙，目睹葛厚麒受制，竟見危不顧，反身疾如奔雷穿出殿外而去。

凌雲天暗道：「果然是你。」且不揭穿葛厚麒來歷，沉聲道：「尊駕如惜性命，速取出解藥。」

葛厚麒目注凌雲天一眼，說道：「老朽一時大意，失愼被你所制，但朋友且慢得意，螳螂捕蟬，安知黃雀在後，落魂谷行事只憑利害，罔顧道義，朋友恐噬臍莫及。」

凌雲天冷笑道：「兄弟行事亦與落魂谷一般，這個不勞費心。」

葛厚麒無言長嘆一聲，左手伸向囊內，取出一瓶解藥。

鄒雷伸手接過，傾出與二女及大姑各餵服一顆。

葛厚麒心術陰沉，一聲太息道：「老朽本是好意，不料被閣下一攪，反弄巧成拙。」

凌雲天道：「你眞是自命爲骷髏帮主門下麽？我看未必！」

葛厚麒心神猛懍，但面色仍自鎭靜如恒，道：「方才老朽一時疏忽，才爲閣下所制，倘易地相搏，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也！」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在下向來實事求是，尊駕激將無用。」

忽聞殿下隨風送入一個陰惻惻冷笑道：「尊駕冒充我骷髏門下居心何在？」

凌雲天聽出那是葉勝語音，不禁心頭一喜，知鄧素雲亦來此處，只見疾逾鬼魅掠入七條身影，如風落在葛厚麒身側，均是蒙面黑衫，胸前繡着骷髏小劍。

葉勝道：「多謝尊駕相助，容後圖報，此人冒充我骷髏門下，用心至爲險惡，望交與兄弟處治。」

凌雲天左手兩指飛出，點在葛厚麒「天突」穴上，蟻音傳聲道：「此人名喚葛厚麒，少林叛逆，八皇子門下第一高手，且莫揭破他的來歷，與我等不無有利。」

葛厚麒一身武功卓絕，不愼被制，無時無刻不在欲震開凌雲天五指反擊出手，怎奈凌雲天扣穴之法怪異奇絕，暗忖道：「此乃千載難逢良機，他只一鬆開五指，立卽施展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遁出靈霄宮外。」

那知凌雲天一指點出，禁不住機伶伶打一寒顫，一隻手臂已換扣在骷髏門中黑衣人手中，不禁暗暗長嘆一聲。

凌雲天忽聞葉勝傳聲道：「少俠速離靈霄宮外，在宮南小溪相候，兄弟尚有要事稟明。」

凌雲天哈哈朗笑道：「雷兄，你我速離此是非之地。」雙雙穿出宮外而去。

魏紅綃功力已復，見狀大急，嬌軀一晃，電射趕出宮外，皇甫嫺與侯大姑互望了一眼，亦追踪而出。

凌雲天與鄒雷到達一泓清溪之旁，只聞魏紅綃語聲傳來道：「少俠爲何不告而別，相逢有若陌路，令人心寒。」

魏紅綃翩若驚鴻般掠至，含情脈脈嫣然一笑。

凌雲天搖首嘆息道：「血海大仇在身，萍寄天涯，何苦連累姑娘，江湖險譎，稍一不愼，必肇不測之禍，依在下之勸，姑娘不如轉回青霞山莊。」

魏紅綃想不到凌雲天如此絕情，忍不住星眸中淚光瑩然，幾乎奪眶而出。

一雙身影，接踪而至，皇甫嫻檢袵萬福，道：「相救大恩，無可報答，趕來道謝。」

侯大姑亦道：「老身恩怨分明，若有驅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此刻皇甫嫻已在與魏紅綃竊竊私語，只聽魏紅綃低聲道：「他非本來面目，否則嫻妹亦情難自己。」

「當眞麼？」皇甫嫻說道：「我不相信。」

忽然皇甫嫻高聲道：「閣下可否現出本來面目。」

凌雲天目注侯大姑凝望久之，他聞知侯大姑亦參預仙靈潭之事，心底說不出什麼滋味，只覺侯大姑並非主兇，殺之不武，不如由他身上找出主兇是誰方爲明智之擇。

心下略一沉吟，忽聞皇甫嫻之言，不由一怔，道：「在下因避仇遠禍，是以隱秘面目，他日江湖重逢，姑娘亦難復識。」慢慢揭下面具。

皇甫嫻星眸中一亮，只覺凌雲天神采俊逸，氣質瀟洒，令人難以自已，暗道：「難怪紅綃姐姐痴情暗戀，追踪不捨，果然好俊的人品。」芳心中不禁泛起異樣漣漪。

驀地，遠處傳來葉勝語聲道：「少俠可否借過一步說話。」

凌雲天循聲掠去，只見葉勝立在一株凋椰之下，微笑道：「少俠別來無恙，鄧香主令兄弟致候。」

「鄧香主現在何處？」

葉勝道：「香主現在靈霄宮不遠，但此刻不宜與她相見。」

「這却是爲何？」

「因爲骷髏帮八大高手均頻頻出現踪雲夢，顯然帮主本人亦在湖廣，八大高手久無淳于亮音訊，已深深動疑，鄧香主曾獲壇下密訊，淳于亮堡中突有一位神秘人物蒞臨，出示本門信物，僅盤桓了半日就離去，爲此鄧香主不勝杞憂，唯恐敗露眞相。」

「那麼鄧姑娘心疑此神秘人物是何來歷！」

「骷髏帮主！」

凌雲天面色微變，略一思索，突轉笑容與葉勝附耳密語一陣。道：「在下借箸代籌，望葉兄速稟明鄧香主。」

葉勝大喜道：「對！此計甚好，兄弟這就告辭了。」一身形穿入夜空中，訊即杳失。

溪旁凌雲天應葉勝之喚離去，魏紅綃、皇甫嫻神色悵觸，相對默然。

鄒雷嘆息一聲道：「老朽這位老弟台風度翩翩，蘊藉風流，出道未及半年，就惹上不少麻煩，據老朽所知，就有五位美貌俠女對這位老弟痴情不渝，加上兩位，共有七個。」

兩女聞言不由霞泛雙靨，皇甫嫻嗔道：「老英雄別胡說八道……」

鄒雷笑道：「老朽痴長數十歲，也是個中過來人，二位姑娘神情却瞞不了老朽，須知女人是禍水，醋海波瀾，古往今來，借鏡殷鑑，不勝枚擧，雖霸王之勇，亦難免烏江飲恨。我這位老弟是個讀書太多，行不逾矩，目不邪視的謙謙君子，深恐在兩女之中難爲夫，何況身負血海之仇，不願爲此有所牽纏……」說着目注兩女一眼，嘆息一聲道：「若兩位姑娘有意，老朽願作此大媒，不過二位姑娘從此不能伸手過問江湖中事，要知目下武林情勢複雜，撲朔迷離，瞬息萬變，恩怨難明，尤其落魂谷乃天下武林矚目，設或皇甫姑娘插身其間，徒增困擾。」

皇甫嫻紅漲着臉，道：「老英雄是說他與家父有仇麼？」

鄒雷正色道：「姑娘不可胡亂猜疑，倘令尊與他有宿怨大恨，老朽也不願多事了。」

二女默然無語，少女矜持，男女情悅之事怎好啓齒？

侯大姑久隨皇甫嫻，自然察知皇甫嫻心意，笑道：「女方的大媒我老婆子作定成，但不知你心中還有什麼人麼？」

鄒雷道：「自然是有了，但願我這位老弟能享齊人之福。」

蒼鷹鐵筆鄒雷用心良苦，他知凌雲天血海深仇，牽涉至廣，前途艱危，困難重重，盡量設法減少障碍。

魏紅綃柳眉微挑道：「他往何處去了，難道又來個不辭而別麼？」

鄒雷笑道：「他這不是回來了麼？」

只見一條淡烟的人影飛掠而至，正是凌雲天，魏紅綃不禁粉面一熱，目注皇甫嫻羞澀微笑。

但見凌雲天向鄒雷道：「雷兄革囊內銅鏡可借與小弟一用。」

鄒雷雖大惑不解，却從囊內取出一面形如秋月，明澈鑑人的銅鏡遞與凌雲天。

凌雲天席地而坐，借着皎潔月色在囊內取出易容之物，塗抹勾勒，片刻已變成一個劍眉虎目，猿背蜂腰，神態英悍中年人。

鄒雷詫道：「老弟，你易容此人想必大有來歷。」

凌雲天道：「骷髏帮主門下九大高手之一金剛散手淳于亮。」

「那眞淳于亮呢？」皇甫嫻曾聞其父皇甫天彪提及此人，不禁詫道：「淳于亮可是骷髏門下最恃才傲物，剛愎自負之第一高手麼？曾在洞庭東山傷在家父指下，但家父誇讚淳于亮武功精奇，博辣異常，勝來不易。」

凌雲天笑道：「淳于亮已死在在下手中，我等趕回靈霄宮吧！」話落人出，疾逾流星，四人急隨身後而去。

冷月淒迷，寒風肅殺，靈霄宮外景色朦朧，一株參天古柏之下立着三男一女，似鬼魅一般，衣袂迎風瑟瑟振舞，其中一瘦長怪人，雙目開闔之間精芒懾人，憑添了幾分恐怖氣氛。

十數條蒙面黑衫人押着葛厚麒奔出宮外，一個蒙面老者躬身稟道：「稟鄧香主，此人冒充我骷髏門中以迷魂藥物意欲加害落魂谷主愛女皇甫嫻，幸淳于堡主及時趕至，識破奸謀，制住此人。」

瘦長怪人沉聲問道：「淳于堡主現在何處？」

老者答道：「此人尚有同黨，見此人被制，竟見危不顧倉惶遁去，淳于堡主追

踪而出，尚未回轉。」

「只淳于堡主一人趕去麼？」

「尚有葉勝舵主。」

瘦長怪人向鄧素雲詫道：「賢妹同來途中，怎未提及淳于賢弟之事？想不到他傷勢平復得如此之快！」

鄧素雲只覺事起太過猝然，呆得一呆，正欲措詞回答，只見一條身影，疾掠而至。

瘦長怪人瞧出來人正是葉勝，道：「淳于堡主怎未同回？」

「屬下隨淳于亮堡主追出十數里外，鼠輩已竄遁至荒山林叢中，淳于堡主命屬下先回。」葉勝望了鄧素雲一眼，接道：「屬下趕入靈霄宮三清大殿內，發現淳于堡主已經制住此人，諒淳于堡主傷勢平癒，心切皇甫天彪指傷之仇，搜覓仇踪先屬下而至。」

這番設詞安排得天衣無縫，瘦長怪人胸中疑慮全然消失。

鄧素雲乃靈心慧思巾幗奇女，聞言不禁恍然大悟，嬌笑道：「帮主賜藥，能起死人而肉白骨，淳于堡主功力深厚，復元自比常人較快。」

這時葛厚麒突冷冷出聲道：「原來他就是淳于亮！」

瘦長怪人喝道：「尊駕爲何扮作我骷髏門下，從速吐出眞實來歷，免自找苦吃。」說時目中逼泛殺機。

葛厚麒雖然被制，却神色仍冷傲不屈，嘴角噙着一絲冷笑，說道：「閣下諒係骷髏帮主門下有九大高手之稱九爪天魔杜命麼？」

杜命獰笑道：「尊駕竟然對我骷髏門事物瞭如指掌，想必大有來歷……」

葛厚麒突打斷杜命話聲，接口冷笑道：「須知紙難包火，欲蓋彌彰，你那骷髏帮又非金城湯池……」

驀地，那扣着葛厚麒的黑衣蒙面人，突啊呀驚呼出聲，身形踉蹌摔跌在地，虎口發裂，指縫內鮮血涔涔溢出。

葛厚麒身形穿空突出，曳出一聲得意的狂笑，去勢猶如流星劃空，瞬眼已在十數丈外。

九爪天魔杜命大喝道：「你走得了麼？」偕着兩條身影迅如急電追出。

葉勝忙低聲向鄧素雲道：「此乃凌少俠授意如此施爲，以免杜命增深疑忌。」

說着迅疾扶起那蒙面黑衣人道：「連累賀兄受傷，小弟歉疚難安。」

黑衣蒙面人搖首，笑道：「香主洪恩，粉身碎骨難報萬一，些許微傷，何足掛齒。」

鄧素雲問：「此人是何來歷，凌少俠可知其來歷麼？」

葉勝低聲向鄧素雲稟明一切。

鄧素雲嫣然嬌笑道：「想是他命犯桃花，陰人爲災之故。」

葉勝道：「香主妳倒放心得很。」

鄧素雲道：「不放心又何用，凌少俠是個老誠君子，必不負我。」說時玉靨不禁泛起兩朵淡淡紅暈，忽皓腕一擺，低喝道：「速覓地藏起！」

率衆投入暗影中不見。

遙遙只見十數黑影如飛而至，正是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率領落魂谷一干高手趕來靈霄宮。

皇甫天彪烱烱眼神掃視了四外一瞥，神情似甚困惑。

忽聞靈霄宮內傳來一聲嬌呼，道：「爹！」

一條嬌俏白色人影姍姍走出，身後隨着白髮蕭蕭的侯大姑。

皇甫天彪驚愕，道：「嫻兒，你無恙麼？」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孩兒已被人解救，轉危爲安。」

皇甫天彪聽得愕然，問道：「此話當眞？」

白衣少女嗔道：「孩兒說話爹還不相信麼？」

皇甫天彪以手加額，苦笑一聲道：「爲父幾疑是夢中相見。」

趨至近前上下打量了皇甫嫻兩眼，見無可疑之處，嘆息道：「爲父聞得妳被擒，方寸已亂，所以兼程趕來。」携手緩緩走入靈霄宮內。

由皇甫嫻柔聲細訴驚險經歷。

皇甫天彪詫道：「出手相救你之人是誰？」

「淳于亮！」

落魂谷主幾疑耳聞不是眞實，面色一變。

皇甫嫻笑道：「爹！這淳于亮並非在洞庭東山傷在爹指下的淳于亮。」

「天下還有兩個淳于亮不成？」

皇甫嫻格格一笑，與落魂谷主密語一陣，對凌雲天誇讚不已。

落魂谷主那還聽不出其女弦外之音，呵呵笑道：「此人想必人品奇佳，爲父多年來心事可了，這位少俠現在何處，不知可否容爲父一見？」

皇甫嫻道：「暫時還不宜相見！」

「爲什麼？」

「因爲他已離此他往。」皇甫嫻道：「爹，女兒決定從此不伸手過問江湖中的事。」

落魂谷主聞言，大感驚愕，面色異常之難看，他倚畀其女之深，可想而知。淡淡的一笑，說道：「嫻兒，你就袖手不管了麼？」

皇甫嫻幽幽一笑道：「爹，女兒不是不管，總覺江湖終無是處……」

落魂谷主大笑，道：「爲父一生縱橫江湖，此時又叫爲父退出江湖不嫌太晚了麼？」

皇甫嫻曼嘆一聲道：「爹可知今晚扮作骷髏門下的是何來歷麼？」

落魂谷主不禁一怔，道：「你不是說此人已由淳于亮交由骷髏門下，迄今尚未知其來歷麼？」

皇甫嫻道道：「憑女兒的智慧，此人諒是朝廷皇子門下高手。」話聲略略一頓，又道：「爹已成衆矢之的，不如說出血影魔經藏處，讓他們自相殘殺爭奪，爹從此退隱落魂谷，與世無爭。」

落魂谷主泛起一絲苦笑道：「爲父如知血影魔經眞正藏處，早就攫在手中習成魔教絕學，捭闔江湖，縱橫武林了。」

皇甫嫻目露疑容道：「那麼爲何江湖中盛傳爹在鐵面崑崙范澄平口中獲知血影魔經藏處，如今范澄平已死，除了爹外還

有何人確知『血影魔經』底蘊，依女兒臆測，決非空中樓閣，捕風捉影。」

落魂谷主黯然一笑道：「連嫺兒都堅信爲父做下這宗慘絕人寰，喪天害理之事，叫爲父怎可隱退江湖，忍得下這口寃氣麼？」

皇甫嫺望了乃父一眼，道：「爹多日來奔波江湖，是否探出一綫蛛絲馬跡？」

落魂谷主仰視夜空，徐徐發出一聲嘆息道：「目前斷言尚屬過早，看來秦中九怪嫌疑最重。」

忽見一個手持七星鋼刀老者疾奔而入，向落魂谷主躬身道：「武林羣雄在外求見！」

「何人爲首？」

「活喪門賈慶，還有煞手神判嚴凌霄二人。」

落魂谷主眉頭一皺，望了皇甫嫺一眼，道：「嫺兒願否與爲父一往。」

皇甫嫺略一沉吟道：「也好，但爹千萬不可激動，怒憤出手。」

落魂谷主點點頭道：「一切由嫺兒作主就是。」

當下落魂谷主一行出得靈霄宮外，只見冷月迷濛下站立着五湖四海，各大門派中高手，急趨前數步，含笑抱拳道：「諸位相召在下爲了何事？」

活喪門賈慶道：「皇甫谷主，咱們明人不說暗話，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慘死，是否谷主所爲？」

皇甫天彪淡淡一笑道：「諸位若以莫須有之罪相責，在下則無詞可辯，倘就事實而論，在下乃含寃負屈，數月來奔波江湖，無非想查明主兇是何來歷。」

嚴凌霄道：「如此說來，血影魔經谷主是不知情了？」

落魂谷主哈哈大笑道：「在下如知道『血影魔經』下落，早攫在手中，此刻試問諸位有誰是在下敵手麼？」

此言一出，羣雄怦然心動，暗覺皇甫天彪實係有人誣陷，否則皇甫天彪性烈如火，怎有此涵養？

落魂谷主又道：「在下數月來辛勤並非毫無所得，此事秦中九怪大有關連。」

羣雄中疾掠出黃河水道盜魁水德星君郭洪，道：「皇甫兄能說得較爲詳細一點麼？須知無中生有，難免掀起一場武林浩刦。」

落魂谷主冷笑道：「郭當家，令郎失踪不明，想必有了下落？」

郭洪面色一變，道：「莫非皇甫兄知郭某孽子行踪？」

皇甫天彪沉聲道：「令郎在金陵與秦中九怪同往多臂如來陳冠球府中流連一宵，又與九怪告辭同行，之後九怪侵擾洞庭東山乾坤金刀梅祖望隱居之處，豈不知令郎生死，你不去問陳冠球梅祖望秦中九怪，反來詢問兄弟則甚？」

郭洪不禁怒火沸騰，喝道：「此乃皇甫兄你提起此事，難道郭某無權有此一問麼？」

皇甫天彪沉聲說道：「誠是兄弟勾起郭當家傷心往事，但郭當家責我無中生有，大是不該，你知我爲何前往洞庭東山，即是事有可疑，想令郎好色貪花，與秦中九怪同行，縱然九怪心懷叵測，意圖難明，令郎却藉機欲將散花仙子梅若萍擄在手中……」

羣雄中忽一閃而出散花仙子梅若萍、神劍秀士樊丹含怒帶煞。

樊丹冷笑道：「皇甫谷主，事實要有根據，豈能無中生有，含血噴人，一代宗師信口雌黃，徒貽江湖笑柄。」

皇甫天彪含笑道：「兩位不必動怒，老朽非無因而發，更非對梅姑娘無禮，而是郭老師令郎乃疑案中主要關鍵。」

水德星君郭洪不禁面色大變，目中泛出一抹殺機。

活喪門賈慶呵呵大笑道：「郭當家應在陳冠球口中獲知眞情實話，莫非郭當家來此有所圖謀麼？」

郭洪冷冷一笑道：「郭某今晚倘說出那日之事，賈嚴二位老師面上也見不得什麼光彩。」

賈慶縱聲大笑道：「果然不出賈某所料，你投在七皇子門下，甘作鷹犬，意欲今晚將我等一網打盡麼？」

郭洪冷笑道：「賈老師你醒悟得太遲了。」振吭一聲長嘯。

須臾，四外應和，嘯聲此起彼落，劃播雲空，嘯聲刺耳，令人毛骨聳然。

突聽郭洪森冷語聲又起道：「這十里方圓之內，已佈下天羅地網，奉勸諸位不可妄念圖逃，步步都有殺機。」

羣雄中疾竄出一人雙掌猛劈郭洪左右兩脅，挾着一股山湧掌風身形似箭撲去。

郭洪似若無睹，不閃不避，那人堪堪撲至近前，倏地由郭洪身旁掠出一黑衣長衫人，橫掌虛空迎着一拂。

那人如受重擊，被震起三丈高下，張嘴發出一聲淒厲慘叫，斷綫之鳶般落下叭噠墮地，已是五內俱碎，眼耳鼻口內鮮血噴出，氣絕斃命。

羣雄認出乃北嶽名手鐵砂掌朱華，心神不禁大震，賈慶嚴凌霄亦看出黑衫人正是那日林中矮屋外所見七皇子豢養高手之一，不禁面面相覷。

他倆名列武林七大高手，逃出伏樁重圍之下並非難事，却連累其他武林精英悉數葬生，於心何忍，故而投鼠忌器。

驀見落魂谷主身後姍姍走出一個身着白色羅衣，明眸皓齒美女，笑靨如花，吐出銀鈴語聲道：「郭伯父，侄女知道伯父奉命施爲，但若妄想嫁禍落魂谷，則恐伯父弄巧成拙。」

水德星君郭洪道：「久聞皇甫姑娘聰慧無匹，料事如神，人稱女中諸葛，果然不虛，老朽亦不相瞞，若令尊與羣雄願與老朽共事，老朽保證今晚無一人傷亡。」

皇甫嫺幽幽發出一聲嘆息道：「今晚恐未必如郭伯父所願！」

郭洪道：「老朽直言無欺，若有那位自問可逃出這十里方圓之外，老朽決不阻攔，賢侄女無須嘆息，即是老朽不出面，還有別人也是一樣。」

忽聞夜風送來一聲陰沉冷笑道：「這倒未必！」

語聲似遠似近，羣雄聞聲不禁一怔。

水德星君及七皇子門下心神大震，皇甫嫺却聽出那是誰人語音，晶澈雙眸泛出一抹驚喜之色。

皇甫嫺智慧過人，聞聲即知凌雲天心

意，響起銀鈴笑聲道：「郭伯父難道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俗諺麼？」

水德星君郭洪雖然心驚，却鎭定如恆，鼻中冷哼一聲，才說道：「今日之事，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成敗利害，在所不計。」

說時郭洪身側那擊斃北嶽名手鐵砂掌朱華之黑衣人，眼中殺機逼泛，已緩緩望皇甫嫺身前逼去。場中鴉雀無聲，羣雄心弦緊張無比。

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爲何遲遲不動手之故，只因難知羣雄內究竟潛伏有多少七皇子門下高手，唯恐畫虎不成，反類其犬，連累無辜，郭洪不過是傀儡虎倀，殺他也無濟於事，不禁心內暗暗急躁不已。

神劍秀士樊丹低聲向梅若萍道：「二妹，你聽出那是三弟語聲麼？」

梅若萍星眸中泛出迷惘神色，微含螓首道：「他爲何遲遲還不現身？」

樊丹道：「三弟睿智絕倫，行事有鬼神莫測之機，你我暫靜觀其變。」

只見那黑衣人已距皇甫嫺五尺遠近，落魂谷主手腕一動，即待一擊出手。

皇甫嫺倏揭去幪面白紗，顯露絕世姿容，嫵媚一笑道：「爹請退後，讓女兒接住。」

落魂谷主疾飄退後，皇甫嫺天香國色，艷麗如花，令人不可逼視，使黑衣人呆得一呆，情不自禁後退了一步。

皇甫嫺盈盈一笑道：「尊駕意欲博殺我麼？實言相告，尊駕武功雖高，但未必勝得了我，何況今晚制勝全局之人，並非我落魂谷。」

黑衣人沉聲道：「誰！」

皇甫嫺笑靨如花答道：「尊駕未現身之前，我尚不知曉，如今却已顯然，究竟貴上還是差了一步。」

黑衣人大感驚詫，目中神光逼射，森冷一笑，說道：「還有何人比老夫早來一步？」

皇甫嫺道：「我午刻之前尚落在江寧城連陞客棧，突有人易容扮作落魂谷中人以家父之命召我來此靈霄宮相見，我一時不察，竟趕來靈霄谷，誤墜奸計爲迷魂毒香所乘，意欲以我生死挾制家父，獻出血影魔經藏圖。」

黑衣人似不深信，道：「那人是何來歷？」

「與尊駕一般，其居停爲貴上同父異母兄弟。」

「之後呢？」

皇甫嫺道：「那人得意忘形，却不料骷髏帮門下第一高手金鋼散手淳于亮猝然掠入靈霄宮內，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制住那人。」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骷髏門下也未免太多事了。」

皇甫嫺道：「尊駕有所不知，那人係喬裝骷髏帮門下裝束，淳于亮焉可置之無睹。」

黑衣人喋喋怪笑一聲道：「淳于亮與令尊結有過節，豈能施恩於你落魂谷。」

皇甫嫺嫣然笑道：「誠然淳于亮來此乃向家父清償前仇，但淳于亮胸懷無人可及，是非黑白，涇渭分明，他與家父有前怨是一回事，貴上異母兄弟嫁禍江東又是一回事。」

黑衣人輕蔑一笑道：「看來姑娘對淳于亮動了眞情。」

「叭」的一聲脆響，黑衣人左頰火辣辣地挨了一個耳刮。

皇甫嫺身法極快，出手似電，待黑衫人驚覺時已是不及，一掌之力下手極重。

黑衫人只覺心中氣血逆翻，齒落迸血，眼中金花亂冒，身形踉蹌倒出三四步，方始停住。

梅若萍低聲道：「皇甫嫺口中所說的淳于亮，似是三弟，風聞淳于亮性好漁色，殘暴不仁，與他行事大相違背。」

說時，忽覺有一身形瘦小老者挨近樊丹身側，嘴角含笑，手遞紙條塞在樊丹手中，若無其事離開穿入羣雄中。

樊丹偷覷紙上手筆，喜道：「果是三弟！」

此刻，黑衫人目中噴出怒火，一式飛鷹攫兔撲向皇甫嫺，身未沾地，迅快如電攻出五招，招招辛辣狠毒，無一不是致命精奇的招式。

皇甫嫺單掌迎敵，拿、拍、拂、送、宛如嫦娥飛舞，意舒神閒，將黑衫人攻來毒招悉數封了開去。

黑衫人才知皇甫嫺身負奇學，未可輕視，掌法一變，揉身進招，掌影紛紛，柔中帶剛，內力如鋼鎚砍山，却內蘊無數奇幻變化。

皇甫嫺漸漸收斂臉上如花笑容，全神貫注，展開掌法，出手幾乎含蘊各大門派武林絕學。

賈慶目注黑衫人，向嚴凌霄低聲嘆息道：「你我空負武林七大高手之稱，只瞧這黑衫人與皇甫妮子武功已臻爐火純青，看來歲月不居，後浪前催，我等亦應退隱江湖了。」

驀地，一聲哈哈清朗長笑中，只見一條飛鳥般身影疾如鷹隼瀉落場中，現出一個劍眉虎目，猿背蜂腰，神態英悍的中年人沉聲說道：「皇甫姑娘，請容在下接住此人！」

皇甫嫺格格一笑，嬌軀疾閃開去，來人迅如電閃迎着黑衫人。

黑衫人迅快絕倫五指攫向來人，沉聲道：「你就是淳于亮麼？」

却不料來人奇詭無比翻腕一把反扣住黑衫人腕脈要穴。

羣雄中，紛紛掠出三個黑衫人，向淳于亮撲去……

那被淳于亮扣住的黑影人突然震開了淳于亮的五指，森厲一笑道：「閣下天奪其魄，自投羅網，還不束手就縛。」

淳于亮冷冷一笑道：「尊駕最好認明今晚形勢，誰是自投羅網，倘尊駕不信，不妨嘯聲相引試試，這周圍十里方圓之內可有貴上佈伏黨羽麼？」

那黑影人不禁面色一變。

另一黑衫人道：「宗兄休信他聳聽危言。」振吭發出一聲清澈長嘯，隨着寒風播送夜空，鳴雁振迴不絕。

但久久不聞應和嘯聲，岑寂如水。

七皇子門下爪牙不禁面面相覷，目露愕然之色，却未露出悸懼之色，顯然在武林羣雄中潛伏有甚多同黨，仍有恃無恐。

淳于亮道：「如何？」

郱宗姓黑衣人無疑也是個工於心計，狡智如狐的梟雄怪傑，淡淡一笑道：「淳于老師你錯了，情勢未必盡如尊駕所料，須知獨木不成林，骷髏門下已成衆矢之的，何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淳于亮冷冷一笑道：「貴上已奉命不得參預江湖兇搏，邇來宮闈內鬨甚熾，貴上恐儲君之位泡影成空，聞訊之下，不得已兼程趕去，竟不惜犧牲你等……」

宗姓黑衣人冷笑道：「敝上仁厚摯誠，深獲愛戴……」

淳于亮右手一擺，道：「事實勝於雄辯，多言無益，尊駕今晚心願已成泡影空花，有道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尊駕不如趁此棄暗投明，何必爲滿奴充作鷹犬，你等回去也是難免一死。」

宗姓黑衣人面色一變，大喝道：「這話何說？」

淳于亮冷冷一笑，手指武林羣雄道：「羣雄中雖有貴上手下潛伏，但亦混有貴上異母兄弟門下高手在內，在下即是網開一面，試問他們能放過你等麼？」

因爲各皇子間形若水火，各不相容，均以削弱敵對勢力爲主，是以皇子門下武士盡量掩飾身份，秘不外露，否則當有不測之禍。

今晚宗姓黑衣人，自恃籌之已熟，有備無患，豈知人謀不臧，變生倉猝，又淳于亮之言無一不是眞實，決非危言惑衆，看來棋差一步，滿盤皆輸了。

驀地，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一躍而出，出手如電，攻向四黑衫人。

金剛散手淳于亮倏地飄身開去，賈慶嚴凌霄不愧爲武林七大高手，先發制人，雷厲電閃，叭叭聲響夾着慘嗥之聲，一雙黑衫人已橫屍在地。

宗姓黑衫人不禁大驚，厲喝一聲，推出一股奇寒澈骨之罡氣，雙掌交錯攻出，另一黑衫人亦掌勢如刄，疾向賈慶二人攻去。

只聽羣雄中發出淒厲慘嗥，一霎那間羣雄大亂，刀光劍影，縱橫夜空，顯然七皇子潛伏黨羽知難善了，突然發難，斃命者是五皇子門下高手。

淳于亮距神劍秀士樊丹散花仙子梅若萍兩丈遠近，梅若萍只聽蟻聲入耳道：「大哥，二姐速蓄勢戒備，愼防暗襲。」

梅若萍芳心大喜，暗道：「果然是三弟。」

天際忽然傳來一聲淸澈長嘯，嘯聲如電，愈來愈高，可知來人身法極快。

遠處突現出三條黑色人影，身法疾逾流星，眨眼即至近前，只聽三人同聲朗朗大喝道：「住手！」

武林羣雄紛亂鏖戰形勢猛然停止拚搏，只見來人俱是三旬開外，四旬不到，目光陰冷的中年人。

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突哈哈大笑，身形似鶴疾飄出三丈開外。

嚴凌霄目中神光烱烱，向來人高聲道：「你們三人平時形若水火，積不相容，今日因利害攸關竟結合在一處，極是難得。」語中帶刺，嘲諷備至。

一個身着墨綠長衫，肩頭劍穗飄揚中年人，嘴角含着一絲陰譏笑容，冷冷答道：「嚴老鬼，宮廷中事用不着你饒舌。」

賈慶道：「江湖中另有天地，也用不着你等宮廷皇子插身其間。」

郱黑綠長衫中年人冷笑道：「如此說來，我深悔郱日在林中饒你等不死。」

賈慶縱聲大笑道：「賈某年近古稀，死亦何憾，但取老朽性命，談何容易，郱日老朽在林中大有收穫。」

身着墨綠長衫中年人不言而知是七皇子，聞言不禁一怔，忙問道：「你有何獲益？」

賈慶道：「老朽尚不深信多臂如來陳冠球與你等共通一氣，密謀顚覆武林，如今已是顯然，你以郭少卿生死迫使郭洪充鷹犬，誰不知郭少卿並未落在陳冠球手中，郭洪竟信以爲眞，欲保全其孽子性命，不惜自甘卑下。」

郭洪不禁面色大變，厲聲道：「此話當眞？」

七皇子城府深沉，目中泛出一抹殺機，倏又隱去，淡淡一笑道：「賈老兒不必賣弄心機，挑撥離間無用，若你所說是眞，自可將郭少卿帶出相見，不然，此處無你置喙餘地。」

活喪門賈慶沉聲道：「這倒不必，郭當家，老朽生平不打誑語，信與不信，端憑於你。」

郭洪道：「郭某要親眼得見犬子方能相信。」

七皇子淡淡一笑，向落魂谷主身前緩緩走去道：「皇甫谷主，你不知有性命之憂麼？血影魔經爲你種下喪身之禍。」

落魂谷主鼻中冷哼一聲道：「血影魔經之事老朽茫然不知。」

七皇子倏地身形斜斜掠出，疾逾奔電向皇甫嫻撲去，右掌一揚，笑道：「皇甫姑娘。」

掌勢極快，話才出口，兩指已觸及皇甫嫻肩頭，突感胸後冷風似箭點向命門要穴，心頭一懍，忙身形一閃翻了出去。

只見一條身影如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不禁心神猛凜，右腕一翻撤出肩頭長劍，洒出一抹寒星將郱人逼了開去。

皇甫嫻料不到七皇子身手奇快絕倫，閃避封架已是不及，堪欲制在七皇子手中，豈知淳于亮奇襲七皇子解救自己，不禁星眸中流露出感激神光。

只見淳于亮飄身閃開七皇子劍勢，冷笑道：「七皇子，你倚仗一柄稀世寶刄就可震懾天下羣雄麼？」

七皇子原認爲淳于亮不過是落魂谷中匪徒，萬不能在自己絕快身法雷厲電閃出手之下相救皇甫嫻，郱知非但大大出他意料之外，而且猛然省悟淳于亮來歷並不如想像郱麼尋常，面色森厲，大喝道：「你是誰？」

淳于亮道：「區區乃骷髏帮中淳于亮，無名小輩諒七皇子並無耳聞。」

七皇子面色一變道：「你就是淳于亮？風聞你曾與皇甫天彪在洞庭東山結有怨隙，爲何反助你仇人之女？」

淳于亮說道：「江湖之內，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何況罪不及孥，這又與你何干？」

說出此語一頓，又冷笑一聲道：「你來此地眞正用意，志在皇甫姑娘……」

七皇子面色森厲怨毒，迅疾無倫攻出四劍，寒虹怒捲，金星漫空，帶着貫耳風雷之聲，攻向淳于亮。

劍招凌厲毒辣，幾乎包含了各家之奇，寒氣砭骨，瞧得賈慶嚴凌霄梅若萍樊丹等人駭然色變。

他們均是武林奇士高人，七皇子所施展神奧凌厲劍招平生僅見，無不岌岌爲淳于亮危。

尤其是皇甫嫻目中神光另有一種關注神色，落魂谷主瞧得逼眞，不禁暗嘆一聲：「這孩子似動了眞情。」

却見淳于亮挽劍出鞘，嗆啷啷龍吟過處，一道奪目寒虹怒捲而出，一招「天孫織錦」，精芒迸射萬朵寒星，詭奧絕倫，只聽得雙劍交擊，起了一串金鐵交鳴響聲，七皇子突然撤劍穿空騰起，高喝一聲：「走！」

頓時人影紛紛拔空冲霄，去勢如電，轉瞬杳失於沉沉夜色中。

淳于亮也不追趕七皇子，收劍回鞘，轉身趨至皇甫嫻身前道：「姑娘可有不適感覺麼？速搜宮過穴，判明是否中了七皇子無形無味奇毒，若疏忽失誤，恐鑄終生大恨。」

皇甫嫻不禁一怔，忙行功深氣運一周天。

淳于亮目光轉注落魂谷主道：「你我在洞庭君山一段過節，亟欲清償，奈此時此地，有所不便。」

皇甫天彪道：「老朽在落魂谷恭候大駕就是。」

淳于亮大笑，說道：「好，就此一言定。」

活喪門賈慶爲淳于亮此種亦友亦仇神情，攪得頭昏腦脹，原認淳于亮就是凌雲天，如今只覺非是，因甚多不可理解疑點，未可憑自己所知一鱗半爪遽下結論，固然他窺聞淳于亮已爲凌雲天「錯經轉脈」手法制住，但並非親眼目見，何況相隔日久，淳于亮或爲骷髏帮主解救重入江湖也未可知。

這問題竟是越想越複雜，不由目視煞手神判嚴凌霄面浮苦笑。

淳于亮轉目凝視皇甫嫻道：「姑娘『氣海』『心俞』『璇璣』之處大穴有否梗滯不適感覺麼？」

皇甫嫻淡淡一笑，道：「不知有否解救？」

淳于亮略一沉吟道：「姑娘若信得過在下，請隨我一往，至遲明午即回。」

皇甫嫻淺淺一笑，姍姍向淳于亮身前走去。

落魂谷主見狀面色一變，大喝道：「淳于亮，你騙使小女同往何處？」

皇甫嫻回面嬌笑道：「爹，女兒能照顧自己，無庸躭憂。」說罷轉身走去，竟是越走越快。

落魂谷主面色森沉如冰，異樣難看。

賈慶忽哈哈大笑道：「皇甫谷主，淳于亮詭狡如狐，谷主不要偸鷄不着蝕把米，賠了女兒又折兵。」

皇甫天彪似若無聞，鼻中微哼一聲，轉身慢慢走向靈霄宮而去。

星月將殘，夜風肅殺，瀰漫着刺鼻血腥氣味，憑添了這荒郊恐怖氣氛。

活喪門賈慶回顧一望，發覺武林羣雄已星散離去，僅留下寥寥數人，連神劍秀士樊丹散花仙子亦不知何往，不禁呆得一呆，道：「曲終人散，我們也該走了。」

嚴凌霄道：「又有熱鬧可瞧了，你瞧郱邊不是有江湖人物趕來麼？」

賈慶循着嚴凌霄目光望去，只見冷月迷漫下，映着十數條人影如風而至，郱是秦中九怪，不禁大感駭然。

秦中九怪偕同五個身着怪異、面目奇醜老者奔近，瞧見宮外屍體斑斑，目中泛出詫異神色。

大怪甘谷目視賈慶道：「賈老兒，皇甫天彪呢？」

賈慶雙目一瞪，冷笑道：「你問他則甚，難道也爲了血影魔經麼？」

大怪甘谷說道：「不錯，他本人在何處？」

賈慶道：「現在靈霄宮內，賈某料你未必如願。」

甘谷鼻中濃哼一聲，說道：「賈老兒，你太小覷我甘某了，奉勸二位最好置身事外，否則，莫謂我秦中九怪不講武林道義。」

煞手神判嚴凌霄聞言大怒，身形一動，却被活喪門賈慶伸手拉住，笑道：「嚴兄，我倆最好依甘兄之言置身事外，隔岸觀火豈不甚好，賈某料秦中九怪必不能聞身而退。」

甘谷冷冷一笑，率同八怪緩步飄飄向靈霄宮走去，其餘五人倏地散開，暗含五行方位。

驀聞一聲斷喝道：「站住！」

語音雖不大，却傳入九怪耳中如聞雷擊，不禁心神一震，轉而望去，只見暗影中走出水德星君郭洪，身後隨着四個身長鳶立，瘦骨如柴的黑衣人。

這四人目光如炬，面相各異，身法輕靈快捷，長衫瑟瑟飄拂，猶如四具幽靈，令人不寒而慄。

四瘦長怪人之後，疾奔而來二十餘人，僧、俗、道，均有。

大怪甘谷抱拳含笑道：「原來是郭兄，喝住甘某爲了何故？莫非志在分一杯羹麼？」

郭洪冷笑道：「兄弟與九位河水不犯井水，亦無意於血影魔經，但犬子由金陵隨行，至今生死成謎，風聞與九位有着極大關連，兄弟三次前往九位居處，但被尊駕所拒，顯然九位情虛。」

甘谷大笑道：「捕風捉影，焉可聽信，令郞在陳冠球寓所匆匆一別後，並未再見，何況令郞又未付託甘某照顧。」

郭洪日中逼吐殺機，冷笑道：「久聞秦中九怪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今日一見果然不虛。」說着手指身後四瘦長怪人，接道：「這四位乃骷髏帮主門下四大高手，九位洞庭東山嫁禍骷髏帮，天涯搜覓九位問罪，犬子下落，如九位今晚不死，依然可以問明。」

九怪聞言面色大變。

四瘦長怪人中飄然走出一個身長七尺，雙目洞凹，兩腮無肉，聳鼻鷹隼，眼神陰冷懾人心魄，一襲寬大黑衣長衫迎風瑟瑟飛振，更令人不寒而慄。

大怪甘谷喋喋怪笑道：「郭當家的，

幾時改投在骷髏帮主門下?」

水德星君寒着一張臉不答!

那瘦長怪人緩緩向秦中九怪身前走去，突聞一聲大喝，那分立五行方位老者疾逾閃電急撲而來。

五老分向撲來的身法各不相同，但招式毒辣，爪掌挾着一股銳嘯如割的罡力，猶如排山倒海，威勢駭人。

瘦長怪人振喉發出刺耳怪嘯，身形一鶴冲天拔起，陡然一個倒翻，疾沉而下，猿臂疾探，一把抓着一個老者右腿作爲兵刄，「狂風捲葉」疾掃逼開四個老者，兩手各執一腿，吐氣開聲。

只聽得一聲凄厲慘嗥騰起，那老者被瘦長怪人撕裂成兩半，五臟六腑隨着鮮血飛洒而出，死狀慘不忍覩!

瘦長怪人喋喋狂笑道:「怕死的快滾開!」

四老者面色一變，都未被瘦長怪人懾住，霍地探懷取出一柄鋒芒吐信短劍，劍身僅長一尺方寸，青霞閃閃，敢情那是柄稀世魚腸。

活喪門賈慶與煞手神判嚴凌霄低聲道:「今晚情勢怪異，兇險萬分，我等先將身形隱去，此乃千載難逢的良機，也許可探出一絲眞相。」

只見四支短劍在夜空中震出一片寒星，瘦長怪人屹立如山，兩道銳利眼神凝視着一老者，竟對其餘三人置若無顧。

驚異的四老者却不敢輕易出手，四柄短劍只在手腕中，震顫幻出耀眼寒星，虎視眈眈，等待有利時機才猛然發難一擊中的。

那骷髏帮三大高手却全神貫注凝視着秦中九怪，顯然將秦中九怪視作强仇勁敵對付。

寒月將沉，風送林嘯，靈霄宮外彌漫充斥着從未曾有的恐懼。

藏在暗處的鄧素雲葉勝始終未現身露面，注視着情勢發展!

鄧素雲道:「本門四大高手聯手齊出，非同尋常，不知郭洪去而復返，何處相遇杜命四人相偕奔來靈霄宮，此中情由難明。」

葉勝道:「本門行事向來神鬼不測，各壇之間，互不預聞，可收拑制監視之效，九大護法高手亦彼此互相監視，只聽命於帮主，香主何能知道理由。」說着語聲略略一頓，接道:「看來秦中九怪並不似江湖所傳的易與，分明功力高不可測，香主請瞧蒙護法眼神即知，屬下須否同香主現身相助?」

語聲方落，突聞身後傳來一聲輕笑道:「不可。」

鄧素雲葉勝不禁心神猛凜，回面望去，只見是凌雲天，口角含笑，眼神注視着場中情勢。

葉勝道:「少俠何時到來?」

凌雲天道:「在下與秦中九怪同時抵達。」

鄧素雲白了凌雲天一眼，嗔道:「你爲何遲遲不出聲?」

凌雲天傳聲道:「幽香襲鼻，心醉神迷，情難自已……」

話尙未了，鄧素雲已紅霞泛靨，偸擰了凌雲天一把。

葉勝全神窺注場勢，未曾察覺一雙情侶舉動!

只見四老者突然發難，四劍寒光電奔，襲向杜命要害重穴。

雖是一招出手，却包含了武林劍學神髓，精奧毒辣之極。

杜命忽縱聲狂笑，身如風車疾旋，一件黑衫鼓脹如幕，震向四柄短劍。

換在尋常兵刄，早就被杜命震出手外，但四柄短劍無疑是稀世魚腸，只聽割裂聲響，一件黑衫爲鋒芒劃開四條尺許裂口，四個老者却爲衫罡逼開兩步!

忽聞杜命一聲斷喝，右臂迅如電光火石疾伸而出，奪下短劍猛揮而出，一道寒光已刺入那人咽喉，反腕疾旋，一顆六陽魁首離腔飛出，冲起一股血箭，動作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凌雲天暗嘆道:「好快的手法。」

三老看見同黨慘死劍下，不禁大怒，三劍猛攻杜命。

杜命一劍在手，如虎添翼，振腕攻出一路精奇的劍法，虹影怒捲，寒星洒飛，破空銳嘯，只見四條人影在劍光中兔起鶻落，如飛激搏。

這時骷髏帮中三大高手亦趁着秦中九怪心神旁騖時，凌空暴騰猛撲而去。

秦中九怪面色一變，疾撤出獨門兵刄，身形倏分疾合，反將骷髏帮三大高手圍在核心，攻勢如潮，拆式凌厲辣毒。

鄧素雲道:「本門四大高手今晚凶多吉少，不能見危不顧……」

突感凌雲天五指疾扣着腕脈，說道:「杜命四人應死在秦中九怪手下，永除後患。」

鄧素雲聞言大感震愕，星眸中泛出惘惑不解神色。

凌雲天道:「稍時即知，此刻無暇細敍。」

突然數聲慘嗥刺破夜空，但見三個老者悉數爲杜命斃命在辣毒劍招之下，洞胸貫腹，伏屍在地。

杜命忽面現痛苦之色，身形搖搖欲倒，額角冒出豆大汗珠，目露怨毒之色。

秦中九怪喉中發出一聲悶哼，身形一個踉蹌，顯受內傷，却倏地穿空而去，去如流星劃空，轉瞬頓杳。

那骷髏帮三大高手亦與杜命無異，目光怨毒森厲駭人，身形震驚似禁受不住無比痛苦，冷汗如雨。

水德星君郭洪及十數江湖人物見狀大驚，飛奔而來。

杜命硬撐着欲倒的身形，向十數江湖人物道:「你等速恢復本門裝束，回報襄陽分壇江香主傳訊帮主與我等復仇，快走快走。」

天際遙處起了一聲清澈長嘯，杜命斷眉微微一剔，喃喃自語地道:「那是淳于亮……」

嘯聲尙是裊裊迴蕩夜空，只見一條飛鷹般人影疾掠而來，果是那淳于亮。

在骷髏帮中淳于亮與杜命最是莫逆，與其他七人却面和神違，只見淳于亮方一沾地，即扶着杜命，道:「杜兄這是怎麼了?」

杜命黯然一笑道:「誤中秦中九怪暗算，賢弟你要與爲兄復仇。」手握着淳于

亮臂膀又道:「賢弟傷勢復元了?」雖只寥寥數字，却充滿無比誠摯的友情。

淳于亮暗暗嘆息，道:「多虧杜兄爲小弟送來帮主所賜靈丹，不然小弟墓木已拱了，杜兄可是不愼被九怪獨門暗器化血甲虫所噬?」

杜命咬牙苦笑道:「身已無救，不作生望，蒙輝三人罹受之慘與愚兄一般，生在江湖，死亦在江湖，夫復何憾。」說着黯淡眼神注視了淳于亮一眼，接道:「帮主不久去了賢弟堡中一趟，賢弟已不在堡中，發現堡中原有舊人悉已替換鄧素雲壇下弟子，帮主心中動疑弟已遭害，鄧素雲有叛異意圖，故而帮主密命愚兄四人查明鄧素雲有無叛跡，擒拿刑堂治罪。」

淳于亮面露驚詫神色道:「帮主一向明察秋毫，怎麼此次竟一時糊塗，是小弟率衆離堡，商請鄧香主遣撥壇下弟子看守。」說着咬牙恨恨出聲罵道:「只怪小弟一步來遲，竟讓九怪兔脫，小弟手下亦被九怪吸血甲虫噬斃。」

這時，其他骷髏帮三大高手亦拖着疲憊不支的身軀走近，蒙輝聞言訝道:「淳于賢弟離堡爲何不傳訊總壇稟明帮主，鄧香主因何亦隱忍不言，幾乎鑄成大錯。」

淳于亮面現愧疚之容，道:「那只怪小弟懇託鄧香主守密，豈料幾乎使鄧香主含寃莫白。」

杜命道:「賢弟手下弟兄怎會慘遭九怪毒手?」

淳于亮長嘆一聲道:「小弟傷癒後，即趕往落魂谷尋仇，發現皇甫天彪已離谷往秦中九怪巢穴，小弟追踪而去，不料秦中九怪巢穴步步皆殺機，一時不愼，誤中埋伏僅以身免。」

說時却發覺杜命等四人面色慘白如紙，冷汗濕透重衣，忙伸指點了杜命四人十三處穴道，目光一望十數江湖人物，喝道:「你等是否本門襄陽分壇弟子?」

只見一個身着灰衣道袍老道躬身答道:「屬下等正是襄陽分壇弟子，護法有何吩咐?」

淳于亮道:「你等扶持杜護法四位送往襄陽分壇養息，稟明江香主急使傳訊帮主賜藥，我須追踪秦中九怪，或可取得獨門解藥趕回施救，快走!」

杜命四人由襄陽分壇弟子背負飛奔而去。

東方泛出一絲曙光，霜結衰凝，晨風寒氣砭骨，水德星君郭洪望了淳于亮一眼，欲言又止，暗嘆了一聲轉身疾奔離去。

淳于亮眼神忽落在遠處一叢長草中，沉聲道:「兩位可現身了。」

草叢中突冒起一雙飛鳥般身影，疾如流星落在淳于亮身前，正是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兩人。

嚴凌霄笑道:「淳于堡主好銳厲的眼力，燭照幾微，綜覽全局，才華之高，令老朽着實拜服，但堡主似有意杜命蒙輝等四人斷送在此靈霄宮外，不知何故?」

淳于亮微笑道:「剷除異己，借刀殺人是爲上策，在下亦佩服嚴老師料事之能。」

賈慶道:「那落魂谷主皇甫天彪仍在靈霄宮內麼?」

淳于亮道:「業已離去，秦中九怪侵入靈霄宮內無異自投羅網，必引起一場血戰，與其死傷多人，倒不如利用骷髏帮四大高手。」

賈慶目注淳于亮一眼，道:「看來閣下並非淳于亮本人了。」

淳于亮冷冷一笑道:「這早在賈老師意中，自戴家堡後就追踪在下不捨，在下另有隱衷，與兩位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必逼人太甚?」

活喪門賈慶嘆息一聲道:「老弟相責賈某並無不當，賈某甘願領責，但老朽只要問明一事，老弟不知可否見告?」

淳于亮冷冷答道:「賈老師不妨請說，在下有所碍難，則拒不回答。」

活喪門賈慶目凝天際一片浮雲，緬懷往事，似不勝感慨，嘆息一聲道:「賈某昔年曾爲了一時之意氣，致誤良友，直至今日生死未卜，午夜捫心，悔疚難安。」

嚴凌霄道:「你所說是何人?」

「大別雙逸岳宗浩虞慧文一雙神仙美眷。」

凌雲天聞言心神一震，暗道:「果然與千面神儒石誠所說無異，看來自己姓岳無疑了。」

嚴凌霄道:「你十數年來奔波江湖，可是爲了查明仙靈潭主兇是誰麼?」

賈慶黯然一笑道:「十數年妄費心機，至今未偵得一絲端倪，未免愧對拜弟。」說着熱淚奪眶而出，迅即以袖拭乾，接道:「賈某在吳中目睹老弟形像，宛如拜弟岳宗浩年少神情，面目逼肖……」

話尙未完，凌雲天冷笑道:「擧目滔滔，豈無面目相像之人。」

賈慶頷首道:「就是爲此，賈某不敢貿然相問，但風聞拜弟侍婢銀杏携着幼子衝出重圍，下落不明，賈某在拜弟得子彌月之喜前往仙靈潭趨賀，並以一片金鎖懸在此兒頸間，鎖上四字『福壽永錫』。」

凌雲天聞言解開長衫胸衣，赫然呈現一如意形金鎖，微笑道:「老前輩請瞧可是當年之物?」

賈慶瞧得逼眞，不禁目露驚喜之色道:「皇天不負，果然是賢姪，賢姪爲何自承姓凌?」

凌雲天扣好衣襟，望了望天色道:「此處談話有所不便，兩位老前輩請隨晚輩同行。」晨光曦微，靈霄宮外屍身狼藉，血腥刺鼻，凌雲天疾行如風，望東奔去，賈慶嚴凌霄緊隨其後，轉瞬身影消失。

旭日方升，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率着七星六煞立在一座高崖上，目光凝望遠處，神色憂慮。

一條飛快的人影，在崖角閃出，玄鶴冲天而起，翻上崖壁，現出白髮蒼蒼侯大姑，道:「谷主，姑娘傷勢痊癒，囑老身轉稟谷主，請谷主單獨前往一晤。」

皇甫天彪聞言不禁一怔，道:「嫻兒人在何處?爲何必須老朽單獨前往?」

玄鳥堂主鄔翼堂冷笑道:「谷主不可前往，恐其中有詐。」

侯大姑神色激動道:「谷主不信老身之言麼?只怕谷主將後悔莫及。」

皇甫天彪長嘆一聲道:「武林情勢如此，吉凶禍福難以逆料，你等守在附近不得跟踪，老朽去去就來。」與侯大姑一躍而起，落向崖角下隱去。(未完·十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諭柬判罪狀　叛徒甘服刑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老人在地窖中對着家人坦白自己殺死「十君子」中的古，過、展、伍、雷各大俠，同時道出自己本姓卜，艾曉梅却是過家的女兒等等，艾曉梅聽了悲憤交集，倏地狂笑亂語，蕭秋風見狀，立時出手救治曉梅，以眞力代曉梅過穴推宮，卜老丈此時却一反常態，他要抓五爺替蕭秋風護法，而卜老丈從此遠隱，不想再與蕭秋風作對……艾天齊忽然躍入地窖中，抓五爺將不久前所發生之事情經過一一告知，但艾天齊生性涼薄，反指罵抓五爺與敵相通，迫得抓五爺和他出手相鬥，蕭秋風右掌出手一招擊斷艾天齊長劍，艾天齊含憤離去，並把地窖鐵門封死，幸得曉梅任督兩脈已通，眞力威猛，一掌擊開鐵門始能逃出地窖……

曉梅不答所問，又道：「但有的時候，却又不再追問！」

蕭秋風莫名其妙的說道：「這又爲什麼？」

曉梅道：「故意再問一遍，是要自己覺得甜甜的。」

蕭秋風道：「有時又不追問，道理何在？」

曉梅道：「道理深奥，你自己去想想吧。」

秋風有些急的近於苦惱，道：「妳這不是逗急人嗎，我要能想的明白，何必問妳？」

曉梅道：「我問你，你要是全心關懷一個人，而這個人對你的言語、行動，看似不太關心的話，你如何感覺？」

蕭秋風道：「我想一定十分苦惱！」

曉梅問道：「對方要是個女孩子的話呢？」

蕭秋風皺眉道：「我無此經驗。」

抓五爺突然深沉的接話道：「加倍的苦惱！」

蕭秋風奇怪的看着抓五爺，道：「會嗎？」

抓五爺道：「唯情不渝，唯愛自私，會的！」

曉梅奇怪的看了抓五爺一眼，道：「五叔，您懂這些？」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以我的年齡來說，不該懂嗎？」

蕭秋風道：「這些我不懂，不敢亂下結論。」

曉梅却突然若有所悟的，向抓五爺道：「五叔，你當年準有段佳妙事！」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見得？」

曉梅道：「要不！五叔不可能說出一針見血的話來！」

抓五爺喟歎一聲，道：「可惜這一針見血的話，說晚了也知道得太晚了！」

曉梅一驚，說道：「莫非就是那段佳妙事……」

抓五爺接口道：「早已變作傷心恨事了！」

曉梅幽幽說道：「難怪五叔能說出個中的道理來。」

蕭秋風實在聽不明白，道：「你們說的什麼，難道……」

抓五爺道：「小兄弟，俗話說『少女心，海底針』，對姑娘們若心存愛意的話，別忘了多用點心思，遇事多想幾遍！」

蕭秋風奇怪了，脫口問道：「這爲什麼？」

抓五爺道：「說幾個事實給小兄弟聽，譬如一位十分心愛你的少女，昨天告訴你說，她喜歡吃『栗子鷄』，假如明朝你請她而她不吃的話，別胡思亂想，疑神疑鬼，告訴你，她不是不喜歡吃，而是偏偏就現在不吃！」

蕭秋風道：「這爲什麼？」

抓五爺道：「她告訴可以，你想摸透她的愛惡却不可以！」

蕭秋風摸着頭，說道：「越法不明白了。」

抓五爺道：「很簡單，她想讓你知道她的喜惡，却又怕你知道她的喜惡，別看她沒吃你買的栗子鷄，心中却是甜極！」

蕭秋風道：「這是幹麼呢？」

抓五爺不答此問，却道：「她不吃你買的栗子鷄，却希望你能因此而苦惱，你爲此苦惱的話，證明她已支配了你的情意了！」

蕭秋風想了一想道：「我想這人不會不苦惱的！」

抓五爺苦笑一聲，道：「這人是眞正的受苦，但不能惱！」

蕭秋風道：「過份受了莫名其妙的苦，焉有不惱的道理。」

抓五爺道：「惱不得呀小兄弟！」

蕭秋風道：「那爲什麼？」

抓五爺道：「你若眞惱，必將對她發些火氣，除非你願意自今之後，不再見她

，否則這火氣一發，苦惱更甚！」

蕭秋風道：「難道她不講理？」

抓五爺聳肩而笑道：「問的好，她就是不講理，你能如何？」

蕭秋風道：「無理取鬧，何如從此而別！」

抓五爺道：「男女之間，若到了不說理的地步，那份感情已然是既深且厚了，從此而別的話，你能不苦惱嗎？」

蕭秋風半晌無言，抓五爺却接着又說道：「但是你還是不能不惱，不惱也是不行！」

蕭秋風道：「惱的話則更苦惱，不惱的話却又不行，這太難了！」

抓五爺道：「若不難的話，上天何必如此折磨男人！」

曉梅適時接口道：「五叔，我不敢苟同你這句話！」

抓五爺道：「對對對，我本來是說錯了！」

曉梅一楞，又道：「其實也不算錯，男孩子是受女子折磨的人多！」

抓五爺道：「應該說，男孩子該受這種折磨！」

曉梅道：「不，有時女孩子是過份了些！」

抓五爺正色搖頭道：「能得佳人垂青，受點折磨的是應當。」

曉梅道：「心心相印，靈犀相通，互爲關懷，是雙方的事！」

抓五爺搖頭道：「話雖如此，男孩子應知遇事忍讓才對，若連絲絲微微的一點兒折磨，都不能忍受的話，苦惱豈不是自找？」

曉梅道：「天下男子，那有像五叔這樣好的！」

抓五爺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使曉梅和蕭秋風俱皆一楞，雙雙互望一眼，同時莫名其妙的問道：「笑什麼呢？」

抓五爺單對蕭秋風道：「小兄弟，剛才的話，可曾聽得明白？」

蕭秋風道：「字字入耳，老哥哥你笑什麼？」

抓五爺道：「笑的是什麼，稍等再告訴你，你說已將我與姑娘的對答，聽了個字字入耳，那我有話要問你了。」

蕭秋風道：「什麼話問小弟呀？」

抓五爺道：「我不是說過，要舉幾個事實的嗎？」

蕭秋風道：「不錯！」

抓五爺道：「剛才的一番話，就是事實！」

蕭秋風和曉梅不由同聲道：「這是什麼事實？」

抓五爺說道：「小兄弟，你仔細聽着，剛才你說了一句『太難』，我曾接口說，不難的話，上天何必如此折磨男人，可對？」

蕭秋風道：「不錯，有這麼一句話說過。」

抓五爺道：「緊跟着，姑娘說她不敢苟同，可對？」

蕭秋風道：「是是，小妹她是這樣說的。」

抓五爺道：「我又怎樣答覆的呢？」

蕭秋風想了一下道：「老哥哥承認是說錯了。」

抓五爺道：「不錯，姑娘又怎樣說的呢？」

蕭秋風道：「小妹却又承認，受女孩子折磨的男子多！」

抓五爺道：「着呀！接着是我順情說好話，說男孩子應該受這種折磨，但是姑娘她却竟又承認，女孩子是過份了些，對吧？」

蕭秋風道：「一點不錯呀！」

抓五爺道：「接着我故意又說，既能得佳人垂青……」

蕭秋風接口道：「老哥哥說受點折磨非常應當。」

抓五爺道：「姑娘如何說的？」

蕭秋風道：「小妹說心心相印，是男女雙方的事！」

抓五爺道：「我又說了些什麼？」

蕭秋風道：「老哥哥又說，男子應處處忍讓，若連一點小折磨都不能受，反而苦惱的話，是自找！」

抓五爺道：「兄弟記性眞好，一點沒有說錯，最後姑娘又說了一句話，我方始哈哈大笑起來，對不對？」

蕭秋風道：「正是這樣！」

抓五爺道：「姑娘最後那是句什麼話呢？」

蕭秋風道：「小妹說，天下男子，沒有像五叔這樣好的！」

抓五爺道：「所以我笑了，老兄弟，我是有心要引誘姑娘開口，和抬槓，但當姑娘說不苟同的時候，我就承認自己錯了，結果姑娘又說我並沒有錯，就這樣，我一時說東對，一時說西對，最後得到一句出自姑娘的讚語，說我是天下最好的男子，小兄弟，難道現在你還不懂？」

蕭秋風恍然道：「我懂了，和少女們相談或論事，竟似迷離……」

抓五爺道：「對了，小兄弟，你能不小心嗎？」

曉梅此時也明白了所以，嬌嗔道：「五叔你好壞，竟拿我作了試驗！」

抓五爺道：「妳不是要小兄弟他學一次乖嗎？」

曉梅羞紅了粉頸，道：「五叔好壞！好壞！」

蕭秋風已貫通一切，不由喟然歎息道：「可怕呀！可怕！」

曉梅道：「什麼事這樣可怕？」

蕭秋風道：「周老哥說過，少女心，海底針，假若今後，小妹一定要我到海底去撈這枚針，豈不可怕？」

曉梅故意的說道：「這有何可怕，你遵諭下海去撈不就得了！」

蕭秋風也別有用意的說道：「天知道，我根本不識水性，下了海豈不是只有死路一條？」

抓五爺嘻笑一聲，道：「就算你水性奇佳，只要下了這看似平靜無波，但却暗濤洶湧的無底海，能上來也要脫層皮！」

蕭秋風道：「小弟不善趨險，避之爲佳！」

抓五爺一翻眼皮，說道：「你些說什麼？」

蕭秋風道：「如此危險，小弟有意遠避！」

抓五爺哈哈一聲，說道：「這能由你麼？」

蕭秋風道：「怎麼，難道這個不能由着自己？」

抓五爺道：「自古至今，唯有這種事情，男人們都是明知危險到千千分，却趨之萬萬急，好像是、也似乎是不由自己主宰！」

蕭秋風喟然道：「不解！不解！」

曉梅故作嗔怒道：「說完了吧？」

蕭秋風一笑道：「完了完了，小妹有事？」

曉梅道：「沒事的話，問你幹嘛？」

蕭秋風道：「什麼事？」

曉梅道：「要你們談正經事，到底今夜……」

抓五爺接着口說道：「剛才巳經說過了……」

曉梅道：「我知道，不過既然一定要保留『天下武林店』，也應該商量個可行的辦法呀，總不能……」

蕭秋風道：「我正要和周老哥談。」

曉梅哼了一聲，道：「結果儘談些胡話！」

蕭秋風一笑，道：「什麼胡話？」

曉梅道：「說了大半夜，都是在講女孩子的不好，這還不是胡話，而是正經話？難道……」

蕭秋風接口道：「不是小妹妳要我學點乖的嗎？」

曉梅一跺脚，道：「現在你用不着學了！」

蕭秋風道：「我也不想學了！」

曉梅黛眉一挑，道：「爲什麼？」

蕭秋風一笑道：「不是妳說不用着學了嗎？」

曉梅道：「我說什麼，你就聽什麼好了。」

蕭秋風道：「這可不一定。」

曉梅嗔問道：「你說不一定，哦？」

蕭秋風道：「我可不一定要說不一定的，我要先想想！」

曉梅道：「想什麼？」

蕭秋風道：「我學過一次乖，但是時間太少，學的太多，一時很難想通如何應用得十分恰當，所以要想一想。」

曉梅無話可答，鼓着個小粉腮，氣虎虎的瞪着眼。

抓五爺拍手道：「小兄弟，我算是眞服了你了！」

蕭秋風瞥目看了曉梅一眼，道：「老哥哥，小妹說的很對，是該談談正經事的時候了，小弟想先和小妹趕赴金陵，此地的事由老哥哥來辦。」

抓五爺道：「有關店中事，不用小兄弟費心，只請勿論如何，等我事了之後，咱們一起回金陵，這是小兄弟曾經答應過的！」

蕭秋風道：「店務怕非一二日可以辦好吧？」

抓五爺道：「最多兩個時辰，老哥哥我準把它辦好。」

蕭秋風道：「能這樣快自然太好了，小弟在何處相候？」

抓五爺沉思片刻之後，道：「好在我這水菓行還十分寬敞，小兄弟和姑娘就在此相待如何？」

曉梅說道：「好是好，五叔早點回來吧。」

抓五爺道：「費不了多少工夫，好了，你們談着，我去了！」

抓五爺說走就走，出了他這水菓行，奔向分店。

抓五爺以無比迅速的身法，飛縱到達蘇州的分店。

分店中，一向不准關閉的旁門，如今竟是嚴扣加鎖，抓五爺奉諭而來，等不及叩門，飛身而進！

分店中，除前大廳上，燈火明亮外，不見其他星亮，而不見一個人影，也沒有絲毫聲音。

抓五爺雙眉一皺，他似巳有些預感，預感到要有不平常的事情發生，當然，他無法預見事情的端倪。

輕開廳門，僅才兩聲，廳門却巳呀的一響洞開！

開門處，抓五爺目光向廳內一掃，心頭巳然凝成一團死結，深知今夜要辦的事，恐難順利了！

大廳中，正中央，站着的是個禿頂老頭，左右兩旁是自聞文和金成起，包括了計家兄弟等十八高手！

另外，在禿頂老頭身後，一排兒站着九個老者，抓五爺都認識，竟是「天下武林店」中，無敵的九大護法！

這九大護法，平日隱於總店，一年難得派遣出一位兩位到外面辦事，九人齊出，那簡直是向未有過！

內中並有三位護法，曾因不可告人的原因，與抓五爺發生過嫌怨，一因「六絕」功力極高，再因卜震宇令諭極嚴，並對「六絕」視若兄弟手足，信任無間，故而這三位護法，只好暫忍在心頭，而莫可奈何。

如今抓五爺看到這等情形，立即提高了警惕和戒心。

抓五爺如今有些懊悔，沒與蕭秋風和姑娘同來了！

適時，這中立的禿頂老頭兒，冷冷地說道：「五爺好？」

抓五爺强作微笑，說道：「南兄好，南兄身份高爲九大護法之首，一向在總店坐鎭之事，今夜怎地會有閒工夫，來到蘇州？」

姓南的禿頭老兒，嘻嘻一笑道：「原來五爺還不知道，是老主人下令調老朽等至此的！」

抓五爺哦了一聲，道：「是爲姑娘的事？」

南老頭聳肩道：「原來五爺巳經知道了。」

抓五爺道：「此事老朽似聽老主人說，巳經過去了！」

南老頭兒依然冷冷地說道：「原來這個事，五爺又知道了！」

幾句「知道」，巳使抓五爺怒氣充滿了半胸膛，但他仍然忍耐在心上，掃了聞文和金成一眼，道：「老主人先時可曾來過？」

聞文才要答話，南老頭却把手一擺，接口道：「來過了，是和五爺你那幾位好兄弟一道來的！」

抓五爺聽這南老頭如此答話，怒火巳塡到了胸膛口，再次暗吸一口長氣，壓下震怒，問道：「老主人諭知老朽，來取老主人所留的示令，老朽請問南兄，老主人沒有忘記留下此令吧？」

抓五爺看出事態不對，把話說了個鐵定，意思是使這姓南的老頭兒，沒有辦法不承認此事！

南老頭却毫不慌忙，依舊冷冷地說道：「五爺，有這件事！」

抓五爺沒想到姓南的一口承認，於是含笑道：「煩勞南兄大駕，把老主人的諭令交給我吧。」

南老頭作個沒有的表示，道：「諭令不在此地！」

抓五爺一楞，道：「老主人沒說，留在何處？」

南老頭說道：「老主人說是留在此地了！」

抓五爺又是一楞，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南老頭道：「老主人留下一封柬令之後而去，老朽奉令將它轉給五爺，所以一直是在老朽手中！」

抓五爺怒火到了咽喉，沉聲道：「那你爲何說柬令不在此地？」

南老頭道：「在不在都是一樣！」

抓五爺怒聲道：「南偉！你敢不將老主人諭令轉到？」

南偉冷笑一聲，說道：「老夫爲何不敢？」

抓五爺一聲長笑，道：「你好大的狗胆，竟敢背叛老主人！」

南偉道：「姓周的，發火要看看時、地！」

抓五爺冷笑一聲，道：「南偉，就憑你這種陣勢，想壓住五爺？」

南偉道：「姓周的你仔細聽着，南某從來沒有想壓誰，如今南某身受主人諭令，有要緊的事與話和你談！」

抓五爺聞言一楞，道：「主人有何吩咐？」

南偉向左右兩旁指一指，才說道：「周五俠，你看到廳中這些高手了吧？主人說的，你若能接受主人的諭令，今後仍掌刑堂……」

抓五爺一驚，問道：「主人又換了心意？」

南偉道：「你先別問，聽我把話說完，主人轉諭，說你若不接受命令的話，這蘇州分店，就是你埋骨之所！」

抓五爺猛退一步，揚聲對聞文道：「聞文，這是眞的？」

聞文看看金成，道：「是眞的！」

南偉笑嘻嘻地看了聞文一眼，道：「聞老弟，雖然你和金成，在功力上根本談不到什麼，但是主人令出則信法隨之，蘇州分店交給你兄弟了！」

聞文和金成同時向南偉微微一躬，道：「感謝總領管成全！」

抓五爺聽到南偉說到，聞文，金成功力談不到什麼的時候，神色一楞，目光向聞文一掃，聞文却巳向南偉道謝。

在身軀微躬而起的刹那，聞文突然向抓五爺施了個眼色，抓五爺心頭一動，臉上未現形色。

不過抓五爺心中，却又疑又驚又莫明其妙，不知聞文是爲了什麼，向自己施這奇特的眼神？

南偉適時話鋒轉向抓五爺，又說道：「周五俠，看你願不願意接受主人的諭令呀？」

抓五爺道：「請問主人傳諭何令？」

南偉道：「共有三件事，要周五俠接受示諭！」

抓五爺道：「請說都是什麼事情？」

南偉道：「第一件，要周五俠你仍然主持總刑堂的事務！」

抓五爺搖頭道：「主人應知老朽心意，老朽以前既堅辭而准，在蘇州避世至今，現在豈能再接這刑堂的事務！」

南偉一笑道：「請把三件事聽完，周五俠再高論如何？」

抓五爺也一笑，道：「是老朽性急了些。」

南偉道：「第二件，主人知道，如今五俠巳很得蕭秋風和姑娘的信任，要五俠遇機，在半個月內……」

抓五爺接口道：「主人知道，我周五不作無義之事！」

南偉不接這句話，道：「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將蕭秋風的人頭送到總店，或任何一地的分店，生擒曉梅姑娘！」

抓五爺沉聲道：「辦不到！」

南偉仍然不理，又說道：「第三件，你那幾位好兄弟，遲早有一天會和你聯絡，那時，你會知道他們和卜震宇的藏身之處……」

抓五爺厲聲道：「南偉住口！」

南偉停下未完的話鋒，冷笑着問道：「什麼事？」

抓五爺說道：「你可知道那卜震宇是誰？」

南偉把雙眉一聳，道：「這裏的人，都巳經知道了！」

抓五爺喝道：「那更好了，既知老主人就是卜震宇，爾適才口口聲聲，胡言亂語，所稱的主人是那個？」

南偉道：「熟人，五俠也認識！」

抓五爺目射怒火，道：「是誰？」

南偉道：「從前的少主人，小爺！」

抓五爺不由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南偉嘿嘿冷笑着，又說道：「老主人在大敵當前之際，竟率領着你那些好兄弟們，拋棄了多年的生死部下而不顧，逃之夭夭……」

抓五爺怒叱道：「放你的狗屁！」

南偉仍不動氣，道：「行前，給你留了一封信柬，周老五，你聽清楚，信柬上寫的是什麼，無人知道，當然……」

抓五爺道：「把信柬拿來，周五爺唸給你們聽！」

南偉笑嘻嘻地道：「抱歉，我說過信柬巳不在了！」

抓五爺道：「怎會不在？」

南偉道：「老主人留柬走後不久，小爺回來了，看到那封信柬，就拆開閱讀，閱後，立即向老朽等人下令……」

抓五爺道：「既是老主人留與我的柬令，怎可由他來拆？」

南偉一笑道：「說的不錯，但別忘記，他是小爺，現在的小主人，未來的主人

，他要看，請問誰有資格攔阻？」

抓五爺自忖道：「這話也對，誰敢攔阻艾天齊呢？」

南偉接着又說道：「小爺傳諭說，老主人因强敵臨境，胆怯而逃，店務一切，小爺已接手管理，周老五，請問我能反對嗎？」

抓五爺道：「老主人所留信柬，就是交辦店務的諭令！」

南偉又聳聳肩道：「也許……」

抓五爺正色道：「不是也許，而是事實！」

南偉道：「證據呢？」

抓五爺怒聲道：「老主人所留的信柬，就是證據！」

南偉道：「信柬呢？」

抓五爺厲聲道：「你不是說，被艾天齊拿走了嗎？」

南偉啊了一聲，道：「這就不對了，信柬如今不在，再說，信柬上面到底寫的什麼，沒人知道，這時候小爺傳令，誰能不聽？」

抓五爺道：「你爲何不向艾天齊索討那封信柬？」

南偉道：「信柬是留給周五俠你的，我姓南的要得着嗎？」

抓五爺道：「這件事好辦，艾天齊何在？」

南偉搖着頭道：「主人諭令我等之後，就走了。」

抓五爺道：「走往何處？」

南偉道：「不知道，沒人敢問！」

抓五爺猛一頓足，轉身就走，南偉揚聲道：「周五俠留步！」

抓五爺停步旋身，道：「什麼事？」

南偉道：「五俠要到那裏？」

抓五爺道：「你問不着吧！」

南偉道：「按說是問不着，但是現在却非問不可！」

抓五爺道：「是你們主人所令？」

南偉道：「五俠你聖明！」

抓五爺冷哼一聲，道：「南偉，我告訴你，能命令周某的主人，只有一位，你們儘管聽現在主人的話，但周某却不受他的使喚！」

說着，再次轉身大步而行，南偉獰笑一聲，道：「姓周的，你接不接受主人的差遣？」

抓五爺頭都不回，道：「叫艾天齊親自告訴老夫吧！」

南偉喝道：「來呀，將這老兒團團包圍！」

抓五爺倏忽轉過身來，雙臂提聚眞力，說道：「誰敢過來，誰就是活得不耐煩了！」

南偉冷笑一聲，道：「周五，憑你一個人，能敵得住老夫十人和……」

抓五爺沉聲道：「殺一個夠本，老夫深信這一戰賺頭不少！」

南偉驀地震聲狂笑，揮手道：「主人說的果然不差，這老兒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東西，主人適才留有諭令，着即萬刄分屍！」

令下，九大護法中，邪三位早對抓五爺懷有除之而快的老者，閃身而出，冷笑着撤兵刄而前！

抓五爺威怒至極，一言不發，提聚眞力相待。

三老者中，左邊那人嘿嘿兩聲，道：「聽說老兒你的『雷霆一抓』，天下無人能當，往昔那卜震宇處處遮蓋着老兒，如今你可以放手一搏了！」

話聲中，此人掌中劍吐，「蜂採花蕊」一招，分心刺下，招法未見奇絕，但却迅疾而毒辣！

抓五爺背對廳門，約隔三丈，身後已有計家兄弟等六個高手阻路，不過抓五爺還沒把他們放在心上。

此人劍到，抓五爺身形微閃，避過一招，道：「邱錦城，這一招仁讓，已盡昔日之誼，爾　進手時，當心老夫毫不留情，一掌索爾狗命！」

右邊老者適時獰聲道：「老兒狂言，王大川也賞你一劍！」

中間老者，劍走輕靈，當即將削到抓五爺右肩時，方始一聲震喝，滿面猙獰，揚聲說道：「周老兒，朱某索命來了！」

抓五爺身形游走，避過雙劍，喝道：「人能不仁，我難不義，朱鎭守、王大川，還有你邱錦城，五爺現已仁至義盡，要找死就聯手攻上吧！」

邱錦城人最陰險，看似十分忠厚，心腸却毒如蛇蝎，而劍法在九護法中，也是最狠最辣的一個。

抓五爺說話聲中，邱錦城身形旋飛，已到了抓五爺背後，王大川和朱鎭守，適時恰好雙劍齊出，分攻左右！

抓五爺說過，仁讓已罷，自是不再躲閃，右掌半握虛拳，未動，左掌却倏忽擧起，先王、朱雙劍一步拍出！

一陣狂飈，王大川身形一搖，忽地後退一步，那劍自然夠不上步數而扎空，朱鎭守正當勁風，竟退了三步！

但那邱錦城，却已悄沒聲的遞出一劍，到了抓五爺的後腰，這一劍既狠且毒，露出邱錦城的本性！

豈料抓五爺熟悉邱錦城的爲人，有心使他上個大當，況今夜之戰，十分兇險，拿邱錦城開刀，是抓五爺的心意！

計家兄弟率人守阻廳門，早已惱了抓五爺，抓五爺深知計家兄弟是艾天齊的走狗，更存了誅除的願望！

因之，抓五爺熟思之後，已得妙策，方始虛空右拳，靜待邱錦城陰狠毒辣而萬惡的偷襲！

王大川和朱鎭守被震退之時，抓五爺看都不看，右手倏忽變抓，口中怒喝聲中，一抓一閃，如石火閃電般疾！

就在這一抓之時，隨手傳出一聲驚呼，身形閃處，驚呼變成的慘號，邱錦城的偷襲一劍，扎透了計萬全的前胸！

邱錦城突遭奇變，楞得一楞，抓五爺左掌適時箕張，以「雷霆一抓」之威，猛地凌虛抓下！

邱錦城心震神驚，連自計萬全屍首中拔劍的機會都沒有，迫得迅捷鬆手暴然向後飛身躲避！

但抓五爺「雷霆一抓」之威，向來不空，計萬全適才遠隔數丈，依然被一抓而到，作了替死之鬼，況此次抓五爺對邱錦城，是穩紮穩打的早有安排，邱錦城身形剛剛後避，神抓已到前胸！

邱錦城臉上變了顏色，迅疾吐力沉氣下墜，想穩住身體，但已身不由己，飛撲向抓五爺身前！

王大川和朱鎭守，怎敢怠慢，雙雙疾步而進，兩柄劍各找死穴，企圖使抓五爺無暇傷及邱錦城。

抓五爺冷哼一聲，倏忽一斜身軀，右手神抓眞力一緊一甩邱錦城龐大的身軀，飛般迎上了王、朱的兩柄劍！

王大川嚇了個七魂喪胆，倏地收劍！

朱鎭守魄散心驚，急忙閃身！

可惜爲時已晚，邱錦城一個草包肚子，一左一右多了兩個窟窿，王大川和朱鎭守的兩柄劍，成了支持邱錦城屍體不倒的支柱！

抓五爺此時，却雙抓連揚，王大川和朱鎭守在心神魄魂散失之下，再想躲閃神抓一擊，怎生能夠！

抓五爺這次却用「抓訣」，而非「吸力」，只見在抓五爺神抓凌虛一擊下，王大川五官頓失，變作血團！

那朱鎭守更慘，他正縮頭藏腦想避於萬一，神抓一擊適時而到，整個的腦頂上，開了五個深洞，鮮血射流不止！

接着，砰！砰！砰！三聲震響，邱錦城、王大川、朱鎭守，三聲震響，在無力支持下接連倒於地上！

抓五爺震聲大喝道：「還有那一個上前！」

抓五爺適才突現神威，剎那之間，殺計萬全，誅邱、王、朱三大護法，已將全廳鼠寇的心胆震碎！

南偉雙眉緊皺，雙目直轉，半晌之後才說道：「周五，好功力，你好厲害的神抓！」

抓五爺冷叱道：「你可要試試？」

南偉一笑，道：「周五，你沒有什麼未了事嗎？」

抓五爺嗤笑一聲道：「南偉，周五爺不吃你這一套！」

南偉道：「你連殺主人三大護法，和親信計萬全等四人，周五，也許你認爲能夠活着離開此地了，哈哈哈……」

抓五爺大步前逼，道：「南偉，如今輪到你了！」

南偉並不驚慌，擺手道：「且慢，老夫並不怕你，但要再問你句話！」

抓五爺停步道：「說吧，周五爺在聽着！」

南偉道：「主人曾說……」

抓五爺沉聲接口叱道：「住口，五爺祇認得老主人一位！」

南偉冷笑一聲，說道：「那就沒話好說了，人若想死，確實容易，主人熟知你『雷霆一擊』的威力，早示下了萬全之策了！」

話鋒一頓，揚聲對聞文和金成道：「聞文，火速按主人示諭下手！」

聞文和金成互相示意，倏忽各自向後腰一探，手中都多了一個銀亮怪長筒，長筒簡直對着抓五爺，聞文道：「五爺，你認得這個玩意兒吧？」

抓五爺適才如生龍活虎般威猛，但在聞文和金成現出銀筒之後，却心神一緊，沉聲說道：「你們竟也背叛了老店主？」

聞文不答此問，道：「銀筒之中的東西，不懼任何眞力內掌，也就是說，任何以眞力發出的掌勁，俱難將它震飛或震散的！」

抓五爺道：「如此又怎樣？」

聞文道：「銀筒中之物毒辣，武林中任何歹毒的東西，皆難比擬，不要說是人，就是一塊鋼板，也將化爲灰燼！」

抓五爺冷冷地笑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聞文道：「這就是說，此筒之物只要射出，當者無有不死！」

抓五爺忽然哈哈一笑，道：「是死定了？」

聞文道：「死定了！」

抓五爺道：「有句俗語，可作答覆，那就是『除死無大災』！」

金成接口道：「五爺，好死不如賴活着！」

南偉適時沉聲道：「聞文金成，你們還不動手，囉嗦些什麼？」

聞文神態有些倨傲的對着南偉，道：「南護法，這是我兄弟的事，不勞護法催逼！」

這種態度與話語，和剛才恭敬如命的情形，差了個天上地下，自然大出南偉的意外，因此南偉沉聲道：「聞文，這是對老夫說話的態度？」

聞文才待接話，金成却對聞文道：「南護法發不發火是小事，咱們得先幹咱們的！」

聞文點點頭，又對抓五爺道：「五爺，南護法傳小弟之令，對五爺來說，不爲不厚，深望五爺莫負這番美意，追得我下毒手！」

抓五爺正色道：「聞老弟，莫非你忘了老主人的……」

聞文含笑接話道：「現在談的是五爺切身事，別岔開話題說小弟！」

抓五爺心中一動，暗自忖道：「聞、金二人，人稱『神通雙俠』，自己知道，功力要比已死的邱錦城高不少，並且善製特殊的奇物！這盟兄弟二人，在『天下武林店』中的身份，高出分店總管，所以屈就此地賬房，那是奉令監視蕭、雷二人而已。

「以他倆的性格身份功力來說，斷不會寡廉鮮耻投靠艾天齊，更不會當這分店總管，此事的是可疑！

「況適才聞文曾巧施眼色，雖難斷定內情，望之却不似對自己仇視，這……這眞令人莫名其妙了！」

忖念至此，恍有所悟，心中欣然，表面却抗聲道：「老朽的事好辦之極，身受老主人重恩，祇受老主人遺命，除此之外，任何人休想買動老朽！」

金成又說道：「五爺，識時務者爲俊傑！」

抓五爺朗朗說道：「寧受百死，不屈心志！」

聞文道：「五爺若一心取義而死，誰在未來替老主人分憂？」

南偉聽出不對，叱道：「聞文，本店只有小弟一位主人，不知老主人是誰？」

聞文哦了一聲，回顧南偉道：「南護法，若是老主人現在此處，這話你敢說出來嗎？」

南偉怒聲說道：「聞文，你是打算找死？」

金成冷笑一聲，道：「南偉，我兄弟可不受威脅！」

南偉怒容滿面，道：「你們兄弟，認為老夫不敢殺爾！」

聞文冷冷的一字字說道：「南護法已把殺人當成了家常便飯，自然不差再多殺兩個像敝兄弟身份的人，不過……」

南偉怒聲道：「不過什麼？」

金成接口道：「不過南護法必須等上一等！」

南偉哼了一聲，道：「你們立即對周五下手，此事作罷，否則……」

話未說完，金成緩緩旋身，那銀筒兒似無心般，卻對準了南偉的前胸，淡淡地接口道：「否則怎樣呢？南護法！」

南偉在指氣之下，早將銀筒無眼的這檔事，忘了個乾淨，突見金成將銀筒對準自己，不由神色大變！

金成冷笑了一聲，又說道：「南護法，最好稍安勿躁，容我兄弟對五爺把話說完！」

話罷，看也不看南偉，轉對抓五爺道：「五爺還沒有回答，剛才老聞所問的話呢。」

抓五爺道：「那一句？」

金成道：「老聞問五爺，萬一求義得義之時，誰替老……」

抓五爺喟歎一聲，道：「老主人諭束已失，老朽何能為力，況如今面對叛徒，生死已非老朽自己所能作主的了！」

聞文搖頭道：「俗話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們兄弟深知五爺一生未負信約，難道最後卻自願放下雙肩的未了責任麼？」

抓五爺雙眉皺起，道：「老弟只知責難老朽，但老朽若無老主人的諭束，只憑口，何人能尊那個聽令，到頭來……」

金成接口道：「五爺，若有老主人的束諭呢？」

抓五爺道：「那時名正言順，老朽誓將心願完成！」

聞文神色變為肅穆，向抓五爺恭敬的說道：「老主人料事如神，五爺果然是位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五爺，老主人的束諭，並未丟失！」

抓五爺大喜，道：「在什麼地方？」

南偉震聲說道：「聞文，你的狗胆不小……」

金成倏忽轉對南偉，銀筒直對着南偉前胸，沉聲說道：「姓南的，你最好少開口！」

聞文適時道：「五爺，老主人一共寫了二封諭束，只有一封，中藏老主人的『玉符金令』，另外那封却毫無憑證！老主人深知小爺的狠毒，更瞭解自南偉等起，至計家兄弟等人的心性，諭束成雙，已存機心！小爺取去的一封，也就是老主人有心讓他拿去的那一封，藏有『玉符金令』的眞諭束……」

話未說完，南偉倏忽進身，欺近了聞文，南偉所怕，是那銀筒，在欺近聞文身旁時，自己無此顧慮！

那知金成持筒而立，對南偉欺身聞文之旁，竟視若無睹，只監視着其餘的一干護法好手！

南偉人到，掌抓也到，而話語却也傳到，厲喝說道：「聞文，火速獻出玉符諭束，免爾慘死！」

話聲中，掌抓已透傳八成眞力，抓到了聞文的後腦！

別看南偉話說的好聽，獻出玉符諭束則免死，其實這一招「毒龍探爪」，却下了惡毒的辣手！

適時，聞文朗朗一聲震笑，霍地旋身，非但不以手將銀筒敵禦南偉，反而將銀筒垂下，以右掌相迎！

南偉此時遞出的「毒龍探爪」一招，業已到了聞文的後腦「玉枕」死穴，驀聞朗朗笑聲，心頭不由一懍！

南偉功力極高，自是識貨的行家，聞文一聲震笑，所顯露出來的內功眞力火候，竟不低於南偉！

聞文和金成，是卜震宇手下的一對奇人，功力非但不低於「六絕」，並且各懷特殊的技藝。

原因卜震宇，急欲將蕭秋風收歸己用，他人無法能窺得蕭秋風出身來路，方始萬里迢迢召來雙俠。

「神通雙俠」之事，除卜震宇外，在「天下武林店」中，只有「六絕」知曉，那是因為他們十年前皆已相識！

艾天齊只知道聞文和金成，懷有奇技，善製各種特殊東西，但却不曉，聞文和金成的功力也是一等之屬！

因之南偉等人，自更不知端倪，錯當聞文和金成，除善製特殊物件外，是個不解武技的無用書生。

南偉當聽到卜震宇早料有變，留有另外一封，附着「玉符金令」的諭束時，避過金成銀筒，放心大胆偷襲聞文！

豈料功力用足之下，突聞笑聲，此時雖知事已料錯，但是若想收回所發一招之掌力，却已不能！

雙掌相抵，傳出震響，聞文心早有備，以全力出迎，南偉心傲氣粗，自認必得，是故未用全力！

如此，雙方掌力交抵，南偉吃了大虧，被聞文震得心亂神飛，血脈浮動，一連着退了三大步！

聞文冷着一張臉，向南偉叱道：「就憑你這點三脚貓的功力，最好是少賣弄為好！」

話鋒一頓，銀筒直對南偉，又道：「老主人待爾不薄，在老主人為全仁義，讓退之時，爾竟不惜賣主求榮，與艾天齊狼狽為奸，實在可殺！」

「殺」字出口，看上去就要按動卡簧，打出銀筒之中的歹毒東西，南偉神色蒼白的接口道：「聞……聞老弟且慢……」

聞文劍眉一挑，道：「那個是爾的老弟？哼！」

南偉道：「聞兄……」

金成叱道：「老匹夫，有話就說話，我兄弟既非爾之弟，亦非爾的老兄，就算狂喊爸爸叔叔也沒有用！」

南偉老臉早該漲紅，但因一雙銀筒一直對着他，任有什麼難堪的變故，也無法改變他那凜懼的心意。

於是他勉强在蒼白的老臉上，擠出一絲苦笑，道：「老朽並非忘懷老主人的恩德……」

聞文接口叱道：「住口，憑你不配說『恩德』二字！」

南偉道：「是是是，現在……現在……現在……」

金成說道：「怎麼？連話都說不成句了？」

南偉無奈，道：「兩位現在，想……想怎樣對付老朽？」

聞文冷笑一聲，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話聲中，卡簧聲震，聞文將銀筒彈簧拉開，姆指已按在扭上！

南偉顧不得什麼叫丟人，急忙喊道：「聞大俠且慢，且慢！」

金成却冷冷接口問道：「你還有什麼臭屁要放？」

南偉戰戰兢兢地說道：「兩位可否先請把銀筒拿開，老朽說兩句話？」

金成冷哼一聲，道：「怎麼，你也怕這個玩意兒？」

南偉苦笑一聲，說道：「小爺未走前，兩位相試此筒威力時，老朽親眼目睹，千斤巨石，遇之化成藍烟而消失，人何能當！」

聞文冷笑一聲，道：「似你這般毫無人性的東西，這樣死豈不正好？」

南偉說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老朽……」

金成大聲叱喝道：「你對什麼人稱『老』？」

南偉急忙改口，說道：「是，是，在下……」

聞文道：「你若在下，誰能高高在上呢？」

南偉急得眞想號啕大哭一場，但又沒有這份胆量，被聞、金二人，東一句西一句調侃的哭笑不得。

抓五爺性直而厚道，除對十惡難赦之徒外，從不願使人難堪，如今已知內情，急忙在一旁說道：「兩位老弟，請容南偉把話說清楚如何？」

聞文恭敬的說道：「五爺吩咐，聞文敢不遵令。」

話鋒微頓，轉向南偉道：「五爺講情，姓南的，你有屁就放吧！」

南偉這份難過就不用說了，但在他人的低矮屋簷之下，他不敢不低下頭來，應了聲是，道：「我想問問，兩位一定要殺我？」

聞文道：「像你這種東西，活在世上還有什麼用處嗎？」

南偉道：「設能不殺我的話，我發誓自此退出江湖！」

金成哈哈一笑，道：「這是牙疼咒，牙不疼了，咒也忘啦！」

南偉故作慷慨悲昂的神色，道：「我若有虛言，天地……」

聞文道：「別叫天地不安了，南偉，發誓沒有用！」

南偉道：「那……那兩位提個條件如何？」

金成道：「這還差不多！」

南偉心中暗喜，自忖：「哼！狗匹夫，老夫只要過了這次的難關，遲早總有一天，叫你們這兩個狗小子知道厲害！」

表面上，南偉却恭誠的說道：「請講吧，兩位要我怎樣？」

聞文笑對金成，道：「你想個辦法好了！」

金成道：「這件事簡單，把他的功夫廢掉！」

聞文拍了大腿一下，道：「對，好主意！」

南偉心頭一涼，道：「這樣的話，兩位還不如現在殺了我的好！」

聞文道：「你這個話也對，殺了你省心省事！」

南偉暗忖道：「糟了，弄巧成拙！」但他不敢猶豫，立刻道：「那就請動手吧，但望別用銀筒中的東西殺我！」

金成道：「抱歉，這要看我們兄弟高不高興！」

抓五爺適時道：「南偉，你就有這點胆子？」

南偉喟嘆一聲，道：「周大俠，風涼話人人會說！」

聞文轉對抓五爺，說道：「五爺，不怪這老匹夫胆小，實在是銀筒中的東西，過份歹毒了些，他親眼目睹過，自然是害怕！」

抓五爺點點頭，道：「也許，但總非仁厚磊落的……」

金成接口道：「五爺說的對，此物敝兄弟給它起了個名字，叫作『惡人報』，就專為十惡之人報應用的！」

抓五爺一指南偉道：「南老兒雖然惡毒，但非十惡難赦之輩！」

聞文道：「五爺認為應該怎樣發落他才對？」

抓五爺搖頭道：「他懾於兩位的銀筒之下，怎樣發落，應該兩位作主。」

聞文一笑，右手探囊，取出一封密封長大而厚的信束，將銀筒插於腰間，恭恭敬敬的遞給抓五爺，道：「五爺，這是內附金令的諭束！」

五爺雙手接過，立刻拆閱，細閱一遍之後，原信妥置囊中，將所附「玉符金令」單單取出。

聞文適時道：「五爺！聞文剛剛只不過是戲弄南老兒一番，並無殺他的意思，相信老主人對此必有指示。」

抓五爺點點頭，手揚「玉符金令」，對南偉道：「南偉，爾可認識此物？」

南偉立即肅立躬身，說道：「屬下識得！」

抓五爺冷哼一聲道：「如今可還願聽金令調遣示諭？」

南偉道：「願意！」

抓五爺轉對其餘衆人道：「爾等心意如何？」

其餘衆人，當目睹聞文和金成身份陡變之時，已知皆難逃生，再見南偉搖尾乞憐之態，焉有不怕之理。

今聞抓五爺詢問，人人心同，不約而齊聲道：「仍遵金令之諭！」

抓五爺震聲道：「立即各將兵刃暗器放於身前地上！」

令下即動，剎那，兵刃暗器皆已放置妥當。

抓五爺揚聲道：「金令傳諭，茲後，天下武林店，不論總店分店，概由本人發



施號令，聞文、金成爲總監督之任！」

由南偉開始，齊聲呼應！

抓五爺又道：「老主人明察秋毫，對適才事，早已料到，也早有安排，凡參與艾天齊叛逆者，各有重責！」

衆人噤聲不言，大廳中變，作悄靜異常！

抓五爺接着說道：「玉符令下，南偉近前束手聽諭！」

南偉神色慘變，雙手自束於後，倒退而前，這是「玉符金令」的規矩，在「玉符」之下，南偉乖乖的聽令！

抓五爺道：「老主人留示，對爾施刑甚重，要老夫殘爾四肢，留養蘇州分店之中，永生不得離開！」

南偉老淚順頰流下，全身顫抖不已！

抓五爺却聲調壓低，又道：「不過老夫身懷『玉符金令』，有權變更施罰，南偉，若論你今夜惡行，殘爾四肢是服與不服？」

南偉道：「南偉心服！」

抓五爺「嗯」了一聲，道：「不想抗辯？」

南偉道：「屬下不辯，願領施罰！」

抓五爺領首道：「姑念爾自願領罰，老夫作主，罰減二級，只以本店刑堂獨門『截穴』辦法，暫封右身重穴半年！

「在半年之間，准爾離店外出，設若其間有善、義之行，到期由本堂代解所封經脈！」

南偉大喜，躬身道：「屬下永銘刑堂恩典。」

抓五爺却震聲道：「在半年之期內，爾若再有不法情事，或私與艾天齊勾結而不報，則身受十殘之刑而死！」

南偉道：「諭示死不敢忘。」

抓五爺道：「可願服刑？」

南偉領首道：「願意！」

抓五爺沉重的說道：「立將眞氣歸穴，免落殘廢！」

南偉點點頭，果按抓五爺所諭，眞氣自然歸穴。

抓五爺上步出掌，連拍六下，南偉全身一抖，右肩及腿，立即一矮一短，半身穴道已被封死！

抓五爺聲調溫和，但神態却鄭重的說道：「南偉，你應該知道，這種封穴之法，是老主人只傳刑堂的奇功，若妄冀自解而死，莫怪我未曾預囑！」

南偉道：「屬下知曉厲害。」

抓五爺道：「你可以走了，記住半年之期，期前十日回來！」

南偉道：「遵令！」

話罷，南偉轉身向抓五爺一禮，脚步一跛一拐，踱出了大廳，行未數步，抓五爺突然說道：「南偉停步！」

南偉停步道：「屬下敬候吩咐！」

抓五爺道：「艾天齊設有逼迫威脅之事，許你當面承諾，但却必須立即將消息送到分店之中不得有誤！」

南偉應一聲是，又一拐一拐的出了蘇州分店！

抓五爺跟着發落了其餘的人，多半是點封一或兩處重穴，留置分店効力，沒用多少時間，事已完畢。

衆人退出大廳，各歸宿處之後，大廳中只剩了抓五爺和聞文、金成三人，抓五爺才問道：「聞老弟，這銀筒中是什麼東西？」

聞文噗哧一笑，左右顧盼刹那，認定附近已經決對沒有第四個人在之後，姆指一按卡簧，砰然出聲！

但是在一聲響動後，銀筒却不見任何東西噴射出來，抓五爺眉頭一皺，深感莫名其妙！

金成適時也按動銀筒卡簧，當然，也發出一聲輕響，但却依然不見任何毒物發射出來！

抓五爺道：「這是怎麼回事？」

聞文道：「很簡單，杯弓蛇影耳！」

抓五爺搖頭道：「怎樣講？」

金成道：「那歹毒異常的『惡人報』，是眞的，但此物製成太難，三年來，僅得一筒，那有許多。」

抓五爺道：「可是如今連一滴都沒有呀？」

聞文道：「不錯，這也是老主人的錦囊妙計，先令我兄弟，取出內藏『惡人報』的眞銀筒，對巨石相試！相試之時，彼等皆在當場，目睹一塊千斤巨石，經『惡人報』噴盡之後，刹那消失無踪，業已心胆皆寒。但彼等不知，『惡人報』製成原汁不多，因此老主人斷定，彼等見到這種銀筒，必然動都不敢動！」

金成此時一笑，說道：「後來的事情，五爺你是目睹親見，用不着我兄弟多說，總之，老主人臨行妙計。依然能安定了大局。」

抓五爺深有所感，喟然道：「老主人經天緯地之才，只是……唉！」

聞文道：「我本不該問，但因懸念不安，實難放心，那仇如海，……蕭秋風和雷嘯天，與老主人有何……」

抓五爺道：「我們不談這可好？」

金成道：「不瞞五爺說，我兄弟想見那蕭秋風一面！」

抓五爺皺眉道：「有必要？」

聞文道：「想和蕭秋風開誠一談！」

抓五爺道：「談些什麼？」

金成道：「俗語說的好：『光棍打九九』！」

聞文加上了一句，說道：「何況，殺人不過頭點地，老主人爲他，放棄了今夜足可致他於死地的機會，扔下一切基業，這……」

抓五爺接口道：「你們兩位認爲這很夠了，對嗎？」

聞文道：「如此設仍不夠，豈非逼人忒煞？」

金成也道：「是呀，設仍不夠，眞不知老主人欠他多少了！」

抓五爺字字沉重的說道：「你們眞想知道，老主人到底欠蕭秋風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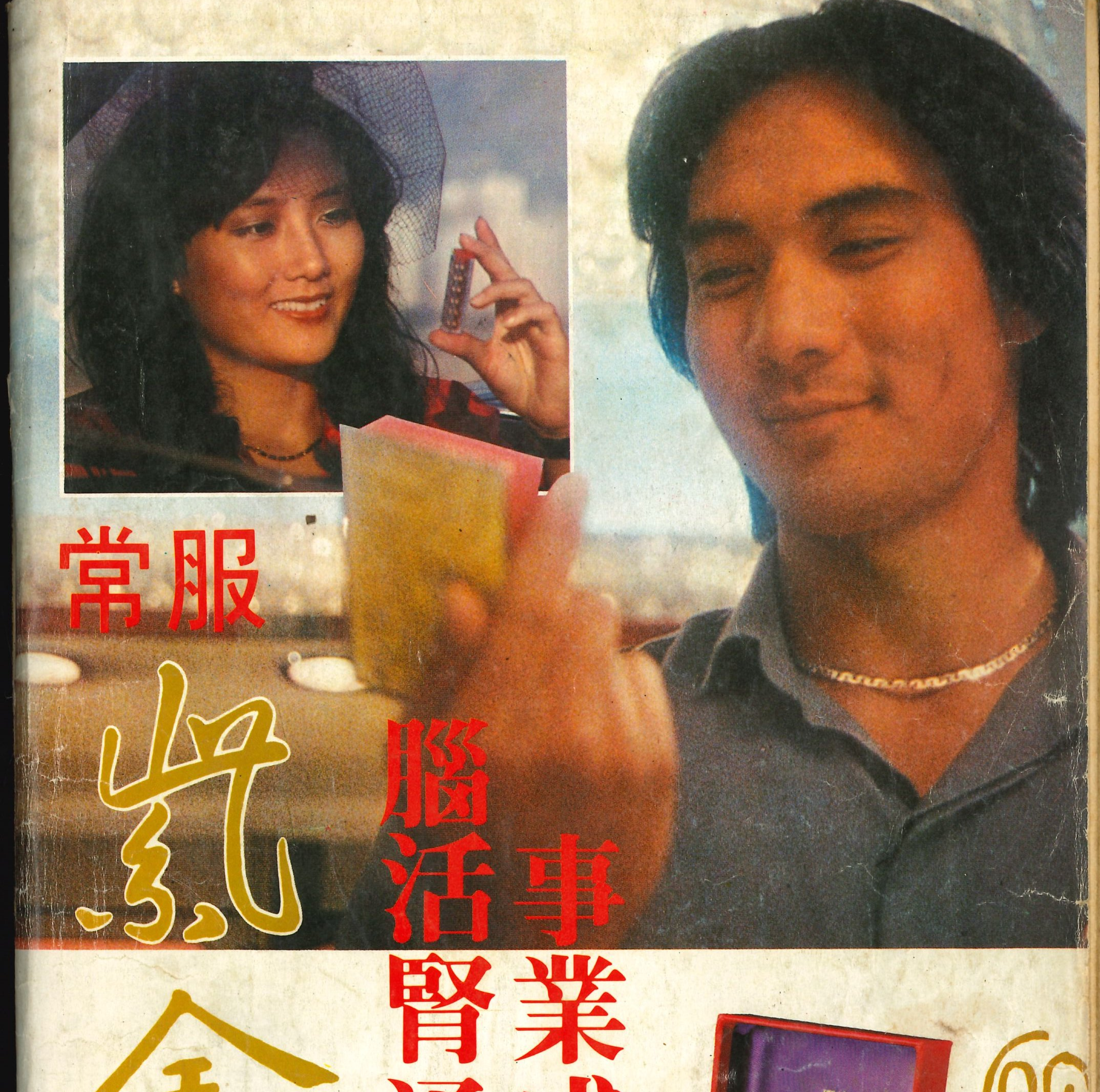
聞文道：「是的，」

金成却加重語氣道：「瞭然內情，始能安善安排！」

抓五道爺道：「很好，首先我告訴你們，老主人是昔日名震天下，無人能敵的『十君子』中的最末一位！」

聞文道：「我們剛剛已聽老主人自己說過！」

（未完・廿二）



氣全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